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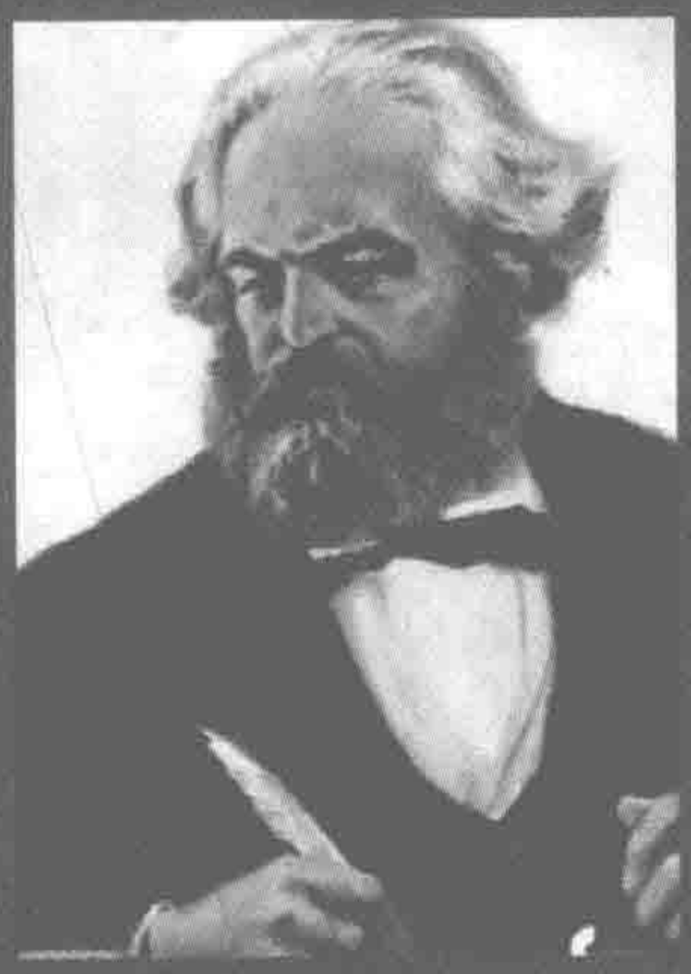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98）成果

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十一卷．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资本论》议题再审视/彭宏伟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300-25476-0

Ⅰ.①重… Ⅱ.①彭… Ⅲ.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Ⅳ.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737 号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Chongdu Makesi：Wenben ji Qi S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3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5 000	**定　　价**	19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

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 MEGA2 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

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2 卷、中文 2 版第 3 卷（与 2000 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 1 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 1843 年 10 月—1845 年 1 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 3 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 9 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 1 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

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

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

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

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 19 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

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 12 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2012年9月17日

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目　录

导　论　《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境遇 …… 1

第一章　3卷《资本论》的9篇序言告诉我们什么 …… 27

第一节　资本主义“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 …… 27

第二节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问题 …… 38

第三节　“复仇女神”与“自由的科学研究” …… 48

第四节　把《资本论》“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 …… 59

第二章　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 67

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 …… 67

第二节　使用价值的谱系 …… 79

第三节　商品拜物教——“宗教世界的幻境” …… 94

第三章　货币——商品的“蜕皮” …… 104

第一节　价值——“幽灵般的对象性” …… 104

第二节　货币以颠倒的形式表现社会关系 …… 115

第三节　货币凭借什么魔力跃升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 …… 122

第四节　货币拜物教——“当人把心放进钱袋里的时候” …… 132

第四章　劳动力买卖——“通向地狱的道路” …… 138
第一节　劳动的共性与个性 …… 138
第二节　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赚钱的秘密” …… 148
第三节　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 …… 159
第五章　资本——“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 166
第一节　资本——一种全新的社会有机体 …… 166
第二节　资本的内在逻辑——“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冲突” …… 177
第三节　资本拜物教——“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的物神观念” …… 186
第六章　资本积累不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 …… 193
第一节　“既嗅不出也看不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壮大的源泉 …… 193
第二节　原始积累是西方资本来到世间时的写照 …… 201
第三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 209
第七章　资本的生产——剩余价值 …… 220
第一节　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作为买者的权利 …… 220
第二节　大工业创造新逻辑——“工人服侍机器” …… 232
第八章　产业资本的运动——循环与周转 …… 248
第一节　产业资本的三大循环 …… 248
第二节　资本周转——决定价值增殖的关键环节 …… 268
第九章　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复杂关系 …… 283
第一节　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内在统一性 …… 283
第二节　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 …… 291
第三节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威胁 …… 300
第四节　总产品分配与“斯密教条”批判 …… 307
第十章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 316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 …… 316
第二节　在资本的运动中形成对抗性的社会结构 …… 328
第三节　如何“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 340
综　论 …… 355

参考文献 …… 387
索　引 …… 394
后　记 …… 401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The Capital" research** …… 1
Chapter One **The content of the prefaces of "The Capital"** …… 27
Part One "The natural law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Working themselves out with iron necessity" …… 27
Part Two "The method employed in Capital has been little understood" …… 38
Part Three "The Furies of private interest" and "Free scientific inquiry" …… 48
Part Four "In my editing I was concerned above all to produce a text which was as authentic as possible" …… 59
Chapter Two **Commodity— "A very strange thing, abounding in metaphysical subtleties and theological niceties"** …… 67
Part One "The economic cell-form" of bourgeoise society …… 67
Part Two The series of use-value …… 79
Part Three The fetism of commodity— "The misty realm of religion" …… 94
Chapter Three **Money—commodity "Changed its skin"** …… 104
Part One Value— "Phantom-like objectivity" …… 104

Part Two Money represent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in a reversed form ····· 115
Part Three What kind of magic force make money to be the god in the world of commodities ····· 122
Part Four The fetism of money—When "the heart of man" is "Carried in his wallet" ····· 132
Chapter Four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labour-power— "The road to hell" ····· 138
Part One The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working ····· 138
Part Two Determination of the price of the force of labour— "The secret of profit-making" ····· 148
Part Three Workers feed capitalists or capitalists feed workers ····· 159
Chapter Five Capital— "The outset a new epoch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 166
Part One Capital—A brand new social organism ····· 166
Part Two Inner logic of capital—Conflict between "Avarice" and "The drive for self-enrichment" ····· 177
Part Three The fetism of capital— "The fetish character of capital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capital fetish" ····· 186
Chapter Six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not "The old story: Abraham begat Isaac, Isaac begat Jacob and so on" ····· 193
Part One "Neither seeing nor smelling " surplus value is the sources of the enlargement of capital ····· 193
Part Two Original accumulation is the portray of the birth of capital in western ····· 201
Part Three Universal law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 209
Chapter Seven The production of capital—Surplus value ····· 220
Part One The production of two kinds of surplus value— The right of capitalist as buyer ····· 220
Part Two Large-scale industry makes new logic— "The

machine makes use of the workers" ····· 232
Chapter Eight The movement of industry capital—Turnover and circuit ····· 248
Part One Three circuit of industry capital ····· 248
Part Two Turnover of capital—Key element of value enlarging ····· 268
Chapter Nin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plus value and profit ····· 283
Part One Inner unity between surplus value and profit ····· 283
Part Two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rate of profit ····· 291
Part Three The law of decline of the rate of profit and its threatens to capitalism ····· 300
Part Four The allocation of aggregate social product and the critique of "Smith's faith" ····· 307
Chapter Ten Economical crisis and "The knell of 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 ····· 316
Part One Inner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 316
Part Two Antagonist social structure formed in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 328
Part Three How to sound "The knell of 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 ····· 340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 355

Bibliography ····· 387
Index ····· 394
Postscript ····· 401

导论　《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境遇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 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 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权威而完整的文献资料，而当代理论思维水准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从文献（文本）、思想和当代性三个维度进行融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于一体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把《资本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①

一、《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论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而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明显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随着 MEGA2 中专门刊出“《资本论》及

① 导论第一、二、三部分摘自聂锦芳.《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6）：47-64，156. 经作者同意，有删改。

其手稿卷”15卷23册的第二部分业已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以及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刊布，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不断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年—1853年），此外还包括正在编辑中的第14卷的“危机笔记”（1857年—1858年）。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手稿”中的三个手稿，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1857—1858年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说来，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马克思所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

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和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①。

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 000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而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第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创作的艰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其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以上这些关乎《资本论》的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① 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就难以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在过去《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而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对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也为排除各种干扰、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

鉴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对于《资本论》研究，“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比如，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

① Carl-Erich Vollgraf. Unsere nicht alltägliche Editionskonstellation bei den Materialien zum zweiten und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MEGA-Studien, 2001: 45.

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如此的“功利”，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们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对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常常会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他们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严重地肢解。

《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结构”，各种不同的观点、论断和思路确实以各种方式或隐或现、或系统或零散地存在于马克思庞杂的手稿中，但它们在马克思心目中以及在《资本论》思想“结构”中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但不能不顾文本、论证过程和逻辑而天马行空地阐释，不能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不能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不能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不能热衷于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称之为“创新”和“发展”。

还有，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仅仅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

强调文献梳理是必要的，但仅有文献材料又是不够的，因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和判断非有总体性思考和哲学视角透视不行。比如，由于《资本论》第2、3卷的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联为一体、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解读方式值得反省。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成果之所以相当有限，与这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缺少细节考证和个案支撑的研究方式十分相关。特别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只从原理和教条出发、单凭纯粹的信仰和热情来领会和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反专业”“非专业”途径和方式。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客观。但是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献、文本，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个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地看，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做出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做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

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种循环对于该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它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资本论》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

当然，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也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而从《资本论》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样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也能把握创新与重构的机缘，使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方式超越其他群体的观照的意义在于，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显了《资本论》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收获。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现实中，有的人希望在《资本论》中直接找到拯救危机的药方，但仔细地甄别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混淆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界域，试图使《资本论》卓越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的直接解决上，这是可能的吗？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对《资本论》的探究是更深邃了还是更肤浅了呢？这种“当代性”诉求是一种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苛求呢？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今天与《资本论》的时代相比，虽然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但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别，写出它新的篇章，而这关乎新理论的建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到文本中去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 20 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代意义。

三、《资本论》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推进当代《资本论》研究，我们就必须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把文献考证与思想阐释结合起来，在通盘梳理《资本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文本个案内容的详尽解读，概括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和曲折的论证逻辑。这一思路主要针对的是，在过去国内外哲学界对《资本论》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是把这一著述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观照、抽象讨论的，或者把它看作马克思、恩格斯于 19 世纪 40 年代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或者使这种研究成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乃至西方某些哲学派别思想的论证，这样就没有把《资本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客观地概括出来。

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跟进到什么地步。1862 年末至 1863 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各册中。到后来，由于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对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考虑和对文稿篇幅的平衡等，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简单梳理和对它在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手稿中地位的甄别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剩余价值是《资本论》的主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其起源、表现、本质和规律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究。《资本论》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其所完成的理论建构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重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

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另一方面，理论问题又统摄着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他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做出分析的。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这部手稿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做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的，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而理论统摄下的理论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马克思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① 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别，这些变异和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9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原始积累的深刻分析，描绘了这一产生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两极化的内在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生产中，货币和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并非资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定的条件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需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关系的产生过程，就是劳动者和他们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不断扩大和强化这种分离。

马克思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却又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它使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规模上进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神力量的限制。”①

但是，资本的革命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资本集中，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这虽然能在更大规模上实行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产日益社会化，但是，这种社会化又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根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通过自身来解决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创造了置资本主义于死地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培育了一个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不仅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也使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加剧，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表明，曾经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宿命。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资本为中心，思想极其丰富而深刻，需要我们认真地研读原著、悉心体悟、深刻理解和准确概括。

四、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并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全新理论称为“马克思学派”。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学派的思想，就要研究马克思的首要的代表作《资本论》，而且要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② 只有真正领会了原著的精髓，才能谈到马克思学派的发展。努力趋近和再现《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就是本书的唯一宗旨。因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都是《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都来源于《资本论》。

《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 12 年，即 1879 年 4 月，马克思在给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明确指出：“资本的理论，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①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论断，高屋建瓴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诸多争议，直接回答了两个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1. 这一重大论断表明，《资本论》要通过对“资本的物神形态”的科学研究来解剖现代社会结构，或者说，现代社会结构以“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的物神观念”为基础，从而把资本的结构、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意识统一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担当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重任，为整个社会提供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粗糙的物质生产——资本的生产是现代社会的发源地，资本的主体成分则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因此，马克思说：“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② 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根源于而不等同于这个“社会骨架”，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并从最深的层次制约和规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首先，这个“现代社会骨架”直接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正如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的生产，不仅要不断地生产物质产品——商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的经济关系，再生产出维持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形式的社会规定性，从而延续资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③。

可是，这种本质并不能得到清晰的认识，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关系的“类比”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

---

①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7.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98.

③ 同②996.

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并且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① 通过这样的类比，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等同起来，混淆了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其次，这个“现代社会骨架”也决定了社会的政治面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家阶级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家阶级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但并没有改变彼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类似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思想文化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巨大的缓解，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整个社会公民的素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的精神本质没有改变，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的精神特质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最后，这个社会结构也造成社会的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在逐利的本性的推动下，资本家游走世界各地，寻求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源，无形中促进了劳动力的行业转移和地区转移，甚至形成了劳动力的世界性流动，无形之中带来了社会巨大的流动性，这种社会流动性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在流动过程中，某些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某些个人凭借努力抓住了某些社会机遇获得了成功，从社会底层跃升到高层，甚至进入社会统治者阶层。这些优秀的人物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本身，同时也为底层的人带来改变不利状况的希望，比如所谓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个人梦想的美国精神就给普通人带来了希望。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1.

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① 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人特别是个别的无产者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从而维护了阶级统治。但作为整体的阶级——工人阶级只有获得了社会统治地位才能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实现人类的解放。

2. 这一重大论断表明，资本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经济学概念，是超越了经济学与哲学二元对立的全新概念。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来套用和审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资本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资本家用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从事生产活动、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统治的手段，因此，资本属于经济范畴。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资本家不外乎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则不外乎是资本家的物化。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全部社会体系赖以运行的核心，资本体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其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则是整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内容和规律，因而资本这个范畴又表现为哲学范畴，即资本概念内在地包含着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进而，马克思把资本看作一种社会有机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仅仅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那么，作为社会有机力量，有机体的一些特性必然表现在资本的身上，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来，同时，它同其他有机体一样，也必然经历一个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并构成了不同的发展环节。这些不同的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资本的总体。在社会体系中，资本具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适应性特点，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适应性，而不失资本的本质。正如古人所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类似地，资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社会效果必然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资本的社会效果显然是错误的。特别是，资本具有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79.

独特的精神和意志，以指导自身的运动。它既能够依据客观环境的实际状况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以适应环境，也能够改变客观环境，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的社会要素，由此构成了资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也就是说，试图用一个永恒不变的公式，以贴标签的方式来把握资本的全部发展过程，结果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都表现出了不同特性，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本理论的目标不单纯在于用各种经济指标来表明经济结果，主要在于从资本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从而与其他一切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他经常在批判、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比如，“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① 等。马克思把资本置于全部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为“资本的理论”。

立足于“资本的理论”，能够科学地揭示其他各种经济学的实质。比如，西方经济学通常把资本看作物，如机器、原材料、货币等具体的物，并认为资本有史以来就存在。所有的物，如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甚至劳动力本身都是资本。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则揭示出其根本错误在于把物当作资本本身，而没有看到资本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没有看到资本是生产关系的物化，没有看到资本运动的有机性质；他们混淆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界限，混淆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界限，掩盖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事实，而且，错误地把资本看成天生如此、永恒不变的东西，采用了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看待资本的本质等。

西方经济学通常自诩以数学计量的方式表明自身的精确性和科学性。确实，经济学中的数学计量极其重要，但没有对不同性质的经济进行科学的区分，一锅粥似的计量，看似科学，实质则只能导致错误的认识和结论。因为，资本虽然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远远没有消灭其他非资本的经济形式，把资本、非资本都归结为资本，采用统一标准进行计量，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依据这种计量结果来制定统一的政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2.

策就缺乏可靠性。特别是资本不但表现为经济上的数量，本质上则是经济关系，把这种关系全部用所谓的数量表现出来，结果只能是混淆了一切经济形式的界限，回归到把一切经济形式都视为资本的道路上来。

20 世纪 20 年代，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马克思本人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运用马克思资本理论，同样可以揭示出其错误在于把资本的运动视同为机械运动，把国家与资本的有机联系等同于机械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无论国家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只能缓解或者延迟经济危机，决不可能使资本完全按照国家、社会的意志，使其像火车运行在既定的轨道上一样机械地运行，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因为，国家与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的运行，完全控制资本仅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这种控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调控失误、错误以及资本为了自身的狭隘的利益而采取的应对调控的对策都可能使调控失败。迷信于宏观调控手段只会强化单向的强制性命令，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妨害个人自由，阻碍个人潜能的发挥，最终伤害整个社会。限于篇幅，对于其他各种经济学，这里不再一一剖析。

可以说，各类非马克思的经济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可能在某些方面走向深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共同的问题是都把经济学与哲学割裂开来，或者把资本与非资本混淆起来，都表现出了片面性、形而上学性等特征，因而作为整体的结论都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才是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后人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资本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马克思晚年的这一全新论断直接地为我们理解《资本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研究资本的目的就是透视现代社会的结构，资本是一个把哲学意义与经济学意义统一起来的概念，因此，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正确地把握资本的本质。本书以马克思的这个重大论断为指针，讨论三卷《资本论》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五、作为“艺术的整体”的《资本论》

1865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问题时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

艺术的整体”①。怎样理解“艺术的整体”，显然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把握《资本论》的精髓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从最简单、最直接的角度说，《资本论》第一、二、三卷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现实的研究情况却表明，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十分狭隘地把《资本论》第一卷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而忽略甚至否定了第二、三卷的价值，割裂了三卷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十分明显的片面性问题。人们普遍重视《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忽视第二、三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有的人认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的人认为恩格斯没有正确理解《资本论》，加入了恩格斯自己的观点，否认恩格斯在编辑和发展思想方面的贡献；等等。他们实质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甚至对立开来了。由此导致学术界的研究普遍重第一卷，轻第二、三卷，直接带来了体系性的误读。结果，在否定第二、三卷的时候，反过来也直接动摇了第一卷的基本观点，最终导致整个理论大厦的坍塌。

关于三卷之间内在逻辑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做出了非常明晰的论述：“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② 具体说来，第一卷的理论前提是全部社会仅仅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他排除了任何其他影响因素，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个孤立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着重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假定而没有研究，即假定产品按照价值出售。生产过程完全保持连续性。阐明工人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的对抗性。

第二卷第一篇考察资本在其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又引入了流通时间的概念，主要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自形式。第二篇则进一步把循环作为周期的循环，作为资本的周转进行考察，“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1.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

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①。特别是在第二卷，马克思揭示出货币资本许多在第一卷里没有阐发的特性。第二卷还引入大量的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把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区别开来，揭示出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第一卷把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高度统一起来进行理论分析。因此，第二卷引入了更多的变量，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比第一卷的观点更丰富、更全面、更复杂和更深刻了。

第三卷则更进一步，核心是考察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的现实运动就是在其各种形式的对立中表现出来，即“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②。该卷研究更加丰富，其基本原理可以直接运用于解释具体的资本运行规律，并力图正确地解释生产当事人所具有的意识，这就达到了最具体的社会表象的层次了。生产当事人的意识复杂而多变，合理解释其意识的产生根源、变化的动力和方式是最难达到的，第三卷则完全实现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可见，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距离社会表象也是由远到近，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第一、二、三卷之间的关系上，恩格斯编辑整理《资本论》时，对第二、三卷的基本关系是这样定性的：“这个第二册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册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册，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③ 由此，三卷《资本论》构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

从思想发展史上看，仅仅把这三卷《资本论》视为整体还是不够的，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理解“整体”的含义。一是向前推进到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1.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

③ 同①25.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这部手稿为起点，包括四卷《资本论》及其手稿，向后推到后来马克思散见于各类书信、文章中的观点，它们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 15 年的经济学研究的最大成果，这部手稿科学地解决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并初步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被公认为《资本论》的初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集中阐释“资本的本性”，把资本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式中分离出来，明确资本与非资本的界限，全面研究资本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牢牢抓住这个研究对象，深入资本的内部研究其结构、运行机制和精神特质，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研究资本的基本方法、叙述方法的关系，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包括“人体解剖”、从后叙述等比较完整的研究资本的科学方法论。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理论，首次明确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初步提出了研究资本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构架，科学地确立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在商品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构建起有效的联系。揭示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利益对抗性关系的根源。对于经济危机做出了深刻而正确的研究和分析。这部手稿确立了《资本论》中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正是从这部手稿开始，马克思进入了创作《资本论》的“快车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整体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起点。

在《资本论》发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地深化，也在不断地应用于回答现实问题。马克思不仅继续考察资本的起源，也更加关注资本现实问题，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研究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主要任务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这些重要的结论，无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由此可见，这个“整体”的典型特征是：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其他经济学理论完全区别开来了，各种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都得到了科学的阐明，确立了研究资本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二是继续向前延伸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明确地谈到自己研究经济学始于 1843 年，15 年后创作了《1857—1858 年经济学

手稿》，经过40多年的潜心研究，创作了《资本论》，可见马克思本人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资本论》研究的起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虽然当时他还不能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的批判，但也明显表现出马克思的独特性，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以斯密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工人—工资为主线，沿着斯密的研究道路，发现了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割裂开来而造成的理论矛盾。因此，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内，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斯密教条”展开了首次的批判。《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的首要的理论批判对象恰恰就是“斯密教条”，甚至有的学者把这部手稿视为《资本论》的第一稿，虽然略微有点夸张，但这部手稿也确实是马克思首次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个成果。而且，最主要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但是，在这部手稿里大多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他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部手稿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明确了他一生研究的大方向，并持之以恒，最终创立了全新的资本理论，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从这部著作开始，马克思坚持从经济的、资本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其内容不仅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关于资本的重要思想，也包括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在运用经济学观点考察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所得出的一些重要的结论。

比如，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① 所谓的决定意义的论点，按照恩格斯后来的解释，核心就是剩余价值问题。《哲学的贫困》并不是正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思想的著作，而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而且，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带有斯密等人的痕迹。

再如，马克思后来曾经回忆说，在地租的问题上，他运用的是斯密的理论来批判蒲鲁东。后来，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地租理论，从而以全新的地租理论揭示蒲鲁东地租理论的荒谬之处。如果机械地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摆放在一起，必然是相互矛

① 马克思. 经济学著作和手稿（1859—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4.

盾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资本论》必然包括全部创作过程，这样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一种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反对另外一种观点，人为地造成马克思的自我对立。也就是说，只有把《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与结果结合起来，即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才能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才能达到“艺术的整体”的层次。

总之，《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肢解《资本论》必然导致错误的认识。我们不仅要研究三卷本的《资本论》，也要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及其前后的演变过程，同时还要考察其运用的科学方法，并且还不能局限于经济学，而要扩展到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中，从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整体”。

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资本论》的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资本论》传入中国以来，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由于《资本论》自身的特殊性质，其学术研究与政治研究、哲学研究往往是“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资本论》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极其显著的特征：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在直接带有政治性的争议和矛盾中向前发展。

最初《资本论》研究的热点是翻译与传播问题，重点是从中寻求革命真理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实践。然而，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由于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压制，无法正常进行。《资本论》研究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中艰难前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学术成果也确实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积极地推进由俄文转译和阐释《资本论》，并在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体中掀起了学习《资本论》的热潮。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对《资本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批判资本主义，对其中揭示的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等主要采取的是忽视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人们研究和学习《资本论》也多局限于片面的、狭隘的视野。因此，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的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把《资本论》降低为单纯用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主要引入的是以苏联学者为主要代表的成果，而对于西方学者的成果，基本采取了拒绝、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理论视野比较狭隘。

改革开放后，《资本论》逐渐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其中包含的经济发展规律、市场规律等内容。但是，由于依靠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刚刚起步，实践经验也比较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研究《资本论》也就主要是最基本的理论研究，应用性的研究比较少，再加上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否定资本的大有人在，因此，从正面研究资本的学者也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官方文件中，各类公有制企业通常不会使用“资本”这个概念，而以“资产”相称，造成这样一种误导：公有制企业都属于“资产”，不具备资本的属性；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都属于资本的范畴。资产是为人民服务，是高尚的；资本则是为“人民币服务”，是贪婪的。由此造成经济领域中的“两张皮”现象。也就是说，由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传统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多数限于抽象的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

但是，在资本日趋强大的背景下，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对《资本论》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一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层次上，《资本论》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话语世界，西方经济学成为“显学”。现实情况是，西方经济学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它的科学性是不可靠的，从而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资本论》。在理论发展与实践要求、西方经济学与《资本论》的双重矛盾中，有的学者发现，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多数停留在表面的政治要求上，对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做出过多的任性的解释，常常偏离马克思的本意，理论的严谨性、逻辑性、科学性受到遮蔽甚至歪曲。回归《资本论》的文本，求马克思思想之“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国内也悄然形成了回归《资本论》，注重科学性、系统性的学术倾向。

从《资本论》的发展史上看，恩格斯既是《资本论》的作者，也是研究者，他提出研究《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是，研究者首先要读出马克思本来的思想，这是研究《资本论》的最重要的原则。西方学者中，比如阿尔都塞、大卫·哈维等人，其研究原则与恩格斯所提出的原则基本吻合，比如，哈维提出要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资本论》，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则。特别是，不仅哈维的著作对国内《资本论》研究产生

重要影响，而且其本人来到中国，与国内部分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为国内《资本论》研究添加了新的“燃料”。

强调《资本论》的学术性、科学性，并不是否定其政治性，但无论是政治性还是科学性，都需要把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本源放在首位，进而才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现实中，两种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人来阅读《资本论》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振振有词地提出文本依据，只有清晰地揭示出这两类政治人的本性，才能推进《资本论》的研究。

那些政治上带有“左”的倾向的人通常认为，《资本论》就是批判、否定资本的，因为，资本是一种贪婪的、邪恶的力量，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个著名的论断往往成为人们反对资本的有力证据，并以此证明《资本论》就是彻底否定资本。由于人们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资本批判理论，片面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把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是否定资本，进而否定《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的确，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充分而彻底地揭露了资本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可是，对此不应做片面的理解：一是应当承认，这个论断确实包含着来自道德上的对资本的谴责，但决不能由此就片面地以道德批判代替马克思对资本的起源而展开的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二是应当承认，西方社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其残酷性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直到当今社会，资本的社会作用也不都是良性的，罪恶的一面也经常令人发指。有时，为了利润，践踏法律、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危害和平，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资本对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容忽略的，我们既不能以资本出身之恶否定资本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以资本的内在之恶而彻底否定其客观的积极作用。三是看待资本的立场，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辩证地看待资本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指明资本的最终归宿。现实中，大多数反对者往往站在落后的小生产者，或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以非历史、非辩证的眼光盲目否定资本，企盼社会倒退到想象中的“田园诗”般的旧时代。《资本论》是在充分肯定资本的历史地位的前提下对资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我们不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来简单地痛骂、批判、排斥以至于否定资本，而只能立足于现实，把社会主义条

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区别开来，具体地分析其社会效果。

那些政治上带有“右”的倾向的人，通常把《资本论》定位于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来否定《资本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资本范畴中包含的经济意义与哲学意义、社会意义分割开来，即把资本仅仅看作一个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范畴，把资本等同于货币、商品、机器设备等，即等同于“物”，结果是要用声称“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取代《资本论》。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细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并把数学计量的方法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资本的研究变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按照这种思路，作为一种物，资本的一切运行轨迹都是可计算、可预测的。然而，数百年来发生的无数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表明：把资本视为单纯的经济范畴的观点是错误的。以错误的观点为基础，采用机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和预测资本的运动，其结果的有效性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无效的。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合理性，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看似精确，实则是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预测资本运动，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科学的水准。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资本这种物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更无法理解这种物的有机运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也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其主要意义在于说明以资本的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以便于让普通人都能理解。我们不能把全部理论模型视为不变的公式直接运用于实际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为了直接把握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把资本体系以外的、对资本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多因素（比如，人口数量、地理环境、资源状况、社会传统、国家政策、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等）视为恒量，而实际情况是，资本必然受到资本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把所有的变量以及各种偶然因素都引入数学模型中来的话，就不可能把握资本的本质，甚至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把马克思构建的数学模型直接运用于实际的经济生活，企图以此来预测资本的运动，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是把马克思的观点当作一成不变的、万能的教条来看待的错误的思维模式。

当然，影响最大、流传也最广的错误观点是《资本论》的“过时

论”。这种论调的实质是把《资本论》简单地定位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彻底否定《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另外一些论调，如《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趋同论，修改《资本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的修正论等，都属于借口时代变迁而否定《资本论》现实意义的论调。

在国内，《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也很盛行。面对《资本论》，有的人直接站到反马克思的阵营中，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替代《资本论》。有的人天真地认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那么，革命完成了，“圣经”也就失去现实意义了。其实，这个命题至少应该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圣经”，的确，这种使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就基本结束了。二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圣经”，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消灭资本，反而要依靠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并且以资本为重要纽带，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基本关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的“新”，就是要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本的陈旧观念，把《资本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形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导致对马克思、对《资本论》的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评价。比如，研究过程中存在着重结论、轻论证过程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斯密已经提出来了，其论证中有合理的成分，但本质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贡献不在于发现这个规律，而在于科学完整地揭示和论证了这个规律，有的人就以此来贬低马克思的伟大贡献。科学发现的实质不在于简单地发现规律，更重要的是揭示和论证这个规律的实质，由此才能说明这个规律被人类所认识。

再比如，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忽略各种结论的前提，机械的阅读和简单的对比，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那些为了否定《资本论》的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采取这种手段，这可以用几个实例来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理论假设是，全部社会只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证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利益上的对抗性。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文明面”也得以逐步展示出来，这一点，马克思在序言中阐述得非常清晰。因此，仅仅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

间的对抗性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明显是简单化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是在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高度统一的意义上来使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把资本区别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三大类，在产业资本家内又进一步区别了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划分为总体资本家、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必要生活资料生产和奢侈品生产、单个资本家四个层次的资本生产体系。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又引入了农业资本、银行资本、信用、虚拟资本的重要概念。显然，资本、资本家在不同场合的含义是不同的，不能把一种场合下的关于资本的规律运用到另一场合下，即不能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三卷《资本论》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不断变化，越来越接近现实。每一个不同的理论假设条件的变化，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有的学者则不顾前提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的观点生拉硬拽到一起，从而来证明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这种错误的结论不是源自马克思，而是由于研究者持有错误的立场、机械的思维方法，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毫无关系。

总体看来，以王亚南、许涤新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宣传、研究和发展《资本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前，国内部分学者，比如，厉以宁、萧灼基、卫兴华、逄锦聚、顾海良、洪银兴、胡培兆、程恩富、张一兵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也纷纷加入这个研究队伍中，为《资本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新一轮《资本论》研究热潮的开端。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新型资本体系正在推动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资本论》也因此而闪耀着越来越耀眼的真理光辉。只有坚持《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把这一政治要求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才能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正是《资本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第一章　3卷《资本论》的9篇序言告诉我们什么

3卷《资本论》共计9篇序言（跋）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其中包含的重要思想。这些研究在某些具体的方面深化了对《资本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解。问题是，对于序言的研究，几乎全部都是碎片式的。本书则把全部序言作为整体，与3卷《资本论》的文本整体统一起来，力图正确理解《资本论》确立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同时也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和编辑《资本论》过程中遭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科学研究之外的巨大阻力，使人们感受到闪耀在文本中的他们的人性光辉，赋予冷冰冰的文字以新的灵魂和生命活力。

第一节　资本主义“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

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这一点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质疑。关于人类社会中是否存在规律，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资本论》以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与自然界类似的“自然规律”，而且这种规律同样能够为人类所认识并加以运用。

一、从现象到本质——社会的“自然规律”

我们感觉到的、观察到的都是事物的现象，不论是真相还是假象，

都是本质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本质。从现象深化到本质，把握本质是科学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从感官直接获得的认识，只能是现象，只有运用理性思维深入现象的背后，才能获得本质性的认识。本质、规律是不能直接从感觉获得的，因此，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 科学之所以得以存在，就是因为人类无法从感觉中直接获得本质性的认识。

同样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人们通过感觉所能获得的，也只能是社会现象，而不是本质。社会现象更加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从中寻找本质和规律，困难很大。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是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表明，《资本论》从现象到本质，确立了全新的研究对象。

以斯密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把分配作为研究的主题。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是生产的延续，属于派生的、第二系列的概念，因为，有怎样的生产方式就有怎样的分配方式。封建的、小农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了分配方式截然不同。由于斯密等人把分配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危机问题时，也力图从分配问题着手，开出了各种"药方"。事实证明，这些"药方"最多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的阵痛，解决不了本质问题。马克思则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问题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方式、交换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其中，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一定的关系，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

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所说的生产方式，有的人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有的人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助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5.

于人们深化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争论双方都可以在理论上说得通，也都可以找到论据证明各自的正确性，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根本对象则是明确的。

更进一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规律”，所谓的自然规律，主要是就其性质和功能来说的。自然规律的性质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无论人类是否认识它，是否喜欢它，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都在发生作用。类似地，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不论人们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它都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规律强加到每个人的头上，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形成的，是各个资本家作为个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而形成的规律，这个规律时刻地对每个资本家的思想、行为和命运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马克思深化了维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指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②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自然规律是自然界运动的规律，是一种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自身活动的规律，这种规律同样外在于个人，因而也是一种客观规律。人类自身的活动，最主要、最基础的活动是人的生活的生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② 同①429.

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客观结果，因而也是客观的。从生产的角度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保持着某种统一性，而不能割裂开来，由此出发，研究社会规律就需要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探求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相反，如果从人的精神、意识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规律，实质是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其结论自然会远离现实，不着边际。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规律，而是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根本规律，在这个根本规律的作用之下，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两大阶级，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因此，不能用一时的对抗性来代替其他时期的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用直线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地改变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状况。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思维方法上，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刚刚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为了稳固资本主义统治，资本对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采取了疯狂的掠夺策略，自身也如脱缰野马般地恣肆扩张，但是，这种疯狂与恣肆不仅伤害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也伤害了自身。因此，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资本被迫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英国颁布的第一部《工厂法》，标志着资本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工人争取 10 小时工作日，也标志着资本家与工人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经过了一个痛苦的时代，现代资本的文明性得以逐步展示。相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代社会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眼光来审视现代社会关系。

然而，无论资本与工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依然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工人和资本家关系的改善、资本文明面的展示，没有改变资本与工人关系的本质。资本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的生存方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以铁的必然性继续发挥作用。

二、“死人抓住活人”

现代资本来到世间，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其社会效果的复杂性也显现出来了。青年马克思在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的时候，逐渐发现，资本才是“现代之子”，是现代的“嫡子”。资本承担了超越封建时代、开辟新世纪的历史重任。它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伤害性。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是《资本论》的内在要求。

《资本论》序言中，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时，马克思以当时的德国为例，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①

从当时德国的阶级关系上看，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应当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可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它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却与封建阶级结盟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传统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结果，德国那些过时的、封建的等级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各种残余势力还在对社会实施着最后的疯狂剥削以恢复原有的封建统治。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遭受到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双重压迫。

从国内的产业关系上看，在现代资本面前，德国传统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荡然无存，他们已经无法按照自己原有的节奏继续存在下去了，它们要在资本面前为自己寻求存在的理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在面对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时，由于其竞争力不足而受制于对方。因此，在竞争中，利润被掠夺，工人阶级却要担当更大的成本，由此给国内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从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上看，由于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国家和社会无力对资本进行有效的制约，缺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乏从法律上规制资本的行为，结果，资本为了利润，在工厂内恣意横行，对工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剥削手段：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从事繁重的劳动，每天超长时间——接近甚至超过人体生理极限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不顾工人的死活，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践踏人类劳动的道德底线，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在工人的生活消费品中掺假，迫使工人经常食用劣质的、变质的食品，直接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马克思揭露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① 资本的残酷压榨，不仅在于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的驱动，同时也在于外在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导致虚伪、人性的扭曲和精神堕落。雇佣工人普遍遭受非人的待遇，资本的残暴的、恶的一面完全展示出来。

资本不仅在工厂内支配工人，同时，在工厂之外也要求对其他社会要素的支配权。这种支配力量日益变成了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丧失生产条件而与生产条件相对立，资本积累为资本带来不断扩大的权力，造成个别资本家的私人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资本的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精神文化的腐朽与堕落。资产阶级一方面倡导所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人的崇拜。另一方面，"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②。在高尚的口号背面，资产阶级真正信奉的却是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鼓吹勤劳、节欲的美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1-312.

② 同①155.

德，其实只是针对劳动者，充分暴露了他们道德的伪善。

资本追求利润的唯一目标决定资本家的着眼点在于利润，使人的价值观局限于追求利润与金钱。资本在消灭封建狭隘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狭隘的价值观。金钱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导致人性扭曲。自由、平等、博爱等崇高的价值观需要从金钱的角度才能理解。所谓的人性也沾染了铜臭而不再纯洁，一切都异化了，“拜物教”成为社会精神领域的典型特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看，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不顾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数千年来，人和土地之间已经以某种稳定的方式构成了平衡的物质变换系统，局部的生产、低下的生产能力对自然界循环系统的改变十分有限，即使偶然造成了破坏，比如，兴建一些大的公共工程，为获得新耕地而破坏原有的植被，造成了生态破坏，自然界循环系统也可以经过长时间的作用而使其得到某种恢复，基本维持原有的平衡状态。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无限的剩余价值，由此出发，资本彻底改变了人口与土地的原始关系：“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① 工业支配农业，把农业变成工业的一个部门，这就完全确立了资本的统治地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支配农业和土地，引发人口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主义农业所取得的进步掠夺了劳动者的技巧，而且，看似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土地肥力，但从长久上看，实际是破坏了土地肥力。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18-919.

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 长远来看，资本的掠夺性开发的后果是一无所有，甚至得不偿失。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农业，前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人的自然力，后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二者会形成“共振”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人——劳动者精力衰竭，工商业则为农业带来更多的使土地贫瘠的手段。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共同作用，最终在人与自然之间“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可见，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导致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家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在外来资本的竞争压力下，这种苦难又加深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采取放任的态度，进一步把工人推向深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社会关系的扭曲，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就是在自我对抗和自我否定中向前发展。

三、除掉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盲目追求利润，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狂奔，结果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工人甚至采取了武力的形式反抗资本的独裁统治，从而直接危害了资本的存在。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亟须改变，资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对此，马克思在序言中概括说：“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② 由此，资本趋向文明的一面也逐渐展示出来。

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以工作时间（劳动日）为中心展开。资本为了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渴望无限制地强制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的量，而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但，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对于资本家而言，正所谓“时间的原子

---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就是利润的要素”，尽可能多地掠夺工人的劳动时间是其内在的要求和冲动。只有工人的工作日无限趋近工人的身体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资本才能最大程度地吮吸活劳动。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渴望缩短工作时间，竭力争取工作日的正常化，规定合理的工作日界限。经过长期的斗争，工人取得的第一大成果是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

《资本论》不惜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工人力量不断壮大的标志性成就，也是资本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概括了工厂法产生的基本过程：“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① 也就是说，英国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无限度的压榨——社会的监督——立法规范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劳资双方中，新的法律不再是片面地剥夺无产者，而是突出强调控制和规范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迫使资本摆脱原始的野蛮行径而走向文明。

对工人而言，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地缩短劳动时间、规定明确工作日，是工人反抗资本独裁统治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这不仅是其他一切社会阶级、社会阶层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本性而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的被动的改变。自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与国家、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增加了某些妥协的、共存的成分，这种成分也在不断地生长和扩大。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以第三方的身份，以法律、政策等手段调节劳资矛盾，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事务中，把劳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和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另外，国家工厂法的实施在客观上还产生了一个出乎预料的重大成果：工厂法大大地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45.

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① 在当时，大家都明确地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工场手工业，但是，采用机器大工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很多资本家不愿推进这种转变。由于工厂法的强制性，传统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就行不通了，要在市场中生存，就只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只有采用机器大工业一条路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工厂法快速地推进了机器大工业的普及，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劳动方式。采用机器大工业又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为新的工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复活注入新的生命力。

对于工厂法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深刻地总结说：“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② 即工厂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和社会第一次直接干预资本的运行，也是资本主义从“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转化的历史起点。后来的历史表明，国家干预在拯救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化解社会危机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工人对资本家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而获得的工厂法，从外部迫使资本走向文明，那么，股份制的广泛采用，则是资本内部发生的重要变革，是使资本主动展示其文明面的重要原因。起初，股份制是英国商业资本家开拓海外市场的资本组织形式，后来，股份制给国内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泡沫，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经济体系，因此被禁止。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股份制这种资本组织形式被工业资本家引入工业体系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股份制。股份制的资本主体包括私人、社会机构、银行、国家等，属于资本的联合，也是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欲望受到了体制性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与私人资本一些不同的特性，即股份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驱动原则需要经过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股份制不仅能把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资本聚集在一起，也能把普通民众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甚至可以把国家的财政资金以国家资本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9.

② 同①553.

形式吸引过来，由此结合成巨大的社会资本。因此，股份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无限制的扩张，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

股份制在当时是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特殊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股份制的权力结构与传统的私人资本完全不同。通常情况下，股份制的资本所有者转化成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也不再直接从事具体的企业管理，企业的管理运行主要依靠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经理人发挥其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管理企业，承担了资本家的管理、监督等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资本所有者、经理人、工人三者结合成更加复杂的契约关系，为改变传统的、直接的劳资对抗关系提供了巨大的体制性空间。

股份制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在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增加了职业经理人这个环节，由此拉远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距离，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性空间。职业经理人在面对资本所有者时，他们属于出卖自己的独特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的范畴；在面对雇佣工人时，他们发号施令，发挥经营管理的职能而充当资本家的角色。可见，经理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承担雇佣工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承担职能资本家的角色，这种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劳资关系。资本家不需要直接面对工人，而且可以在劳资关系紧张、陷入困境的时候，通过更换经理人的方法而缓和劳资冲突。正是经理人的存在，使资本家摆脱了直接面对工人的状况，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距离。这样，经理人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形成了更具弹性的劳资关系，也为资本的文明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股份制不仅为劳资关系，从而为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提供体制性空间，而且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①也就是说，股份制赋予资本以更加鲜明的社会性质，从而引导资本更加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5.

关注社会职能而不再是片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同时，股份制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也改变了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改变，赋予社会资本以某种程度的“过渡点”的含义。因此，马克思深入研究当时刚刚出现的股份制具有的社会“过渡点”的重大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① 股份制由更多的资本组成，因而呈现出某种社会性质，资本进化到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当然，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依然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所谓“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指由于股份制带来的、超越任何个体资本的巨大生产力，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奠定了基础，这种基础仅仅是撇开社会制度而言的抽象的人类生产力，因而，股份制是“单纯过渡点”。这个“过渡点”主要是指在经济层次上，从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过渡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淘汰了以往一切陈旧的、低效的生产形式，调动和利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不断降低创造财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成本，以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断改变自己原有的形式，改善劳资关系，使自身更好地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协调，日益显现出文明的一面。当然，不能把这种文明面无限夸大，因为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因而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文明，而不是更高级的文明。只有超越资本的狭隘性，才能进入更高级的文明时代。

第二节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问题

《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由于马克思采用了全新的科学方法，人们对其中包含的革命性、科学性也理解得很不到位，因此，《资本论》问世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社会反响，再加上资产阶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7.

级经济学家非常默契地采取了沉默抵制的方式，《资本论》几乎是以泥牛入海的方式进入社会中。

一、对方法的误解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人们对方法理解得很差，因为人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的革命性。有的人把马克思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混淆起来，甚至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就是黑格尔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简要地阐述了《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然而，方法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资本论》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要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依靠显微镜和放大镜的，也不能依靠化学试剂，而只能依靠抽象力。依靠抽象力来建立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创立全新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造并运用了很多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方法：

一是矛盾分析法，它贯穿了全部理论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资本论》的起点就是商品，分析则是从商品的内在矛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展开，上升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这种矛盾引起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出现了货币，货币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外在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当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时候，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也是以矛盾的方式运动发展的，马克思在分析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建立了科学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矛盾分析方法是《资本论》方法的精髓和核心。

二是“普照的光”的方法，它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具体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并存。“普照的光”的方法强调在研究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社会经济形式时，要抓住根本，即牢牢抓住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种生产方式，并以这种生产方式解释其他经济形式和经济范畴，从而准确把握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主要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时存在各类非资本的生产方式，它们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那么，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就只有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才能理解其他非资本的生产形式的性质，从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

三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往往是从最后的结果开始向前推进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道路与实际发展进程的道路恰恰相反。要从理论上再现事物的发展过程，就只能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科学研究首先需要充分占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析，辨别真伪，认识事物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合理的抽象的范畴，让这些范畴从最简单的规定到越来越生动的具体。所谓的抽象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的、简单的规定性，具体则是事物包含了抽象的、更加丰富的规定性，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不是客观事物的运动自身，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运动。

四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的起点在哪里，思维的进程就应该从哪里开始，这是总原则。但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非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而是概念的运动。这种范畴的运动以经过修正的方式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客观事物运动中的次要的、受偶然因素影响的、非本质的运动形式就不会再现出来，而被舍弃了。这种舍弃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堕入无数偶然的历史事件中而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里的历史起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从时间角度看的历史起点，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历史起点，并且这种方法还要与“普照的光”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才是正确的。比如，地租这个范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了，从简单的物理时间的角度看，地租的历史要比资本更加悠久，似乎应该从土地、地租分析资本主义。这却完全错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

地租，资本的生产才是“普照的光”，并赋予地租以特有的资本主义性质。不理解资本的生产就无法理解地租，不理解资本主义地租则并不妨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地租与前资本主义的地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起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普照的光”之后。因此，先研究资本，再研究地租，完全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也启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经济范畴只能从资本出发才是正确的。

五是人体解剖法。马克思认为，要认识古老的、已经覆灭的社会经济形式，就要坚持人体解剖的方法。“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① 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②。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人体解剖法也暗示了另外一种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即社会有机系统论方法。

六是社会有机系统论方法。马克思用自己的批评者考夫曼的批评来说明自己的社会有机系统论方法：“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③ 马克思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④。马克思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资本也作为一种具有边界的社会有机体而存在，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主导的作用。

这六种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也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方法。

---

①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② 同①47.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④ 同③.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马克思也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实证方法等，而实证方法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实证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也贯穿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马克思利用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历史材料创建数学模型，以事实为根据，阐明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也要注意，“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这就是说，全部方法的重要特点是从事后开始的，即在面对即成的社会结果，进行理论思考和研究，而不是上帝般预言，用理论裁剪历史和事实。

《资本论》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和对象，具体化为许多具体方法而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正确地把握了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资本论》。同样地，唯物辩证法对于科学理论，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二、对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关系问题的再审视

《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不仅需要透彻地研究资本，还直接涉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研究，或者说，需要以整个人类发展史为基础。因此，不仅需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求科学的结论，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以合理的方式把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展示出来，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认识，这就直接涉及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关系问题。

本来，马克思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个问题，可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他发现，人们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同起来，妨碍了对文本的理解，甚至连恩格斯也对《资本论》的叙述方法表示了疑问，可见，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专门谈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关系问题，以使读者更容易进入文本的思想中。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3.

马克思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①。因为，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研究社会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需要从资本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不仅要阐明各个社会要素静止的、横向关系，也要阐明其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要达到这个要求，采用通常的研究方法就无法达到，采取一般的叙述方法也会导致混乱。

要达到这个目标，关键是“整体”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的整体。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首先区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整体，从而把自己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整体观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② 这里，马克思区别了两种整体，一是客观事物的整体，二是人们在思维中构建的对客观对象认识的整体，这是两种不同性质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映。

黑格尔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错把思维的运动所形成的思维整体当成事物运动的本源，而把客观的整体当作思维整体的产物，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思维的整体根源于社会整体，是社会整体的理论表现，从而把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划清了自己与黑格尔的界限，创立了唯物主义的整体观。作为思想总体的具体总体，即在思想中作为整体而出现的社会整体，仅仅是头脑的产物，绝不是社会有机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掌握资本主义社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独特内容，从而把这种研究与那些从艺术、宗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43.

教等方面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区别开来。

以研究资本主义的整体为目标，就要以整体的方式再现资本主义整体及其形成过程。运用一般的方法难以处理这种复杂性，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① 二者的区别在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内部分析社会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首先把资本与非资本区别开来，进而科学地划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发展阶段，正确地揭示每个阶段的本质特征；深入资本体系的内部，研究资本的各种演化形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牢牢把握工人与资本家这对矛盾及其变化过程，对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和其他理论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以往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把资本主义置于整个人类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先后创立了人类社会五形态、三形态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准确地区别开来，科学地研究封建时代的"等级资本"、远古时期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把握传统时代的资本与当时其他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样，把现代资本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更加全面地把握现代资本的本质。

这些材料及其研究结论都是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如果按照传统的叙述方法，必然会造成各种材料机械地罗列在一起的状况，毫无生气，也会让人们无法把握，不知所云。马克思的目标是让这些"死"的材料"活"起来。因此，他借鉴和改造了黑格尔的叙述方法。马克思把资本视为有边界、有独特精神意志的有机整体，以资本为中心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叙述体系。作为整体的资本及其各个要素都具有了鲜活的生命，也就是说，现实的资本通过这种叙述，表现为理论材料和思想的生命，表现为理论上的、思维中的整体。三卷《资本论》的逻辑关系就是资本从抽象走向具体的一个发展过程：第一卷，把总体资本与单个资本抽象为"资本"；第二卷则出现分化，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有单个资本、总体资本，有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区分，等等；第三卷就更加复杂，不仅引入虚拟资本、银行、信用、股份制，还有地租等，资本概念和种类更加接近现实了。这个叙述过程，决不是由于某种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思想推动资本的演化，而是通过这种叙述方式，资本才能运动起来，关于资本的研究成果才能以活生生的方式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资本运动的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看似一个先验的结构而存在，实质则仅仅是思想的表达，是以活的思想反映活的资本。

黑格尔认为思维是一种独立主体，创造了现实事物，现实事物不具备主体性，不过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而已。针对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从而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也充分肯定黑格尔的伟大功绩，"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则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恰恰表明他与黑格尔的内在的思想关系："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③

由于马克思采用了全新的叙述方法，研究过程、获得概念的过程、获得结论的过程都没有被展现出来，因此，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概念的运动，概念的运动与现实的运动实现了统一，这个概念体系就好像一个先验的体系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这个先验的结构，就是思维整体、具体总体。也就是说，从思维的进程上说，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走的是相反的两条道路，研究方法需要从丰富的材料中获得科学的概念和结论，叙述方法则用科学的概念表达客观事物的历史进程，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科学研究。

三、对各种范畴的误解

《资本论》中的资本、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工人、工人阶级、地主、地主阶级等概念都是经济范畴，并且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构成了理论大厦的基础。在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时，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在短短的序言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也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② 同①.

③ 同①.

足见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 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以资本家和地主这对范畴为例，要求读者在正确地理解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深入理解《资本论》中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首先阐明的是，需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看待资本家和地主，这两个概念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不能从其他的角度，比如，不能从道德上的善恶或者政治上的权力等角度来理解这两个范畴。资本家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称资本家总体，有时指称单个资本家，有时指资本家阶级，具体的含义需要看具体的语言背景才能确定。无论是单个资本家还是资本总体，资本家在资本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行为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其利润来源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其行为方式与其他资本家具有共性，也只有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才能界定资本家。离开了资本体系，资本家这个范畴就不再存在了。

资本家只是经济范畴，而不是个人的范畴。因此，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是经济的职能；而在另外的体系中，比如在家庭体系中，可以是父亲或母亲、子女；在市场体系中，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可能是同学、朋友；在文化体系中，可能是文化的研究者、创造者；等等。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本家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发挥着经济职能，不能做任何扩大化的理解。同一个人，在经济领域中是资本家，一旦离开经济领域，这个人就与资本家这个概念没有关系了。

既然资本家、地主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也就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诞生，随着经济的变革而变化。资本家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而产生的重要的经济范畴，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消亡而消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亡。地主本来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范畴，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地主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地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字同义不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超强制的方式剥削农民和农奴，其生产方式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资本体系中的一个要素，作为生产要素而分享工人的剩余价值，其前提是以工人的人身自由为前提，在资本体系内，地主与资本家构成了利益矛盾的关系。

资本家的首要目标是利润，因为利润对资本家的重要性就如血液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须臾不能离开。因此，资本家的核心职能就是实现利润，实现利润的基本途径是为不同的市场提供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从而需要构建与资本体系之外的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处理资本体系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以利润为目标而采取的相应决策和行动。从这个角度说，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用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压低工资等恶劣手段，不是由于某个资本家的个人道德低劣，而是因为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资本家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才能生存下去，因此，这些行为的结果是由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

在传统的理解中，资本家基本上是一个内涵固定的概念，实际上，资本家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含义是不同的。结果，人们经常把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家与作为个人的资本家角色混淆起来，把资本家与资本家阶级混淆起来，使得各种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出现矛盾。类似地，人们也就会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简化为某个工人与某个资本家之间的对抗，从而导致对某些具体个人的人身攻击，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惨痛的。马克思预见到，由于错误理解而导致可能发生的个人之间的对抗。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阶级利益关系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所谓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只有在总体上，或者作为阶级的时候才是成立的。因为剩余价值的瓜分、阶级利益的对抗绝不是某个资本家个人与某个工人之间的利益对抗，更不是某个资本家与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工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现实中，看到的更多情况是，那些典型的资本家在生活上十分节俭，特别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也经常会主动承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

再列举一例——资本，在不同的场合下，资本的内涵是不同的。有时候指称的是资本的整体，有时候指称的是资本的物的形式，有时候指称的是资本的主体——资本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所运用的资本概念是全部资本的高度统一。在第二卷中，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出现了分化，比如，根据周转形式把产业资本区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业资本三种基本形式，这些资本与产业资本构成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体的不同，把资本划分为总资本和单个资本两个大类。根据产业性质的不同，把资本划分为从上到下的总资本、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奢侈品生产和必要生活资料生产、单个资本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的资本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含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引入了银行资本、虚拟资本、农业资本等资本概念。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某种场合下马克思所探索的资本运动规律，不能任意扩大或者推广，而只能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否则就可能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或者犯任意推论的错误。

《资本论》中，随着理论假设条件的变化，概念和原理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就经常出现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的现象，这是研究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三节　“复仇女神”与“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 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同时拥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才可能求得真理。

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在科学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前行。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面临着来自科学领域内的挑战，也不断遭受着科学以外的保守力量的阻挠。对此，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① 由于《资本论》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恐慌，“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②。但真理的光辉迟早会突破迷雾，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为人类带来新的光明。

马克思终身从事最纯粹、最高尚的科学研究，鄙视“卑鄙”：“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③ 在他看来，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其结论或者论证都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不是从科学本身出发，如果是，那么他的错误并不妨碍其学术品格，依然是高尚的，正如马克思反复批判而又高度赞扬的黑格尔、斯密等人。

如果是站在科学以外的立场出发，从个人的私利或者狭隘的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种研究者就是“伪学者”，其学术品格是“卑鄙”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批判的蒲鲁东、马尔萨斯之流，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创新，然而，他们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卖弄自夸甚至剽窃，出卖自己的学术灵魂。卑鄙的人必然导致“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④。卑鄙的人从事学术研究，坚持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学术规则，骨子里却是为了私利而践踏学术精神。马克思还特别严厉地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在庸俗经济学中，想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可能有的最美好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切必要。”⑤ 他们自夸、虚荣、剽窃，并常常与统治者勾结在一起，阻碍科学的进步。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的批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

② 同①18.

③ 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9.

④ 同①17.

⑤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56.

判，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卑鄙”二字的真实含义。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这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当时社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蒲鲁东却日益偏离了科学的正轨，并且自高自大。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展开批判，并深刻地剖析蒲鲁东的学术品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东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与他的经济利益一致，因而他在政治上、宗教上、科学观点上、艺术观点上都是一致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① 也就是说，蒲鲁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向反动政府妥协，完全丧失了学术道德，因此，蒲鲁东属于“科学的暴发户”。因为，“他（指蒲鲁东——引者注）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②。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这是“科学的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和本质。

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彻底地坚持学术道德底线，特别是在因缺少金钱而使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遭受巨大困扰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自己的底线原则，决不为了五斗米而折腰。1849 年到 1853 年是马克思流亡生活中陷入极大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时，他极度贫困，欠房东钱、欠店铺钱、欠医生钱，重重的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更令人痛苦的是，因为无钱，孩子生病也无法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先后失去 3 个孩子：1850 年 11 月 19 日，刚刚 1 周岁的儿子（出生于 1849 年 11 月 5 日）亨利希·吉多死于肺炎；1851 年 3 月 28 日出生的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在 1852 年 4 月 14 日就夭折了，甚至连给孩子买小棺材的钱也是借别人的；3 年后，儿子埃德加尔（1847 年 1 月出生）患了结核病，1855 年 4 月 6 日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连续地忍受这样的丧子之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6 天后，1855 年 4 月 12 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

---

① 马克思. 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63.

② 同①60.

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① 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家庭不幸，马克思也丝毫没有动摇最伟大的学术追求。

其实，马克思在英国有机会谋取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中等职位，获得至少还不错的物质条件，但他意识到，接受这份工作将会使他无法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马克思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放弃了这个职位，为此，他和全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② 在贫穷和自由的科学研究之间，马克思及其夫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1867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也是一贫如洗。在得到恩格斯的资助后，才亲自带着书稿去面谈出版商。在汉诺威停留期间，马克思接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其实，两年前，马克思就接过类似的邀请，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马克思都断然拒绝，并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他与布赫尔（洛塔尔·布赫尔是中间人）的通信，令俾斯麦难堪。③ 尽管马克思经常陷入贫困状态，可是，在面对来自德国官方乃至于德国最高权力人物的邀请和诱惑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学术底线，决不为了金钱、地位和名誉出卖自己的灵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马克思会不顾贫困，毫不犹豫地为革命贡献出自己仅有的财产，而且一生无悔。1866年，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④ 这表明，马克思虽然不富有，但也把仅有的个人财产奉献给革命事业，正是这样，其家人在革命斗争中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马克思深感愧意，一句“我不再结婚了”，更加彰显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胸怀。

马克思太需要金钱了，可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奉献

---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2.

②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 马克思传. 易廷镇，侯焕良，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4.

③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 王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38-339.

④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1.

出自己的所有。在实践层次上，他以最崇高的行动诠释了如何拒绝学术“卑鄙”、如何鄙视学术“卑鄙”。在马克思的眼中，学术决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一项高尚的革命事业，所有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他不畏艰难困苦，抵御一切诱惑，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拒绝“卑鄙”，最终创造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强大的理论力量。

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①。他无私地追求真理，严格的自我批评的科学精神，内在地推动着马克思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首先，马克思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决不夸大自己的理论成就。例如，1877 年，在给《祖国纪事》的那封著名信件中，马克思谈及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 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不顾世界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以机械思维的方式无限夸大了马克思的理论，并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这把“万能钥匙”，以贴标签的方式理解现实运动。就是说，只要牢记马克思的具体结论，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思考就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过多的荣誉”，也是“过多的侮辱”。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③。可见，马克思在否定了任意夸大理论的同时，也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

其次，马克思决不会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修正自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

② 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③ 同②730-731.

己的观点。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5年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具体的观点可以做出一些修改，并具体列举了4条：《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关于革命的10项措施已经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截止到1847年，因此，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完全；共产党对于各个党派的态度在原则上正确，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那些党派多数已经消失了，因此，其实际运用就过时了。①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党宣言》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

再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即“两个必然”要予以重新的阐释。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确实给人造成一种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的印象。后来，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②。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两个必然”的基本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他们纠正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方面的偏差。对此，恩格斯在1895年《卡·马克思〈1840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同时也代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③ 马克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修正了自己的重要观点，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377.

② 同①379.

③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

最后，马克思文本的水准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的人，而其本人的思想又不断超越了其文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此，恩格斯高度赞扬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①就是说，马克思在公开自己的成果之前，总是力求达到最完善的程度，而其不停顿地进行新的科学研究，又总是超越了其表现出来的文本。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批评，在不断地修正中推进研究的水准达到人类思想的巅峰。

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标准严格遵守技术性的学术规范。为了编纂和研究搜集到的资料，马克思不怕麻烦，做了许多耗费时间的琐事。他把书里的每一处证据都仔细核对过，他总是找原始材料，尽量不采用间接的证据，甚至一些无关大局的论据都要拿原始材料来对照，哪怕是为此而专门跑一趟图书馆。马克思早已精通英语和法语，但是，为了能够看懂更多语种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几年内又学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确保用第一手资料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为了研究俄国社会，马克思在 50 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俄语。他每写一本书，总是积累许许多多的资料，如笔记、提要、表格、大纲以及切实可行的计划，编了详细的内容目录和每项内容的梗概，常常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写在开本较大的草稿本上，供自己查阅使用。只有在做出这些步骤以后，再进行细致的加工整理，以备出版。他不仅阅读大量的书籍、报纸、专业杂志、官方公报、会议记录，还要研究所有收集到的经济统计和社会统计材料，工业的、商业的、交易所的行情表等，经年累月地研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②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研读了 1 500 多本书，做了大量笔记、摘要和评述。

可见，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的科学研究，也无论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还是自己的论敌，无论是对自己著作的整体还是细节，马克思都是一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②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 马克思传. 易廷镇，侯焕良，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95.

丝不苟，精益求精。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四版序言中，针对各种对马克思学术上的诽谤，特别指出："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①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后，马克思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高度严谨的科学态度赢得了包括自己的反对者在内的尊重和认可。

三、无论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普通学者，马克思都给予足够的、同等的尊重

马克思从事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习惯于摘录自己阅读过的书籍，有时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评论，并利用这些摘要笔记推动自己思想的发展，即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时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和批判其他学者的方式阐发、创造自己的思想。这就特别需要划清界限，不能以任何形式侵占别人的成果。他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避免了任何形式的学术纠纷，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克思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学术创新，决不把别人的成果剽窃到自己的名下，决不自吹自擂、夸大自己的成就，同时也坚决维护自己的思想，表现出高度的学术自尊和自信。例如，1852年在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从中可以看出，当他人把阶级斗争理论全部归功于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丝毫没有贪功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成果归还给历史上那些发现和研究阶级的"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时申明了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中做出的新贡献。

特别是，如果在研究中采纳了别人提出的意见，甚至算不上学术成果，他也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比如，关于第一版的叙述方法问题，他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

②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5-426.

就明确指出："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① 这样严谨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在全部科学史上，也是无出其右的。

无论是面对黑格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大思想家，还是面对蒲鲁东、凯里、穆勒父子、洛贝尔图斯、巴顿等普通学者，马克思都采取了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对每个人的学术观点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严肃认真地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对于黑格尔，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说："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② 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劳动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走向起到重大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而是深入其思想内部，进一步分析道：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③。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是黑格尔的重大理论贡献。但是，黑格尔的劳动观是片面的，而且，"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质，并把自己与黑格尔区别开来。

1873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再次明确地阐明自己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⑤ 但是，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黑格尔的伟大功绩："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⑥ 实事求是地给予黑格尔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评价。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抛弃或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批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0.

③ 同②.

④ 同②.

⑤ 同①22.

⑥ 同①22.

判的方式发现其合理内核，把自己的思想奠基于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推进科学的进步。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关系也非常复杂。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完成《资本论》的创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观点上，他都没有离开斯密。马克思用别人的话说明自己与斯密之间的关系："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①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全新的境界。

以剩余价值的研究为例。资本主义诞生之时，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出现了，关于其起源的研究也早已在实践中产生，并产生了诸多的观点。起初，主流见解是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归因于产品价值的增加。马克思认为，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驱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正确地规定了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充分地肯定了斯密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客观地指出，斯密错误地把这些组成部分变成了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也就是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转变为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前提，造成其理论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种颠倒的观点的指引下，产生了"斯密教条"："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②

进而，马克思批评"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专门范畴加以研究，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区别开来，而把事物的现象直接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0.

等同于本质，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则区别了现象与本质，并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彻底克服“斯密教条”的内部矛盾，为创立科学、完备而开放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进人类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对于那些普通学者，马克思同样也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给予充分的尊重，从中发现其理论的合理内核。比如，在研究洛贝尔图斯时，马克思认为，“我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地租率的，洛贝尔图斯称为‘**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①，“‘**地租和租金**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一定地段之比’”②。对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③，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用词是荒谬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在洛贝尔图斯的观点中，马克思还是发现了他的可取之处，“花费在劳动上的工资减少了，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还没有减少”④，马克思肯定了洛贝尔图斯在两种劳动之间关系上提出了正确观点。

再如，对约翰·巴顿，马克思在引用其著作《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时，准确地标明版本（1817 年伦敦版）和具体的页码。经过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巴顿有很大的功劳”⑤，其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多于工业发达的国家”⑥。同时，马克思又客观地指出：“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机构成，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⑦，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巴顿的其他一些观点，等等。就是说，任何学者，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可取之处，马克思都会客观地指出来并予以肯定，表现出对每个学者及其学术的最大尊重。

同样，马克思也高度重视那些态度严谨的批评者。马克思曾经直接

---

①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77.

⑤ 同①651.

⑥ 同①651.

⑦ 同①652.

采用自己的批评者——伊·伊·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的概括，说明自己的社会有机体的方法："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①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② 对此，马克思认为这个概括很恰当，并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最终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再赘述。马克思平等对待每一个学者，极其严谨地阐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与他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出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马克思探求政治经济学的真理这段辉煌的历史表明，自私自利的"复仇女神"在马克思的"自由的科学研究"面前，一败涂地。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并把它摆在世人的面前，引导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马克思追求真理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典范，令人敬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追求真理的实践弥足珍贵，这对于遏制学术腐败，优化学术氛围，强化学者自律，推进中国学术健康发展，必将起到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第四节　把《资本论》"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

《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编辑而成，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各种争论。在序言以及恩格斯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准确地理解恩格斯为了原汁原味地呈现马克思的思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牺牲。确实，正如马克思本人对恩格斯所期望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恩格斯在《资本论》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了。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② 同①.

一、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时的献身精神

马克思生前没有按照原计划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但是，留下了极为庞大的手稿。如果就此停住，那么《资本论》就是不完整的，其科学价值、历史价值、革命价值就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面对这种状况，恩格斯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的研究，以革命的献身精神承担起编辑《资本论》的历史使命，努力把《资本论》“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最出色地完成了马克思的遗愿。

面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庞大手稿群，恩格斯明确地意识到编辑工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①《资本论》第二册的手稿比较完整，第三册却只是一个初稿，而且非常不完整，因此，编辑第三册就更加困难。特别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其中有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因此，要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予以修改，这就更加困难，而且要冒着巨大的学术风险。

为了真实再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和观点，恩格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② 这样，既把作者与编者区别开来，又把二者的思想统一在同一部著作中。

在《〈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中，他再次说明自己在编辑过程中所确立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③ 因此，恩格斯决不做任何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

③ 同②1005.

形式的改写，“我没有任何权力作这样的改写。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其次，我也丝毫不愿意擅自侵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的遗著；那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失信”①。

恩格斯编辑《资本论》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一是恩格斯身体状况，他说：“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② 第二是恩格斯成为唯一的指导工人革命的导师，大量的革命工作都压在了恩格斯的肩膀上，这就耗费了恩格斯大量的时间、精力，影响了编辑工作。第三是恩格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就是暂停甚至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全力以赴编辑《资本论》。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③

事实上，在《资本论》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恩格斯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同马克思就各种理论问题交换意见，向马克思提供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各种资料。马克思本人的话最能说明恩格斯在写作《资本论》整个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而且足以给任何有意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调者以致命一击。1866年7月9日，在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④ 马克思的这种愿望只能是以二者思想的高度一致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的话有力地驳斥了那种马克思、恩格斯相对立的观点。

1867年8月16日，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马克思充满感情地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5.

② 同①3.

③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

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① 可以说，《资本论》这座雄伟理论大厦的建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1883 年 3 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艰巨任务。1885 年 7 月，经过恩格斯精心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二卷在德国汉堡出版。

马克思遗留下来的第三册只是一个初稿，而且很不完整，整理出版的难度就更大了。为了使原稿更加完善，恩格斯做了艰巨而繁杂的修订、增补和注释工作。这一卷于 1894 年 12 月在德国汉堡出版了。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还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伪造进行斗争，如揭穿洛贝尔图斯首创剩余价值理论的谎言，驳斥洛里亚所谓价值学说与生产价值学说发生矛盾的责难等，捍卫了《资本论》的立场和科学价值。同时恩格斯还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情况，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如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的精辟论述，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的深刻考察等，都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历史批判部分。恩格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把整理和出版这一卷的工作委托给考茨基，后者于 1905 年到 1910 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三册陆续出版。只有在三卷《资本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才能说《资本论》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卓越的成就，完成了他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从而也完成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至此，《资本论》才是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表明，离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实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资本论》作为系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辉煌巨著，也成为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著作。不能忘记的是，这一切同样有赖于

---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8-329.

恩格斯出色地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工作。

二、恩格斯积极维护、发展和传播《资本论》思想

马克思去世后，其思想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各种诽谤和污蔑的声音甚嚣尘上，曲解、误解《资本论》的情况也很普遍，特别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的观点视为剽窃得来的，对马克思和《资本论》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因此，澄清马克思与其他学者的思想关系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马克思在世时就批判过洛贝尔图斯的狂妄自大，但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马克思去世后，所谓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说法一时流行起来，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声誉，从而影响《资本论》的社会影响和传播。因此，恩格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马克思与洛贝尔图斯的关系，有力地反击了当时所谓的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无稽之谈，揭示这种污蔑的理论本质是“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①，从而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等伟大思想的首创地位。恩格斯通过对《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思想的系统梳理，用铁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任何对马克思的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②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率先发现了“氧”这种物质，却不知道氧为何物，拉瓦锡则在他们的发现的基础上，对氧的性质进行研究，推翻了传统的“燃素”说，创立了科学的氧化学说。因此，拉瓦锡才是氧的真正发现者，并得到了科学界的公认。类似地，斯密等人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各种现象，却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个范畴固定下来，也没有科学地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而马克思以前人的思想为基础，创立了科学完整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的发现者的伟大荣耀无可争议地应归功于马克思。

恩格斯一边同各种污蔑、误解做斗争，一边遵照马克思的遗愿，采用最新的材料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使《资本论》的思想达到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

② 同①21.

更加科学、更加完美的程度。马克思于1866年1月开始对第一卷做最后的润色和誊写，1867年3月27日誊写完成，4月29日开始排版，9月14日出版。当第一卷还在排印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开始考虑出版第二版的问题了，同年8月24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请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预期迟早会出第二版的。"①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根据出版商的要求，马克思决定出德文第二版。马克思对第一版的章节、文字、注释等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尤其是对第一章的改动比较大，还增加了长篇的跋。考虑到社会的需求量和工人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原因，在出版时，把第一卷分成9个分册出版，从1872年7月到1873年6月出齐，每个分册的印数增加到3000。从发行量大幅增加上就可以看出，《资本论》揭示的真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日益显示出其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伟大力量。这一版是马克思生前亲自修订的最后的德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刚好对法译本进行校订，他发现应当在德文第二版中充实新的历史材料和统计资料，对某些地方进行彻底的修改，把那些还有些模糊的论点表达得更加清楚，还要增添一些新的论点。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以及出版商急于出版，马克思只好放弃这个打算。1881年10月底，出版商又提议出版第三版，马克思虽然想对第三版只做少量的修改和补充，并一直在做修订工作，但由于身患重病，最终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而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德文本和法文本中的修订情况和要求，完成了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增加了"编者第三版序"，对修订情况予以说明，1883年出版，刊印3000册。1889年，在恩格斯主持下修订《资本论》第一卷。他再次对照马克思的笔记，把法文版的一些内容补充到德文版中，增加说明性的注释，并写了序言，于1890年出版。这一版本被公认为在内容和形式上是非常完善的版本。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译本都是依据这个版本，恩格斯在其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1884年6月，恩格斯着手编辑第二卷，先是抄写手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改为恩格斯照原稿口述，秘书笔录。特别困难的是，要从马克思的原稿（主要是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1.

马克思在1861年至1880年左右写成的原稿）中选择最为成熟可靠的稿本内容，对全文进行编辑校对，前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恩格斯写了序言，于1885年7月出版。1893年刊行的第二版只是订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删除了重复的内容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没有修改或增加思想观点，也写了简短的序言。

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更加困难。由于马克思的遗稿并不完善，也不完整，有的地方不连贯，而且还有手稿缺失的现象。为了保持连贯性，恩格斯增加了部分正文内容，并在正文中直接标示出来；遗稿中重复的内容很多，出版的第三卷中依然存在重复现象；在恩格斯看来，有的观点还不够精确，并且由于时代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日益凸显，而马克思并没有加以论述，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了部分重要内容，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和解释。遗稿的编辑，既要保证阅读、研究的完整性、连续性，又要保证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这种难度可想而知，恩格斯还是最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可见，即使从文本创作的意义上说，这一卷确实是二人合作的成果。另外，恩格斯年事已高，疾病缠身，而且还要忙于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所以，原计划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版，结果一直到恩格斯逝世前一年才完成出版的准备工作，1894年12月正式出版。

马克思逝世之前，指定他的女儿爱琳娜和恩格斯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委托，忠实而最出色完成了第一卷的修订、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任务。尤其是为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恩格斯放下自己手中的研究工作，前后耗费了整整十二年时间，“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这种伟大的友谊也令后人景仰。

现在的《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依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是《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后来曾计划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最后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四卷（套装全三册）》为书名编辑出版。这样，《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的续篇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资本论》中深邃的思想。

在传播《资本论》思想的过程中，恩格斯担当了关键的角色。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创作，接下来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广泛传播《资本论》的科学思想。《资本论》刚刚发表，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起初采取“沉默阴谋”。为了打破“沉默阴谋”，在马克思的指导下，恩格斯连续发表书评，甚至“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①，以引起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关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欧根·杜林终于按捺不住，第一个公开发表短评，否定劳动价值论，并且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马克思的身上。虽然杜林歪曲了《资本论》，但马克思还是说：“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② 杜林打破了“沉默阴谋”，《资本论》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并在理论斗争和革命运动中向全世界传播。

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确立的基本原理，积极与各类资产阶级学者展开论战，在解释、阐明和维护《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的过程中向整个社会传播。恩格斯还亲自撰写《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提纲，把《资本论》通俗化，以便向工人宣传。他在实现《资本论》与社会革命实践结合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资本论》第一卷公开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868年9月，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资本论》的决议案，建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资本论》，并呼吁把这部著作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这个决议大大加速了《资本论》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1.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26.

第二章　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资本理论——《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资本论》的第一个范畴——商品，一个与人的需要直接相关的、感性的、物质性的存在，马克思却说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

我们研究《资本论》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品是什么，为何是商品而不是其他经济学范畴成为理论大厦的起点？

一、把商品确立为理论起点的曲折过程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他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研究经济学，即把自己的研究由对社会“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构想了宏大的研究计划：创作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应该是他研究经济的最初设想。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斯密确立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理论结构，在每一个部分中摘取斯密、李嘉图、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逐一的解剖式的批判中创立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国民经济学以及国民经济学与

国家、法、道德等的关系。此时，马克思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结构进行研究，并没有具体地探讨理论起点，甚至在其本人的设想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起点的概念。

1848 年欧洲革命进入尾声时，马克思于 1851 年调整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准备创作三本书：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三是全面阐述政治经济学史。这个计划基本就停留在纸面上，但是，经济学研究却全面深入地展开了。马克思在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创作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明确地探讨并基本确定了理论起点的问题。

在这个手稿的《导言》中，他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这里，马克思认为，理论起点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而且还能够属于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第一条中所说的“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指的是什么。

马克思首先否定了把人口作为理论起点的观点，因为，如果从人口出发，得到的就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但是，黑格尔却陷入了幻觉，把人们在思维中掌握“实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实在”是思维的产物。马克思还以黑格尔的“占有”为例，具体分析这个范畴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其错误之处。然后，他分析了货币这个范畴，说明货币的发展进程在一定限度内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现实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历史上出现过货币与协作、分工等范畴并不协调，或者说货币的发展程度与生产力水平不协调的情况。再则，货币也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关于劳动这个简单的范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是把某种具体的劳动，比如，重商主义把商业劳动、工业劳动即取得货币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重农主义则把农业劳动视为一般劳动。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而是撇开了一切劳动的具体形式，把劳动本身作为一般劳动，这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一般劳动是各种具体的劳动形式中的无差别的劳动，不仅在范畴上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唯一手段，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指出，在美国这个最现代的国家，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①。但是，在野蛮人那里，在俄罗斯人那里，劳动则表现为天生的素质。马克思用劳动这个范畴说明：经济范畴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但这些范畴本身依然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具备了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地租、公有制、财富等范畴，最终否定了上述全部这些范畴作为理论起点的可能性，即马克思在进行理论构想和分篇的时候，还没有确立明确的理论起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手稿的结尾部分——“Ⅰ. 价值”中，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②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地提出理论起点——商品。

随后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谈到，要把理论结构调整为六册：“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③ 在这里，他把商品作为“第一册　资本”之“第一篇　资本一般”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④ 在这里，马克思首次从商品出发开始了理论研究。他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的基本论证是这样的：商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作为广义的

---

①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③ 马克思. 1859—1861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1.

④ 同③419.

生活资料，商品也是人类需要的对象。使用价值构成了财富的内容，这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虽然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社会关系。只有它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它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即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起来的时候，商品才表现为经济关系的担当者，才是一种可以感觉又超感觉的物。这是马克思首次明确地论证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的基本观点。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改变了先前计划的理论体系，扩展为9项内容，但是，依然坚持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量。（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份研究计划思路细致、具体而清晰。《资本论》主要就是按照这个结构展开的。马克思把这个研究计划概括成两大部分三卷四册：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即前三册属于理论部分，最后一册属于理论史部分。可见，在这个手稿中已经完全确立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了。

综合起来看，1844年时马克思初次研究经济学并没有讨论理论起点的问题，直到1858年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正式提出理论起点的问题并确定下来。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最终把商品确立为《资本论》的起点。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商品这个范畴成为理论起点的原因了。

二、商品——“经济的细胞形式”

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类依靠物质生产来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形式是不同的，因此，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形式比较简

单，目标非常明确——直接满足生存需要，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才会转化为商品而出售，而且出售的目的在于获得新的物质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物质生产体系中，以出售商品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数量极少，而且处于生产体系的夹缝中，没有占据物质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才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商品生产占据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非资本的商品生产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与人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同时还生产与生产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资本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不是商品”的东西，《资本论》中没有创立明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不是商品”的东西。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为社会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与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是，正如资本和非资本都为社会提供商品一样，资本和非资本也同时提供各种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两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同时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使得整个市场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总之，资本不仅生产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两种不同物质形态、不同功能的商品，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这才是资本生产的全部结果。资本提供的生产消费资料和服务却是在研究“经济的细胞形式”中被忽略掉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我将在本书相关部分予以关注和具体的研究。

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为主线，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是物质形态的商品买卖，即商品与人的生存状态直接相连。另外，在市场中，这种物的形式的商品也把资本与非资本的生产形式联系起来了。因此，无论从生产形式还是从生产结果上来说，揭示商品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从历史上看，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结构时，按照分工——货币——商品——工资、利润、地租——资本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即把分工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是实现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分工带来了大量的剩余财富，促使人们产生广泛的交换行为，这就需要创造进行交换的媒介——货币，由交换的法则而引出交换价值的决定，即劳动价值论问题。由于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否认了分工的历史性，并把分工和交换都视为人类有

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范畴，也就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分工和交换视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导致其理论内部范畴之间、前后观点的矛盾越来越大，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因此，这是错误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早期著作中，极其重视分工这个范畴，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分工理论，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受到了斯密的显著影响。

李嘉图则在理论起点上另辟蹊径。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确立这样的结构：价值——地租——价格——工资——利润，把“价值”作为起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在价值问题上，李嘉图基本接受斯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的观点，但是，李嘉图准确地发现了斯密没有正确地处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斯密错误地把交换价值的大小与使用价值的大小进行比较，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淆起来，进行同类的比较，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李嘉图认为，一种商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交换价值，从而正确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受制于资产阶级的视野，无法正确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片面地从价值出发，也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但其贡献在于，他从价值出发，对马克思把商品确立为理论起点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正如前文所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Ⅰ. 价值”中提出了“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这个重要命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直接在批判李嘉图价值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马克思深刻地考察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问题。作为理论起点的范畴，不仅是表述的起点、理论体系的开端，而且关系到整个的理论框架、体系、结构和演进的过程，因此，它必然具有一些与其他范畴不同的特定性质，只有完全符合了这些特定性质的范畴才能成为理论起点。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理论起点上的失误，给马克思在确立理论起点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予以证明，1880年左右，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批判庸俗经济学，专门谈到理论起点问题：“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

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①

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② 这是商品成为理论起点的核心原因。细胞，包含着有机体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也是有机体生长的源泉。商品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形式，是以物为基础的社会表现，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当然，在理解这个命题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个命题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商品，但这个商品绝不是“经济的细胞形式”。相反，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只能在茂密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夹缝中生存，而绝不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命题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是有效的，绝不能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正是在这种确定的意义上才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③ 不论是“细胞形式”还是“元素形式”，核心的意思是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可能性，而且，在商品的形式下，资本的生产与非资本的生产交错在一起而实现了统一性，从而也为理解非资本的生产及其演化的历史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恩格斯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理论起点：“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

---

① 马克思.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12.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③ 同②47.

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① 恩格斯的观点是，商品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质，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就需要考察商品的历史起点，从而探索商品的共性。只有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才能把握不同社会条件下商品的共性。所谓的简单商品，就是经过抽象后所得到的关于一切商品的简单性质——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商品作为整体隐含着一个根本的性质，它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的同时，也把生产的物质基础主体化了，物化与主体化恰恰也集中在商品的身上。

所谓简单商品生产，是与扩大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理论抽象，也是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商品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在这里，简单商品、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实现了三者的统一，也为进一步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简单生产条件下的简单商品既是前资本主义已经存在的商品，从而与历史相统一。同时也是当下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广泛存在的商品，从而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在商品身上得到了实现。

三、对传统的变革——包含着劳动二重性的商品概念

古典经济学提出劳动价值论，可是，没有对劳动本身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也就无法创立科学的商品概念。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有益成分，首创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学说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商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事实，马克思把商品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物区别开来，把它规定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比如，空气、原始森林等，它们有用但不是劳动产品，因此不是商品；一个物可以是有用的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比如农民自己种植的产品满足自己消费需要，他生产的是有用的物，但不是商品。归纳起来，所谓商品，就是不仅要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满足别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即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当然，没有使用价值，只能是废物，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有任何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既然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就要对劳动本身进行分析，把商品概念奠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上，这是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分水岭”。马克思明确而自豪地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①

从逻辑关系上说，既然商品是劳动的结果，那么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只能来源于劳动，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劳动二重性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属性。具体劳动是从质的角度研究怎样劳动，以劳动的有用性为中心。抽象劳动是从量的方面考察，研究劳动的耗费是多少，以劳动时间的长度为计算单位，以劳动量的数量为中心。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是同一劳动过程在观念中可以分割开来而在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是两次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更加精炼、完整地总结了劳动二重性：“**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从另一方面看，一切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②

在商品中，作为整体的劳动分裂为自我对立的二重性。劳动的有用性是运用特定的手段和方式赋予某种物以特定的功能属性，这种功能属性能够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基础是具体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付出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之中，即抽象的劳动耗费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以抽象劳动为基础，是抽象劳动的产物。即“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55.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法文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3.

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①。具体劳动必然耗费人类的劳动能力，抽象劳动的付出凝结在有用的商品上才有意义，这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离开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不可能独自存在。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则没有认识到劳动自我对立的特点，他们笼统地把某种特殊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正如人们错误地把火这种特殊的物质视为物质本身一样，他们错把一般的生产劳动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等同起来。在商品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断裂和混乱，面对商品，他们必然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混淆起来，因此，其价值理论和商品理论也就必然出现各种混乱和自相矛盾。

不是任何劳动的内部都是自我对立的。包含劳动二重性的劳动，仅仅属于商品领域中的劳动。即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包含着劳动二重性，其他任何形式的劳动，就不能任意套用二重性的理论加以分析。人类社会依靠劳动获取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需要，实质是一种有用劳动，目的在于物的有用性，是一种有用劳动，也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必然性，并不产生价值。从历史上看，生产商品的劳动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的劳动是私人劳动，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这就造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私人劳动也就转化为社会劳动。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②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体，这是商品与一般意义上物质产品的共性，也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与其他劳动的结合点。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天然存在的物质形式，要改变物质形态，也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准确地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0.

② 同①56.

富之母。

如果说，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能够科学地阐明商品的内在本质，那么，能否以同一理论科学地回答商品之间的外部关系，即解释商品之间如何进行交换，这也是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这就引出交换价值这个重要的范畴了。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如何进行的，也同样需要依靠劳动二重性理论予以解释。在现实中，交换价值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而这个比例随着交换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即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某种一定量的商品可以与多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交换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一种商品可以有多种交换价值，从这种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则是研究交换价值的内在要求。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内部冲突，经常把基于主观需求的商品效用作为衡量价值大小的标准，结果，不仅没有解决交换价值的偶然性问题，反而把交换价值变成了纯粹的偶然性，因此，他们根本无力克服这种理论障碍。

马克思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从交换价值的偶然性中发现了必然性，科学地解决了这种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① 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本质是一种数量的差异而不会有质的差异，这样，把不同的商品按照同一个尺度和标准才能进行比较。这就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比较，即立足于劳动产品这个共同属性，才能确立不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

计量商品，从而衡量有用物的尺度，只能是社会尺度。在具体的交换中，社会尺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情况，“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②。可见，那种机械式地理解交换价值的必然性，把必然性理解为不变性，显然是错误的。交换价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或者变化，即交换价值本身带有偶然性，或者说，偶然性是交换价值的内在特性之一。但这种偶然性没有取消交换价值的必然性，而是必然性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

② 同①48.

表现。交换价值内在的必然性、稳定性根源于商品中包含着抽象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这个社会尺度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确定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源，由此出发才能确立交换价值的必然性。

商品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意味着所有不同形式的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都转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商品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价值量的计量只能用劳动的量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而劳动量是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和衡量的，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的。但是，这个劳动量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更准确地说，是由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越高，在相同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价值就越小，反之，则价值越大。即生产力的水平越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量就越多，而单位产品的价值反而降低。

当然，马克思没有忘记，在价值决定方面，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惟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①。这类交换，偶然性是本质，不能生搬硬套劳动价值论。这样，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确立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关系。

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属性，同时也揭示不同商品之间的外部关系。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从劳动产品到非劳动产品，他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品理论体系，实现了商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4.

第二节　使用价值的谱系

《资本论》是由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真理体系，能否完整、准确地把握每个基本概念的内涵，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众多被误解的概念中，使用价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多数学者仅仅在涉及商品二重性时，以蜻蜓点水的方式探讨一下，对其性质、内涵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相互矛盾。更有甚者，粗暴地把它直接排除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之外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常常把《资本论》肢解开来，用马克思在特定场合界定使用价值的特定含义代替它的整体含义，即把使用价值与人的需求抽象地联系起来，却抛弃了使用价值的本质——社会属性，把使用价值视为既定的、不变的存在，而其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社会意义被虚化了。

一、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并把商品理论奠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实现伟大的变革，其中，商品二重性中的使用价值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现在，我们考察《资本论》中关于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更加完整地理解这个概念。

所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因而是纯粹的商品物理方面的属性，这是人们对使用价值的基本理解。其主要的文本依据是：“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① 接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着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①

有的人不顾此处的特殊背景，直接把物的有用性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造成了重大的理论误解。其实，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物的有用性：一是来源自然界的物，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一种有用性；二是来源于人们的劳动产品，例如，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所创造的财富，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二种有用性；三是来源于小商品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通过交换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三种有用性；四是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商品，通过交换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第四种有用性。后两种有用性才是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物的有用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用性"，而是特指商品这种物的有用性，因此，使用价值需要被置于商品之中来理解，如果忽略了"商品尺度"，把物的有用性直接等于使用价值，看似正确，其实却是错误的观点。

就是说，仅仅从一般的物的有用性来理解使用价值，把物的有用性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堵塞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使用价值的路径，本质是把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了。但仅仅从商品与非商品的关系来区别使用价值，也是不够的。因为小商品生产显然不是《资本论》研究的中心，因此，小商品生产者提供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② 也就是说，只有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使用价值才是本质和精髓，也只有这个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才具有特定的经济学意义。

为了明确研究的主旨，《资本论》中那些在非资本生产的意义上运用的使用价值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另外，由于资本的生产不仅提供物质形态的商品，还提供非物质形态的服务，这种服务的生产不同于商品生产，服务的使用价值不同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了特殊性，特别是，这种生产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有的经济比例越来越高、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亟待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其进行分析，创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建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模型，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前发展。

使用价值是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出来的客观基础，使用价值不是物本身，而是商品这种物的属性之一，或者说，使用价值给经济关系打上了特定的烙印。从抽象的物的属性上说，不论是农民、奴隶还是自由工人种植的小麦都是小麦，都具有同样的满足食用的属性，这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影响了人的胃，但不会影响社会关系，绝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商品来看待则不同了，如果农民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而生产出来的小麦作为余粮进入商品市场的话，其内在包含着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资本家生产小麦的生产方式，因此，同样的小麦，同样的使用价值，却塑造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里有两个区别：一是农民满足自我需要的小麦，是抽象的物的有用性，仅仅是有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根本不同；二是农民的进入市场的余粮与农业资本家的小麦都是商品，但是，这两者的使用价值中包含不同的生产方式，两者在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生产资料的使用等方面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这种区别，就能牢牢地把握资本的生产所提供的使用价值了。

从历史上看，应该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区别开来，从而把握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价值。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只在狭窄的范围内起作用，商品生产不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在传统经济体系的夹缝中生存，因此，商品关系也就不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通常情况下，商品关系被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关系所排斥和压制，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商品生产也局限于小商品生产或者简单商品生产，其中包含的生产关系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曾经用“等级资本”这个概念来指称封建时代的资本，这种资本没有完整展示自己的特性。因为其内部的生产关系，比如，师傅与帮工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封建等级的色彩，与现代资本中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简单的需求相适应，其物质内容的变化极其缓慢，与低水平的生产力相一致。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使用价值不仅与人的需要相适应，而且还不断创造全新的使用价值激发人的新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更加复杂、变化更加迅猛。也正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塑造和改变经济关系方面表现出强大的能力。

随着资本生产的变化，也就创造出不断更新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的变化是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和重要标志；另外，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从而促使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长久保存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①。使用价值得以实现是资本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的生产、经济关系与使用价值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是分阶段的，马克思依据当时生产关系的状况，把资本主义生产分为协作、工场手工业、大工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工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与此保持同步的是，使用价值的内容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例如，同是纺纱，这三个不同阶段纺纱的方式、效率也是大大不同。如果说协作还带有行会的传统色彩，工人还是工具的主人，那么，到了大工业时代，工人则降低到机器的零件的地位，由工具的操作者变成了机器的服侍者。工人只有适合机器的节奏和要求才有存在的价值，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机器所操控，这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

使用价值影响甚至决定现代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方面。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使用价值对经济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个观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继续的坚持和发展。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要素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并集中体现在固定资本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方面。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需要众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有的资本家采取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无限延长以至于挑战人的生理极限。有的资本家不顾人道主义而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等，以吸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表现出资本“嗜血”的本性。工人则在剥削和压迫中奋起反抗，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压榨，不仅迫使工人反抗，造成剧烈的冲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4.

突，也引起了国家和社会重新审视劳资关系问题，并力图采取各种措施把二者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社会动荡。资本家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采取以往的榨取工人劳动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在生产中运用更加高效率的生产资料，不仅能够获取可观的利润，还可以相对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弱化彼此之间的对抗性，甚至还可以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更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资本家更加注重科技研发和运用，创造更加高效率的生产资料，并在生产中广泛采用，逐渐淘汰那些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

随着新型的固定资本在资本体系中所占据的比重不断提高，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重要的改变。因为，在生产中，工人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直接的关系，而与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资料的要求进行全新的安排，工人的直接统治者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本家；资本家不再简单地追求工人的数量，而需要雇佣那些更加符合机器要求的工人。因此，资本家也要关注工人的发展，主动或被动地消除那些妨碍工人发展的障碍，创建或投资各类学校，推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取适合现代生产方式的工人、科技研究人员等。可见，在资本体系中，生产关系与使用价值的性质具有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并随着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变化而被重新塑形和改变。

另外，由于新型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拥有更高的科技含量，促使资本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短缺的状况迅速得到缓解，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摆脱物质生产劳动的束缚，从事物质生产以外的事情，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得以形成，为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以往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了争夺物质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对抗相对减弱，社会关系趋于缓和。

无论是生活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还是生产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都影响和决定了经济关系的具体状况，使用价值就是构建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经济范畴的使用价值不是僵硬的物的存在，也不是简单地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的抽象的有用性，而是对价值、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要素，而且，使用价值也表现了经济关系的具体形态。

二、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经济关系演化的一种内在动力

有用性是对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是可计量的财富的物质内容。这种量的规定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的总量及其在社会总使用价值量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表现为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比例关系（前文已经说明，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自身的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在此不再赘述），这两个方面的数量关系共同构成了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一是关于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数量的特点。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① 第一，我们面对的使用价值，如果置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考察的话，它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是可以计量的物，这是使用价值与财富的共性。第二，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使用价值在消费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不是永恒的存在，而且，使用价值属于商品的物的属性，即使不被人所消费，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并最终丧失使用价值。第三，消费使用价值的人，往往被视为对该使用价值具有充分的知识和了解，从而能够理性地消费或使用。第四，与一般财富不同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生产使用价值的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而是为了交换，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需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结合，使得使用价值转化为经济学概念了。

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个层面，马克思分别揭示了使用价值与消费的数量关系。生产消费与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特殊的数量关系，劳动资料"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②，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保持着直接的数量关系，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49.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0.

使用价值的丧失程度决定了价值转移的程度，清晰地表明了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生活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在交换完成的时候，价值就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使用价值则进入使用而与价值无关了。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不同于生活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样，我们不仅从“质”的角度考察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也从“量”的角度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才构成完整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的供给不足是典型特征，因此，多数资本忙于组织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供需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别行业的发展居于整个资本体系的主导地位，比如，当时英国的纺织行业普遍采用蒸汽机，改革生产工具，其生产能力超过了其他行业，供给能力非常强大，使用价值的供给呈现出超过国内市场需要的态势。原有的生产-消费关系发生了改变，应对这种改变的基本手段，一个是在经济危机中强制性地消灭一些生产力，或者发生资本的转移，即减少供给；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开辟海内外市场，扩大消费数量，以平衡市场上供求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种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给自足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主要的物质财富就是用于自己的消费，与交换无关，因而不存在使用价值的供需矛盾。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薄弱，使用价值供给量不足，而且社会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特点，生产者出卖使用价值也往往是为了获得其他的消费资料，使用价值的市场供给数量与低下的消费需求相一致，因而，使用价值数量的变化不足以引起供求关系的本质变化。

二是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个别使用价值量和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两个层面，研究使用价值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

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①

就单个使用价值而言，其数量与社会的某一消费需要具有一定的关系。从生活消费上说，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即 生活消费资料 $<$ $\begin{matrix}\text{奢侈品}\\ \text{必要消费资料}\end{matrix}$。奢侈品这个概念特指资本家的生活消费资料（不是指商品的价格昂贵或者档次高等，即只要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都属于奢侈品），后者则特指工人的生活消费资料（只要是工人消费的商品，无论价格或品质的高低，都是必要消费资料）。因此，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这两个阶级的消费状况的制约，即同时受到消费数量和消费能力的制约，这两类使用价值的供给也决定了消费资料的具体内容。理论上可以假设单个使用价值的供应与消费都得到了平衡，价值得到了实现。类似地，单个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不管是用于奢侈品生产还是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二者与单个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马克思把全部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根据消费对象，其使用价值可以分为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即 生产资料 $<$ $\begin{matrix}\text{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text{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end{matrix}$。从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说，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使用价值与第Ⅱ部类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保持平衡。也就是说，这种单个的使用价值的供给与消费，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也不论是奢侈品还是必要消费资料，都保持均衡状态，因而，对社会资本的分布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但是，从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要看，情况就不同了。单个使用价值往往不具有唯一性，不仅单个资本提供使用价值，其他资本也会提供同样的或类似的使用价值，还有一些资本可能会提供这种使用价值的替代品。因此，从社会的层面上看，不是单个资本提供单个的使用价值。类似地，消费需求也会出现选择性或者替代性，而且，需求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6.

总量、消费能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不能无限制地消费，从而导致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发生改变。

与单个使用价值不同，在社会层面，奢侈品与必要消费资料存在着关联性。因为，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资本总量提供的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直接影响到这两个领域中的消费状况。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经济危机来临之际，率先萎缩的往往是奢侈品市场，奢侈品生产企业首先出现停滞，从而影响到为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提供劳动资料的企业，最终扩展到两大部类的资本运转。因此，从社会的层面上看，社会消费的总需求决定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只有社会总需求与总劳动时间保持均衡，社会总资本才能正常运转下去。

另外，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使用价值不仅需要满足本身的需要，还要为第Ⅱ部类提供使用价值，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如同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求，也会出现各种情况而导致彼此关系发生改变。因此，也涉及总需求与总劳动时间的平衡问题。

可见，从单个的使用价值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两个不同的层次看，使用价值的数量与社会需求之间，确实表现出不同的关系，这是二者的区别。当然，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也无论是作为奢侈品还是必要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都是实现交换的前提，正是通过交换实现产品的价值，从而维护资本体系的运行。从这个角度说，单个的使用价值与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都遵循着同样的原理。

考察使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涉及数量界限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①

也就是说，使用价值的最大数量在于全部产品都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生产，此时，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与社会总需求完全保持一致。在这个总体的平衡中，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各个特殊的使用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7.

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此时使用价值的数量就是其最高的界限。这种界限是由使用价值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即超过这个数量的使用价值，也就超出了社会需要，不能被社会所消费而过剩，无法实现价值，也就丧失了使用价值。

三、使用价值内涵的延伸——塑造新型经济关系、社会关系

现代社会，资本不仅具备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为社会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形态的商品，而且还不断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为社会提供各种“不是商品”的东西——服务，从而满足人们物质消费以外的多样化需要，即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 $<$ $\begin{matrix}\text{物质形态的商品}\\ \text{非物质形态的服务}\end{matrix}$ 。从价值总量上说，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资本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而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商品的价值，即服务业超过了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的支柱。

《资本论》是否研究过服务业，以及基本观点是什么，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实事求是地说，《资本论》的重心是研究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但也提出了关于资本生产非物质形态产品——服务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理论模型，为我们研究现代服务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与非资本所提供的服务区别开来，从而把握其根本性质。他用生产的结果的差别来说明两种生产的不同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钢琴生产者为资本家再生产出钢琴，而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其劳动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确实是生产了某种东西。钢琴生产的产物与钢琴演奏都有自己的产物，但二者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生产物质形态的商品，后者属于服务的范畴。非资本提供的服务（演奏钢琴），演奏者获得的是收入，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资本的生产提供的服务能够增殖自身，才是研究的对象，而且，这种性质的服务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具有普遍性。

比如，资本家投资教育领域，通过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增殖：“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

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① 在马克思看来，教育工厂生产的东西与物质生产的东西是不同的，但这两种生产的本质则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工厂是通过训练孩子的头脑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训练没有生产出什么物质形态的商品，但实现了生产商品的目标，这两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资本的体系中统一起来。在训练孩子的过程中，教员的劳动对象化在孩子头脑的成长过程中，被训练方则购买了这种训练以满足成长的要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买卖关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非资本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就需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②。也就是说，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提供劳动服务而获取的是收入，他们并没有创造新价值，而是对剩余产品的分享，是从各类的收入中获得了一份生活资料。

这些非生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同样是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照射下参与为社会、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他们不是资本却以资本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他们没有创造新价值，没有增殖自身，而仅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份收入，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此，这种服务与资本提供服务的目标、方式、手段、运行方式都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从力量比较的角度上说，它们规模小，采用的技术手段低，组织能力弱，视野狭隘，根本无力与资本竞争，只能在资本体系的夹缝中寻求生机。

当然，如果律师、钢琴家、医生、教师、科学家、学者等，他们受雇于资本家而为社会提供服务，即从属于资本而获得工资，他们的服务是增殖资本的劳动，就从属于资本体系了。可见，区别资本与非资本的服务，唯一的标准：如果是脱离资本而获取个人收入，则属于非资本提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2.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1.

供的服务；如果从属于资本，为资本增殖而获取工资，则是属于资本所提供的服务。其中，政府官员提供的服务永远属于非资本的服务。如果他们的服务直接从属于资本，那么政府就会彻底丧失公共性和社会性，资本对社会的危害性将无限地放大，最终必然使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和政府权力之间设置重重障碍，防止公共权力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根本原因之一。

可见，资本生产的服务提供了某种效用，其目的是增殖价值；非资本生产的服务，也提供了某种效用，其目的则是获取收入，本质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这两种不同的生产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一旦混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对资本提供的服务进行分析，也只能是混乱的。

这类服务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这类资本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了某种使用价值。当今时代，各类教育、培训、旅游、酒店等资本，都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某种特殊的服务而获得利润，并且这类资本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参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分类方式，依据消费主体的性质，这类服务也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服务和必要服务两类，前者为资本家阶级所享有，后者为工人阶级所消费，即生活服务 $<\begin{matrix}\text{奢侈服务}\\\text{必要服务}\end{matrix}$。

另一方面，马克思结合当时的资本发展状况，通过列举的方式，阐明资本为社会生产提供服务的产业，并进行初步的分析。他着重研究的是交通工业："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① 也就是说，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客货所处的场所的变动。这里，消息、书信、电报的传递，都是物质载体的位置移动，而与当今时代的信息传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马克思强调的是"场所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本身。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4.

地结合在一起的”①。可见，运输业的效用——使用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就开始消费了，运输到达目的地，其使用价值就随之消失了。物质形态的商品是在交易后，商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进入使用过程后才发挥某种特定的效用。可见，运输业的效用（特定服务的特定的使用价值）与物质形态的商品的效用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式。

运输业的生产过程是这样的：旅客或货物与运输工具一起运行，运输工具的运行就是其场所的变动，也就是它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并不改变被运输的物（人）的物质形态，而只是空间场所的变化。因此，这种效用是生产过程与生产的效用同时发生，是不能脱离生产过程的消费，即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完全同步。物质形态的商品的消费，前提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完全分离，商品离开生产过程才能进入消费中。相同的是：资本所提供的无形的服务——这种使用价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都具有交换价值。二者的交换价值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消费这种效用的使用价值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没有增殖的功能，仅仅是个人收入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那么这种消费就是处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增加了价值，增加的这一部分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

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运输业的资本运动公式：$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cdots P\cdots G'$。这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出资（G）购买特殊的商品（W），W 由劳动力（A）和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Pm）构成，这二者的结合生产了一种新的产品（P）。由于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完全保持一致，生产过程结束的时候，消费也结束了，而其产物则是增大的货币（G′）。比较而言，商品生产在生产（P）和增大的货币（G′）之间存在一个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W′），需要经由出售已经增殖的商品（W′）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G′）。在运输业中，就不存在这个物质形态的（W′），生产一经结束，就实现了价值增殖（G′）。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

运输业的资本运动公式与作为货币的贵金属的生产过程有外形上的一致性。但是，运输业的货币增殖（G′）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转化形式，贵金属生产的运动公式中的（G′），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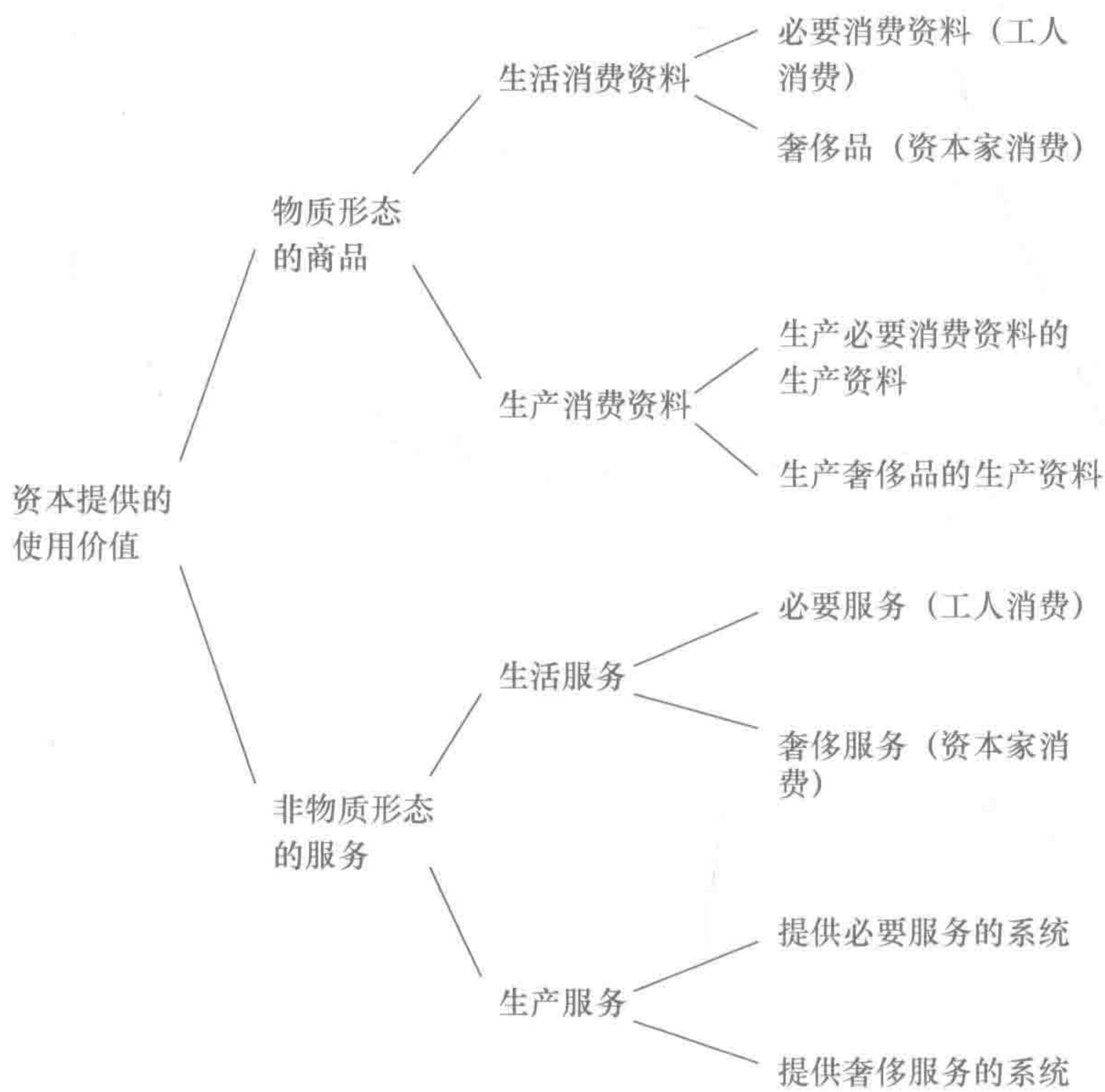
马克思研究运输业所创立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运输业，也适用于当今时代的各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买卖关系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服务业的生产与商品生产具有不同的方式。在服务业中，工人（如教师）的个人业务能力、素质和技能等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而不像商品生产中的工人服侍机器那样被动地劳动。服务业资本家能否实现利润、利润的大小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因此，资本家会给予工人以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和自由等。可见，服务业体系内的劳资关系与商品生产体系内的劳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马克思关于运输业的研究，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服务业中牢牢把握研究对象，分析这类资本的内部动力、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市场关系等，从而为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对运输业的剖析表明：服务业不仅提供生活服务，同时也提供了生产服务。生产服务，服务的对象是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了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比如，当今时代各类交通运输公司、信息咨询公司、财务公司等，都是通过为生产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技术等特殊的服务而获得利润，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正如第Ⅰ部类产品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用于生产消费一样，这种服务也用于其他企业的生产消费。同时，根据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划分为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两类一样，这里可以符合逻辑地把生产服务也划分为两类，即提供生活服务的系统和提供奢侈服务的系统，生产服务 $<$ 提供生活服务的系统 / 提供奢侈服务的系统。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分为物质形态的商品和非物质形态的服务，前者细分为生产消费资料、生活消费资料，后者细分为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消费资料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品和必要消费资料；生产消费资料则可以细分为生产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奢侈品

的生产资料；生活服务可以继续细分为奢侈服务和必要服务；生产服务则可以区分为提供必要生活服务的系统和提供奢侈服务的系统。这样，立足于现代资本的现实状况，坚持和发展《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按照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特殊性，就可以构建一种全新、完整的使用价值体系，图示如下：



物质形态商品的使用价值理论完全是《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非物质形态的服务是在坚持《资本论》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提炼、推论和深化。对服务的分类及其细分是依据马克思关于物质形态商品的使用价值分类方式逻辑地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当代资本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从物质生产领域中游离出来，转而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从产值上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非物质形态的服务已经超过了物质形态的商

品生产，但由资本承担的物质生产在全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相反，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以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发展为前提，只有后者的充分发展才能为前者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手段、更充足的劳动力和更先进的技术等保障条件。

考察三卷《资本论》中使用价值的整体概念，在商品运动中呈现出使用价值的质、量的规定性，厘清使用价值与价值、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揭开重重包裹在使用价值表面上的物的因素，阐明使用价值如何影响和决定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进而，结合使用价值的含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主要指服务业）的演变与扩展，运用马克思创立的理论模型，分析新型使用价值给经济关系带来的新变革，从而在资本的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两大领域中，构建了完整的使用价值的谱系。

总之，对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分析表明，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并贯穿始终。使用价值绝不是孤零零的、空洞的抽象，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内涵不断丰富的逻辑过程，是活生生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概念。同时也表明，《资本论》的研究不能故步自封，而要把《资本论》及其手稿作为整体，扎扎实实地对每个概念进行详尽的、科学的考察，筑牢概念体系，构建科学的基本原理，并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运动中保持一致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多样化的需要都要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买卖才能得到满足，形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任何个人都无力支配自己的创造物——商品，反而拜倒在它的面前，祈求满足自己的需要，由此，商品拜物教得以滋生蔓延。

第三节　商品拜物教——“宗教世界的幻境”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秘密。“拜物教”是指人们把某种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宗教迷信。在古代社会，人们由于实践水平低下，缺乏科学知识，对于许多自然现象就无法理解，从而把某些自然物神化，赋予它们以超自然的、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把它们当作神来崇拜。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就已经产生拜物

教，比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观念就属于拜物教系列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类似的拜物教观念更加普遍、更加完整，深入骨髓，这就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一、商品——“一种很古怪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的眼里，商品是非常普通的、感性的存在，就是一种通过交换以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而已，并无神奇。可是，马克思却称商品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认识的差异，这值得探讨。

马克思以桌子为例，阐明商品的奇异之处：“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② 桌子作为人类的劳动产品，其有用性直接与人需要联系在一起。可是，当桌子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却产生了诸多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在于其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这都是可以直接予以解释的现象：“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一个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③ 这就是说，人类劳动付出的量不同于劳动的质，劳动的量是可以计量的、没有任何神秘性的东西，劳动的产品——商品一旦实现了交换，即人们彼此为对方劳动，其劳动就取得了社会的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劳动的质还是劳动的量，以至于交换，都没有神秘性。如此直白明了的东西，却何以具有谜一样的性质，被人们所崇拜？

这是因为，当人类的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形式的时候，发生了三个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

② 同①.

③ 同①.

重要的改变：一是人类彼此之间相同的劳动，转化为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二是用人类持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的耗费，转化为产品的价值量；三是劳动者在特定的社会规定性中得以实现的生产关系，转化为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劳动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赋予了商品以神秘的形式：在商品形式中，本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却表现为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把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属性表现为物的天然的属性，也就是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把生产者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转化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此时，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一种社会的物。这种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不仅主宰了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也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主要源泉，因此，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商品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都是私人劳动，私人劳动的总和构成了社会总劳动，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要与自己的创造物——社会总劳动发生关系，即通过交换才能变成社会劳动。正是在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中，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从而证实自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生产者之间依靠商品交换才发生有效的、实质性的联系，因此，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就表现为物的关系——商品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具有混合式的，外表是自我矛盾的性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而物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社会关系，这种错乱使得商品变得古怪而难以捉摸了。

从私人劳动本身来说，它具有双重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① 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私人劳动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并且满足了社会需要，其价值得以实现的时候，才能证明它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私人劳动之间在等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时，生产者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不可或缺。否则，私人劳动就不能向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0-91.

社会劳动转化，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在现实的交换中，“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①。无论生产者能否正确认识价值本身，在交换中却践行了价值原则。“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② 每个商品都贴上了价值的标签，可是，人们却很难理解这个标签的含义。正如人类创造了语言，可是语言也带来了困惑。人们发现价值来源于人类的劳动，但没有因此就消除劳动与物的关系。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商品的谜却来源于人本身。

因为，商品在交换中，交换者关心的是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在无数次的交换中，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从偶然到习惯，进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不管后来的交换者有怎样的意志，交换只能遵照这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因此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交换的比例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这把人类的行为结果转嫁到商品的物的属性上来了。这种从偶然到固定性的转化，实质是因为，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能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而价值量是人类的无差别劳动的凝结，不以任何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并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动着。私人劳动产品的交换比例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产生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核心标准，那么，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此时，无论个别的生产者是怎样的状况，只有等于或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才具有得到社会承认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1.

② 同①.

进一步说，商品的价值量由劳动时间所决定，但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如果说商品交换的比例还是偶然性的东西，那么，价值量的决定在于个别的劳动时间，与交换的偶然性相对应；当商品交换的比例带有稳定性的时候，就意味着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这样就消除了那种所谓价值量是纯粹偶然的假象，揭示了交换关系的稳定性。但是，价值量采取的物的形式没有任何的改变。作为商品的物不变，但是，交换的比例却从偶然性过渡到固定性、稳定性，也会令人感到惊奇。

马克思依据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深入商品的内部，考察商品的物的外表形式、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揭示了商品这种物的“古怪的”根源，为进一步剖析商品拜物教及其实质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二、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

奠基于劳动二重性基础上的商品二重性，表明商品不是一般的物，而是商品关系的物化，或者说，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物质形态在不断地发生改变，社会关系的具体状况也随之改变；反过来，社会关系的演变也推动着商品形态的转化，正是在这种双向的变化中，商品这种物的“魔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神秘，出现了商品社会特有的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对“拜物教”这个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拜物教，就是人们在意识中，赋予某种物以神秘的力量，并对它顶礼膜拜。人们在意识里赋予某种物以生命，这种物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与人发生联系并主宰人的命运，人就完全匍匐在这种物的脚下。原始的拜物教源于蒙昧时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缺乏基本的科学认识，对风雨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9-90.

雷电、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基本的自然现象无法正确理解，就以神话的方式来理解这些物质现象。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原始的拜物教已经被逐出了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人们却创造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与原始拜物教是根本不同的。原始拜物教是人对外在的自然物的崇拜，根源在于对自然的无知；而商品拜物教是人对自己的创造物——商品的崇拜，根源在于对社会的无知。

在商品社会中，商品成为人们的偶像，即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也是第一种形式的拜物教，由于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最一般、最初级的形式，因此，相比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性质显得比较容易被看穿。

首先，商品之所以成为人们盲目崇拜和迷信的对象，是因为商品自身的社会性质。商品关系的本质是以物的形式掩盖着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运动实质是价值的运动，是货币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物（货币）对人的支配，而且不以商品所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价值规律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商品交换对于商品生产者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一旦商品完不成“惊险的一跳”，不能把私人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实现商品的价值，那么损害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本身。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并把这种拜物教推到了极致。在商品世界中，劳动产品的社会性是作为商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作为彼此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他的商品能否卖出、以何种价格卖出，是盈利还是亏损，是幸福还是苦难，这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所决定的。这样，商品的命运就决定了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市场的盲目自发势力就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统治着商品生产者，这就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同样，在市场之外，人格、肉体、道德、权力等也呈现商品化的趋势，都可以贴上价格的标签出售，即市场内、市场外的一切都变成可出售的商品与服务，商品拜物教无限地扩展开来。

其次，商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是因为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生产者的目的。在人们的眼里，商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这种劳动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取得一

种与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就是货币。因此，通过交换获得了价值对象性——货币，失去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这种对象性。价值对象性和使用价值对象性的矛盾，本质就是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矛盾。同时，在交换中，交换者是理性人，完全清楚自己的目的，但是，交换能否成功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和意识，因为价值规律作为一种盲目的支配力量，决定着交换者的命运。正如一叶扁舟航行在大海上，其命运并不取决于航海者的愿望，而取决于大海本身，他们只能在理性中，加上虔诚的祈祷，以求平安到达理想的彼岸。

最后，商品是人劳动的产物，拜物教也就与商品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通常的物质生产的产品直接与生产者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而商品生产的产品却与别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这就迫使生产者研究社会的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交换别人口袋里的货币。还有与自己怀有相同目的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与自己构成了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和对立关系，稍有不慎，货币就会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自己付出了辛劳却一无所获。

如果不能深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内部关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只能对商品这种物进行膜拜，祈求这种社会的物能够满足自己的利润要求，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商品的这种神秘性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商品价值规定和价值量无关，这种神秘性来源于价值表现形式，即来自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

就是说，商品拜物教并非虚构的产物，而是对商品关系的歪曲的反映，以颠倒的方式表征了商品生产的特性。在非商品生产社会，就不会有商品拜物教，例如，在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物质生产建立在人身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没有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也就没有商品拜物教。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生产中，实行自然分工，个人劳动直接是家庭总劳动中的一个部分，也不存在商品拜物教。在未来社会，消灭了商品生产的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拜物教也就必然消失。如果生产不再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劳动产品也就不再是商品而直接是社会产品，那么，商品拜物教也就消失了。

总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宣扬商品拜物教，掩盖或无视交换价

值的社会属性而把它歪曲为物所具有的天然的属性，把财富、使用价值曲解为人的属性。把资本直接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利润视为资本的产物，用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包裹社会生产关系，把商品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把商品拜物教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依靠商品拜物教，把阶级矛盾、社会矛盾转化为物的矛盾，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马克思则从商品入手，分析商品二重性和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和货币的真正起源，彻底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述的物与物的关系中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揭穿了拜物教的谎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

三、祛魅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初级形式，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其维护资本家统治、愚弄人民群众等消极的社会作用。因此，需要依靠科学的理论，拨开迷雾，祛魅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现象，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因此，马克思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①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用鲁滨逊的故事把资产阶级论证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为商品关系辩解，也给商品拜物教披上了看似现实而实质是虚假的外衣。因此，马克思的第一个祛魅就是针对李嘉图笔下的鲁滨逊，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嘉图剖析的鲁滨逊故事犯了时代性的错误，他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现代的商人，按照劳动价值理论从事交换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李嘉图笔下的鲁滨逊的实质。鲁滨逊本来是一个英国商人，在孤岛里从事各种有用的劳动，比如，制造工具、捕鱼、打猎等，利用账簿、墨水等记账，用表计时间，记载他生产的每种产品所耗费的时间，形成了简单明了的鲁滨逊与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关系规定包含在劳动过程中了。这个故事所表明的，不是商品关系的永恒，而是说明同一个鲁滨逊需要劳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3.

动创造财富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同的环境下需要发挥不同的劳动职能；同时也说明，人类需要物质生产以维持人类的延续。差别在于，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类采用了不同的劳动方式，这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而不是永恒。

第二个祛魅是剖析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性质。在欧洲中世纪，人与人之间不是独立的商品关系，而是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农奴和领主、俗人和牧师、陪臣和诸侯等，物质生产关系依赖于人身依附关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关系也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劳动直接取决于人本身，产品也直接与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劳动及其产品都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意志，物质生产关系、人身关系简单明了，不需要也不可能以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怎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徭役劳动和商品生产的劳动都是计量时间的劳动，但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耗费的是个人的一定的劳动力，但这种付出没有平等的交换，也不会有任何工资，徭役劳动属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①。

类似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衣物、牲畜等各种劳动产品，这些物之间不是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的，但是生产这些物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各个成员之间劳动分工的结果，还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劳动耗费直接就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规定，因为个人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可见，在这些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中，劳动产品只是劳动产品而无法转化为商品，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等同于人身依附关系、等同于家庭关系，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商品来表现。没有商品，也就不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简单而艰难，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极其狭隘，物质产品稀缺。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关系都比较简单，往往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前提，或者以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因此，商品无力决定人们的生存和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5.

第三个祛魅是消灭商品之后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都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公共的生产资料，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支配别人的劳动，也不存在任何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众多的劳动力就像一个劳动力一样，劳动本身就是社会劳动，以社会的方式再现了鲁滨逊那种劳动的规定性。产品是社会的产品，满足社会的双重需要，一部分是满足生产资料的需要，用以维持社会生产力；另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的成员共同消费。具体的分配方式也要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假设按照劳动时间分配生活资料的话，那么，劳动时间就有双重作用：一是要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安排劳动时间，调节劳动产品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性；二是要计量个人生产者付出的劳动量在整个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计量其在可消费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这样看来，联合体里的劳动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关系简洁明了，没有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商品，也不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却是无法根除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因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①。这不是商品社会所能达到的社会高度。只有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里，才能使得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产物，并处于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那么，笼罩在物的表面上的神秘的纱幕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这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物质生存条件，而获得这些条件，也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7.

第三章　货币——商品的“蜕皮”

在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是人们经济生活中统治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马克思则从商品的起源中发现了货币的起源，从而把商品与货币统一起来，创立了科学的货币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应该阐明的问题——货币，却作为既定的理论前提，从而把商品与货币对立起来，结果导致其理论内部冲突不断。

第一节　价值——“幽灵般的对象性”

商品的使用价值依靠商品的感性存在而存在，与人们的物质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人们的意识中获得了实在的对象性。可是，商品的价值则是摸不到、看不见的，即使商品从实实在在的肉身蛹化为金身——货币的时候，价值的真身也还是隐藏在金的背后，只能靠抽象力来认识它。商品交换的表面因素是商品的有用属性，然而，不同商品能够实现交换的最深刻的原因却是，它们都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为劳动在创造商品而赋予商品以有用的特性的时候，也把自己的智慧（脑力）和汗水（体力）对象化在商品之中了，价值——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因此，当撇开不同商品的千差万别的有用性的时候，“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

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 面对价值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有再现货币诞生的历史过程，才能揭示价值的本质。也只有揭示价值的本质，才能让货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一、产品转化为价值和商品

马克思依据历史进程，从价值的起源来研究价值的前世与今生。价值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就是简单价值形式，所谓简单价值形式，主要是指在原始社会末期，在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尽头（氏族部落）之间偶然发生的交换剩余产品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这也是最早的阶段。基本方式就是把一种商品的价值简单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形成了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即其中一种商品甲要把自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乙上，因而商品甲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商品乙则作为商品甲的价值等价物出现。

作为等价物商品，只是以它的物的一定量来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价值量，但是，并不表现它本身的价值量。交换价值的实质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才是内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这对内在矛盾转化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外在矛盾，只有通过交换，商品中包含的价值才表现出来，这种简单价值形式已经包含了货币的秘密。

在反复的、无数次的交换中，简单价值形式终于实现了突破，产生了扩大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是指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其他一系列商品上的价值形式。这种情况说明，商品交换已经不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进行的活动。在扩大价值形式中，一种商品甲的价值不仅表现在某一种商品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他各类商品上，这一系列的商品都反映了商品甲的价值，这样，商品甲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发生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交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但是，扩大价值形式本质还是物物交换，交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扩大价值形式发生飞跃，产生了新的交换方式，即由扩大价值形式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1.

过渡到一般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表现在某一种商品上的价值形式。比较而言，在扩大价值形式上，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多种商品上，一般价值形式则恰好相反，一切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种商品上，因此，不同商品的价值都表现在同一种商品上，从而实现了价值表现的统一性。充当一般等价形式的商品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一般等价物在商品世界中作为价值的代表，也成为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

由此，那些生产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劳动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转化为抽象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因此，任何商品只要能够转化为一般等价物，这种商品能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转化而直接得到社会的承认，变成社会劳动。其他商品所有者只要把自己的商品交换成一般等价物，就可以用一般等价物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商品。当然，既然还处于一般等价物的状态，那么，它就还存在不足之处，即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还没有固定下来，会因为自身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被其他商品所代替。一般等价物一旦发生变换，就会影响和破坏原有的商品交换体系，这就说明它还不能适应交换的更高的发展要求。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一种特殊的商品身上，最终固定下来，也就出现了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最终固定在金银的身上。在价值演变的过程中，金银这种特殊的商品笑到最后，夺得了货币这个特权地位，由此，一般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货币出现以后，商品世界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货币，另一极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其他所有的商品都是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而存在，货币则作为一般价值的代表而存在，商品交换的内部矛盾完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矛盾。可见，货币完全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简单价值形式则是货币形式的萌芽。

商品之所以是商品，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9.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① 因此，“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②。也就是说，只有在交换中，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在交换中，价值表现为一种相对的关系。“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③ 不存在绝对的、脱离交换关系的价值形式，总是在相互的比较中才能对不同商品的价值形式进行衡量，才能获得等价的形式和关系。因此，所谓的价值决定，一开始就是某种在它背后，靠各种和它无关的力量来进行的过程。

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商品生产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却并不决定价值。因为，在价值决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也就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劳动量。但是，不同的产品在这个社会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产品所占的社会比重。那么，所谓的相对地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商品无法表现自己，而是必须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这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是相对价值形式，它无法表现自己的价值，而只能为另一个商品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

任何两个不同的物，只有转化为同一单位之后，才能在数量上进行大小上的比较。不同性质的商品能够进行相互比较并进行交换，只能是因为它们转化为同一单位。这里还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类的活劳动本身不是价值，而是形成价值的源泉，只有人类劳动对象化为商品，才形成价值。人类劳动凝结在一般的对象中，不进入商品交换体系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1.

② 同①61.

③ 同①62-63.

中，这种劳动也没有形成价值。

在商品交换体系中，只有通过价值关系，商品 B 的自然形式才能成为商品 A 的价值形式，也可以说，商品 B 的物体成了商品 A 的价值的镜子。B 的使用价值转化为表现商品 A 的价值的材料，从而，商品 B 具有了相对价值形式。

关于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和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商品的价值不变，但是，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二者的交换关系发生改变。二是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相对价值没有改变，从而改变了相对关系。三是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变化，这也会导致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发生各种变化。

二、等价形式——“价值表现的秘密”

商品交换的最根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该商品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这里，马克思以上衣为例阐明等价形式，上衣作为商品世界中的一种商品，一旦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那么，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因为，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就只是充当某物的价值量的标准，或者说，某物包含的价值量与上衣包含的固定的价值量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这就是说，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上衣）始终只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而是商品与等价物的比例关系的规定性。

等价形式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表现中，等价物代表的是超自然的属性，它们的价值是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即劳动的凝结。“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① 可感知的等价物，本身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在这个等价形式中，它却演变成不可感知的人类抽象劳动的化身。这种奇异的变化，只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3.

能发生在商品生产的领域中，也是一个从感性到抽象的飞跃过程。

在庸俗经济学看来，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有用性，有用性之间存在着大小的关系，是同质的可比较性，交换的根源在于效用之间的数量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商品的有用性、商品的效用就是商品价值的根源。按照这种逻辑，一切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商品，无论是该物处于商品交换体系中还是在交换体系之外，一切都是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唯一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的唯一的形式。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结论。

庸俗经济学的价值效用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比如，一件上衣与一块面包，满足人的不同的需要，对这两种不同的需要进行数量上的比较，就要把不同质的需要转化为纯粹心理上的需求，对心理需要的强度进行数量化的比较，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价值论。

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被视为一个想当然的前提，劳动被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没有深入劳动内部来对劳动本身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进行科学的分析，因此，就无法深入劳动与商品的内部，发现二者的内在的、必然的关系。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就劳动来谈劳动，而是对劳动的质和量进行分析，发现了劳动本身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性构成了劳动的内在矛盾，并推动劳动向前发展。从商品二重性向劳动二重性实现的理论飞跃，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枢纽。具体劳动是人们在特定的形式下进行的劳动，这种属性与商品的有用性联系在一起。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那么，生产商品的劳动同样也必然具有二重性。或者说，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而不是两次劳动。具体劳动是从质的角度考察，研究的是怎样劳动，用什么劳动，以劳动的有用性为中心。抽象劳动是从量的方面考察，研究的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劳动量的数量为中心。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能够直接联系起来，是因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

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使用价值、商品体都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体。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天然存在的物质形式，要改变物质形态，也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认为，价值与抽象劳动之所以能连接起来，是因为，如果撇开劳动的有用性，那么，劳动就只剩下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这一点。因此，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就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这种耗费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存在着可以计算和转换的数量关系。当然，这种数量关系不是预先运用某种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而是在市场中，通过不断地商品交换而获得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简单劳动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付出的劳动，这种劳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性质和特点，但是，在一定的社会里则是确定的。复杂劳动是自乘的简单劳动，要比简单劳动所消耗的劳动更多。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的有用的形式，不管生产力发生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只能提供同样的价值量，但在同样的时间里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则是不等的，生产力越高，在等量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就越多。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② 这样，马克思把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完整地联系在一起了。就商品生产而言，具体劳动是实现抽象劳动的手段，抽象劳动成为具体劳动的目的。商品生产者不是为了获得产品的有用性而进行商品劳动，相反，商品的有用性只是价值的这个“幽灵”所寄居的“寓所”。一旦具体劳动的有用性得以转化和实现，由抽象劳动所凝结而成的价值就立刻得以升华，就能为商品生产者提供新的“血液”，商品生产者才能得以延续生命。

单纯的人类劳动分化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在社会的层面上，表现为一般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矛盾。一般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是需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

② 同①60.

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劳动的直接统一，甚至对劳动进行这种区分并没有实际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品生产则不同，其生产的目的不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依靠产品的有用性，把产品让渡出去，从而获得价值。只有对劳动进行这样区别才能完整地理解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只有在商品生产中，劳动分化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充当实现抽象劳动的手段。

第三个特点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被社会所承认，这是私人劳动的内在驱动力。可是，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恰恰是矛盾的焦点。在一般生产中，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与社会需要保持完全的同一性，因此，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商品生产者具体生产什么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商品的有用性使商品能够在市场中获得交易的机会，能够把商品的肉身出卖出去，以获得自己的灵魂——价值。商品生产是私人劳动，其内在的、事关生死的要求是从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的本质是私人生产，但在社会中获得了社会劳动的外表。可是，私人劳动要持续进行，就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由此构成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等价交换成为价值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被内化并贯穿于全部的商品交换体系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等价交换的社会前提、基础和条件：“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① 隐藏在价值表象背后的是一般的人类劳动和等价交换，这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趋于完善。

三、一般价值形式向货币的飞跃

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向一般价值形式的演化过程，也是商品交换的演化过程。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劳动产品都具有使用价值，都是使用物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5.

品。但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状况：生产一个使用物品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表现为价值，这样就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了。这是商品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商品与一般劳动产品的本质性区别。价值形式也从无到有，越来越重要，并随着商品生产而不断地进化。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是价值形式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就是说某个商品作为价值形式，不仅仅与某一个另外的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且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关系，这个特殊的商品，不仅是商品世界的一个成员，一个世界公民，同时其他商品也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交换来决定的，相反，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了不同的商品进行相互交换时的比例关系。

概括地说，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即充当价值形式的商品没有固定下来，而是不断地发生变化。也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才能最终固定下来，实现由变动不居向稳定形态的飞跃。第二，充当价值形式的各种商品，这条锁链形成了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标志着商品由扩大价值形式向一般等价物过渡的趋向。第三，必然会发生的情形是，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从而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在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在这张五光十色的镶嵌画中，每个商品都希望担当价值形式的角色。然而，并不是每个商品都适合于价值形式，在反复的比较和选择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淘汰过程，最终商品世界中诞生了一般价值形式。

简单地回顾一下价值形式的变化过程：起初，商品价值的表现非常简单，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同时，它们的表现又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比如，在这个阶段，第一种形式提供的价值等式是：一件上衣＝20 码麻布，10 磅茶叶＝1/2 吨铁，等等。这是在最初交换阶段，在劳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剩余产品也缓慢增加，因此，这个阶段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才向第二种形式飞跃。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彻底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比如，上衣作为一般等价形式，其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可以与麻布、铁、茶叶等其他一切商品等同，即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扩大的价值形式，事实上是在某种劳动产品，如麻布不再是偶然地而是已经按照习惯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的，此时，麻布作为扩大的价值形式而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另外，这种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都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由此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相等而表现出来。可见，要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这只是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这件事情不需要依靠其他商品的帮助，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动的等价物的作用。

进一步说，一个商品之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且，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就表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脱离了社会，这种价值对象性就不复存在。价值的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自身，在社会交换中表现和实现自身，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商品的一般价值的社会性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以此为基础，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例如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当麻布的自然形式成为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的时候，它作为一般等价物，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麻布的物体形式被视为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也就是一般的社会劳动的“蛹化”，并逐步获得了超越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系列特权。在商品世界里，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劳动产品都表现为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这种转化表明，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商品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般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社会意义，从而，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赋予劳动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就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关系而言，等价形式的发展是相对价

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一个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个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①

最后的飞跃是从一般等价形式向货币的飞跃，即一种特殊商品获得了一般等价形式，其他一切商品都统一在货币上。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也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形式的一种，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一个商品成为一般等价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被排挤出来，排挤的结果是只剩下一种独特的商品，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获得了一种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即这种等价形式与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以社会的方式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它从千万种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商品——货币商品，执行货币职能。它的核心职能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职能，而且是一种社会独占权。商品的自然形式与社会形式融合为一体，这种商品就是货币，是具有特殊社会职能的特殊商品，它拥有了特权而居于商品世界的中心。在众多的商品中，金——这个特殊的商品在历史嬗变的过程中夺得了货币这个特权地位。

可以看出，在价值形式的演化过程中，从第一种到第二种形式、从第二种到第三种形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是，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唯一区别只是用一种特殊商品（金）代替另外一种特殊商品（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这种变化的进步性在于：以往能直接地、一般地进行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麻布），在无数次交换中，由于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习惯，最终，一般等价形式与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由此，一般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与货币如影随形的新概念——价格也产生了。一件商品表现在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上，这种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价格形式。比如，20 码麻布＝2 盎司金，如果 2 盎司金的铸币名称是 2 镑，也就是 20 码麻布的货币价格是 2 镑（20 码麻布＝2 镑）。可见，从根源上说，货币形式的胚胎也就是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4.

商品价值从“幽灵般的对象性”变身为感性的、实在的、金灿灿的货币——金。从价值到货币，也就是“金”道成肉身，并最终成为商品世界的主宰。

总之，关于货币的起源问题，传统的经济学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来阐明商品价值，实质是把需要阐明的货币当作既定的前提进行研究。然而，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却恰恰需要说明，因此，传统的经济学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径。在这里，马克思则从最简单的商品关系、价值关系入手，依据历史与逻辑，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为揭示商品、货币的神秘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货币以颠倒的形式表现社会关系

货币原本是人们实现交换的手段和媒介，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它却变身为商品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成为商品生产者膜拜的偶像。马克思则拨开历史的迷雾，揭示出它的本质，阐明货币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了社会关系。

一、货币的前世与今生

货币起源于商品，在交换中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货币的本质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最终却异化为商品世界的主宰。

历史上，随着社会共同体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某些特殊的剩余产品，为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可能性。不同的共同体作为商品的所有者与别的共同体进行商品交换，其目标是提高和改进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并没有按人们的美好愿望进行下去，商品交换反而导致共同体的解体，并形成了商品市场。一些人得利，一些人陷入困境，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共同体内部中也发生了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开始了普遍化的进程。无数次的交换使得交换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产生了为交换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即商品生产。

在交换中，劳动产品原有的、单一的效用，即满足人的需要的效用，发生了分裂：一是直接满足需要，二是用于交换。生产目的也就产

生了颠覆性的转化，为交换而生产取代了为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关系在长期的交换中形成了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绝不是任何人预先计算的结果。这种交换比例表征的是不同商品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交换的直接结果。物质生产的性质发生了转化，即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在交换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手段，生产才能以新的方式进行下去。

所谓商品交换的规律，不是商品自身的运动，而是要通过商品占有者的本能表现出来。商品占有者把自己的商品投放于市场之中，与其他商品相对立，从而与一般等价物相对立，这样，他们的商品才能作为价值，作为商品而彼此发生联系。物与物的偶然交换并不需要中介，而普遍交换的时候才需要一般等价物作为推动普遍交换的中介。可是，只有全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使得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这个一般等价物本身就是商品，并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其他所有的商品都通过这个一般等价物来表现它们的价值，这个商品的自然的物的形式得到社会的公认而成为等价形式。由此，一般等价物不仅是商品，还承担了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即货币。

所谓货币，就是社会公认的承担一般等价物职能的商品。可见，货币是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交换过程中，不同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实现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化。随着交换的不断扩大，商品这种物自身内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内部对立需要通过外部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只有通过解决外部矛盾的方式才能解决商品的内部矛盾。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就是商品内部矛盾的外部解决。可见，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必然分裂为一般等价物和商品，即特殊的商品——金转化为货币。

货币根源于商品，却作为一种外表独立的力量而对商品产生重大的反作用。所有的商品都要以转化成货币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即用自己的物的肉体换回自己的灵魂。马克思很生动地揭示这个过程："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

体系所补充。”① 如果商品能够卖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这种形式变换的实体——价值量，有可能会在不正常的场合发生亏损或增加的现象，这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发生交换。原来的商品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商品的让渡完成的，就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实实在在地把商品价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来的时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实现，或者说，商品观念的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这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过程。

在这个运动中，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②。为了实现性命攸关的一跳，即“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③。这就是商品从生产到交换，各个环节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内涵。

从运动的结构上看，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最简单的形式包含着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处于对立状态的商品的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作为两极而存在。实现交换后，商品运动没有结束，而是获得货币的所有者继续用货币与另外一个商品所有者相对立，这又是两极，只有再实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9.

② 同①127.

③ 同①127.

现一次交换，才是一个完整的商品交换过程。就是说，商品形态变化由两个相反的运动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使用价值不是起点，终点是使用价值。商品转化为固定的价值结晶——货币，然后货币又消失在新买的商品之中。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必然包含着一个货币和另一个商品的变化，从而把各种商品的循环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商品的整体运动——商品流通。

随着商品货币运动形式的不断发展，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完全独立的形式，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这种商品成为一般商品，成为一种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货币虽然是可以让渡的商品，但是，“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变成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的转化能力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①。

货币最后固定在金的身上，金作为货币具有两重特性：一是金之所以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就是因为一切商品都要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二是金之所以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

不论是观念上的货币还是实在的货币，通过交换，“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的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②。无论货币从哪里来，也无论是怎样的形状、颜色或者气味，它所代表的就是已经卖掉的商品，或者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货币在资本主义时代达到了普遍化的境地。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1.

② 同①130-131.

二、为何金银货币能够代表“一种社会关系”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但并非一般等价物都是货币。只有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的身上的时候，才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论》中所称的货币，都是指金银，最主要的是指金这种货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才能作为商品世界的一员，发挥完整的货币职能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

货币固定在特殊的商品——金银的身上，金银则成为其他商品竞相追逐的对象。金银作为一种自然物，作为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人类劳动的产物，与其他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金银在商品世界中发挥着货币职能，因此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金银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物，也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商品关系集中的焦点，因而也是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或者说，社会关系通过金银表现出来了。

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上说，“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①。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这两类关系具有质的同一性。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包含的价值表现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物的身上，并与另外一种物实现了等价关系，这就表明其内部隐藏着社会关系。

当然，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与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也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的基本过程是商品（W）—货币（G）—商品（W），把整个过程分成了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对于一方是买，对于另外一方就是卖，这是商品占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商品占有者让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获得别的劳动产品，其中的一方拥有了特殊的商品——货币，或者他的产品本身就是货币材料——金，其在市场中执行货币的职能，与别的任何商品进行交换。物物交换受到交换的时间、空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0.

间和个人需要的限制，相比而言，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把交换分裂成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能克服个人和地方的限制，从而能在更大的范围进行交换，在这种不受限制的、不断扩大的商品—货币的交换过程中，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交换关系——社会关系也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中货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把货币与金银混同起来了。其实，金银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并不是货币，但是金银的特殊的自然属性使其最适合充当货币的社会职能。作为纯自然的存在物，金银并非货币，而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金银才成为货币。因为金银的自然属性，使其在各种商品中最适宜承担货币这种职能，它易于保存、可以随意分割而又可以随意融为一体，材质均匀而能确保每一部分所包含的抽象的劳动量是等值的，等等。在无数的商品中，金银承担货币职能得到了社会公认，因此，金银作为货币完全是商品交换的结果。

同时，从货币商品自身来说，它的使用价值也二重化了：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比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材料等，满足人们使用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取得了一种由它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能够用它来交换别的使用价值。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其他一切商品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它们的交换实际就是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之间的关系。

由于货币的出现，商品占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由原来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的虚幻关系蜕变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虚幻关系。“商品占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所以能够作为货币占有者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① 也就是说，商品“蜕皮”成货币，造成了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对立，也造成了社会关系以新的形式对立起来。

从货币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说，原有的物物交换的关系转化为商品—货币买卖关系。买卖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0.

的进化形式，并取代了传统的交换关系而有力地推动了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对此，马克思总结说：“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① 货币以颠倒的形式表现生产关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原有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以满足需要，然而，商品生产颠倒了原有的生产目的，而是以价值的实现为直接目标，这就直接关系到商品的价格了。

在生产和流通中，商品所有者关心的是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② 价格分析与价值量的决定都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完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表现为货币关系，生产关系就被掩盖在货币这种物的背后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领域中，货币的社会作用自然也受到明显的控制，统治阶级把货币关系、商品关系视为破坏者而加以遏制，因此，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也以扭曲的方式延续下去。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关系才普遍物化为货币，货币才能代表普遍的社会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依赖商品而生存，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商品交换活动中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商品的生产以流通为前提，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二者互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也就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社会关系也就日益货币化。商品生产和流通都离不开货币，都以货币为目标，也以货币作为生产和交换的内在驱动力，货币以颠倒的方式推动社会关系的演化。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36.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3.

第三节　货币凭借什么魔力跃升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

在商品世界中，货币是价值的化身和代表，也是判决其他商品能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审判官”，具有“通神”的超能力。这种“通神”能力集中表现为货币所具备的五种基本职能，并由此而使货币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正如人们膜拜自己在精神领域中的创造物——上帝一样，人们也膜拜自己在物质生活领域中的创造物——货币，即货币拜物教。

一、全部商品要在货币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

货币的第一职能是价值尺度。“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① 这是金作为货币所担当的首要的、最根本的职能。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是商品彼此通约的基础。由此，不同的商品可以共同拥有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个独特的商品也就转化为价值尺度或者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但是，货币不能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导致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商品交换直接地属于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如果货币直接等同于劳动时间，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私人劳动就直接等同于社会劳动了，从而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商品、否定了货币这个前提。在私有制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货币自身并没有价格，正如尺没有办法度量自己的长度一样。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商品的价格，即其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可感知的物体形式不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因此，马克思说：“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4.

的或观念的货币。”①

由于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如果是不同的商品充当价值尺度，比如金和银充当货币，同一商品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价格，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如果金和银保持不变的比例关系，这两种价格就会相安无事地并存着。如果金和银的价值关系发生改变，就会扰乱原有的金价格和银价格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金和银都充当法定货币，把二者的比例关系人为地、强制地固定下来，即把二者视为同一种材料，那么，在生产的实际中，金和银的价值会发生变动，造成法定的金银比价与实际的比价发生冲突，导致金银两种货币中有一种价值被高估，另一种被低估。估价低的一方往往会退出流通，或者被输出。也就是说，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品被确定为法定货币的地方，实际上往往只有一种商品保持货币的地位。

需要区别的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执行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尺度，从而把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的重量。作为规定的金属量，是价格标准。计量金的数量，即用一个金量来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也就是要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基本关系是：同一个金量越是能够不变地充当计量单位，那么，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之所以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因而其价值也是可变的。

但是，无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丝毫不会改变。12 盎司金总是 12 盎司金，12 盎司金总是等于 12 个 1 盎司金的总和，彼此之间的比例关系毫无改变。1 盎司金的重量也总是 1 盎司金的重量，也是丝毫不变的。金本身的价值变动与金充当价格标准的职能没有任何关系。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影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金的价值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与金的价值比例关系，所有商品在面对金的价值的变化时，每个商品的金价格可能同时变高或者同时变低，但是，彼此之间的相对的价值关系不会改变。

关于价格形式问题，马克思全面地总结了人类社会的货币发展史，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6.

认为“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①。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为金量，就要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比如，1 盎司金就应该称之为 3 镑 17 先令 10 $\frac{1}{2}$ 便士。这就是说，商品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了计算货币。很自然地，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同样地，价格也只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在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②

价格与价值量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③ 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

“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④ 同时，“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0.

② 同①121.

③ 同①122.

④ 同①123.

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①。

一定量的等价物，例如，一盎司金能直接与铁交换，但是，决不能反过来说，铁也能直接与金交换。金作为等价物已经固定下来了。商品金要在实际上起到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转化为实在的金。如果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就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占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价格形式包含着为商品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让渡的必要性，即实现交换的可能性。同时，金之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马克思说，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二、流通手段的职能及其演化

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商品就能够以此为标准进行等价交换了，即货币具有流通手段职能的基本职能。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所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交换双方的产品是用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旦到达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了。这里需要考察的是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其他形式的物质变换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这种物质变换形式理解得很差，原因是，人们对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还因为每一个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个商品即一个普通商品和金交换实现的。通常人们只会直观地注意到商品和金的交换这个物质因素，却看不到隐藏在这种物的变换之下的随之而发生的形式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金作为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3.

币，其他的商品只有通过它们的价格，才能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形态。

商品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了交换过程，结果，这个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并把这一内部矛盾外化为一种外部矛盾，即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与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相互对立。与此同时，货币本身也是商品，结果，这双方又都是作为商品而相互对立着，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具体来看，商品和货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四个极并立在一起，需要理顺这种复杂的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的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①

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些对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也是实际的运动过程。一个完整的运动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W－G－W）：“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占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② 其中包含着商品流通的方法、过程和目标，从而与其他物质变换形式区别开来。

商品流通内在地包含着货币流通。商品流通推动货币运动起来，使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从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形成了货币流通。货币实现了商品价格，就是商品从卖者手里转移到买者手里，货币从买者手里转移到卖者手里，以便于同另一个商品的卖者进行交换，就是说，单方面的货币运动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

表面上独立的货币运动，其根据在于商品流通，它是商品流通的货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5.

② 同①126.

币表现。货币具有流通手段职能的根源在于货币是从商品中独立出来的价值，货币流通本质上只是商品本身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货币流通也不可能脱离商品流通而独自运动。因此，需要考察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数量关系。

货币数量应当满足商品流通的要求，即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这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这是货币承担流通手段的内在要求。从商品流通上说，每个商品在流通中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了流通而进入使用的领域了，与此同时，就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货币流通恰恰相反，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管商品如何运动，总是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流通领域中流动。

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① 这样就得出了一个货币流通量的公式：

$$\frac{\text{商品价格总额}}{\text{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text{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这个公式表明，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成反比，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商品由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再由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的速度就越快。这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阶段的转化就越快，买和卖就越是流水般的统一，相对而言，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少。反之，如果流通速度缓慢的话，这两个过程就呈现出分离的状态，形式变换停滞，物质变换也就停滞了，要保持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了。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时候，就并不必须是货币本身来发挥职能，可以在实体和名义分离的情况下正常维持商品流通。由于流通的这种属性，衍生了铸币、纸币等形式的货币。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9.

铸币是由货币材料铸造而成，包含着价值，但又不是货币本身，其名义价值与货币价值相等，铸币通常由国家负责。当金银作为铸币的时候，属于国家范围之内的事，就不能越出自己的国家领域。但是，在世界市场上，则要去掉铸币中的国家界限，还原为完全意义上的金银而发挥流通职能。国内流通与世界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铸币的不同，但是，铸币所代表的货币与金银保持一致，金银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上发挥流通的职能，进而能够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从历史上看，初期的铸币与货币保持一致，然而，随着流通的扩展，铸币与货币出现的差异性不断扩大，二者的分离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并没有因为这种分离而影响流通职能，相反，却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金的名称逐渐脱离金的实体，金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相互分离。同名的金币拥有不同的价值，因为金币的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也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也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了。“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① 由此就出现了纸币。

纸币是国家依靠强制力推行而流通的货币符号，纸币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因而应与金属货币保持一定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一种新产生的货币，就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因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货币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因而也是不同的货币形式。与铸币不同，纸币完全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其本身不包含价值，而且，纸币只有代表金量的时候，才是价值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是：商品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

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作为商品价格只是以转瞬即逝的方式与商品保持一致，作为职能的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因此，可以使用符号来执行这种职能，也就可以用符号来代替。当然，这种符号必须得到社会的公认。纸币则不仅需要得到公认，还需要依靠强制手段才能流通起来。强制则只能局限于某个国家范围之内，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能执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8.

行其流通手段的职能，由此，纸币才能成为与金属实体相脱离的、纯粹职能性的存在。

三、货币的其他三大职能

货币除了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大基本职能外，也具有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三大职能。

第三大职能是货币贮藏。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把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保持，也可以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独特的求金欲——货币欲就产生了。货币在市场上随时可用，随时变换自己的存在形式，随时交换任何形式的商品。货币成为财富的代表，也等同于财富本身，货币的权力急剧扩张起来了。货币可以成为任何私人的私产，但货币又是社会的产物。随着货币权力的扩大，私人权力也随之扩大，社会权力也演化为私人权力。货币这种私人权力是古代社会关系的破坏者，却是现代社会关系的构建者。

货币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商品交换中，也逐渐渗透到社会意识领域中来了。“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① 货币显现出的巨大魔力，无人能够抗拒，货币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代表，可以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这是货币的质，是一种无限性。可是，现实中的货币数量总是有限度的，其购买力也是有限的，这是货币的有限性。要解决货币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就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积累货币，在扩大的矛盾中解决矛盾。为了获得更多的金偶像，货币贮藏者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信奉禁欲主义，并确立了独特的经济学：“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5.

政治经济学。”①

货币第四大职能——支付手段。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并不保持同步，商品交换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情况越来越多，作为两极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买卖的两极上，通常会出现货币的支付滞后的现象，买卖双方使用支付手段实现交易。

货币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根源在于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一方面，交易中，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货币执行了价值尺度的职能，按照契约所约定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明确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量。另一方面，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支付手段中，支付的货币存在于买者的承诺中，依靠这种承诺使商品得以转手，实现交易。

流通手段在交换的第一阶段发生中断时，或者说，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那么，流通手段就转化为贮藏货币。可是，商品退出流通之后，支付手段才进入流通，这里，货币并不是流通的中介，而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独立地结束了这个交换过程。

不同的商品交换往往具有不同的目的，从而把货币的职能区别开来。一般的卖者出售商品，是为了获得货币而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出售商品获得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那些通过契约而实现交易的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能够支付，因为，如果他不支付的话，他自己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而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些交换的共同目的在于：流通过程产生了一种社会必要性，就是把获得商品的价值形态——货币作为卖的目的。在支付手段中，就出现了两个形态变化的倒置，就是买者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前，先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先买后卖，获得货币。此时，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不是靠卖者自己直接出售商品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他只能靠私法的索债权，从契约者那里实现商品的价格。这些商品在它转化为货币之前，先离开流通领域转化为使用价值了。

商品价格与商品流通的分离是支付手段的典型特征，这种交换直接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7.

依靠契约，因此，信用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此而产生了信用货币。卖者出售商品并没有获得货币，而得到了债券，这种债券可以作为债权进行转移，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债权的流通。反过来，随着信用事业不断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存在形式，这些形式以其特有的优势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被挤到那些小额贸易领域中去了。

在当时的欧洲，商品生产达到较高的水平和规模，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也就超越了传统的商品流通的领域，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中去了，货币直接变成了契约中的商品。原来实物缴纳的地租、赋税等转变为货币支付，进一步扩大了货币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像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① 比较欧洲和亚洲的地租形式（实物还是货币），可以看出，货币职能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关系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第五职能——世界货币。货币只有打破任何形式的地域界限，才完全地实现了自身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作为商品执行职能，其自然形式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从而把抽象人类劳动统一起来，那么，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才相吻合了。“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② 世界货币把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联系起来，突破了地方的狭隘性，形成了世界市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主要以世界货币为纽带，并通过世界货币表现出来。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货币具备这五大职能，那么，货币不仅决定了每个资本家的命运，也直接决定了每个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更进一步，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也都装在自己的钱袋里。没有货币，就没有力量，甚至不能活下去，货币的力量可以穿透人世间的一切障碍和界限，击败任何一种反抗，让所有的人都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5.

② 同①167-168.

第四节　货币拜物教——“当人把心放进钱袋里的时候”

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初级形式，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则是进化的、高级的形式。

一、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进化形式

充当货币的金银既是一般等价物，本身也是商品。因为金银同样也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也具有有用的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金银作为商品，它独立地承担了其他商品所无法承担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即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因此货币具有直接换取其他任何商品的权力。货币的这种权力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日益扩大，逐渐地，人们把它看成是能够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它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马克思以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货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进化形态。随着社会商品化无限扩展，一切都可以用货币来计算和购买，实现交换，满足需求，货币由交换的媒介摇身一变，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货币本身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现代社会，用货币可以购买一切贴上价格标签的任何东西。货币的出现，进一步用物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原来，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决定于商品能否顺利实现交换，现在则取决于能否换成货币；原来，商品支配人，现在则是货币支配人。“钱能通神”，似乎货币天然具有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在它面前，任何力量都得甘拜下风。

因为，从商品交换中而分化出来的货币，具有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就是一切商品都以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商品的价值就在货币的数量上表现出来，即商品价格。商品在金银上表现价值可以用观念上的金银来表现，价值存在于物本身中，与金发生的是一种在头脑中的关系、观念上的相等关系，观念上的交换价值与实际上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就显现出来了。

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可以随时转变为任何形式的商品以满足需要，贮藏手段则与私人的社会权力联系在一起，支付手段则实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货币的职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当世界货币把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联系起来的时候，也把特定地域中的个人变成了世界公民。货币具有的五大职能也在不断衍生新的、多种形式的职能，并向商品交换以外的领域渗透，力图把一切东西都商品化。

金银作为一定的价值量来计量不同的价值量就是价格标准，价格标准是价值标准的派生形式。价值尺度用于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价格尺度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价值尺度是一种社会职能，价格尺度是技术职能。价格与价值是不相等的，而且还必然发生各种背离的情况。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也可能不表现价值，有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商品，但也能够贴上价格标签实现交换。由此，货币遍布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霸权。

“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①，人的一切就被埋没在货币堆里而迷失了自我，对货币只能采取顶礼膜拜的方式以求得更多的满足和更大的私人权力。货币主义幻觉的社会根源在于，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本身没有什么神秘。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纸币成为经常性的存在，“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②。因此，人们追求纸币，不是追求纸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追求纸币作为符号所代表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从商品生产、交换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货币拜物教的实质：“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2.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70.

了，耀眼了。”①

二、货币与资本的错乱

在资本主义时代，货币在商品领域得到了上帝般的地位，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领域等方面，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特别是，由于人们把货币与资本混淆起来，资本增殖的魔力被强加到货币本身上来，这种错乱赋予货币更加令人眩晕的、神秘的光环，导致人们纷纷拜倒在它的脚下。

这就要把资本与货币区别开来，明确彼此之间的界限，才能还原货币本来面目。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在运动形式上有区别，即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的形式是商品－货币－商品（W－G－W），为买而卖；资本的运动形式是货币-商品-货币（G－W－G），为卖而买。商品流通 W－G－W 经过两个阶段，目的是得到不同的商品，货币是转瞬即逝的形式；G－W－G 经过两个阶段，最后的总的结果是 G－G，货币是运动的目的。

这两种循环的共同点是：都分成两个对立的阶段，卖和买，W－G 和 G－W，都是商品和货币的两极对立。都是有三个契约当事人共同完成一个循环。一个买，一个卖，一个既买又卖。不同的是，起点不同，终点不同，过程（次序）相反。

在商品流通 W－G－W 中，同一货币变换两次位置，获得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无限重复交易，但是与货币回流无关。两极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而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这种循环的决定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以达到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目标。货币是中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了。

在 G－W－G 中，同一商品变换两次位置，得到的是货币回流，也只有货币回流才是完成了任务，否则就是失败。两极是货币，循环的动机和决定性的目的只能是交换价值本身。从需要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即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因为，追求货币数量的增加，是一种无止境的运动，是一种永远没有极限的目标。商品和货币都是价值本身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商品是价值的特殊的、化了装的存在方式，货币则是价值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3.

一般的存在方式。在商品—货币形态变化中，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川流不息。过程的主体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价值是一种积极的、自动的主体，不断地变换着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魔法般地改变自己的数量，把增加的量——剩余价值与原有的量分离出来，自行增殖。

G—W—G 这个过程的内容不在于两极有质的区别（都是货币），而是因为两极有量的区别。最后的货币多于起点的、投入的货币，因此，这个完整的达到目的的形式是 $G-W-G'$，其中 $G'=G+\Delta G$，即比当初预付货币额增加了，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原预付的价值保存下来，而且又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作为 G—W—G 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担当者，货币占有者就成了资本家，W—G—W 这一过程的担当者，则只是一个消费者。资本家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他推动这种流通的主观目的就是价值增殖，同时，也只有当他把追求越来越多的抽象财富确立为流通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资本家的直接目的绝不是追求使用价值。更进一步，资本家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特性是拥有绝对的致富欲，是绝对的价值追逐狂。二者的区别是，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主要是通过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运用消极的方式，以谋求无休止的价值增殖。资本家则更加精明，他们采用的是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价值增殖。在资本家看来，需要提供什么商品推动货币运动以实现增殖是无所谓的事情，“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①。

在 G—W—G 过程中，由于商品的价值是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与货币是价值实体的两种形式，此时的价值运动不是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而是它与自身发生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0.

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①。价值不停地流动而处于运动的过程中，流动着的货币因此而成了资本。资本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又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永不停息地开始同样的循环。这个过程也表明，资本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又不能离开流通而产生，只能是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就是资本的内在矛盾。

因为，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等价物的交换，等价交换不可能增大原有的价值。“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么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②

有的人认为价值增殖的原因是放弃了等价交换，是贱买贵卖而带来的黄金果。问题是，如果卖者有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卖出商品，获得更多的货币，但是，他作为买者，则又要按照同样比例的、更高的价格购买，失去那个多卖出的货币。结果是全部商品都按照高于商品价值一定比例的价格卖出去，这种名义上的加价，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是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没有变化，这样的循环没有增殖。反过来说，如果买者有特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商品，同样，买者也必须成为卖者。而且，买者只有先成为卖者才能成为买者。结果与前一种情况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剩余价值不能用在购买商品时，高于或低于价值来说明其来源。同样地，如果说生产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而获得剩余价值，其本质也是把卖者视为享有贵卖的特权，并没有解决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观点隐含的前提：“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③ 这个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如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1.

② 同①186.

③ 同①189.

果通过提高价格来实现增殖，也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都是贱买贵卖，那么，所有的超过实际价值的部分也都抵消了，还是不能增殖。还有的人认为价值增殖的原因是欺骗，可是，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总之，如果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就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无论怎样，流通或商品交换都无法创造价值。

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的第一推动力，资本也往往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的计算与数量也都是货币形式，因此人们经常混淆资本与货币的关系。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能力被误认为货币自身具有自我增殖的能力，因此，在经验的层次上刺激并强化了货币拜物教的意识。

第四章　劳动力买卖——“通向地狱的道路”

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无论变怎样的戏法，都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中赚钱，因此，要找到赚钱的原因，就只有把目光转向到商品生产领域中去了。“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① 这个秘密就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而被买卖的过程中。

第一节　劳动的共性与个性

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是非历史的一般劳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特殊劳动。资本家控制下的劳动，显然具有不同于其他一切劳动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属于特殊劳动的范畴。一般劳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劳动（雇佣劳动）的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是正确理解雇佣劳动的精髓。

一、一般劳动——建筑师的“惭愧”与“高明”

马克思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从最抽象的层次来考察人类的劳动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4.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① 人在作用于外在自然并且改变了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的自然。这种劳动过程没有任何社会形式，属于一种无历史的劳动形式，适用于一切社会。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劳动这种感性活动形式，也包括太古时期在内的任何社会时期的活动，这种劳动不是政治经济学要考察的对象。

基于这种抽象的劳动概念，能够把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性活动区别开来：“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②

这种抽象的一般劳动，具有人的属性，体现了人类劳动过程中各个要素的特殊性。就是说，人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从事有目的劳动活动，这种劳动需要特殊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作为人所特有的物质性活动，包含着意识的支配，与动物的无意识有本质的不同，把人与动物从内在的精神、意识方面区别开来。人的精神与动物的本能之间的区别必然表现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离开这个外在的、物化的过程，就无法把人的精神与动物本能区别开来了。

劳动对象是一般劳动的又一个重要的要素。人类劳动的原料是劳动对象，即一切原料必然是劳动对象，但劳动对象不一定是原料，因为那些不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天然存在物是劳动对象，但并不是原料，劳动对象是未经人类劳动过滤的天然的存在物。劳动对象在劳动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变化，才可能是原料。马克思认为，采掘业中，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还有农业中未开垦的处女地等，所有的劳动对象都是天然存在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产业部门所处理的都不再是劳动对象，而是已经包含人类劳动的劳动对象，都属于劳动产品，或者作为原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了。

劳动资料决定了人类一般劳动所能达到的高度。劳动资料是在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劳动者把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所使用的物或者物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7-208.

② 同①208.

的综合体，集中表现为劳动工具。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的结果，也是推动人类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 也就是说，劳动资料包含双重意义：

一是在抽象意义上，劳动资料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征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力，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因此，马克思说："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正是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准备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作用。"② 这种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撇开了一切社会形态而具有抽象的人类学的意义。

二是从具体的社会意义上说，劳动资料标志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质与状况。劳动资料具有生成不同社会阶级的重大作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 可见，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改变和创造不同的社会关系，核心是形成不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直接根源，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劳动资料的变革和创新，在最深的层次上生成阶级，生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大工业的确立，就是资本彻底战胜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标志。资本采用蒸汽机代替人的劳动，采用更加高级的自动机进行生产，对于整个社会的性质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

当然，原料、劳动资料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可能发生转换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0.

② 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2.

③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判断某个使用价值是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唯一的标准是其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的职能，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同一使用价值，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是原料、劳动资料，也可能是产品，即随着其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的改变，其规定性也就发生改变。例如，棉花这种使用价值，既可能作为产品而进入消费，也可能作为原料而被加工成新的产品，还可能作为劳动资料而参与其他劳动过程。

因为消费可以区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使得原料、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区别呈现出复杂性来。生产消费就是人们的劳动也要消费物质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而改变其存在形式，因此，这是一个消费过程。劳动资料，比如机器等只有被并入劳动过程中服务生产才有用处，否则就只是一种可能的劳动资料而没有实际的作用，而且，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机器也会逐渐丧失自身的功能。因此，活劳动必须及时抓住这些东西，把它们投入生产过程中，使它们由死复生，把它们从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简单地说，是劳动力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本身，即个人需要的满足；生产消费的结果与个人消费不同，得到的是新的产品。

总之，任何形式的劳动，都是人以劳动资料为中介，对劳动对象施加一定的作用，使之发生符合人们预想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变化，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创造某种具体的产品。该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是劳动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即劳动对象被加工了，劳动活动对象化在物的身上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表现为生产劳动。这种劳动过程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一边是人和人的劳动，另一边是自然界及其物质，看不出在什么条件下生产，看不出产品是谁生产的，也看不出为谁生产的。因此，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劳动概念，适用于一切社会，其主要功能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为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提供基本的理论基础，但，决不能用这种劳动代替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劳动。

二、特殊劳动——属于资本家的劳动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劳动形式，也正是不同的劳动形式把各个不同时代区分开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是资本家控制下的劳动，与奴隶主控制下的劳动、封建主控制下的劳动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

资本家控制下的劳动过程显示出两个特殊的现象：一是工人要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资本家迫使工人要节约原料，合理使用工具，正常进行劳动，工人的劳动完全属于资本家。二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工人的所有物。也就是说，全部劳动过程就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物都属于资本家所有，那么，产品也天经地义归资本家所有。

资本家投入资本，他所关心的就是以下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不是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而是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资本家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已经花费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中包含的价值要大于已经支付的货币。只有实现了增殖，他的活动才有意义。资本家控制的生产，其使用价值仅仅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因此，生产的主观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价值，那么，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贯穿了全部劳动过程。即资本家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生产过程则表现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资本家控制的劳动的特殊性。

问题的核心是要生产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又便宜又好的商品，从而可以实现买卖。同时，还需要创造出比预付资本更多的价值——剩余价值。要实现这个目的，资本家采取了多种手段：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强工作强度，提高效率，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研究消费需要，开拓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交易，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各种手段中，资本家越来越重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在竞争中的优势。

黑格尔把科学置于“精神世界的王冠”① 的崇高地位，忽视了科学在世俗的物质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则认为，未来的生产就是科学的应用。资本家却并不这样看待科学技术，他们关心的是科学技术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润，实现更多的利润是唯一标准。资本把科技踩到了自己的

①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

脚下，把它变成追求利润、实现致富欲的“助力鞋”。在资本的眼中，无论是被赋予耀眼光环的科学技术，还是推动生产的工人或者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都仅仅是实现利润的工具而已，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此，劳动与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资本生产的基础才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特质，而传统的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简单的个人需求，因此其基础是保守的、封闭的。

科学是伟大的进步力量，而只有资本才利用科学创造财富、创造价值。马克思以赞同的口吻说：“拜比吉说，‘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① 作为一种工具，科学技术也反过来彻底改变了资本的存在方式。资本无限地扩张了其生存能力，特别是在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斗争中，赢得了绝对的优势，并最终成为唯一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成为“普照的光”而主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先于现代资本存在，并非天然就从属于资本，但是，资本却天然需要支配科学。因为，“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②。如果采用科学技术，在资本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就能够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得到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一种无成本的扩张，且可以更新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是科学以零成本的方式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从人类历史上看，只有资本才第一次有意识地、自觉地、广泛地采用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又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征服自然、创造财富提供更多、更好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获得的历史使命是生产财富、达到致富目标。当然，不能忽略的是，资本还依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更加有效地组织生产，发挥人的潜力，并准确把握和创造人们的需求，开拓市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2-59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99.

场，使产品和服务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实现自身的扩张。只有资本超越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全面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并反过来最大限度地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生产力。

当然，资本依靠科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但也不是无限的，而是内部充满了矛盾的发展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资本利用科学技术的内在驱动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因为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是否采用新科学、新技术，取决于采用新科学、新技术而带来的利润与淘汰陈旧的技术设施而遭受损失之间的比较关系。如果利用新的科技无法实现增殖，资本就不再利用科学了，这就达到一个极限：整个社会仅仅需要极少量的劳动时间就能够满足人们的普遍需求，人的劳动普遍地被机器所取代。此时，利用科学技术就无法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在科学与资本之间出现断裂，资本无力支配科学技术，科学就会摆脱资本的支配而与其他生产方式相结合，同时，资本也就丧失了历史存在的依据而消亡了。

资本并不创造科学技术，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润而需要利用和占有科学技术，即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有利而支配科学。在大工业时代，资本表现出成熟的意识，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传统的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这样，科学技术就在与劳动的分离中服务于资本，结果是，这种分离造就了一些单独从事科学研究并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人。这些人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职业，本质上属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科技研发人员，这些人专职从事于研发，为资本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同时，国家、社会也按照自己的逻辑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资本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科学技术就拥有了专业的人才而形成明晰的、相对独立的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其本身并不属于资本的范畴，而资本则发现科学技术有利于实现利润而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呈现在资本的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中，科学技术就成为资本体系的重要因素。

资本家控制下的特殊劳动，如果从所谓纯粹抽象的角度说，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等因素构成的，这就完全混淆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资本家所控制的劳动，无论是目标、手段、结果等，都包含着一般劳动的性质，但又赋予了丰富的、全新的社会性质，从而把

自己与不同社会的生产区别开来。前面集中阐述的科学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充分说明，资本的生产把科学技术纳入了自身的体系，而传统的封建生产则拒绝了科学的应用，因此，从纯粹的科学的角度看，二者也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从社会生产关系上看，“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①。在奴隶社会，奴隶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在雇佣劳动中，工人被资本家视为与生产资料相同的工具，但他们在法律形式上是与资本家平等的社会主体，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在一般劳动中，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也不是雇佣工人，仅仅是非历史性的劳动者而已，无法说明任何具体的社会性质。这也表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也有本质的不同，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产权力至关重要；在资本主义时代，地产权力服从于货币权力，货币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力。

三、劳动力市场——天赋人权的伊甸园

所谓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是人所特有的能力，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然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却专属于资本主义时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形式的劳动者（如奴隶、农奴、农民等，都属于相应的、特定时代的最主要的劳动力）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工人（资本主义时代最主要的劳动力）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彼此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

劳动力从属于资本家，但资本家作为货币占有者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他们“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②。然而，劳动力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被那些货币占有者所获得，即货币占有者并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1-172.

② 同①194-195.

不能随意地成为资本家。资本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才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并被资本家所控制。

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特定的历史前提和社会条件，其根本前提是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在传统的农耕时代，生产力主要局限于农业领域，而且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形成了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等都浑然一体，无法区分开来。社会分工、经济分工也比较简单，效率低下，拥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仅仅是极少数。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等不动产，生产基础十分保守而落后，劳动力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工商业滞后，而且还遭遇传统经济力量的压制，无法与整体的劳动力结合起来。此时，工商业者、货币所有者、自由劳动者等人数少，而且其手中拥有的生产能力在与传统的经济力量的比较中居于弱势地位。劳动力不具备成为商品的根本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家的前身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资本家阶级，并最终突破传统社会的禁锢，推进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欧洲，曾经同时出现过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和大货币所有者这两个基本条件，但并没有因此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即使具备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基本条件，劳动力也无法成为商品。相反，这两个因素只能在传统的社会中逐步被消化掉，社会退回到原有的路径。

以一定的生产力高度为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进行交易，一个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购买者，二者在法律上完全拥有平等的地位。劳动力买卖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买卖，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力所有者只是把劳动力出卖一定的时间，而不是出卖全部的劳动力。购买者也仅仅购买劳动者一定时间的劳动力，即劳动力的买卖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如果劳动力一下子被全部卖掉，劳动力占有者就会由自由民变成奴隶，就不属于商品交换了。因此，“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①。他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必须保持对它的所有权。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5.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把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商品中，但无权出卖商品，而只能出卖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获得货币来购买自己的消费品，以维持自己的生命。任何人都只能靠现实的商品维持自己的生命，都不可能靠想象中的、未来的产品过活。

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的人，就是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自由工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①自由工人是一个经济范畴，表征着经济关系的本质。这种经济关系不是自然界的创造，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而是一系列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变革的产物，也是决定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新兴力量。

在自由工人的手中，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资本，工人只有出卖而且反复地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才能获得工资，工资构成了工人的收入以维持生命的延续；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进入了生产过程，它就开始执行资本的职能，以实现资本家的目标。同一个劳动力，在工人的手中是按照价值出售的商品，资本家作为购买者，就是劳动力的使用者，就是用它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量。工人在他把自己交给资本家从事劳动，实现了其劳动产品的价值之后，才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货币。资本家则是在先得到了这份价值之后才支付给工人。可见，资本家不是先支付工人工资来购买劳动力商品，而是已经获得了劳动力价值之后才支付给工人，因此，这里的货币并没有执行双重职能，只是执行了单一的职能。劳动力则在这里执行了双重职能：第一种职能是工人依照契约把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但工人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工资，而只是得到了观念中的工资。工资起到了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契约中的工资也不在资本家的手中。第二种职能是资本家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把那个应支付给工人的等价物支付给工人之前，劳动力已经以商品形式把这个等价物提供出来了。因此，资本家用来支付工人报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7.

自己创造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①

劳动力的买卖，使得劳动力永远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也就表现为商品的创造者，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就由劳动力自己创造的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工人不断地创造出资本家用来支付的资本基金。劳动力的不断出卖成为维持工人生活的源泉，劳动力也就表现为取得收入的能力。对工人创造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一个等价物。

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商品买卖一样，在平等主体之间自由地、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所谓的自由、平等、所有权，不外乎把人贬低为商品。因此，马克思讽刺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② 推动双方交易行为的唯一力量就是利己心，就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③

第二节　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赚钱的秘密”

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是等价交换，因此，不存在剥削，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观点。马克思拨开迷雾，揭示出资本家购买的并非劳动，而是劳动力。科学地阐明劳动与劳动力的一字之差的真实含义，资本家赚钱的秘密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22-42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4.

③ 同②205.

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决定

关于工资问题，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观念是：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释。李嘉图关于工资的解释，简单明了地表明这一流行观点的内在本质，其理论前提是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式，需要用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劳动商品的计价就只能是这样来解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 12 个劳动小时决定的。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这就是同义语的反复，进而揭露了古典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内在矛盾。任何商品的出售，首先要有商品的独立存在，那么，“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果工人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①。劳动不可能以独立的方式存在，它只有对象化在产品之中，才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此，一旦劳动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那么，出售的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马克思准确地指出造成这种混乱和错误的根源：“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② 在概念的运用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简单地借用日常生活中“劳动的价格”范畴，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然后又从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它的变化，离开劳动价值论来回答“劳动的价格”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

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劳动的价值，实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内，具有客观性。正如机器与机器的运转的关系一样，机器以客观的物的形态存在，但是，机器不同于机器的运转。

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有与其他商品相同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独特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14.

② 同①616.

性。所有购买商品的共性是购买某种使用价值，购买使用价值需要花费价值。因为使用价值中包含着价值，在等量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转移。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直接满足人们的某种消费需求，与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也拥有自己独特的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其使用价值就是把它并入到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活动，把工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对象化在产品之中形成新价值，即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形成了价值，其他一般商品的使用仅仅是某种特殊消费需要的满足。

劳动力商品，其价值决定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一方面，从生产的角度说，一般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则要归结为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即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在于，它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必然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的活动，这些消耗必须依靠生活资料才能重新得到补偿，才能延续劳动者的身体，从而维护劳动力的存在，这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的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也存在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①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说，劳动力会死亡，会因丧失劳动能力而退出劳动市场等，这就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因此，劳动力再生产也是决定生产能否持续的性命攸关的大问题。生产劳动力不仅包括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同样也包括工人子女的再生产，那么，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这样，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9.

工人才能作为工人无限地延续下去。工人及其子女的教育训练等费用，也包含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的总和中。

劳动力价值是由工人通常必要的、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种价值决定是在经济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任意计算或者武断界定的。生活资料的形式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可是，在一定社会、一定时代，满足劳动力需要的数量是一定的，可以视为一个恒量，但这个生活资料的量的价值则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降低了生活资料的价值，就能够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研究劳动力价值，还需要考虑其他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项费用占据劳动力价值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其次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造成的影响，比如使用的是男劳动力还是女劳动力，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劳动力，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最后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问题，即劳动者每天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没有这个最低保障，劳动者不能正常地更新他的生命过程，从而导致劳动力的丧失。

劳动力价值决定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为生活资料的价值，但资本家没有发放生活资料，也不直接承担教育培训等责任，而是发放工资，工资成了工人赖以生活的唯一收入。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工资的好处在于：采用工资形式，可以消除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工人的每一天、每一秒的劳动都获得了等价的价值——工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19.

二、劳动力买卖——“良好的意图”铺就“通向地狱的道路”

资本家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而获得价值的增殖，他却要为自己发财致富辩护说，自己预付货币就是为了生出更多的货币，甚至说出售的商品也不是自己生产的。问题是，没有其他资本家生产的商品，他也不可能买得到商品，更不可能发财。资本家不会有意识地迫害工人，但都希望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劳动。至于说资本增殖是节约的结果，那么前提则是要先有节约的货币存在，这个节约的货币价值来源于哪里呢？也只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劳动力的买卖。

正所谓“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①，无论资本家的主观意志是怎样的善良，最终只有依靠劳动力的买卖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劳动力的买卖，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却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实施了无情的掠夺。由于买卖双方属于对抗性的利益关系，必然导致这种交易无法持续，以工人身体为存在依据的劳动力的买卖也就成为历史了。

马克思精确地指出劳动力买卖中的不平等：“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② 也就是说，由于人体的特殊性，维持劳动力一天所消耗的价值等于半个工作日所创造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却要劳动一整天，那么，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等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两倍。这对劳动力的买者——资本家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于卖者——工人绝不是公平。

简单地说，马克思把劳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率先达到自身的价值量，这就是价值形成过程。如果此时停止劳动，那么，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就等于劳动力价值，资本家没有获得任何的增殖。如果超过这个点而继续劳动，这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3.

② 同①225.

就属于价值增殖过程，也就实现了价值增殖。价值增殖不外乎是超过价值形成过程的一定点而继续进行的价值形成过程。

如果没有价值增殖，资本的运行就是投入等于产出，对资本家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生产属于简单再生产，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积累，社会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了。因此，价值增殖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关键不在于增殖，而在于增殖部分流向哪里，起到怎样的社会作用等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并不是一个无限的量。这个量不仅受到生产力的水平、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的生理素质的影响。“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变来计算的。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① 也就是说，人体的劳动消耗，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自动恢复、自动平衡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而持续消耗就会导致人体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再多的工资也无法弥补对身体的伤害了。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初期，劳动力商品起源于自由劳动力。自由劳动力“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②。自由工人出卖劳动力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非自愿。当时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劳动力，操纵和控制国家权力，利用国家强制力逼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得自由劳动力走上了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求得生活资料的道路，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瓦解着主要是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02.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2.

系——，因而导致**劳动市场**的形成（当然要同奴隶市场区别开）。”① 可见，最初的劳动力的买卖，并非建立在买卖双方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而是资本家及其控制下的国家实施暴力的结果。如今，在法律上，工人摆脱了先天的依附关系，也没有国家的强制性，此时出卖劳动力看似自由而平等，实际则是因为劳动力依然“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这与工人的主观意志无关，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它们走向完全的对立。雇佣劳动为整个社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雇佣工人“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②。工人劳动创造丰富的商品，结果是自己购买力不足；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级的劳动资料，结果反而是个人的生产力日益下降，却发展了资本的生产力，壮大了资本的力量；工人不断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却是日趋贫穷。两极对立式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劳动力买卖的基础之上。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时代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改变。一方面，那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再加上各类社会慈善类事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为工人提供了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和保障。因此，纯粹的生活上的绝对贫困现象逐渐减少，工人迫于生存压力而形成的对资本、对政府反抗的动机明显减弱。由于这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资本的认同感，有的还以发财致富、成为资本家为个人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为工人提供某些经济保障、政治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所以，工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在与资本的矛盾斗争中，可以呈现出某些强势的特性。

另一方面是由于股份制的发展，对劳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工人拥有一定量的股份，使得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主人”感，虽然是虚假的、无力的，但毕竟会产生虚幻的主人感。股份企业建立所有权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7.

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工人的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与生产资料关系的角度说，股份公司那些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人一样，属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范畴，因而与工人保持某种一致性；但是，他们又有义务执行资本家的职能，从事管理和经营活动，因而又与所有者站在同一个立场，是资本家职能的延伸，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另外，在企业竞争中，科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技人员属于工人范畴，但其地位较高，与普通工人有一定的差异性；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与高级管理人员一样，其管理实践也具有复杂的性质，管理者也具有与高级管理者类似的地位；自由劳动力拥有越来越高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综合素质，普通工人在整个资本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改变。

总之，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买卖的具体关系都在不断地发生重要变化。当然，无论资本主义怎样的改良，只要社会形态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就依然是资本增殖的基础，工资掩盖下的不平等就继续存在。

三、工资制度——能否实现“正常的劳动价格”

特殊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特殊的分配方式——工资制。资本家发明了两种基本的计算工资的方式——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其中，计时工资是基础，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进化形式。无论现代工资制度如何改变形式，都不外乎是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变种。

劳动力都是按一定的周期来出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月价值的转化形式就是日工资、周工资、月工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化而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是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实际工资代表着工人可以消费的使用价值的量。所谓劳动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就是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等于平均的劳动价格，每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劳动价格与工资的基本关系非常复杂：劳动价格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可能下降，也可能保持不变。劳动价格不变甚至下降，日工资、周工资也可能不变，甚至反而会增加。即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也就可能会出现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情况。“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

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① 如果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则会出现各种可能性，只能进行具体的考察。

按照计时工资的要求，如果剩余价值率是百分之一百的话（比如，必要劳动时间是 6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是 6 小时），工人只有工作足额的时间（12 小时），才能得到正常的工资。如果工人工作不足 12 小时，比如工作 8 小时，虽然也为资本家提供了两个小时的剩余劳动，但是工人得不到 6 小时的价值产品，很可能得到 4 小时的价值产品。这也说明，工人在就业不足时必然遭受比充分就业时更大的苦难。

如果资本家所确定的小时工资不以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为标准，即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那么，这个新的小时工资的计量方法就没有任何基础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联系就被抹杀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况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或降低到正常的水平以下，因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就可以实现这种结果。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产业部门中，会自然地形成一种习惯，把某个时间的工作日当作正常的工作日，超过了正常工作日的界限而提供的额外劳动时间，需要以小时为单位付以额外的报酬。有的额外报酬低得可怜，也有的把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定得很低，而把额外劳动时间的报酬定得很高，迫使工人想挣得足够的工资，就只有在额外时间做报酬较高的工作。只是后来法律规定了明确的工作日，才结束了这种情况。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25-626.

② 同①627.

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取决于所提供的劳动的量。那么，工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工资，就只有延长劳动时间。即劳动价格低会刺激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延长又会反过来降低劳动价格，从而降低日工资或周工资。劳动价格的决定公式（$\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延长工作日就必然会降低劳动价格。

当然，还需要考虑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的工资变化：“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这种出售价格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①

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进化形式。不同行业以及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甚至同一企业针对不同的人而分别采用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计算工资的形式，表明计算工资的形式丝毫不会改变工资的本质，而只是一种工资形式比另外一种工资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比较而言，计时工资的实质是工资依照工人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计件工资的实质是工资依据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计件工资的基础依然是计时工资，因为，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经过这种转换，工人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就由产品本身来控制了，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和一定的数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这种控制非常精确而且具有更大的迷惑性，计件工资也就成为资本家克扣工资和进行欺诈的重要手段了。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30.

从生产时间与效果的关系来说，计件工资为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即劳动的质量和劳动强度都可以用计件工资来控制。从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上看，计件工资既是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是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特别是后者，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能够滋生一类特殊的寄生制度——包工制，这些中间人赚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价格差额，这加重了对工人的盘剥，是一种血汗制度。

计件工资制还能带来一种更加有利于资本家统治的效果。资本家与各种工头（工头的本质是从事生产的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工头就要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并支付给工人工资。在这里，工头依据合同而采取各种手段剥削工人，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狡猾地把劳资矛盾转化为工人之间的矛盾。

从个体工人来说，计件工资会使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也会主动延长自己的工作日，以提高工资总额，从而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资本家也会利用工人的心态，反过来延长劳动时间，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可见，计件工资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涵量的最佳尺度。

通常情况下，计时工资依据职能支付工资，同种职能获得同样的工资。但是，计件工资则不然。在承担同种职能的不同的个体工人中，由于个体差异性，有的低于平均水平，有的等于平均水平，有的高于平均水平，无论工资的高低，决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关系。计件工资的优势在于："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① 计件工资可以转化为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一个支柱。

从整体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会互相抵消，整体工人的劳动依然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个别工人之间的工资的高低变化也会相互抵消，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会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39.

因为采用计件工资而发生改变。计件工资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可以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因此，计件工资是非常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

无论采用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存在工资的差异问题。这要考察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的比例）这两个主要因素。从某一国国内的工资来说，“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①。可见，工资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工资。

从各个不同国家的工资上看，决定工资的各个因素相差就更多了，但各国内部的工资必然会形成不断变化而又趋于稳定的一个平均数。“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②。由于生产率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那么，“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③。

第三节　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

迄今为止，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观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44.

② 同①645.

③ 同①645-646.

点：工人依靠工资而过活，工资来源于资本家，因此，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但是，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一、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是工人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

在资本家看来，先有资本，后有工人，资本决定工人，并为工人提供生活出路，还造成了一种假象，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工人与其他形态的物一样，仅仅具有物的价值和意义。工人在整个资本有机体中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资本家依靠手中的资本，赢得利润，以利润为生存源泉，继续扩大再生产，赢得不断扩大的利润。对于这个增加利润额的来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首先把利润与雇佣劳动完全分割开来，从而贬低了工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实际地位。进而形成两种基本解释，一是认为：资本具有一种神秘的自我增殖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归因于物本身。这种解释明显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把社会行为归结为与人无关的神秘的力量，因而，完全是愚弄社会，毫无意义。二是认为：低价买，高价卖，获得增殖。低价买进生产资料，高价卖出商品和服务，这个价格差就是利润的来源。然而，依据一切商品交换都是等价交换的基本原理，某个资本家这样做，意味着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做，都会提高价格，必然导致价格差消失。这种解释的实质是把资本的持续扩张归结为个别资本家的精明，其他资本家则是蠢材、无知之徒，即只有个别天才资本家决定了资本的兴衰存亡，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变迁。这种方式根本无法解释资本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完全违背客观历史规律的、极其荒谬的观点。

事实是，资本的总量总是呈现出一种不断增加的态势，个别资本根本无法造成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只能出自资本的整体。在资本的物的要素中，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等商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实现价值的转移，无法增殖自身。只有劳动力商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与工人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差别，这才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实现增殖的唯一原因。

马克思认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利润，给予资本以生命的源泉。一般商品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是在一种等价的形式下进行的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表面看来，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的过程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交

换，你情我愿，双方接受。实际的计算过程则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直接的目的在于获得工资，进而获得生存资料。因此，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正是以此为基础，即付给工人能够生存的工资，形成工资底线。由此衍生出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需求，如抚养家庭成员、教育等费用。但是，工人工资有一个上限，即工资额不能高到使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最低投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社会发展状态、传统等诸多要素的影响。无论怎样，工人的工资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在这个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中，只有一部分用于补偿工人工资，另外一部分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从资本运动过程而言，资本家的起始货币量是确定的，资本家的消费，高水平的消费乃至于奢侈消费的总量必然会超过起始货币量，至少会消耗起始货币量，而实际的结果则是起始货币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其中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运动增殖自身，增殖的根源在于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相反，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养活资本家。这就是说，工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他们才是社会的主人。把雇佣工人等同于工具，等同于物，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戴着有色眼镜而形成的偏见，或者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贬低工人，以掩盖事实的真相。

关于资本家的预付问题，“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预付，其期限是不同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 3 个月支付一次工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并且是按周、按月或按 3 个月的期限进行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月还是每 3 个月得到一次工资。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 3 个月向工人预支一次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①。现实情况是，劳动力商品的特性是，劳动力的使用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

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只有并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发挥创造价值的作用。人们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每周的周末”①。也就是说，工人把劳动力预付给资本家，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然后才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工资。

进一步说，工人在发挥了自己的劳动力形成价值的作用后，即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了报酬，这个先后的顺序是非常明确而且十分重要的。工人不仅生产了作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生产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可变资本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已经生产出来了，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工人才能被雇用。

可见，工资是工人自己预先创造出来的，但经由资本家之手支付给工人，这种形式的变化导致人们的错误认识。“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② 深入生产过程的内部就揭示出问题的实质：工人在实际上养活了资本家，而在形式上，资本家却以养活工人的“慈善者”的虚幻形象出现在社会中了。

二、在资本的运动中，原有资本“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静态的分析已经表明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对抗关系。从动态的、生产过程不断更新的角度看，不仅资本家的消费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也失去了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而且全部资本也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2.

② 同①655.

马克思以简单再生产为例：“如果1 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 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 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①

资本的运动，既可能是简单再生产，也可能是扩大再生产，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一定是扩大再生产。“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② 也就是说，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只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如果是以扩大的规模进行生产，那么，由剩余价值转化为增加的投资，必然增加剩余价值的总量，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把原有的资本替换下去，原有资本消失得更快了。

假设最初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全部是资本家本人挣得的财产，那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57.

② 同①690.

么，在运动中，它迟早也要被更新，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这个资本家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工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资本家想当然地认为，投入资本就类似于种下了一棵苹果树，他就可以享受苹果树自动结下的“黄金果”了，事实却完全相反，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和积累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在现实中，资本家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问题。在剩余价值量已定时，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多，积累就少。这种分割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资本家之所以不会吃光用光，表面上看，积累是资本家节约的结果。节约首先要有可节约的东西，资本家节约的东西恰恰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因为，他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和历史存在权。资本家离不开消费，但其动机“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①。

内在的追求利润的驱动和外在竞争的压力，使资本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职能与资本家的私人消费的矛盾。私人消费就变成了对它的资本积累的掠夺。但是，积累是资本性命攸关的大事，因为，积累是对世界财富的征服，实现利润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不断的积累，资本家才能不断地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从而扩大资本家阶级的统治。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当然，对于资本家的节欲和积累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资本家把积累放在首位，因此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他职能的罪恶。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①。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传统资本家的节欲仅仅具有心理的价值而丧失了实践上的意义，因此，积累与节欲之间的矛盾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因为，节欲不再具有积累的意义了。相反，只有奢侈才能赢得信用，从而赢得更多的资本。

资本家的节俭，本质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生产确立的公式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历史使命中，无产者和资本家都被赋予了机器的意义：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工人和资本家都仅仅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已。可见，资本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且为资本家的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积累。马克思讽刺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说，西尼耳“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②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5.

② 同①688-689.

第五章　资本——“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资本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经济形式，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也仅仅是资本产生的必要条件，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历史高度则是产生资本的重要前提。“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第一节　资本——一种全新的社会有机体

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等同于物，资本的结构就是物的结构，根本看不到其社会属性，也就无力透过物而揭示资本的本质。马克思则把资本看作一种活生生的、能动的、具有特殊精神和意志的，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有机体，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不是永恒的存在，而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过渡形式。

一、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

所谓的资本，是资本家和工人以物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整体，其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8.

中，资本家作为物的占有者而在双方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工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资本的主体就是资本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资本家。

资本家是构建资本并推动资本运行的初始力量，由此，资本就作为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而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并且通过这种运动而不断增殖自身。“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①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体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可以说，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和资本家在这种互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私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广泛、最基本、最主要的资本形式。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同其他人一样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如果引入非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量，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就变成社会人，这无法把握其作为资本主体的真实意义。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家概念进行抽象，把其理解为资本的人格化，从而把握资本家的实质。合伙企业是私人资本的一种演化形态，由于合伙企业同样是由自然人构成，其构成与单个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还没有构成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关于私人资本的分析框架基本适用于合伙企业。

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这里，马克思把资本家个人的社会关系抽象为资本的一个要素，仅仅属于一种经济范畴，不能做任何扩大化的处理。资本家的目的在于增殖自身，其最根本的手段是吮吸活的劳动，从而与传统社会的那种通过强制、人身依附的、超经济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实现增殖目的与增殖手段的统一，属于历史性的进步。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6.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9.

因此，马克思指明资本家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依据在于："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①，才有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②。资本家得以存在的根基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实现增殖，其追求财富的动机不在于个人享受，而在于追求增殖本身，这种本质性规定把资本家与那些暴发户，与那些依靠抢劫、掠夺、欺诈等手段实现财富目的的人区别开来，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地位，赢得社会尊重。通过这种运动，资本为向未来社会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资本家进步、文明的重要属性之一。

所谓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就是资本家必然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精神体现在资本的运动中。资本家的生存依据就是资本的生存依据，资本家的历史地位就是资本的历史地位，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就是资本的历史作用，二者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从物化、人格化的双向关系上说，两个范畴内在地包含着运动和过程的意义。一方面，是资本家把自己的意志表现为资本的有机运动与变化；另一方面，资本的一切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资本家的精神——致富欲。资本家是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家要素。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这种致富欲推动资本家追求无限地增殖。这种致富欲不但是资本家个人的狂热，而且由于社会机制的作用，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内在要求与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使得资本家表现出强烈的致富欲。他们在推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进步。对此，马克思还是客观地指出："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③ 即资本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② 同①.

③ 同①.

力性要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货币、发财致富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动机，这一点并不能把资本家与非资本家区别开来。资本家追求财富，就是为财富而财富，他们超越了片面的个人享受而以追求财富本身为目的，“**增加他所占有的价值**，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表现为他的唯一目的，而只有当这一点表现为他唯一的动机时，他才是资本家或 G—W—G 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主体”①。然而，当一个人追求财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为了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时，就离开了资本家概念。

从历史起源上看，在商业领域中率先产生资本家。由于商品交换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起初他们依靠买卖的价格差赚取利润，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家。当商人的利润不断增加，摆脱了迫于生存需要而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以利润本身为目标的时候，才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在传统经济体系的夹缝中挣扎，资本家的概念还不具备完全的意义。只有在资本确立了社会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时代，才能使用资本家的概念来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此时，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适合资本家诞生、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都有利于资本家滋生、成长。

资本家拥有最为旺盛的求利欲望，使得其极尽可能地从劳动力身上吸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有时表现出明显的残酷性，具体表现为：资本家尽最大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待遇，抛弃社会道义，非法使用童工和女工以降低成本。有时会不顾一切，甚至践踏法律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曾经转引托·约·邓宁的话描述资本：“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①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

在外在的竞争压下力，单个的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最强。市场的基本规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是无情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私人资本因为承担无限责任，一旦陷入破产的境地，很可能就是倾家荡产，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变成无产者被抛到社会底层。资本家要经受住竞争，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考验，只有不断地赢得更大的利润，扩大投资规模，吮吸更多的活劳动，才能增强自身的市场经济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家在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推动科技、缴纳税收等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当然，私人资本与非资本的生产的界限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而常常比较模糊，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雇佣工人方面以及内在目的方面。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生产等，还有很多服务业的生产者，比如小饭店、理发店等，投资者与生产者往往直接合一。有时使用少量的雇工，但往往是帮手性质的，彼此关系并不固定，这些小业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于他们个人的勤奋努力。从精神方面说，非资本的生产（或服务）的内在目的是获得收入、用于消费，其心中设定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可能满足于现状。非资本的生产的商品，其成本计算往往不会把个人劳动力计入其中，因而成本较低。非资本的生产能够在资本没有达到的领域中或者在资本的夹缝中赢得一席之地而延续下去。

随着私人资本的发展壮大，逐渐出现垄断现象。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形成金融资本。资本的发展由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资本成为影响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重要力量。由于资本主体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资本家的概念也更加复杂了。特别是国家、各种社会机构作为资本的主体，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就发生重要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依据马克思的基本方法，结合实际，对资本主体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套用原有的理论框架了。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二、雇佣工人——所谓的“赤贫”

在资本家看来，雇佣工人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发挥同样的职能，都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马克思则深入资本体系的内部，对雇佣工人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抽象与概括：工人是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①。所谓“赤贫”，并不简单地指雇佣工人所拥有的生活资料的多寡，而主要是指雇佣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其生产的产品也不属于自己，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自身拥有的唯一的劳动力也作为商品而出售给资本家，这种能力不属于自己而从属于资本家。马克思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与商品的关系的角度界定雇佣工人的经济含义，工人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不是社会学的概念。

雇佣工人拥有人身自由、能够以平等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这种自由仅仅是虚幻的自由：“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② 表面上独立自由的雇佣工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独立的经济上的支持，本质上就不可能独立，因而工人的自由是由一根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线束缚着，实质上与奴隶具有相似的特点。

在雇佣工人的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矛盾性。就个体而言，如果雇佣工人由于各种原因拥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成为商品的所有者，就会脱离原来的地位，或者转化为资本所有者，或者转化为非资本生产者，或者脱离生产体系而成为另外的社会群体，也就不再是工人了。显然，现实中，个别工人确实可能从赤贫者变成有产者，自身的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雇佣工人这个整体概念却无法转变，因为工人不可能依靠工资而整体地摆脱原有的经济地位。如果作为整体概念的雇佣工人丧失了其中包含的经济意义，就意味着资本结构的

---

①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62.

解体。

在这里，雇佣工人范畴在个体和整体之间的转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个体工人通过某种方式摆脱雇佣工人的不利地位，会努力地向更高社会层次攀升。比如，工人向资本家、向非资本生产者、向资本生产体系以外的、拥有更高地位的社会阶层跃迁，促进个人向上流动；其次，其他社会个体只有不断努力才能维持现有地位。这种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张力关系，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并扩大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基础，有利于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体系中，那些依靠出卖动力而获得生活资料的“赤贫”的工人，与富有的资本家之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既由于彼此力量关系的对比发生变化，也必然由于生产体系以外的国家、社会等要素的作用而发生改变。

无论是雇佣工人还是资本家，只有在资本体系内才具有人格化的意义。一旦脱离资本的生产体系，工人、资本家同样需要承担社会公民、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多重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必然会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马克思把这些角色及其影响悬置起来而直接把握概念的本质，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概念规定为仅仅是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① 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只是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特定产物，决不能赋予这对概念以其他任何内容。

作为经济范畴，雇佣工人在法律层次上具有与资本家同等的法律地位，具有与其他人同样的社会公民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雇佣劳动通常被视为资本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工人出卖的仅仅是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整个的人本身，即资本体系中的劳动能力。对于资本而言，这种劳动能力仅仅具有增殖资本的工具性的意义。因此，准确地说，雇佣劳动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不是一个人格范畴，决不能把这个范畴扩大，哪怕是一点点的扩大。比如，在资本中，引入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与作为个体的工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伦理关系、社会公民关系等，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变得模糊、分不清主次，甚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6.

至混淆。这种概念性的矛盾，必然使所有的关于资本的科学分析无法进行。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代资本中出现的各种工人股份。工人股份根源于资本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工人似乎变成了资本家。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力图改变原有的单纯的经济关系，表面上改变雇佣工人的经济本质，使之成为“资本家”、企业的“主人”，以缓和劳资矛盾。这种现象确实给当代的资本分析增加了新的研究变量，使得资本呈现出更加多变的形态。资本的社会适应性、社会吸引力显著增强，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的现象凸显。这种变化不同于上述那些任意引进的非经济关系的变量，值得关注，并需加以深入地研究。

从资本整体来说，工人拥有股份，总量极小，比例极低，而且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利用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股份实现对资本的控制，无异于蚍蜉撼树，白费力气，根本不足以改变资本的性质。因为，大资本控制经营管理权、拥有利润和利润分割的决定权等，因此，即使工人拥有一定股份，也只能享有少得可怜的一点收益，甚至根本享受不到资本利润带来的任何好处。相反，当资本在市场中处于劣势时，尤其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中，工人乃至于全社会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和成本，而不是原来的大资本独自承担，从而有利于大资本分散和化解风险。

从概念规定上说，工人并没有因为拥有股份就能结束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状态，没有实现工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他们依然是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生存资料。因此，马克思确立的关于雇佣工人的分析框架依然有效。

资本家是支配资本的主人，通过资本支配劳动力，实现所有者对劳动力的支配。所有者把物的独立性让渡给劳动力，劳动力改造物本身。劳动力在劳动中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对象化在物中，扬弃了对于物的依赖，用劳动取消自然的存在，使得物因为拥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能力而实现物的社会价值。

对于资本而言，工人与其他形态的物一样，比如商品、货币、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和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等同于生产工具，仅仅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而补偿劳动力，是一种等价交换。在资本家看来，无论是

工人的地位还是工人发挥的功能、作用，与物无异，因此，他们把工人贬低为资本的物质构成部分。

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

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物质形态的资本，对这个物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传统经济学中，有的人以物的存在形态为标准，有的以物是否可以移动为标准等，把它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结果把想说清楚的事情反而搞得更加模糊混乱。马克思基于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发挥的不同职能，创造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这对全新的概念。他特别强调："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① 这对概念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科学划分为基础，科学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学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概念。

在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只是丧失了那些存在于原有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价值转移不会发生数量上的变化。如果发生价值丧失情况，那么，其在劳动过程中可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就是它们在进入劳动过程时原有的价值量。不同形态的生产资料会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价值转移，有的是一次就实现价值转移，比如原材料，此即流动资本；有的是逐渐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比如厂房、机器等，此即固定资本，这两个方面都属于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

实现劳动过程的另一个因素是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劳动过程中，劳动力价值并不在于价值的转移，劳动力的使用是价值形成的因素。有目的的劳动活动把原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从而保存原有的价值，与此同时，这种活劳动就在每时每刻地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了新价值。可见，劳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的物的因素在产品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执行了不同的职能。

生产过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的物的因素在价值形成方面发挥不同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6.

职能，马克思把整个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大类：“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① 与此相对的是资本的另一种转化方向，“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②。

以初始投资为例，总资本 C 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 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 v；c 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 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初始投资的内部组成关系是 $C=c+v$。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c+v+m$，m 是剩余价值，即 $C'=c+v+m$，C 转化为 C'，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新产品中，新产品的价值是与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如果不变资本 $c=0$，就是说，资本家不使用任何生产资料，即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不使用劳动工具，只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这样就不会有不变资本转移到新产品上。但是，剩余价值仍然可以存在，用公式表示就是从 $C=0+v$ 增殖为 $C'=v+m$。相反，如果 $m=0$，那么就是从 $C=c+v$ 变成 $C'=c+v+0$，即$C=C'$，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传统经济学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非常混乱。有的人把某一生产资料能否移动作为划分的标准。比如，厂房不能移动，确实属于固定资本，但不是因为厂房无法移动而属于固定资本，而是因为厂房的价值在生产中逐渐转移到商品之中才划分为固定资本。轮船需要不断地移动发挥运输的功能，但轮船是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因为轮船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商品中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3.

② 同①.

马克思确立了全新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标准，即由于资本价值有不同的周转，周转的不同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价值转移方式不同，而不是说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同，或者在增殖价值中的作用不同。这种划分仅限于生产资本。产业资本中的另外两种资本存在方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都不能做出这样的划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只有在生产资本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错误在于：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两类资本都列入了流动资本这个范畴。事实上，这二者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从流通过程上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表现为流动资本，二者的共同点是一定量的预付价值向产品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而得到再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完成，还是一次完成。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① 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存在流通方式的差别，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与投在原材料、半成品、辅料上的资本具有相同的流通方式，因而被归为性质相同的资本。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②。

基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科学划分，马克思赋予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科学的意义，并把这两对概念联系起来。固定资本完全属于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包含着固定资本和除去可变流动资本以外的全部流动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4.

② 同①.

本。流动资本中的物的部分是不变资本，属于劳动力工资部分则是可变资本，因此，可以分为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两类。经过这样的创新，从价值运动的角度，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三类，其中，可变流动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样，马克思既把自己的概念体系与传统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区别开来，又把自己的经济学概念建立在超越和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

第二节　资本的内在逻辑——“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冲突”

资本家、工人、物质形态的资本构成了资本整体的可感知的客观基础，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的内在精神。在资本体系中，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作为整体的、活生生的资本在社会中必然表现出资本家的内在精神，工人则在资本中居于从属的地位而无力主导资本精神。任何形式的资本得以生存的根基是利润，利润是资本生死攸关的大事，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最根本的要求，那么，致富欲自然成为资本的首要精神。

也就是说，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的、核心的主观欲望，这种独特的主观欲望决定了资本对待其他一切事物的内在态度和基本行为方式：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外在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物，其唯一的有用性，就是要看这个对象能否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大。这是指导资本一切行为、处理一切关系的最高标准和原则，也是资本运行的最根本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构建社会关系，支配政权和其他一切社会力量，赋予整个社会以独特的气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并把自己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

一、资本的首要的内在精神——为求利而求利的致富欲

致富欲是资本的核心精神。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

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的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① 为获取信用，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是一种必要消费，“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②。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主要依靠生产经营来满足致富欲、贪欲，实现积累，壮大自身，与此相伴随的是禁欲、节俭的精神。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创造了投机和信用等资本运动形式，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迅速掠夺整个社会的财富，奢侈消费并不妨害资本积累，禁欲、节俭的精神逐步淡化，而演变为一种个人的行为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冲突，仅仅是浮士德式的，没有真实的含义。所谓的资本的利润来源于推迟消费的观点，本质是为资本进行一种无力的辩护。

资本的致富欲不同于一般的致富欲。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追求财富在很多民族都被视为卑鄙的行为而备受打击，但这没有妨害致富欲成为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普遍、最广泛、最根本的动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把致富欲作为资本的精神本质，并不能把它与其他行为的精神区别开来。但是，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已经观察到：作为资本的精神本质的致富欲具有独特性。

以往人们往往把致富欲与满足个人的生理需要直接联系和等同起来，因而其遭受鄙弃。黑格尔则敏锐地发现，资本的致富欲不在于直接满足生理需要，相反，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他解释说：“发财致富乃是一种纯粹的义务。”③ 在黑格尔看来，发财致富不是强横不义的行为，而是履行义务，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听任摆布；不是怯懦退缩的行为，而是保全生命以便造福别人。这实际是在面对落后的封建制度时，资本为自己的致富欲进行的强有力辩护，也道出了资本对个人生存、独立和发展以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样，资本就充分显现出高尚的本质，是创造人类福利的精神。

创建美国的功勋人物富兰克林从个人心理需求的角度出发，把赚钱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5.

② 同①.

③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6.

当成一种义务、一种使命来看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文化的角度，以新教伦理的“天职”观为立足点，论证致富欲的必然性。这两个人物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证明致富欲的合理性。但是，他们都仅仅在表面的层次上来看待资本的精神。马克思则从资本的生存根基出发，充分阐明资本的核心精神就是致富欲，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

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一种特殊的主观意志，其作为内在动力推动资本运动和发展，即资本的欲望，发财致富就是唯一的目的。资本的合乎目的的唯一活动就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不断地使自身变大。“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① 无止境的致富欲把资本与非资本从精神层次上区别开来。

非资本的生产以及其他个人所拥有的致富欲着眼于使用价值，以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为最高目的，追求价值（货币）的目的在于获得使用价值，他们从货币中看到的是满足需求的实物而阻挡了自己的眼界。一旦需求获得满足，他们就可能由于得到了满足而使经济动力减弱甚至消失。相反，资本的致富欲，并不以使用价值为最高目的，而是追求价值的增殖，以货币（价值）数量的无限增加为唯一目的，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货币数量的简单增加，这种无限性为资本的经济运行注入了持续的、强大的内驱力。

资本为求利而求利，为金钱而金钱，这种致富欲不是通常的生活哲学，而是一种精神追求；不是享乐主义，而是精神的满足。资本家超越了个人需求的限制而追求经济利益，是历史性的进步。

资本精神是资本一切行为的先导。资本得以壮大的客观原因在于雇佣劳动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主观原因在于资本拥有更加高级的、独特的求利精神。在更加广泛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层次上，致富欲为资本注入精神支撑。资本的致富欲逐步升华为精神，实现了从意识到精神的飞跃。资本的精神，是以对整体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为其行为依据，在坚定不移的信心中，不夹杂任何外来的东西，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一切只以能否实现致富欲为唯一的依据，因而，资本的精神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7.

具有绝对意义。同时，在客观的层次上，资本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产生他物，在他物中认识和实现自身的目的。或者说，资本的精神进入一种定在，一种直接的定在，创造了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

因此，从一般的致富欲提升为一种精神，促使资本家升华为“资本的人格化”，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这个人（指资本家。——引者注），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①资本家在资本的物的形式的无限运动中，才塑造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里，我们仅仅对资本家与工人、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基本关系进行简要的分析。从各个资本之间的关系说，资本的本质就是互相排斥、相互竞争，彼此之间完全漠不关心，这一点在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最为突出和明显。资本的精神包含在资本本性的里面而无法显示出来，但在外部压力——竞争的作用下，它就会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为实现自身的目的，把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资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击败甚至吃掉对方才能更好地扩大自己，由此形成资本之间的漠不关心和无情的竞争。所谓资本的合作，也是以通过竞争获得生存权利为前提的，并通过合作提高竞争力，可见，资本的合作并不否定而是支持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就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来说，“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从这些中心出发，资本的交换价值通过这些中心而保存下去”②。而“关于自己的工人，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8-179.

②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0.

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①。就是说，单个资本家希望自己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以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希望别的工人的工资越高越好，以使其他工人作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自己的产品，增加利润。

资本的欲望使资本的行为呈现出独特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在每一对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中，资本家力图降低工资必然是本质的关系。但是，也不能排除由于公共权力、社会其他力量对资本产生的影响，缓和劳资关系，有利于工人。对于资本而言，尤其是各类股份制，不同资本之间的交融也日趋明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单的竞争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资本之间的本质关系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劳资之间、资本之间的现实关系绝非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关系，而是受到有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资本之间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弹性变化。

相比于传统生产的内在动机和精神特质而言，资本精神更加符合社会历史的规律、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而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主导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对整个社会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跃升为意识形态。

资本精神是一种包含在单个资本之内的、先进的精神。传统社会，以等级制为典型特征，经济关系被人身依附关系、统治关系所包裹，个人的正当欲望被压制，个性被狭隘的共同体所湮没。只有那些统治者阶层才能拥有巨额的财富，其虚伪性在于通过超经济的剥削方式获得财富。他们可以花天酒地，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对于社会普通个人则强调禁欲主义，并且从宗教的、道德的角度压制个人的正当追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判道：“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② 资本的精神从尊重普通个人的个性开始，鼓励人们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提高社会地位，挣得与封建统治者平等的地位。个人的创造财富的热情在致富欲的推动下全面迸发出来。资本家到处奔走，到处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彻底打破了政治上的等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级制，冲破狭隘的封建庄园的经济限制。这种精神从个体逐渐扩散，最终成为社会潮流，导致封建专制的解体，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资本主义阶段。

相比禁欲主义，资本精神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精神力量。资本精神鼓励一切人追求金钱，为每个人实现利益提供了可能。资本精神内在要求每个人的机会平等，结果必然不平等，与封建等级制下的机会不平等、结果更不平等相比，这已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资本的精神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整个社会，社会各个阶层重新审视原有的社会状况，审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未来的前途。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到封建主、国王甚至于最保守的宗教领袖越来越关注个人的解放。加尔文、马丁·路德推进的宗教改革恰恰起始于经济原因，由于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肯定了普通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合理性，这种文化上的变革完全释放了个人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极大地刺激了资本的发展。

资本精神塑造了崭新的市场关系，推进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进化。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满足需求的主要途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合一的简单生产，市场主要充当补充的作用，在社会意识层次上，人们并不会过多地关注市场以及市场中的交易行为。资本的关注点在于市场，资本的精神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与市场相容的思想观念。在市场中，突出强调市场主体平等交易，自由买卖，这种根源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观念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并向整个社会传播，动摇了封建等级制的思想根基，表现出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必然成为资本、市场、社会的精神动力，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资本精神高扬人性，对抗神性。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其精神实质是资本精神在全社会的表达。资本精神从个人出发。首先是从资本家个人出发，尊重个人，就是尊重资本家，尊重资本家的根源在于资本家口袋里装着的金钱。满足个人需求的实质就是满足资本家个人的致富欲，而不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倡导个人平等自由，就是倡导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所谓博爱，实质就是在商品交换关系普遍化的过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封闭起来。

与以往相比，资本在精神方面明显具有先进性和社会吸引力。资本的精神打破了封建等级的、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从个体到阶级（阶

层）最终汇成了资本家阶级的革命洪流，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冲破了宗教束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飞跃。

资本的核心精神就是致富欲，维护这种精神必然需要其他精神要素的支撑。获得金钱的第一要求就是创造财富，这就要求资本家具有勤劳的精神。任何资本创造的财富、获得的金钱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消费欲望可以趋近于无限，因此，抑制自己的消费，是维持金钱数量的另一个内在要求，即节俭甚至吝啬。勤劳、节俭构成了实现资本目的、维护资本核心精神的两大基本要素。

二、资本的精神体系及其演变

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产，自然地，勤劳是任何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最根本的条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形式是农业生产，以追求具体形态的物质财富为目的，比如粮食、土地等具体的物质财富。追求具体的物质财富，决定了创造这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确定的。因此，所谓勤劳，主要是依据传统和经验，年复一年，在固定的地点上重复固定的生产活动，以维持生存。这种勤劳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固定性和重复性的特点。另外，由于局限于固定的生产方式，财富形式单调，难以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新的财富、创造人们新的需求，这样形成生产与需求之间比较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说有新的需求，主要是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改变。

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大工业确立了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以后，勤劳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方式：“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是一般形式的财富，所以，首先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勤劳是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勤劳，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勤劳。

劳动的目的不在于具体的物，也不在于满足所有者个人的物质需求，而在于获得货币。货币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拥有货币就拥有一切，货币恰恰是一个无止境的量。要实现无止境的量，就需要无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止境的劳动，即勤劳。由于一切财富都要转化为货币，生产什么商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商品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卖出去，转化为货币，这才是关键。因此，研究市场需求，生产出人们需求的产品才能达到目的。同时，资本的勤劳精神还表现为资本的“发明创造才能”。

从历史上说，英国的工业革命率先从纺织行业开始，这绝非偶然。首先是资本对于人们需求的准确把握。面对人们的共同的需求，无数资本家都在为此而忙碌，降低成本，游走于世界各地而非固定在一个地点，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分销效率等，用尽一切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投身于纺织行业，这个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率出现下降趋势，资本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资本通过创新技术的方式，开发新的领域，寻求更好的利润增长点，形成了资本转移。资本通过创造新的产品，开发人们的新需求，通过满足人们那些潜在需求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这就是资本在发明创造方面的勤劳，即资本的创新精神。当代资本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恰恰是这类勤劳精神的最集中体现。

前资本主义的勤劳精神以创造具体的物质财富为导向，与固定的、封闭的生产方式保持一致；资本的勤劳精神以货币为导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变性、开放性保持一致。可见，同是勤劳，前资本主义的勤劳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勤劳，前者不能充分开发人的智力，无力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体系中来，因而其技术基础也是保守的。资本则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开发新产品，实现致富欲，其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资本的勤劳精神与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核心精神相融，并构成资本的重要精神之一。

与资本增殖欲望相伴随的另一种精神品质，即节俭乃至于吝啬、禁欲。资本主要依靠生产、交换的高效率，市场的扩大，为社会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而且必须通过资本连续快速的运动方式，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但是，单靠创造财富还不足以满足致富欲，因为，对资本家来说，私人消费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费实质是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限制个人消费，坚持节俭甚至吝啬，与资本扩张的本性相适应。避免无谓的价值丧失，这是资本本性的内在要求。否则，资本家一旦把大量利润用于消费或者其他非生产性的支出，则会导致资本的价值丧失，这与追求无限的价值增殖的最根本的欲望相冲突。因此，资本内在地具备节俭精神。

资本家的节俭不同于其他人的节俭。资本家的节俭着眼于致富欲，目的在于增加资本积累，扩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其他人的节俭，着眼于生活，目的是保证个人消费资料能够维持连续性，不至于因为意外而导致无法维系生活。资本家满足致富欲的关键不在于节俭，而在于不断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但是，节俭的精神能够有效地支持资本的核心精神的实现，是实现致富欲的必要条件，因而，节俭成为资本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勤劳和节俭的精神都不是资本精神的核心，而是支持和维护核心精神的两个必要的精神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① 在这个“预备期”，资本逐步形成了以致富欲为核心的，以勤劳、节俭为支柱的精神体系，但是这个精神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精神随着资本的物质基础和主体形式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的改变。

资本的核心精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资本的联合造成资本呈现社会化的趋势，形成了大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主体显然不同于私人资本的主体，资本家个人的致富欲因为其他资本主体的影响而受到一定的体制性的制约。与此相应，资本家只能以适应这种体制的方式实现致富欲，造成资本的精神发生某种带有社会倾向的转变。这一点在当代更加突出，那些控制经济的资本、超大资本，在确立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无不在坚持利润目标的同时引进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目标，并在实践中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比如，建立各种教育基金会、慈善基金会等。

节俭的精神品质发生了重要改变。在私人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资本的扩张、壮大主要依靠单个资本的积累，因此，节俭不仅具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意义。但是，随着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信用事业。信用事业能够把不同的资本集中起来，能够把社会闲散资金集聚在一起，为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这样的资金规模是任何单个资本家依靠节俭、勤劳所无法达到的。利用信用事业开创了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源泉，资本家要利用信用就会以炫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财力，使得他人和社会信任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赢得信用的支持。那么，奢侈、炫耀就成为获得信用的必要条件。通过个人的节俭而

---

①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7.

实现扩张显然不及通过信用实现的扩张更快、更有力，原有的节俭精神所包含的资本积累的意义就淡化甚至丧失了。

勤劳的精神品质也发生一定的改变。由于股份制的采用，资本的主体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集投资与执行经营管理职能于一身，而是把经营管理职能转移到职业经理人身上，其活动范围和领域大大缩小，专业方面的问题有专家解决，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有经理人负责。资本主体的决策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不再那么重要。由于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方面，资本家过着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寄生生活，勤劳的品质逐渐丧失了经济意义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资本精神的整体发生重要变化。由于资本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与此相应，资本精神也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资本精神既不是唯一的精神，也不是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精神，而只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精神。它同样受到其他精神、文化、传统等特质的制约和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有机适应性。资本的运动是在资本精神推动下的运动，资本积累的剩余劳动时间需要在生产体系之外，通过流通才能得以实现。与此一致，资本精神跳出自身的界限向整个社会泛化，带动一切人向资本靠拢。其他的社会精神、文化、传统又要维护日渐萎缩的领域而本能地反抗资本精神的侵蚀，同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精神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了精神领域中的复杂的矛盾关系。在这种矛盾中，每个个人受资本支配，在资本的自由中失去自由，在失去自由中寻求新的自由。

资本家追求财富，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另一方面通过财富建立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充当这种中介者的财富在资本的运动中生生死死，死去的不过是脱离了精神的死躯壳，活着的是与精神相统一的物质形式。在这种变换中，资本的物的形式与资本的精神实现了暂时性的和解与统一。但是，资本的精神如同其物质基础一样，有生必有死。当人们对利润的永恒法则的信仰消沉的时候，指导资本如何运动的“神谕”沉默的时候，资本的精神连同其肉体就一起消亡了。

第三节　资本拜物教——“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的物神观念”

资本作为整体，依靠其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

基础，其创造的文化也越出了经济领域而向社会扩散，并主导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本作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统治世界，被人们所崇拜，即资本拜物教。

一、资本的“纯粹的物神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种形式的拜物教，毫无疑问，资本拜物教统领社会意识形式，也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拜物教推到最高级形式。因为，资本拜物教把资本的概念虚化了，把货币视为可以脱离社会生产而能够自动增殖的神物。

从历史上看，资本的起点是商品流通，强大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推动世界贸易、开辟世界市场，为资本进化到现代资本创造了历史前提。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总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传统的地产权力相对立。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每一个资本都是以货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在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这个流通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

单纯的货币有四种主要流向：作为收入购买商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消费了；流向商品市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生产过程而实现增殖，即货币转化为资本；流向商品市场演变为商品资本实现增殖；流向货币市场而变成生息资本实现增殖。流向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事关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权力、地位，自然成为人们追逐的首要对象。在社会表面的层次上，那些投入进生产体系、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这些“炼金炉”的货币，结晶出更多的货币，表现出自动增殖的超凡神力。但是，人们只看到了货币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差别，忘记了结果与过程是统一的现实，抽象掉了过程而直接把货币视为能够自我增殖的物，并对这种自我增殖的能力加以崇拜。

货币首先是一种可能性的资本，只有在它购买一种新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时候，才变成了资本。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生成、生产和增殖的价值，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货币所有者能够用货币交换作为商品的他人的劳动力。其他各种物质形态的资本，其运动仅仅是价值的转移，而不能增殖，而且，只有依靠雇佣工人的劳动才能实现价值转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资本家获得雇佣工人的劳动的唯一手段就是运用掌握的货币购买雇佣劳动。

商品生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到资本主义初期，商品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最一般、最不发达的形式。从货币投入到产出的增殖，这个过程明晰而简单，能够把生产与增殖有效地联系起来，因此，这样的资本拜物教的本质还是比较容易被看穿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资本的运动形式越来越复杂，货币的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也被弄得越来越模糊了。

当无论是什么人手里的货币都可以通过出售而获得利息的时候，就把货币与生产的关系彻底掩盖了，也把货币完全神化了。利息的本质是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实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 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①。

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② 劳动资料不一定就是资本，而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具有资本的社会性的前提下，才是固定资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时才是固定资本。否则，劳动资料就只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问题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而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资本拜物教表现为普遍追求货币自身的增殖，实质是把资本的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2.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1.

增殖看作物本身具有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本来，资本是增殖价值的价值，它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资本运动中，它采取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商品、货币等物质形态。于是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天然就是资本，天然就具有增殖价值的魔力，特别是生息资本，其运动公式是：货币—增大了的货币（G—G′），货币自我运动而增大。所以，马克思说：“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① 这意味着用货币直接可以获得数量增大的货币，这恰恰是资本的精神的升华，因而得到推崇。

资本在生息资本形式上外表化了，不仅是资本家追求货币—增大了的货币（G—G′），这种追求也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追求。在这个公式里，资本表现为利息的直接来源，由于总再生产过程被遮蔽而使得资本成为具有神秘的自我增殖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直接就等同于资本，资本直接等同于物，资本的生产的属性表现为物的属性。货币占有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把货币作为货币消费掉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支出。“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值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②

由于把创造利息的生产过程神秘化了，我们就看不到货币向资本的实际转化，只看到了货币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形式的转化。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能够直接地创造价值，创造出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由于货币本身可能会自行增殖，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式。在这种场合，货币具有创造价值、提供利息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货币占有者把他的货币作为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利息就生长在他所拥有的货币上。资本作为货币而存在，G—G′ 表明资本取得了纯粹的物神形式，消解了资本的一切形式规定，消解了资本的一切现实的要素，使用价值的一切区别也都消失了，因而各种生产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区别也消失了，资本本身直接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了。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表现为货币形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9.

② 同①441.

式，也被视为资本天经地义应该获得的东西，生出利息是资本的固有属性。

资本拜物教，其全部问题的关键就是把利息视为脱离资本生产过程的孤零零的存在，导致货币被人赋予虚幻的自我增殖能力。而且，货币能够自动增殖的观念不断地向外扩散，结果，“三人成虎”，以至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这样来审视自己的资本，也把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视作为货币资本提供利息，也以利息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利润。这样，从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到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领域都把资本视为自行运动的自动机，资本拜物教得到了确证。

二、资本拜物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化

资本拜物教包含着最强有力的价值观，即普遍追求货币的价值观。满足人的需求的首要方法就是拥有货币，并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追求金钱是最主要的事情，资本恰恰是追求金钱的最有效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其他经济形式只有服从资本的逻辑才能生存。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任何组织、个人的生存前提就是必须拥有一个最低数量的货币，用货币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资料，金钱、货币成为个人、社会组织生存的根基和依赖。因此，追求货币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即使经济性质不属于资本性质的组织，也必须采取类似于资本的行为，获得必要数量的货币才能使自身延续下去。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在这种双向的运动中，资本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资本家追求利润，不取决于资本家个人的品质，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正是在这种内在力量的驱动下，资本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层次为资本拜物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把这种欲望推广到全部社会中去，而资本自身也得以不断地壮大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的作用呈现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被神化，它不仅支配生产和流通而被人所崇拜，也最终支配整个社会生活而被人们所崇拜。资本拜物教扩散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每个领域和一切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寻常百姓也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像资本的利息”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02.

这种观念把任何货币占有者都可能卷入到货币资本化的漩涡之中，以求获得利息。无论货币数量的多少，也无论货币在什么人的手里，只要拥有货币就能够把它贷放出去直接获取利息，实现 G—G′，都可以蛹化为蝶，翩翩起舞。

各类资本使出浑身解数吸引社会上的货币，把他们投入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体系中，那么，即使是低贱的乞丐、流浪者、卑贱的妓女，只要有钱，也都可以与国王、贵族一起成为股东。在社会中，资本尤其是货币资本得到神一样的地位，那么，各种人都作为奴隶而面对共同的物神——资本，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就转化为“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① 新型宗教观念了。所有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都不可能超越万能的物神而只能匍匐在它的脚下，对它顶礼膜拜，从而资本拜物教超越经济领域而向社会的每个细胞中渗透和扩散，统治人们的头脑和双手。

正是由于资本作为至高无上的物神存在，才把国王降低为与乞丐同一个层次，把乞丐提高到与国王同一个地位，从而推翻了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人也就实现了平等与自由。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平等与自由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体系上。在交换中确立了交换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任何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交易的另一方，人们交换什么、怎样交换等内容则确立了交换主体的自由。可见，自由平等是由交换产生的并需要交换来维护和支持，资本拜物教则为自由平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政治、法律和社会关系中的平等自由则是以交换为基础而产生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一种社会规定性。纯粹意识领域中的自由平等在交换中得到了物质支撑，在社会形式的规定性中得到强制力的保护，才最终确立起来，正如爬山虎得到了大树的支持才能站起来一样。

资本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资本理性地追求利润，但是这种理性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了盲目崇拜资本的一种非理性。追求利息、追求更高的利息成为社会狂潮，人们睁大双眼到处寻求投资的机会以获得更高的利息，而不管别人的死活。马克思生动地描述说：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94.

暴风雨在自己发了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别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而成为物的奴隶，被物所支配。

在资本拜物教的支配下，社会产生了各种形式匪夷所思的观念，最典型的就是复利的计算。有的人把资本的利息视为一种能够永远保持、永远增长的价值，其计算的结果也超出了炼金术的幻想：复利生钱，起初很慢，后来就会越来越快，其速度超出想象。普赖斯博士这样计算复利的：在耶稣降生那一年，把一个便士以5%的复利放出，那么，到现在就会增长成一个比1.5亿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评普赖斯说，5%的利息以15%的利润为前提，而且利润率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不降低，可是积累的现实过程并非如此。① 普赖斯已经脱离了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性而把生息资本能够生出5%的利息视为永恒不变的事。可是，这种奇谈怪论也能得到人们的响应，因为拜物教让人们丧失了理智，利息已经蒙住了人们的智慧之眼了。

从商品拜物教进化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实际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扩散和普遍化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变成完全意义上的金钱社会。“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② 用物与物的关系来掩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掩盖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而资产阶级总是竭力宣扬这种拜物教观念，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做辩护。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5.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1.

第六章　资本积累不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

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资本在不断地壮大，像是会自动增殖的机器，贷放一笔货币就会获得增大的货币，因此，资本就像父生子、子生孙一样能无限地延续、无限地长大、无限地繁殖，与别人无关。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说法是资本家推迟了自己的消费而获得了回报，工人之所以是工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推迟消费、不会投资。也有人说这是资本家风险投资的回报，甚至还有人说是资本家依靠节约才获得了更多的货币等，总之，资本增殖与工人无关。这些美丽的谎言在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显微镜下完全被看穿了。

第一节　“既嗅不出也看不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壮大的源泉

通常，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到哪里去了，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只有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并在运动中、在联系中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事情的真相。马克思认为，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一、以自身为前提的资本积累

从单个资本家考察资本积累，他预付了一笔资本，把包含剩余价值

的产品出售后，就获得了一笔增加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①。他把新增加的货币投入到生产中，执行资本的职能，这笔新增加的资本又带来新的剩余价值，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可见，所有的增殖部分都是这个预付资本带来的。这个逻辑看似无懈可击，然而，这样理解资本积累却是错误的。

假设预付资本是资本家个人劳动创造的结果，资本价值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剩余价值一开始就是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而存在的。如果这个资本家的总产品能够卖出去，转化为货币，那么，最初的资本回到了自己起初的形式，剩余价值则改变了产品的存在形式而变身为货币，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都以货币的形式存在。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化为资本，即用这二者购买商品用于再生产，此时，资本是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循环。资本家用这二者购买商品，前提是在市场上已经存在这些商品，就是说，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了，即以年生产基金为前提，这些商品存在于以单个资本或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各种物品的总额之中了。每个资本家只能占有其中的一个部分，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在市场交换中，商品从一个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会改变物品的本性，只是各自实现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单个资本的生产以社会总资本为前提，以年总产品为前提，而所有的年产品的具体用途，也完全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与流通无关。假设以1年为生产周期，那么，年产品的主要用途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于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的一切物品即使用价值。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二是用于积累，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就是生产资料和维持工人自身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资本，完全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中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客观条件。同时，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69.

剩余价值要转化为资本，还需要主观条件，即需要追加劳动。如果资本家无法利用增加外延或内涵的办法来提高对现有工人的剥削，就需要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要保证工人维持自身，而且要保证繁衍，为资本提供各种可以追加的劳动力。只有把追加的劳动与追加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

可见，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在物质形态上，需要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活生生的劳动力三大基本条件；在价值形态上，不是简单地把新的价值增加到原有的价值上，而是不断地更新原有的价值；在运动中，原有的资本价值完全被新的价值所替代。因此，资本积累绝不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①。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父生子、子生孙那样的可以无限繁衍的老故事。在新资本产生的同时，原有的资本依然在继续自己的循环，并源源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样，每一个由积累而成的资本也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这里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说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转化为资本的问题；二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原预付资本完全是资本家本人或其祖先劳动的结果，这里暂时把原预付资本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不论，后文专门讨论。

首先确定的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资本的产生完全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的每一个价值原子都来源于工人的无酬劳动。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完全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资本家阶级用这里得到的价值购买劳动力，即使是等价交换，本质上依然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资本家用剥削工人劳动而来的剩余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

运用剩余价值来生产剩余价值，这种趋势不断扩大，即资本家阶级依靠过去的无酬劳动无限地占有现在的活的无酬劳动。从个体资本家的每一次交换上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每次交易都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都符合交换规律。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因为，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本来就是工人创造而被资本家阶级占有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另外，工人不仅要把这些资本再生产出来，还要继续创造新的剩余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71.

可见，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易仅仅是商品流通的表面形式，实际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雇佣工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雇佣工人的活劳动。

回过头来看资本家的预付资本问题。作为个体的资本家需要不断地消费，从而也会把预付资本逐渐消费掉，正如工人消费自己的工资一样。资本经营中通常所说的回收投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等于预付资本，也就可以说资本价值中已经根本不存在预付资本的任何价值原子了。从资本家阶级来看，整体资本家的生产以自身为前提，以剩余价值为前提，任何单个资本家所购买的商品本身也完全是剩余产品了。

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其各个阶段的运动都是遵守商品生产规律的：第一个阶段，最初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依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工人一方按照价值出卖劳动力，在获得自己商品的价值时，也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买者。另一方购买劳动力并运用劳动力——劳动，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新产品也归他所有。当然，劳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而不能把这些生产资料消费掉。第二个阶段，这个新产品的价值既包含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也包含剩余价值。因为工人按一定时期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他在这段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工人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任何商品交换的本质都相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提供劳动、创造价值，这也并不违反交换规律。也就是说，新产品不仅包含劳动力价值，也包含一个新增的剩余价值，也没有违背交换规律，而且，出卖劳动力一方也并没有被欺骗，因为他已经获得了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交换规律的唯一要求是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用于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可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的。

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一般的商品生产有本质的区别：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以往的商品生产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产品归生产者本人所有。这一新产品的价值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消耗工人的劳动而没有耗费资本家任何东西，但是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在正常情况下，工人的劳动力可以被不断地重复出卖。货币一次又一次地转化为资本，这种反复的过程丝毫

没有违反交换规律。资本家每次把剩余价值转化为预付资本就如同最初的预付资本一样，是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这个预付基金是由工人无酬劳动产生的事实与是否遵循交换规律无关。不论资本家用这笔基金购买的是哪里的劳动力，都是支付了合理的价格。

在一般商品生产过程中，只存在相互独立的卖者和买者，其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的结束而结束，再次发生联系、进行交易，也要签订新的契约而与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究竟谁与谁发生交易关系，完全是偶然的事。因此，从一般商品生产规律来看，每个具体的交换行为都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的，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到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

如果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并且考察整个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规律与一般商品生产规律完全不同。“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① 也就是说，在单个资本活动的层次上表现为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相同的形式，但是，从阶级关系上看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劳动力由工人作为商品自由地出卖，结果是商品生产得以完全地普遍化，转化成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每个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都要经过流通。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商品生产也就强加于整个社会了，也只有如此，工人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可见，商品生产越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就越是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商品所有权规律就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没有违背商品生产的规律，而是商品生产规律的进化形式。

由此可见，用一般的商品生产规律来取代或解释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看起来是正确的，实际则是错误的。相反，用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来重新审视商品生产规律才是科学的，正如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两者是同一个道理。也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才能实现从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一般商品生产没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自由的劳动力作为前提，也就无法以剩余价值、无力以自身为前提而实现扩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77.

大再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实现积累、不断增殖的唯一源泉。

二、资本自我扩张能力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断扩张是资本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单个资本只有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才能延续生命。如果单个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消费掉，从事简单再生产，必然导致破产。如果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是简单再生产，那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倒退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了。

资本要实现以自身为前提的扩大再生产，必然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① 土地是客观的、消极的要素，不会有意识地发生任何作用。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奴隶（或者是农民、农奴）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也无权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土地与劳动力刚性地结合在一起，排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劳动力也无法为资本提供无酬劳动。因此，那个时代的资本也无法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壮大自身，相反，资本表现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特征，从而得以生存下去。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土地的生产能力、社会职能等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物理条件，也不取决于地主的个人意志，而取决于资本化的地主的要求，土地的职能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要求，取决于人的因素——劳动力的影响。资本支配了土地和劳动力，就为自己的扩张提供了前提。其中，资本扩张能力首要的因素在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劳动力的状况和性质至关重要。

影响资本扩张能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剩余产品量必然增加。假设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的资本不变，那么，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同时积累基金也可以增加，积累基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97.

金占总剩余产品的相对量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消费基金所占的比例降低了，但是，由于商品变得更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能够与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工人的劳动力变得便宜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同时并进的，即使提高了工资，剩余价值的总量也会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增加往往滞后于生产率的提高，其增加的比例也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那么，同一可变资本就能够推动更多的劳动力，即推动更多的劳动。类似地，同一不变资本表现为更多的生产资料，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材料，吮吸更多的活劳动。这样一来，即使在追加资本不变，甚至有一定的减少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剩余价值的增长也比追加资本增长得更快。

当然，不能忽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产生的消极和制约的作用。不变资本中，比如机器等劳动资料，都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产品所替换的阶段中，每年必然都有一部分死亡。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了，旧的生产资料就会被效率更高、相对更便宜的新的生产资料所代替，旧资本会被以更高生产率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中的另外一部分——原料和辅助材料等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其中，农业生产出来的原料，通常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每次采用改良等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产生相同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对资本的影响非常复杂，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马克思以化学为例说，化学上的每个进步，使得原来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物的用途也更加广泛了，而且还能把生产中的废料再投回到生产过程，创造新的资本材料而不需要支出资本。“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99.

面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资本家所能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依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采取提高工作强度、相对降低工人工资甚至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弥补旧价值贬值而带来的损失。

工人通过劳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去，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等价值和数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也就越多。比如，一个英国工人与一个中国工人都纺纱，在一周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一周产品的价值却相差巨大。英国工人依靠强有力的自动机生产的棉纱是中国工人依靠手摇纺纱机生产棉纱的数百倍，英国工人能够使更多的旧价值以新的有用的形式保存下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马克思概括说，“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之永久化”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如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表现为货币一样，工人劳动的一切力量也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工人劳动的生产率越高，资本的生产力就越强大。随着资本总量的增长，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越来越大，他们所消费的资本量也在增加，但是比例却在减少，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在不断地增大。“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② 生产规模越是扩大，生产运作就越是有力，劳动资料等物的东西也在相对增加，其价值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它们越是作为整体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耗，就越像自然力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的扩大而积累起来，古典经济学无视劳动的作用而把这些过去劳动视为利润、利息等的来源。

古典经济学不能放宽视野而把资本视为一个固定的量，所有的增殖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0.

② 同①703.

部分都是这个固定量带来的自然结果，正如苹果树自动结果一样。事实却相反，资本根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资本是社会财富中的一个部分，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退一步说，“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①。

也就是说，资本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张的量，扩张的核心动力来自工人的劳动，扩张的价值来源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工人的被支配的历史地位，古典经济学虽然有时会表现出同情工人的温情的一面，然而其理论的致命缺陷导致其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就像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份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②。因此，就把资本视为与工人无关的、自动增殖的“神物”了。

第二节　原始积累是西方资本来到世间时的写照

原始积累首先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经历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其他各国资本主义也经历原始积累的阶段，但积累的途径、方法则不同，正如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经历的阶段与西欧不同。因此，对各个国家的原始积累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一、揭穿资本临世的浪漫谎言

资本的第一个形态是货币，但是，需要一个最低限量的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不是任何人的货币都可以转化为资本。个体资本家获得作为预付资本的货币，可能有多种途径。然而，从历史上看，在资本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03.

② 同①702.

主义初期资本家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大量的货币，从而向资本转化，这个历史过程绝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而是充满了血腥、暴力、欺诈和掠夺、征服等一切地狱般的残酷。一旦驶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资本就确立了把榨取剩余价值作为生存依据的途径。这里，我们要看看马克思是如何揭示资本主义预付资本的起源。

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又要以商品生产者手中掌握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摆脱这个循环，就需要探求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的原始积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是这样来解释原始积累的：在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类是勤劳、聪明而富有节俭精神的，另一类是懒惰的无赖汉。前一种人积累财富，后一种人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以出卖的东西了。这样就偷偷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大类了。富人与穷人的原罪就从这里开始：富人可以不再劳动而不断积累财富，穷人除了本身以外就没有可以出售的东西了。富人是聪明能干的人，干干净净地发财致富，穷人就是愚蠢懒惰的无赖，应该穷得一无所有。把资本家树立为一个光辉的道德形象，为资本家进行辩护。这种田园诗般的解释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他们无视真实的历史进程，把抽象的“正义”和“劳动”视为自古以来的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资本成为现代资本，却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杀戮、到处建立殖民地等暴力手段才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依靠暴力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最终，资本依靠强大的物质力量战胜封建制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关系处于形成过程中，也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快速变革时期。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是两个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发生了联系，一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二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所有者——自由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系列，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脱离了生产资料而自由了，自由得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双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之后，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就会不断扩大规模，这是一个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①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是通过这种分离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不产生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农奴。这个时期恰恰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因为资本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传统的封建主却要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领地之内。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要突破封建制度的障碍，取代封建经济体系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向前发展。

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经济结构的内部产生的，也只有消解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才能大量释放出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的解放并被资本的生产体系所吸收和接纳。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农奴、农民、奴隶、行会帮工等一切形式的劳动力，消除束缚他们的一切封建关系，迫使他们都转化为雇佣工人，实现能动的生产要素的彻底解放。这些被解放的人的未来不是重新获得生产资料，而是更加彻底地被剥夺生产资料。通过彻底剥夺他们原有的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使之成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活下去的纯粹的雇佣工人。这是一个解放与剥夺并行的过程，也是用血和火记载下来的痛苦的历史。现代之子——资本家阶级依靠强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突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成功地排挤掉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封建主，把这些财富的源泉纳入到自己的经济体系中，同时也排挤掉那些行会的手工业师傅。在资本面前，这些手工业师傅们、封建主们，要么维持原状而被历史淘汰，要么也转身蛹化为资本家推进这个过程。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消灭了，土地被资本所支配。原有的种植土地的核心目标是满足土地所有者的消费需要，如今，经营土地的核心目的是发财致富，具体种植什么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带来更多的利润，土地已经属于资本而变成可以任意买卖的一个生产要素了。

在原始积累中，对形成资本家阶级起到推动作用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2.

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①。经过原始积累这个残酷的过程，资本家阶级把劳动力和土地置于自己的生产体系之内了。这里，马克思强调并非所有的原始积累都是一个模式，相反，各个国家往往有不同的特点。

马克思曾经以美国为例，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资本支配雇佣劳动都具有不同的特性。“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② 当时的美国，农民转变为工人“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因为，他们并不是由于资本的压迫而丧失土地的结果，而是由于美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工人始终有机会获得土地。因此，充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临时性的，他们始终保持恢复到农民的愿望，回到原有的生存方式，这种倒退的力量非常强大。资本只有通过人为地提高土地价格的方式，以阻止雇佣工人向独立自耕农的转化，这是美国资本支配劳动力的特殊性。

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总结说：“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可以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达到。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从时间上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③

原始积累的本质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即两种制度的交锋和重叠的时期，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日本等，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英国是在资产阶级与国王的斗争中以“光荣革命”方式走向资本主义，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改革自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3.

②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87.

主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美国则是在几乎抛弃了封建传统的基础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脱离具体的历史而以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原始积累，结果必然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了。古典经济学那些美化资本主义起源、粉饰原始积累残酷性的谎言，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就彻底被拆穿了。

二、资本在嗜血中强壮起来

现代资本脱胎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但是，“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①。资本终于在嗜血中脱去了封建制度这个厚重的壳，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构建各种社会联系，自由飞舞了。

欧洲封建时代，英国生产的基本特点是把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封建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权力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地租的多少，而取决于他的臣民的人数，也就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人数越多，权力就越大。这样就造就了遍布全国的小农户，对小农的剥夺是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

英国是典型的原生形态的资本主义，解剖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封建社会末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大量的无产者：一是封建家臣解散，造成大量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二是王权为了追求绝对权力，用暴力加速解散封建家臣，增加了无产者的数量；三是大封建主把农民强行赶走，夺取公有土地而造成更多的无产者；四是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导致羊毛价格上涨，推动新的封建贵族把耕地改为牧羊场，驱赶小农造成了大量的无产者。随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家大规模地盗窃教会地产，并运用暴力无情地剥夺人民群众。马克思概括说：“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②

---

①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42.

资本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夺取土地所有权：一是资本支配农业，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产业化，为资本开辟新领域；二是占有土地，就会使小农脱离土地而变成无产者，从而为资本提供更多的雇佣劳动，满足资本的生产的需要，实现资本普遍支配农村的目的。这里还包含另一个重要作用，即无产者的数量增加，也就是依赖于市场的人数增加了，形成物的依赖，逐步确立资本的统治地位。土地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地产动产化了，土地转化为单纯可交换的价值，地产受到资本的支配，标志着国家机体完全从属于资本了。

地租的性质改变了，农业发展的方式和目的也彻底改变了："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源）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对于农业关系的内部结构来说失去了迄今为止是无关紧要的和外表的性质。在某些地方，农业本身开始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纯粹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传统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的经济关系解体了。"① 资本支配农业生产，目的不再是为了生产者个人的消费需要，而是为了出卖剩余农产品而获得利润；生产什么也不再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消费需要，而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农业生产变成了纯粹的资本的生产。由此，一切传统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失去了原有的性质而解体了。

当然，"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②。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了，国王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去摧毁封建主，因此，资产阶级得到了国王的支持。此时，资产阶级也清醒地认识到，它无法以自身的经济力量支配传统的经济力量，只有寻找外力——国王的支持，才能摧毁传统的封建的束缚，获得生存的空间，并最终获得主导地位。资本与国王为了各自的利益，一拍即合，在资本的操纵下，国家制定了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实施压低工人工资的法律。"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9.

② 同①312.

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① 还要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资本在萌芽时期就已经企图占据统治地位，经过血腥的过程，直到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才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②

在经济领域中，资本最大的敌人就是以小农生产为主要形式的非资本生产，即货币权力与地产权力之间的对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中的劳动力固然希望摆脱依附关系，却也不愿意成为货币权力下的雇佣劳动者，而希冀变成为消费而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并希望通过分割大地产的方式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可见，资本不仅与地产权力对立，也与雇佣劳动对立。同时开展双向斗争的资本，只有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持，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最初的雇佣劳动主要是由于资本占有土地的结果，而在形成了完整的资本的土地所有权后，雇佣劳动就在这种所有权中不断地自我复制出来了。

在资本主义初期，以自由为表面特征的资本，却在资本体制内以强制性的手段，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的推动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造就了社会的繁荣，同时也对工人和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国家权力的放纵下，资本为了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强制工人延长工作时间，甚至超过了生理界限。马克思认为，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的量，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对于资本家而言，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只有工人的工作日无限趋近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资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吮吸活劳动。对于工人而言，他们竭力争取工作日的正常化，规定合理的工作日界限。二者之间的斗争实质就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为了减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46.

② 同①858-859.

少投资，根本不会顾及工作环境，造成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严重地伤害工人的健康。在工作日确定的时候，资本家则通过无限度地增强劳动强度方式，吸吮活劳动，使得工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广泛采用机器，使得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并因此而使用童工、女工，极力压低工人工资，使雇佣工人陷入绝对的贫困之中。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大量工人失业，进一步恶化了工人的生存状况，劳资冲突加剧。

17 世纪的英国，原始积累的各种因素“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殖民制度把暴力强加到国外，肆意掠夺，并把赚钱宣布为人类最终的、唯一的目的。国债制度则以“文明的”方式迫使人民背负债务，从而生成了大量的食利者阶级，他们在国民和政府之间大发横财。国债还刺激股份公司、有价证券的交易活跃起来，也使银行的统治逐渐强大起来。国债需要税收来偿还，因此，建立与国债相适应的税收制度——课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了。保护关税则是保护资本家、剥夺工人，促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的重要手段。

为了实现原始积累，在国内，资产阶级对小农进行无情的剥夺、对工人进行无限制的压榨，并以各种“文明的”手段掠夺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国外，则推行惨无人道的殖民地政策以攫取财富，丝毫没有任何温情和田园诗，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记载的人类的痛苦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 可见，这个论断仅限于西方现代资本积累初期的状况，决不能把这个观点强加到现代资本的头上，更不能用这个观点来批判已经成熟的、成为社会物质生产决定性力量的现代资本本身，不能犯“刻舟求剑”的历史性错误。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61.

② 同①871.

第三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资本在不断地增殖、壮大，那么，它的成长遵循怎样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必然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资本之所以能壮大的直接根源在于它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则是工人所创造的，因此，科学地阐明资本的增长与工人阶级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资本积累的关键问题。

一、资本构成不变时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原始积累以英国为典型，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资本在完全确立了统治地位而成为“普照的光”之后，它不能像原始积累时期那样依靠暴力掠夺过活，其生存方式必然转为依靠工人的劳动为生。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构成资本积累的主要内容。由于资本不断地增殖壮大，因此，应该根据资本内在结构——资本的构成变化的具体情况，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基本关系。

考察资本的构成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价值维度，从价值的角度可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二者的总和是资本的总量，二者之间的比率则等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的比率，这个比率就是资本的价值构成。二是纯粹的技术构成，资本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合并起来推动生产，其内部构成的核心是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这个比率关系是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关系非常紧密，不可分割。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价值构成，价值构成反映技术构成，二者共同构成资本的有机构成，简称为“资本构成”。

当资本构成不变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增长。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都是资本内部的比例关系，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的比例不变，但增加了积累，扩大了生产规模，那么，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会按照同一比例增加。简单再生产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再生产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要素的比例关

系不变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也就在扩大的规模的基础上再生产出资本关系，即再生产出更大或更多的资本家、更多的工人。也就是说，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越多，需要的工人就越多。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仅仅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而被合并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不能脱离资本而存在。作为个体的工人，可以时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出卖给另一个资本家，但是他不能不出卖给资本家，因此，“自由”地出卖并没有改变劳动力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只是一种掩盖，获得了虚幻的自由。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过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要素，那么，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前提下，所谓的资本积累不外乎就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是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本质性改变，而只是意味着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太长太重了，可以放松一点。因为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给工人增加工资，前提是资本家赢得了一定的利润，目的是为了刺激和维护工人继续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利润的热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内在要求是使它发挥职能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去，把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关键是还要以工人的无酬劳动扩大积累、追加资本，即获得无酬劳动是资本家活动的唯一目的。因此，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力的条件，以保持一定量的无酬劳动的存在为底线，不仅使劳动力能够不断地被出卖，而且能使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工人工资这个概念，内在地包含着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含义。工资提高最多也不过是说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相对减少了，但这种减少绝不会降低到零，更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在资本构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即资本的生产处于稳定的量变的发展过程中，人口也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发展状况。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就是资本、积累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中心问题就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与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即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前提下追加资本与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以过程论的眼光审视积累与工资之间的关系，把它分成前后相随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如果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积累的无酬劳动量的增长速度快、数量大，为了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就要大大地增加劳动力，即发生通常所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那么，资本

家就只能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以保证生产。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就意味着利润减少。第二个阶段就是由于工资提高而导致剩余价值减少，一旦减少到这样的水平，剩余劳动无法到达正常的数量，资本家追加投入的动机就会显著减弱，也就是资本化的数量就会减少，从而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降低，工资上升的势头就会受到阻碍而回落。可见，劳动价格维持一种波动状态：工资的最高点取决于积累最高的具体情形，最低点则取决于积累的最低点。这两个界限是由资本所划定的，在这个界限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并保证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被神秘化，不外乎就是不允许无限地降低劳动剥削的程度，也不允许无限地提高工资，而是在波动中维护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促进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正如在宗教领域中，人受到自己头脑的产物——神的支配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人受到自己双手劳动的产物——资本的支配。工人创造了资本，却变成了资本的奴隶，资本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本而成了工人的主人。

为了追求利润，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资本家会依据资本本身的特性，采用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通常情况下，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是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强度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相对量，也就是说，工人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生产资料的增长既是生产率增长的结果，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或者说，同样的劳动力推动了更多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劳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量相比于客观因素的量而言，相对减少，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这种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就是不变资本的量相对增加，可变资本的量相对减少。

马克思观察到，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可变资本会相对减少。“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① 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减少就意味着利润量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17.

的减少。为了弥补由此而造成的利润减少，资本家就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促使工人在单位劳动时间内转移更多的生产资料，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进而恢复到甚至超过原有的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在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从而有力地维护市场地位，等等。可见，相比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资本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开放的而富有竞争性的。

“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像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① 也就是说，资本构成不变只是表明资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表明资本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资本处于快速变化的状态，关键则是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也导致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关系发生重要变化。

二、资本构成发生变化时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的关系

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的驱动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下，资本构成发生变化是一种历史必然。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能近似地反映资本物质组成部分的变化：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在不断地增大，由不变资本转化而成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与可变资本转化而成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但前者增加的速度要慢了很多，这就意味着以较少的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的绝对量也增加）可以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劳动生产力在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模，能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能够高效地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进而可以由于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这样更有利于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发生，而一般的商品生产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有资本，也存在商品生产，但它却无法像资本主义的资本那样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劳动产品也归个人所有，劳动者独立或单独地生产商品，即资本家、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商品的所有者是同一个人，其生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18-719.

产能力低下，资本的增长仅仅依靠单个资本和极少量劳动力来实现，因而不会产生规模效益。这种生产看似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与现代资本不可同日而语。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大规模生产，那么，这就必然要求单个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这个积累是从手工业飞跃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其中，这个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的结果，马克思就假设积累已经存在并称之为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为了剩余价值而不断采取各种方法提高劳动生产力，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高效率地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剩余价值则成为积累的源泉。一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就会摆脱历史的束缚，以自身为前提不断壮大，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就是用商品来生产商品、用资本生产资本的方法，也就是加速积累的方法。可见，一定程度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反过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地加速积累从而不断地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这两大因素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以“正反馈”的方式壮大起来，从而引起资本内部的技术构成发生变化。结果则是资本的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即用更小的劳动量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

单个资本的积累与扩大是实现整体资本生产扩大的基础，社会总资本的增长依靠单个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每个单个资本及其生产资料的积聚也都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当单个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分出枝杈，即分裂为更多的小资本家，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资本家家庭析产的情况，也有从小商品生产者或者以其他形式质变为资本家，也就是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资本家的数量有可能也增多。“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

的资本的增长还同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交错在一起。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①

社会总资本分为分散的单个资本，彼此之间相互排斥，又会相互吸引，这就形成资本积聚。资本家个体的独立性被消灭，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资本之所以在一个人手中能够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许多人丧失手中的资本，这种现象不同于积累和积聚，而是资本的集中。集中以剥夺或吞并其他资本的存在为前提，资本集中即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从社会层面上看，单个资本之间就是在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过程中，社会总资本则不断地发展起来了。单个资本之间，竞争是本质，合作则是为了壮大自身更有竞争能力，特别是要应对下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经济危机。

资本之间的竞争，最有效的手段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利用价格优势能够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资本家想方设法会降低商品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则取决于生产规模。通常情况下，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大资本战胜小资本是常态。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进入这个领域中所需要的最低限量的资本数量也增加了，投资门槛限制了一些资本的进入，那些较小的资本就流向其他领域，在大资本没有介入的夹缝之间求生存。在这些夹缝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资本的多少：单个的小资本越多，竞争越激烈，小资本的数量越少，激烈程度就越低；相互竞争的单个资本越大，激烈程度就越小，单个资本越小，竞争就越激烈。无论怎样，竞争的最后结果都是较小的、较弱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有一部分转入那些竞争中的获胜者，另外一部分就彻底消失了。以上这些竞争，还属于传统的、纯粹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方式。

“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21.

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①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增长，竞争和信用这两个实现资本集中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也发展起来。增加积累可以为资本的集中提供更多的材料，单个资本的吸引和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强烈。

集中与积累都是资本运动的形式。资本的集中，其相对的广度和强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数量以及经济机构自身的优越程度，但是，资本的集中不完全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而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积累主要依靠单个资本的数量的增加来实现，集中则主要通过单纯改变现有的资本的分配、重新组合社会总资本各个组成部分来实现。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资本，集中就达到了极限；如果社会总资本融合为一个资本家公司，集中就达到了极限。积累，原有的资本靠自身数量的扩张才能扩大经营规模，这是一个由圆形的运动到螺旋形运动的变化，通过再生产而逐渐扩大规模，相比集中而言，其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集中则不单纯地以积累为前提，主要以资本的重新组合为前提，从而使工业资本家快速扩大经营的规模，达到原有的任何单个资本无法企及的规模，实现规模效益。

因此，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② 资本的积累和集中都会产生排斥工人的现象：通过积累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雇佣工人。集中起来的那些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也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

三、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23.

② 同①724.

果。起初，资本积累只是资本的数量的扩大，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但是，持续地扩大导致资本构成不断地发生质的变化，并突出表现在不断减少可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持续增加不变资本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高效率的劳动生产力，引发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积累的增加速度。因为，简单的积累只是总资本的绝对量的扩大，规模的变化极其缓慢，其技术构成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中广泛存在着资本的集中，从而使得其规模快速变化，那么，追加资本的技术构成也就会发生变化。

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决定的。随着总资本的增长，对劳动的需求的总量可能会增加，但是相比原有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关系而言，可变资本必然相对减少。也就是说，随着总资本的增长，对劳动的需求不是按比例增加的。总资本的可变资本部分，其相对减少的速度要比总资本增加的速度更快，这一变化表现在工人人口上，好像是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生产出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生产出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的工人人口。

马克思总结说："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① 对于这个规律，马克思多次引用并认同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说的话，即增加国家纯收入的同一些原因，同时也可以使人口过剩和工人的状况恶化。国家富有未必会改善工人的生存状态。

实际上，工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周期相关。与工业周期性变化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这决定工资也周期性地变化。因此，决定工资变动的并不是工人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变化，而是随着工人中已经就业的工人现役军和待业的后备军的比例来决定的。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游离出来的程度决定工资的变化。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27-728.

背景恰恰是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规律在确保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资本的增长与其对劳动的需求是具有相关性的两回事，劳动的供给与工人阶级的增长也是不能混淆的但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回事。因为，资本在这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会扩大对劳动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又会不断地游离出工人而扩大劳动的供给。那些失业的工人在工厂之外给予就业工人以巨大的压力而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以保护自己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家提供不需要雇佣更多工人、减少可变资本的可能性。资本家的意愿和就业工人、失业工人共同成就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①

过剩人口通常以三种形式存在：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的过剩人口主要是指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没有满足资本增长的需要，但又会超过这种需要，即资本无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劳动力，造成了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矛盾。通常表现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而没有就业，另一方面资本家却抱怨人手不够，在既定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一部分劳动力束缚于既定的生产体系内，而另外的急需劳动力的生产体系却劳动力不足。另外，由于资本残酷剥削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快速地降低甚至丧失劳动能力，有的工人自然年龄还是中年，就已经老化了，也变成了流动的过剩人口。

潜在的过剩人口主要源于农民。资本的生产一旦支配农业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占领农业，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要就会绝对地减少，资本支配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37.

农业的程度越高，需要的工人就越少。农业领域中的农业人口随着资本积累呈现出绝对减少的趋势而几乎没有反弹的可能性。这样，一部分农业人口就必然转入城市而变成城市无产阶级，绝对地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由于农村本身存在着潜在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断流向城市，因此，这种转化是相对过剩人口的源泉。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即停滞的过剩人口，属于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就业完全根据资本的需要而随时发生变化，就业情况非常不规则，实际上，这类人口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随时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能够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人口那里得到补充，能够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

从相对过剩人口的构成状况上看，首先需要把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等人，即把流氓无产者排除在外，余下的才是我们所说的相对过剩人口。这些人通常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主要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具有正常的劳动能力的人；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三类是那些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资本不断增多，与此相应的相对过剩人口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其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就越多，其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同一些原因造成了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同增长，那么，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也是一同增长。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就越陷入贫困中，现役军则承受更多的劳动折磨。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那么，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导致相对贫困人口也不断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社会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就能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种状况没有改善工人的地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是同样多的生产资料推动着越来越少的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更多的生产资料。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的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人造成更大的就业压力。工人越是付出更多的劳

动，自己就越是没有保障，生产条件就越来越与工人形成异化的关系。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快，反而表现为工人人口比资本的需要增长得快。特别是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导致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工人的劳动越来越没有内容而附属于机器，工人畸形发展而变成局部的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而毫无独立性可言，工人日益屈服在强大的机器面前，从而屈服于资本家。不论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他们的状况没有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好转，反而可能会恶化。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这个规律把工人完全束缚在资本上，使其依赖资本而存在。

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可是与创造这些财富的工人无关。因此，马克思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带来的恶劣的社会效果：“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3-744.

第七章　资本的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生产，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间断地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具体生产的物质内容则仅仅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但是，仅仅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揭示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即资本家通过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以获取剩余价值。

第一节　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作为买者的权利

在资本家看来，他利用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是他作为买者的权利，是通过公平交易而获得的果实，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然而，深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能够发现公平交易下隐藏着的不公平，还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来测量不公平的程度。

一、物理学意义上的工作日及隐藏在背后的权利对抗

表面来看，资本家支付足额的工资（虽然是工人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以后才获得了工资，即预付给资本家以可变资本的价值）购买工人一天的劳动，是完全公平的交易。但实际上则是：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构成。由于必要劳

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都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工作日的长度也就不是不变量，而是可变量。工作日的总长度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具体的长度随着剩余劳动时间的长度而变化。工作日固然是流动的量，但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最低的界限是必要劳动时间，此时，剩余劳动等于 0，这个最低的界限就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工作日低于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就无法弥补可变资本，导致资本的亏损，资本减值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必要劳动时间始终是工作日的一部分，决不会缩短到这个程度。

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的界限，不能超出这个界限。这个最高界限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超长工作就会破坏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无法恢复，导致丧失劳动力。另一个界限是社会道德界限，因为工人也需要必要的时间来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两个需要的范围和程度则取决于一般的文化状况。身体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共同构成了工作日的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的界限都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的余地。

在购买劳动力时，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签订契约，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之内的使用价值都归资本家所有，很明显，资本家有权要求工人为他工作一天。由于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是不同的，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尽可能长的时间就是利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一天的工作时长却是一个模糊的量，那么，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物理学基础则是工作日，尽可能延长工作日，就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是说，工人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花钱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在资本家看来，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购买的劳动时间里做别的事情，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

因此，关于工作日的界限，资本家的看法是："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9.

由此，以工作日的长度为焦点，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种权利的对抗。工人作为卖者这一方说："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① 由于劳动力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而这个交易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也就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因此，作为劳动力的买者，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尽量延长工作日，甚至渴望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但是，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性质，不能过度消费，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工人自身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②

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但这两种权利的斗争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一切社会形态，只要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另一部分人——劳动者无论是否拥有自由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不仅必须付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还要付出超额的劳动时间生产出生产资料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无论是雅典的贵族、罗马的市民、美国的奴隶主，还是现代的地主、资本家，任何身份的所有者都需要劳动者的无偿劳动才能存在下去。资本主义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于：在后者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那么，他们追求剩余劳动就受到了需求范围的限制，生产本身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无限的剩余价值，从而造成对劳动时间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不在于榨取剩余劳动，而在于对劳动时间需求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区别。

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共存于世界，即一边是处于低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1.

② 同①271-272.

等形式生产的劳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另一边是更加高级的雇佣劳动，前者必然会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中。如果世界市场使得前者的产品外销成为其最主要的利益，那么，劳动者就不仅承受奴隶制、农奴制等野蛮暴行，还要承受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在资本家看来，工人只是工具，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①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贪婪地吸吮剩余劳动，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夺取工人道德和身体正常发展的条件，使劳动力处于萎缩状态，使得工人未老先衰、过早死亡，其实质是靠缩短工人的寿命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延长劳动时间。

资本的过度压榨与工人的非人状态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②。也就是说，资本家无限度地榨取剩余劳动，不仅是某个资本家的非道德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迫使每个资本家以这种方式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就要在竞争中失败。

然而，无论资本家是善意或者恶意，都不会主动地减少劳动时间，资本带来的社会结果越来越残酷、恶劣。因此，必须通过国家力量，节制资本，强行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给予工人一定的保护。我们可以比较现代资本与资本初生时期的差别，后者刚刚出世，还无法依靠自己单纯的力量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因此依靠国家制定各种形式的劳工法，强制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现代国家则发生了文明的转向，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缩短工作日，这是资本做出的重要让步，以维护资本与劳动的生产关系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英国工厂法的重大的、历史的积极作用：“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06.

② 同①311-312.

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①，以遏制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盲目掠夺欲，避免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性的摧残。

二、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历史性转换

马克思以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创立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对重要的概念：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纯粹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相对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由于受到劳动力的生理条件和社会道德、强制性法律等条件的限制，资本家不可能无限地延长劳动时间，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只有在确定的工作日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相对降低劳动力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主要是指促进劳动过程发生一种变化，能够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用较小量的劳动就能生产较大量的使用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不仅需要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同样也需要变革社会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变革生产方式本身。同时，提高劳动生产力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最终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工作日，可见，提高劳动生产力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因为劳动力的价值主要取决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表现为生活资料，因此，要降低劳动力价值，就要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就会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些商品就越来越便宜，也就是工人用相对减少的劳动获得的工资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相对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当然，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单个资本家主要依靠改良生产方式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力，可以使其在与同类资本家的比较中，在同样的工作日内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6-277.

个别资本家的所作所为也是整体资本家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完全相同。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采用相同的生产方式的时候，那么个别商品的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就会逐渐消失，率先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了。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个根本规律迫使资本家必须以低于商品社会价值的方式出售自己的商品，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同时又作为一种竞争中的强制规律使其他资本家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内在驱动与外在压力的统一，使得资本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并扩展到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各个生产部门。当全部必要生活资料，即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普遍变得便宜的时候，一般剩余价值率就会受到影响了。

劳动生产力越高，单位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商品中的价值就越低，因此，商品包含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如此，即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生产力越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越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越低就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因此，站在资本的生产这一方面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数量就越多。就是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数量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相对剩余价值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其降低而降低。“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依靠残酷地延长劳动时间，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依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决定资本家一切行为的准则是剩余价值，因此，既然提高劳动生产力能够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总量，那么资本家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与此同时，提高劳动生产力会导致商品的价值降低，即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这同一个生产过程使得商品的总价值降低了，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则提高了。这就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难题：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关心的就是如何能生产更多、更大的交换价值，似乎应该不断增加商品的交换价值才符合他的要求，而实际中资本家却走了相反的道路，即想方设法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却无力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个“谜”。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1.

提高劳动生产力不会自然而然地使资本家主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因为，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延长劳动时间依然会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能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每一次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既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也是工人坚决斗争而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历史也就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争夺劳动时间的历史。

在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资本家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迫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与此类似，19世纪下半叶，某些国家因为童工而对劳动时间进行限制，其内在原因是一致的——劳动时间的长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使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才降低到每个工作日12小时的长度。18世纪最后30多年以来，资本进入大工业时代。大工业迫使工人附属于机器，工作日的界限被完全突破了，习俗、自然、年龄、性别、白天和黑夜等一切界限都被摧毁了。大工业消灭了传统资本对劳动力的各种技艺、性别、年龄等的要求，把一切人都卷入到生产过程中来，并企图无限制地延长时间，资本的内在冲动也构成了资本精神的特征。

比如，1833年，英国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一天15小时工作日，白天可以任意使用13～18岁少年。禁止雇佣未满9岁的儿童，9～13岁儿童每天劳动时间限制为8小时。禁止9～18岁的少年做夜工。“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① 从这些立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立法者没有也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资本采用大工业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且还能够大量使用童工等未成年劳动力和女工，不仅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对成年劳动力造成强大的压力，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延长劳动时间，总之，这完全对资本有利而把工人置于悲惨的境地。然而，工人的反抗运动也风起云涌，社会力量逐渐转移而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阶级和各种社会进步力量一道，经过10多年的艰苦斗争，1848年5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6.

月1日英国终于通过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一部法令——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加，关键原因在于那些与工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同情工人阶级，而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迅速壮大工人的力量，从而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当然，十小时工作日的胜利没有改变工人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维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①。如果从劳动的观点考察生产过程，工人并不需要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看待，而只是把它当作有目的的活动的手段和材料，工人运用生产资料创造出新的产品。但是从价值增殖的角度看，生产资料立刻就变成了吮吸工人劳动力的手段了，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颠倒：是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颠倒，因为死劳动支配活劳动，是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之间的颠倒，因为价值支配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死劳动支配了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②。在颠倒中，真相被掩盖，资本家“理直气壮”地赢得了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

无论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减轻工人的劳动，而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部分，相对地延长工人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

三、工场手工业是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初级形式

从资本主义诞生到19世纪中后期，依照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先后经过了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协作。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38.

② 同①359-360.

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进行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也就是说，协作主要是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人数众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生产某种商品，这种生产方式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的历史起点，也是概念的起点。这种生产方式与传统的行会手工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量的扩大，因为，小业主和资本家的区别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

这里，马克思举例说明资本家与小业主的区别时说，雇佣 12 个工人的就是资本家；雇佣 2 个工人的就是小业主，但这绝不是区别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数量规定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以是否达到 12 个雇佣工人为标准来划分个人的阶级成分，达到或超过 12 个就是资本家，就属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并运用这种荒谬的结论造成了荒谬的社会结果。这种观点声称依据《资本论》，其实是以教条的、机械的思维方法对待《资本论》而得到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本质上，不是坚持而是反对《资本论》。因为，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必然同时使用许多工人，这在于资本家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劳动，实现价值增殖。

协作的基本前提是劳动方式没有发生突破，而是由于许多工人聚集在一起劳动，引起了物质条件上的诸多变革。因为，共同使用厂房、仓库、工具等，会显著减少不变资本，从而减少转移到单个产品上的不变价值这一部分，最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生产中，协作具有超越任何个人能力的巨大优势，能够完成任何单个人无法完成的工作。“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 集体力超越众多单个人的力量的机械加和，是协作的最突出的作用。

从劳动者的精神状态上说，当多数人一起从事生产劳动时，工人之间的社会接触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激发工作潜能，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8.

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①]。在社会接触中，工人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更强的动力从事劳动。

通过协作，把个体劳动者结合起来，产生了总体劳动者，具有了超过个人的更高的效率：这个总体劳动者在空间上可以同时进行多方面加工，仿佛前后都有手和眼睛，产品可以在空间上同时成长，因而总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些劳动者相互补充，共同从事同一种工作，这种协作共存于一切劳动形式中并起着重大的作用。

协作不仅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还可以在同等或者更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相对地在更小的空间上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工人劳动空间范围反而可以缩小，自然就会节约非生产费用。由于协作而缩小劳动空间完全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集聚造成的。

由于协作而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以及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二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三是由于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四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协作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但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具有特征的形式，迄今为止，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重要特征是分工：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分工、进一步发展分工，同时，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生产形式。工场手工业的最终形态是形成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不管怎样，工场手工业以手工业为基础，强调工人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性，其技术基础还是非常狭隘的，生产过程还不能得到真正的分解，要依赖工人的操作，因此，工人的熟练程度依然是生产过程最重要的基础。

分工中，由于工人从事某一个或几个简单、重复的操作，是非常单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9.

调的劳动，缺乏活动的变化性，也没有刺激性，妨碍工人焕发精神，使工人易于疲劳而降低劳动热情。在分工中，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和技艺，也取决于工具的完善程度。

分工就是把整体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道一道相连的工艺过程，一个工人劳动的结果是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在分工中，工人与工具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工人由原来的完整地生产某个商品转化为只完成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操作，初步呈现出工人附属于工具的特征，工人变成了局部工人，局部工人组成总体工人。局部工人只是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工人的片面性成为他的优点。由于仅仅从事片面的操作，他就逐渐变成了能够依靠本能而不需思考就准确地发挥某种作用的“器官”，就像机器的部件在机器体系中准确地发挥有规则的作用一样。

工场手工业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不再是若干单个工人单独完成产品的数量的总和。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而且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发展了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构成，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极大地推进了劳动生产力。

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工业和农业等大类分工，这是一般分工。把这些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关于分工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是一切以比较发达的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深刻基础，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就是城乡分离的对立的运动。因为，一定量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基础，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和物质前提却需要通过城乡分离与对立才能实现。从生产的角度看，人口的密度并不取决于一定空间内的人口数量，而取决于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人口数量。比如，人口总量相对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其人口密度高于那些人口总量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

社会分工以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买卖为中介，从而把全部生产体系联系为一个整体。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是各个局部工人之间的联系，原因在于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以这个资本家为中介把不同的工人结合为一个总体工人。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的手中构成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物质基础，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工人的比例关系是一种必须遵从的铁的规律。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

资本家手中构成了社会分工的物质基础，这些资本家及其生产资料分布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其数量和比例关系则是偶然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家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① 也就是说，每个工场手工业内部是有秩序、按比例的分工，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各个部门的分布是混乱的、任意的。

工场手工业既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同时也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它的最完善的产物之一，就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由于工场手工业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出机器。机器把手工业活动从支配社会生产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消除了工人终身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也打破了原有的限制资本统治的原则，促使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关系的变革只能是经济体系内部变革的结果。比如，当时亚洲各个国家不断地瓦解、不断重建和改朝换代，但是，其社会本质没有改变，因为亚洲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改变。也就是说，单纯的政治风暴只能重复原有的社会形态，而经济革命才是彻底的革命，才会带来社会的飞跃。

总之，“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②。资本经过了短暂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大工业时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12.

② 同①418.

代。大工业最突出的特点是科学的应用，由此把生产建立在开放的、革命的基础之上了。

第二节　大工业创造新逻辑——“工人服侍机器”

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大工业时代，标志着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资本家从主要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向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实现了新的变革，也引起了劳动力买卖关系和劳资关系的变革。

一、机器和大工业的本质

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以往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资料一样，机器大工业仅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依靠大机器，资本家可以相对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同点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起点是不同的：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的变革为起点，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从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转变，首要问题是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即机器和手工业生产资料的区别是什么。

“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① 因为，机器也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其中也包含“历史的要素”②。马克思认为，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是构成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与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马克思认为，“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③。机器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其实质是用一个机器代替只使用工具的工人，不管推动这个机构的动力是什么形式，关键是这个机器有多个同样或者同种的工具一起运行，使工人按照机器的要求进行操作。这里需要对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区别开来。前者的功能：制品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后者是取代前者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7-428.

② 同①428.

③ 同①429.

更加高级和发达的机器体系：在这里，劳动对象依次通过一系列的、承担不同功能的机器，被彼此不同又相互补充的工具机所加工，最终变成制成品。机器体系也在不断地进化中，越高级的机器体系，效率就越高。

依据原料运行的具体状况，就能对机器体系的发展程度进行判断：被加工的原材料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成品，原料越是不依靠人的手而是依靠机器体系而从一个阶段传送到下一个阶段，工作机就越完美。按照这个标准，自始至终，被加工的原料完全是自动运行的话，机器体系就达到了最完善的水平，这种生产模式的本质就是当今时代现代工业的普遍模式——流水线，实质也就是福特制的理论雏形。

如果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独立地完成加工原料的一切操作，工人只是承担从旁边照料的工作任务，那么，它就属于自动的机器体系了，同样，自动的机器体系也必然处于不断地改进中。在当时所能预见的范围内，马克思认为，由一个总的中央自动机通过传动机推动的工作机，这种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

机器和大工业一经产生，就会以自己独特的逻辑不断扩散和完善，从一个生产部门迈向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引起其他部门乃至于全部生产方式的变革。大工业的自我发展就需要它不仅掌握机器本身，还要能够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而不依赖于外力，从而建立起与自己的需要相适应的技术基础，脱离任何形式的依赖性而实现自立。其中，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

同时，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引发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因为大工业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的资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领域中投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资本渴望快速建立世界市场，传统的交通手段无论在运输的数量上还是速度上，都无法满足大工业的需要而成为桎梏。因此，变革交通手段变成资本的最紧迫的需要，大工业也为变革交通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内在动力，最终使之与大工业保持同步。

劳动资料以机器的形式存在，就是要求用自然力代替人力，用科学来代替经验。劳动中的工人之间的协作关系现在转变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性，大工业作为现成的生产有机体呈现

在工人面前而与工人相对立，工人只有服从于机器的要求才能维持生产。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都并入了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工人的劳动力消耗来获得的，工人在提高生产率中的作用下降了，从而工人的地位也就下降了。而且，大工业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即使不断地更换工人，也不会因人员的变化而使劳动过程中断，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地位。机器的生产率的高低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代替更多的工人劳动。在工人看来，机器是敌视工人的，由此也说明了工人在反抗资本家时会捣毁机器的原因。

但是，机器也不是简单地排挤劳动力，资本家使用机器也不是无限制的，而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因为一般商品生产者把机器看作降低成本的手段，使用机器就存在一个明确的界限，只有当生产机器所消耗的劳动要少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才有可能采用机器。资本家比一般商品生产者采用机器的界限更狭隘，因为资本家支付的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只有当机器的价值大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时候，才会使用机器。基于这种考虑，为了实现和扩大机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①。使用机器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夺去了家庭范围内的自由劳动时间。机器使劳动力贬值，扩大了资本剥削的领域，提高了剥削的程度。

从资本统治的角度说，机器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有助于巩固资本的独裁地位。“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3-454.

于在机器上劳动看起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①

儿童是大工业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并造成了儿童高死亡率。造成这个恶果的原因很多，比如，妇女外出就业无人照顾儿童，或者对子女照顾不周；儿童的饮食不适、缺乏营养、被喂鸦片剂等，母亲还违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儿童的事件。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农业生产也采用了工业制度，结果，工厂中出现的现象在农村也重现了，暗地里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还厉害，等等。儿童问题引起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由于资本家采用机器而引起了劳动力买卖关系的变化，撕掉了仅存的粉饰不平等交易关系的外表，也迫使国家干涉工厂事务。“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② 在儿童已经受到致命的摧残的时候，才开始保护儿童，这是资本运用机器直接带来的社会苦果。

可见，机器大工业从根本上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工人的劳动内容从操作工具变成了服侍机器，资本可以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就能高效率地进行生产，从而大大地降低工资的支出。然而，在机器的逼迫下，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妻子、儿女，无形中成了奴隶贩卖者。

二、“工人服侍机器”的必然性及其社会后果

机器总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只有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二者存在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导致机器存在两种损耗：一是有形的损耗，这是由于使用磨损（机器运转）或不使用（自然力的作用的结果）造成的。二是机器的无形损耗。如果同样的机器被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有新的更好的机器代替原有的机器，原来的机器的价值就要受损失。无论原来的机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也不论原有的价值是否都回收了，它的价值不再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算了，而是由同样的新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4.

② 同①457.

的、更好的或代替它的新的、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原有的机器就贬值了。

由于存在这种损耗，资本家就会在机器生产还处于垄断地位、利润特别高的过渡时期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在损耗降临之前回收投资、实现剩余价值。因为，随着机器在这一部门的广泛采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个别价值的水平，此时，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相反，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即所有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就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了。资本家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即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增加机器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能减少工人人数，而减少工人人数又会降低剩余价值。

资本应用机器进行生产，刺激了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内在动机，使劳动方式和社会劳动的关系发生变革，以消除任何形式的抵抗。同时，由于存在着一些资本无法支配的工人阶层，存在着一些由于采用机器而被游离出来的工人，造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只能服从资本强加到他们头上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①

由于无限地延长工作日来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已经被禁止，资本唯一的道路就是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缩短工作日，就需要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强化生产条件的节约，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强度，尽可能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全部空隙。就是说，劳动持续时间的减少，要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方式来弥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相对剩余价值。非资本的社会生产的发展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生产为了实现剥削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性质却是根本不同的。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9.

相比而言，“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①。工人服侍机器决定了工人以表面自由的方式变成了新形式的奴隶。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不能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得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机器劳动损害工人的神经系统，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一切自由的活动。资本主义生产固然是劳动过程，更重要的是价值增殖的过程，那么，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相反地，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这种颠倒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取得了在技术上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② 采用机器后，工人把自身遭遇到的不幸归因于机器，就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还没有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错误地攻击物质生产资料，而不知道应该攻击的是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否认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关系，极力鼓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从理论上、思想上进一步愚弄工人。实际则是，资本内部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机器本来可以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要无限地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能够减轻工人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不断地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来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受到自然力的奴役；机器本来能够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一句话，当工人把机器和机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6.

② 同①487.

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的时候，工人阶级就转化为自为的阶级了。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还产生了扩大分工、衍生新的社会阶层等一系列社会效果。机器生产使社会分工得到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采用机器直接增加了剩余价值，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阶级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一方面是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减少，这就在产生出新的更多的奢侈要求的同时，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奢侈品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奢侈品的生产也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市场关系越来越丰富、紧密，随之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产业资本不断分化而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阶层。大工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生产部门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的劳动力人数相对减少，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挤出了生产领域而从事非生产劳动，比较集中的现象是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旧式家庭奴隶，即“仆役阶级”，比如管家、仆人、使女、侍从等。

另外，由于机器生产的基本方法是把完整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阶段，应用力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来解决各个阶段中的问题，因此，彻底破坏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同时，单个工人结合为总体工人，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因为，在总体工人的结构中，不再需要工场手工业那样的熟练工，而只需要能承担极其简单操作的、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其劳动力的来源十分广泛，随处可寻。正是依靠机器的强大力量，大工业击垮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把这些破产者或者转化为工人，或者转化为各种仆役阶级等，继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

也正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大工业支配的大农业造成的相对过剩的人口，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比如，在“服饰”生产中，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快速过渡：原有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是单纯地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采用了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但是，这种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也不能满足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需要，采用机器是资本家的唯一选择。在服饰生产领域中，比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制帽业等，具有决定性革

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操作缝纫机只需要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又靠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把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成为服饰生产领域的绝对主力。她们依靠缝纫机而拥有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工人。

大工业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增长方式，而变成周期性地增长方式了："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① 这几个阶段中，比如在繁荣时期，由于市场供不应求而使资本家专注于生产而缓解了竞争的压力。在其他几个时期，资本家之间进行十分激烈的竞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市场份额往往与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那么，为了便宜，资本家除了采用新生产方法外，就会不断地压低工人工资，甚至会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同样，大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也是攻城略地，无坚不摧，逐渐树立了大工业的世界霸权。"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② 大工业导致过剩的人口，不仅促进国外移民，也刺激了对外实施残酷的殖民政策，把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构建一种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大工业迫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三、生产劳动的历史考察及其内涵的延伸

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工业，每次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资本家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22.

② 同①519.

的实现剩余价值方式的改变。无论生产方式如何改变，都只是价值的转移，剩余价值的来源依然是工人的无酬劳动，因此，核心问题依然是劳动力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

个体生产者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劳动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在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中，个体工人结合为总体工人，总体工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但是，个体工人则在产品生产中只是发挥了某种局部的作用，个体只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越是发展，从事生产劳动的生产工人的概念就越扩大。与以往不同，生产工人从事生产劳动，有时不需要亲自动手，而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相应的职能就可以了。这里的区别在于，总体工人的职能与个体生产者的职能是相同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始终是正确的。但是，总体工人中的个体工人的职能与个体生产者的职能就不同了，不能用个体工人的某种局部职能与完整的生产劳动直接等同起来。因为，任何个体工人的职能不能与产品直接等同起来，而只是在产品的生产中发挥了某些局部的职能，对这个产品有一定的贡献。

但是，工人仅仅是进行生产、把劳动对象化在产品上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从这个角度看，区分生产工人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带来剩余价值，具体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属于手段性质的东西。生产物质形态的商品获得剩余价值的工人，属于生产工人；提供非物质形态的服务而使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工人，也属于生产工人。比如，“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①。由此看来，生产工人不局限于工厂中的生产工人，也扩大到非商品生产领域中了。只要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一切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2.

以内涵扩大了的生产劳动、生产工人为基础，再考察生产劳动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需要支付可变资本，这里存在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劳动时间内，工人生产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相等，此时，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零。要获得剩余价值，就要超过这个平衡点，延长工作日而创造剩余价值，并由资本家占有，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延长的劳动时间越长，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基础，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只有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才能理解相对剩余价值。

工作日受到人的生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工作日成为一个固定的量，不能任意延长。在一个固定的工作日中，资本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是前提。如果在固定的工作日内剩余价值为零，甚至无法补偿劳动力价值，这个资本就要灭亡。在一个固定的工作日内可以获得一定的剩余价值，那么，工作日就要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必要劳动用于补偿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所占有。那么，资本家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改变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关系，延长剩余劳动。

要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是在既有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通过变革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方法，在更短时间内补偿劳动力价值，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可见，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最初的基础是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生产的方法、条件和手段都以一种自发的方式产生和发展，最终，劳动在实际上也从属于资本了。这个时候剩余价值的生产处于中间形式的、带有不确定的性质。而且，“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像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再到实际上从属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3.

于资本，资本与劳动一起也要经受各种剥削，剥削却成为古老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环节和手段。

工人劳动必然是剩余劳动。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就不可能有资本家，同时，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剩余劳动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资本家阶级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①。“文化初期”，劳动生产力低下，能够满足人们的简单需求，依靠剩余产品而过活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

只有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生产率才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但以这个生产率为基础和起点的资本关系，不是自然界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自然资源，既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能会妨碍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自然资源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关系。自然资源可以分为用于生活的生活资料和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文化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满足需要的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5-586.

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① 资本的发展，不仅离不开自然，而且以支配自然为前提，从而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正是通过支配自然的方式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

无论是投资教育的资本家还是投资工业的资本家，其目标是通过生产劳动而获得剩余价值，由此也拓展了雇佣工人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理解资本的时候，既要重点把握大工业，又要注意其他各种衍生的资本，特别是现代第三产业资本的性质和形式，拓宽视野，从而全面把握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四、“工厂法”——资本的文明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机器大工业使得资本家肆无忌惮地雇佣童工，排斥和打击一切劳动力，并残酷地把儿童的血液变成了黄金，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面对工人的激烈反抗和社会强烈要求，国家终于出台了“工厂法”。马克思充分肯定工厂法的积极作用：“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② 工厂立法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工厂法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厂法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防止资本家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时间。虽然还没有禁止童工，但对儿童的年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强制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因而对儿童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工厂法虽然还远远不够完善，但相比以往的情况，还是体现出鲜明的社会进步性。资本家为了应对工厂法对自己的限制，就只能采用更多的机器，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同时，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在更高的程度上集中使用生产资料，与此相适应，也使工人在更大的程度上被集结起来。

大工业的根本原则是，以机器而不是以工人的熟练程度为依据，把全部生产过程分解成各个部分，把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地按计划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分工也依据大工业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7.

② 同①553.

化。在传统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把人终身固定在某种局部的操作上。大工业技术不再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大工业的分工产生更可怕的效果：机器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局部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工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有的环节都是由机器承担劳动，有的简单操作就由妇女、儿童或者非熟练工人进行劳动，分工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场手工业与大工业之间的差异通过分工也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同时，大工业向农业领域扩张，消灭旧社会的最顽固的堡垒——农民，把农民转变为雇佣工人，实现了农业的革命。农村中的社会矛盾与城市相同了，农业中依靠简单的经验而进行的不合理的生产经营被科学所取代，以往类似男耕女织那种把农业与工场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纽带也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切断了，农业逐渐被大工业所支配而成为工业的一个部门了。

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作为大工业产物的工厂法，也要适应大工业的要求，通过变革教育的方式为大工业提供新型的劳动力。罗伯特·欧文看到了新型工厂制度对劳动力的内在要求，由此产生了未来教育思想的萌芽。对于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教育就是要把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法，也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他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存在着片面性，还远远不够。

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工业，永远不会把某一个生产过程视为永恒不变的存在，因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就是革命的，以往一切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都是保守的，因而其发展也是缓慢的。随着科学的广泛运用，工人的职能不断发生变化，劳动过程也随着技术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革，从而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变革，不断地把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新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但同时，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又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和固定化的专业，造成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与固定性的矛盾。这个绝对的矛盾破坏了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工人的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被夺走了，工人本身也变成了过剩的东西了。工人阶级不断被牺牲、劳动力不断被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也都降临到工人的头上。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①由于大工业对工人的要求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既要提高工人的全面的科学素质和职业技能，表现出文明性，又要强化剥削而造成片面的、局部的个人。

工厂法对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工厂法对工厂、工场手工业在使用劳动力等方面做出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是对资本的剥削权利进行的初步的干涉；对家庭劳动做出的强制性规定，则是对古老的父权传统势力的直接侵犯，塑造了新型的家庭代际关系。事实上，大工业彻底瓦解了旧有的家庭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同时也彻底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有的人把童工遭受的苦难和畸形成长归罪于家庭，其实，“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②。由于大工业使得妇女和儿童、少年有可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客观上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妇女儿童摆脱了夫权和父权的控制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在大工业中，妇女儿童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为摆脱夫权和父权的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当然，工厂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妇女儿童和工人的权益，但这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1.

② 同①563.

是以维护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天然就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实现改良而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在是否采用机器的问题上，资本家依然以剩余价值为准则，超过一定的界限而损失剩余价值的话，就不会采用机器，也不会采用任何改良。如果资本家因为受到监督而遭受到损失的话，就会在其他方面上无限度地把损失补回来。资本家叫喊着平等的竞争条件，实质是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而不是消灭剥削。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厂法实施经过了一个从局部到全面的艰难过程。

马克思总结道："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①

资本主义生产把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关系综合起来，创建了一种新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使人口越来越汇集到中心城市中来，既聚集这社会的历史动力，又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破坏了保持土地永久肥力的自然条件。这样，就不仅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也破坏了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恰恰是要破坏这种物质变换，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以此为基础维持下去。工业和农业工人的不同之处是农业工人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这削弱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集中在工厂里，这增强了他们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76-577.

反抗力量。现代农业与城市工业的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大劳动量，都是以对劳动力的破坏为代价的。

工厂法代表着资本走向文明，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这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根源。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适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

第八章　产业资本的运动——循环与周转

正如其他有机体的生命在于运动一样，资本的生命也在于运动。马克思以产业资本为核心，深入研究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者的循环共同构成了产业资本的循环，资本循环的周期性运动就属于资本的周转了。

第一节　产业资本的三大循环

从资本主义生产上看，资本循环的起点可以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由此也就分别构成了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这三个循环不是资本循环以外的循环，恰恰是这三个循环的统一构成了资本循环。

一、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循环的起点是货币，运动公式是 G—W…P…W′—G′，其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G′分别表示增大了的 W 和 G。G—W，即用货币购买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这是生产商品的物和人这两大因素，即 $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G—W 分为 G—A 和 G—Pm，一个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一个在真正的商品市场上购买，显然，这两

种购买分属不同序列的市场。

$G—W<^{A}_{Pm}$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就是把一定数量的货币转化为相互适应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时也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表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比例关系，这种数量关系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生产资料量决定，关键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比例关系。如果劳动力不足而生产资料过多，会导致生产资料不能转化为产品；如果生产资料不足而劳动力过多，则导致劳动力的浪费，劳动力没有被生产资料充分地吸收，即劳动力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可见，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必须保持合适的比例，以充分吸收劳动力，并通过这个劳动力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新的产品。

$G—W<^{A}_{Pm}$的直接结果就是买者有权支配生产某种产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特别是，买者不仅支配着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还支配着超过这个劳动量的更大的劳动量，其货币以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把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也实现在生产资料中，买者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才能大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量的总和，从而把预付价值作为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的价值实现出来，这种实物状态的资本称之为生产资本（P）。

生产资本（P）的价值＝A＋Pm，是价值，是 G（货币资本）的转化形式。P 和 G 的价值相等而形式不同，前者是实物形式，后者是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由 G 到 P，就是由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货币是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货币资本意味着资本能够执行货币的职能，即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这种能力的根源在于货币资本是货币，不在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执行的是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资本在购买劳动力时并没有支付货币，而是在劳动力发挥了作用后才支付货币。同样，如果购买生产资料采用的是订购的方式，那么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资本也执行了支付手段的职能。

货币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不能执行任何别的职能，因此，在形式上，货币资本与货币没有区别。这说明货币职能在资本的运动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货币资本转化为支付手段的运动也就与资本的其他阶

段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两种商品的结合，形成了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这就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G—W<^{A}_{Pm}$表明货币资本执行购买职能时，资本的性质消失了，其货币性质发挥了作用。比如，在资本购买劳动力（G—A）这一部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同时，就是工人出卖劳动力，而出卖劳动力，又可以说是出卖劳动。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购买劳动力，这种买卖与其他任何形式的买卖一样，一方是买者，另一方就是卖者。工人作为卖者，就是把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逐步耗费在他的消费品上，因此，工人的流通过程是 A—G—W，由于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卖的，因此，这个公式与简单商品的流通形式 W—G—W 是完全相同的。工人出卖自己的商品，用获得的货币来购买商品，中间的货币（G）只是承担了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是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

G—A 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得以实际转化为资本，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条件。G—Pm，货币购买生产资料是把在 G—A 中购买的劳动量转化为价值的物质基础，即用于吮吸工人的劳动。G—A 之所以被视为资本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特征，并不是由于其提供了一定的剩余劳动，因为其他形式的劳动也提供剩余产品。有的人认为，关键是由于它的形式，即以工资的形式用货币购买劳动力，由此而被认为是货币经济的标志，从而与自然经济区别开来。这种观点，形式上具有合理性，但也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因为形成价值的要素是劳动，而劳动自身不能具有价值，一定量的劳动的价格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一定量的货币与等量货币的价值相等，一定量的劳动等于同量的劳动，这是同义语的反复，没有解决问题。这里，可以揭开罩在工资上的伪装形式，看清其实质：劳动力的日价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在一天中付出的是，比如 6 小时劳动的价值，而实际则付出了 12 小时的劳动价值。资本家声称用工资购买工人一天的劳动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实际则是用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工人一天劳动创造的价值，后者大于前者。

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看，G—A 这种买卖关系并非都是货币资本转化为资本关系。用货币购买服务以满足自己的某种生活需要，货

币就没有转化为资本，经济的性质也没有发生变革。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它的买卖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买卖也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由此可见，成为主要特征的，并不是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G—A 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仅仅是买卖双方的对立，是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不同的地方是，买者拥有生产资料，卖者则没有实现劳动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对立。另一方面，劳动力只有被买者所支配，与买者的资本合并在一起，才能使货币资本演变为生产资本而活动起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就对立起来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经作为资本家的财产而与工人分离开来了。

货币资本能发挥这种功能，不是因为货币拥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而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相互分离的状态。要消除这种分离状态，就只能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买者就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买者使用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绝不是一致的，只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高于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才符合买者的意志。因此，不是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资本关系，恰恰相反，由于这种资本关系的存在使得单纯的货币职能转化为资本职能。

对于货币资本的认识有两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一种错误观点是认为货币资本执行各种职能，仅仅由于它处于货币形式，而并非由于它是资本。真实的原因则是货币资本执行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货币资本处于货币状态。二是错误地认为货币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是从货币的本性产生的。这就把资本与货币完全混淆了，实际情况则是货币要执行购买劳动力的职能变成资本，而这却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需要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这种社会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及其货币流通中是不存在的。

买卖奴隶也是商品买卖，在奴隶制度下可以用货币购买奴隶，但是，货币却不可能因为购买奴隶而成为资本，奴隶也不能成为工人。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才能考察货币资本的本质。可见，$G—W<^{A}_{Pm}$ 的实质是分

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①。也就是说，要在劳动力的买卖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之前，生产资料已经作为资本而与工人相对立了。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确立下来，就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把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再生产出来。

资本家把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合并在一起，构成了生产资本。购买阶段结束进入生产消费。工人不是奴隶，资本家不能出售工人，只能消费工人的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资本流通中断，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其只是生产资本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资本家付出货币的行为意味着只有货币回流的时候才能维持货币所有者的地位，而只有经过商品的出售才能实现货币的回流，因此，这种行为的前提只能是，他是商品生产者。

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只能不断地重复 A—G—W 的行为，即重复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的行为。资本家则必须作为货币资本家，作为货币资本而与工人相对立。重复这种行为需要生活资料以可以买卖的商品形式与工人相对立，因此，也就需要商品生产具有较广泛的规模。如果依靠雇佣劳动的生产普遍化了，生产的普遍形式就必然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普遍化则进一步促进社会不断的分工。结果，每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者，其产品就越来越专门化，各个互相补充的生产也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买卖与生产资料的买卖保持同样的发展程度。

在生产资本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由此可以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二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生产资料无论是否进入生产过程都属于资本。劳动力却只有进入生产过程中，才是资本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只有在买者的手中，即存在于暂时拥有其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是资本。“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0.

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时，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挥作用，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价值的余额就是资本的果实。

在 W′—G′阶段，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向包含剩余价值的货币转化，即当商品作为由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而存在时，就是商品资本了。

在第一阶段 G—A，预付的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原因是货币借助于流通而变身为各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在最后的 W—G 阶段，商品执行资本的职能是由于在流通前，它从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资本性质。经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商品 W 并不等于原先投入的资本，而是有一个增加额 w，本质关系是 W′＝W＋w，W 变成 W′，是因为生产后的商品价值大于生产它时消耗的价值 P，也就是这个产品价值量等于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使 W′成为商品资本的不是由于外部因素所导致，而是内部价值关系变化的结果。“它带着的资本主义的胎痣，不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中，而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相对量中，即存在于和它所包含的生产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以前原有的价值量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中。”②

新产生的 W′与一切商品一样，都要经历 W—G 这个过程，即被卖掉转化为货币。如果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在商品资本 W′的形式上，滞留在市场上而没有卖出去，生产过程就无法持续下去。因为商品资本不能作为产品形成的要素起作用，也不能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更进一步，资本作为价值而抛开商品这个物的外壳并获得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而起到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出卖的速度对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W′包含着剩余价值，但是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跨越过程，存在四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二是补偿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三是实现部分剩余价值，四是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实现全部剩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45.

② 同①47.

余价值，是理想的状态；实现部分剩余价值状态，属于可接受的状态；补偿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对资本家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如果只是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就意味着资本处于不断萎缩状态而最终破产。在支付工资方面，如果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就会增加剩余价值量，反之则降低剩余价值量。如果产品以低于价值而又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就是对消费者的让利。剩余价值受到工资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的线性关系。因为，如果提高了工人工资，剩余价值既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反之，降低工资，剩余价值也同样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情况，只能做具体的分析。所谓提高工资就会降低剩余价值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结果。

在 $W'=W+w$ 中，W 等于 P（生产资本的价值），等于购买生产要素中 G—W 中 G 的价值，增加值 w 用货币来表现叫作 g，那么，$G—W\cdots P\cdots W'—G'$就可以更直观、具体地表现为 $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cdots P\cdots(W+w)—(G+g)$。资本家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购买商品，在生产劳动中生产了剩余产品，这个商品量作为生产过程的产物才构成商品资本，成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把这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再投入到市场中，$W'—G'$的实现，使资本家获得了比预付资本价值更高的价值。在 $(W+w)—(G+g)$ 过程中，$W=P=G$，因此，W—G 实质是回到了初始的状态，转化为原来的货币状态，以便于再次循环。w—g 则并不同，w 是在生产过程中新产生的以商品形态存在的剩余价值，是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形式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w—g 是它的第一次形态变化，需要 g—w 作为补充才能得以实现。可见，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其原有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商品资本的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第一形式转化，即剩余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货币资本价值在一个过程终结时又恢复到与它进入过程时相同的形式，就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G），就把这个循环过程叫作货币资本的循环。这个循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所发生的变化，不是货币形式，而是货币的数量发生了变化。货币 G 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对 G'中的另外一个部分—g 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G'是一个内部

分化的、表现资本关系的一个价值额。货币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它自身没有质的差别，而只有量的不同，货币不等于资本，货币变成货币资本在于它所经历的特殊运动过程。

W′和 G′都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着同一个东西，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商品形式的资本和货币形式的资本。“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因此，只有在 G′本身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地方，在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这个产物的转化形式的地方，就是说，在货币材料本身的生产上，它的奇怪的形式才会消失。”① 金的生产就把货币生产和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其价值增殖的过程就是金的生产数量增加的过程，可见，金的生产直接把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统一起来了。在 G—W…P…W′—G′这个一系列的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资本价值在流通领域分别采取了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两个形式，在生产领域采取了生产资本的形式。

所谓的产业，就是指任何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运转的生产部门，那么产业资本就是在总循环过程中，它时而采取、时而又抛弃某个执行相应职能的形式。产业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②。

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资本的循环必须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才能维持下去。如果在第一个阶段（G—W）停滞下来，货币就会凝聚为贮藏货币。如果在第二个阶段——生产阶段停滞下来，生产资料就没有发挥作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9.

② 同①66.

用，工人就会失业。如果在第三个阶段停滞下来，卖不出而堆积的商品就会堵塞其进入下一个循环的通道。同时，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也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也只有完成相应阶段的职能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G—W…P…W′—G′是货币资本循环，因为产业资本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货币不是被花掉，而是预付出去，其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① 生产过程是流通的中断，只是预付资本增殖的手段，发财致富是生产的目的。G—G′是预付资本到增殖的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能生出货币。

资本的循环包括资本的流通和生产，是二者的统一。“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② G—W…P…W′—G′这个公式，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带有幻想的性质，它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为前提，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

二、生产资本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首先要考察简单再生产的价值变化过程。生产资本循环的起点必然是生产，终点也必然是生产，因此，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循环过程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即再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是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性的再生产。处于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一次执行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生产资本运动的由结束再回到起点的这个过程已经由起点本身规定了。

这一过程的特殊性在于：W′的一部分，在某些场合可能直接充当生产资料，进入再生产过程，从而它的价值不需要转化为实在的货币或货币符号，或者只是转化为计算的货币，这一部分价值不需要实际进入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7.

② 同①70.

流通过程而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另外，W′中作为剩余产品部分，被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消耗掉的那一部分也是不进入流通领域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一方面，在 G…G′这种形式中，生产过程 P 的职能使货币资本的流通中断，在 W—G 和 W′—G′中起到中介作用。在 P…W′—G′—W…P 形式中，产业资本 P 作为两极，流通表现为再生产的中介。另一方面，生产资本 P 总流通的形式与货币资本循环相反。撇开价值规定不说，货币资本循环是 G—W—G，生产资本循环是 W—G—W，这是典型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从简单再生产过程上看，P…P 两极之间，流通过程是 W′—G′—W，流通起点是 W′＝W＋w＝P＋w。简单再生产的假设条件：一切条件不变，交易是按照价值买卖，资本家消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就是说，包含剩余价值的 W′转化为货币后，代表资本价值的 W 继续在产业资本中循环，代表剩余价值的 w 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W 和 w 走出了一条相互分离的轨道，其公式是：

$$W'\left\{\begin{matrix}W\\+\\m\end{matrix}\right\}\begin{matrix}-\\ \\-\end{matrix}G'\left\{\begin{matrix}G\\+\\g\end{matrix}\right\}\begin{matrix}-W<\begin{matrix}A\\Pm\end{matrix}\\ \\-\quad w\end{matrix}$$

g—w 是资本家的一系列的购买活动，或者购买真正的商品，或者支付自己或家庭的服务费用。这种购买是分散的、不定期的日常消费，不是预付而是花掉的。就是说，W′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经过流通而分成两个部分：G 和 g。w—g—w 中，w—g 包含在 W′—G′循环中，g—w 却在这个循环之外了。整个流通就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流通：W—G—W 和 w—g—w。这两个流通，就其形式来说，都属于商品流通范围。庸俗经济学家就喜欢把这个生产过程看成是单纯的商品生产，看作是为了获得某种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过是为了用这些商品来代替或交换具有别的使用价值的商品，也就把资本家的生产经营行为等同于小商品生产行为了。

可是，W′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其全部过程的目的就是发财致富，这决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的增大而增大，相反，正是随着剩余价值量的增大，消费量也不断地增大。w 原本就是 W′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代价就获得的商品价值，是剩余劳动的结

品，从而与资本价值的循环联系在一起。一旦这个循环受到干扰，即W′—G′不能实现或者只有部分实现时，w的消费以及一系列用来代替w的商品的销售都会受到限制，甚至根本无法进行下去。w—g—w来源于预付资本的运动，又脱离这种运动，这是因为，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资本家的存在则以其消费剩余价值为生存的条件。

W′在一般流通中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而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执行的是商品资本的职能，需要交替地采取和抛弃这种形态，这个商品量最后进入消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在资本流通中完成的同一个形态变化，还要在一般流通的领域内继续完成”①。如果这个商品进入另外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一般的流通既包括社会资本各个不同独立部分的循环的互相交错，即各个单个资本的总体，也包括那些不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而进入个人消费的价值的流通。”② 庸俗经济学把w—g—w中，g进入资本家消费而不进入资本循环的流通，称为资本特有的循环，根本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在G—W阶段中，G与剩余价值（g）分离，G又转化为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开始了新的简单再生产过程。W′—G′阶段后，出现w—g和这个阶段的补充阶段G—W，这个总流通就可以表示为$W-G-W<^{A}_{Pm}$。与$W-G-W<^{A}_{Pm}$比较起来看，在G…G′中，货币资本G以资本价值预付的形式出现，而在这里，G是W′—G′转化而成的货币额的一个部分，即生产资本通过出售转化而成的货币形式，随之而来的G—W中所包含的G—A，表现为另外的一种预付资本形式：把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再预付给工人本身。这种预付，完全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货币G是商品W的转化形式，W是P执行生产职能的产物，即货币G总是过去劳动的货币表现。

从发生的时间上说，G—W和W—G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两种行为可以同时发生，比如资本家之间的买卖关系，一方是G—W，另一方是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2.

② 同①.

W—G，彼此同时交付商品，G 就只是用于平衡差额。另外，二者之间可以有显著的差异性。G 是过去劳动的结果，但是，G 也可以代表市场上目前还根本没有出现，而将来会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因为只有 W 重新生产出来才能购买，等等。

在 $W-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 流通中，资本家作为卖者出售商品获得货币，然后作为买者付出货币，货币只是作为转瞬即逝的因素而存在。在这种运动中，如果货币资本充当购买手段，它就只是流通手段；如果是资本家相互购买，只需结清支付差额时，它就表现为支付手段，这个货币资本只是充当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P 转化为 W′，是在生产领域里进行的，W′转化为 P 则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

在 G…G′中，G 是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式不是摆脱这种形式，而是为了得到更多数量的货币。而在 P…W′—G′—W…P 中，G 只是在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目的是再回到生产的起点 P，G 还在过程中就被抛弃了。可见，这里的货币只是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商品资本 W′渴望得到实现，一旦实现为 G′，则又渴望放弃这种形式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为资本停留在货币形式上，就闲置起来了，无法执行资本的职能，也就无法增殖了。生产资本循环（P…W′—G′—W…P）是对货币资本循环（G…G′）的否定和批判，并且把 G…G′归结为自己的一个特殊形式。当然，货币停留在货币形式上，仍然是货币，而商品资本停留在商品形式上，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无法保持商品形式，甚至完全丧失了其使用价值而导致价值的绝对丧失。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扩大再生产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但是，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符合技术上的要求，也就是说，不是每次循环获得的剩余价值都可以变成追加资本，而是要经过多次反复，积累到一定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进入正处于过程中的资本循环，扩大再生产的规模。

在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之前，通常存在一个货币沉淀时期。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只是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因为它还不能作为资来执行资本的职能。货币贮藏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而发生，又与资本积累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直接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扩大

再生产，因为贮藏货币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另一种形式是，如果资本家手里的货币在交易中执行的是支付手段的职能，那么要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能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所有权证书，这个货币与投在有息证券等上的货币一样，可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但不会进入再生产过程。

至此，可以更完整地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了。一方面，它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即首先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另一个方面，它的全部性质是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决定的，即生产剩余价值和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二者共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缺一不可。可以说，直到这里，马克思才完整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以往人们把第一卷中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一本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这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为，资本的不断扩大，不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扩大，也是保存资本自身存在的根本条件，没有扩大再生产，也就丧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了。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总是会被资本家个人部分或者全部消费掉，但这里不妨碍假设剩余价值全部被积累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公式则是：$P\cdots W'—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cdots P'$，其基本含义是，按照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本的价值也更大，作为更大的生产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这个起点是比第一个循环的起点更大的生产资本。$G—G'$循环的起点 G'，是比第一个循环的起点 G 更大的货币资本，这个增大的预付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时，就掩盖了它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实质。类似地，P'作为生产资本循环的新起点，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一切关系也在生产资本中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P—P'$和 $G—G'$两种循环的含义是不同的。$G—G'$表示：货币 G 是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生出价值的价值，能够生出剩余价值，G'是运动形式的终结。在 $P—P'$中，价值增殖的过程 $W'—G'$已经完成，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作为实现的货币资本 G'已经存在了，G'只是 $P—P'$的一个环节。在 $G—G'$中，$W'—G'$表现为终极的阶段，在 $P—P'$中，$W'—G'$则表现为循环的第二个阶段，流通的第一个阶段。另外，在 $P—P'$中，P'表示剩余价值已经完成了资本化的过程，即资本已

经积累了，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在 G—G′中，G′作为单纯的终极而存在，W′也是如此，二者是作为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而存在的资本价值的增殖，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的过程，是资本价值和它的幼仔—— 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

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三种形式，其中货币资本与货币、商品资本与商品、生产资本与一般生产需要进行明确的区分："作为与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货币资本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商品资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职能，二者的区别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同样，生产资本形式的产业资本，也和任何别一种形成产品的劳动过程一样，只能由这样的要素构成：一方面是物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生产地（有目的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只能存在于和一般生产过程，从而也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构成中，同样，它在流通领域也只能存在于两种和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① 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同时是货币资本的职能和商品资本的职能，二者作为产业资本在循环的不同阶段上需要完成不同的职能而相互联系起来，因此，"企图从货币和商品的资本性质得出表明货币所以是货币，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特有属性和职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企图从生产资本采取的生产资料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产资本的属性，同样是错误的"②。

一旦 G′作为 G+g，或者 W′作为 W+w 固定下来，也就是作为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关系就会通过货币和商品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关系的根源不在于货币和商品自身具有的属性和职能，而是表明资本是能带来价值的价值，是资本价值的结果。商品资本 W′始终是生产资本 P 的产物，G′始终是 W′的转化形式。G…G′已经完成，G′进入生产过程时 G′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就完成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G′是作为 G 而不是作为 G′出现的。

关于剩余价值 g 能否资本化，取决于其他一些情况。如果用 g 投资另外一个企业，那么这个 g 就只有达到这个新企业的最低限量时才是可能的。如果 g 用于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本 P 的各种物质要素之间也有一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4.

② 同①94-95.

定的技术比例要求和价值比例要求，这也要求 g 必须有一个最低限量。就是说，只有 g 达到了一个最低限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增量部分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力。在 g 没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以前，资本就需要不断地循环，直到 g 的总量能够与 G 合并在一起执行资本的职能。在此期间，g 就积累起来，这种积累不是 g 本身的职能，而是生产资本 P 反复进行的结果。在这个间歇期，g 表现为货币积累、货币贮藏，这个货币额会不断增大而并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也不参加增殖的过程。这个贮藏货币没有处在流通过程中，而是货币流通的中断。货币贮藏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形式。但是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因为，货币贮藏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是为剩余价值实际转化为资本的预备阶段，这种使命使其成为潜在的货币资本。

只要它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而进入资本循环，就处于贮藏状态，就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也就还是闲置的货币资本。这些闲置的货币资本在间歇期间还会以生出货币的货币形态而存在，但是，这个问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问题。当然，没有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也就是货币积累基金，它还具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职能。比如，在 W′—G′超出了正常时间时，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留在由商品向货币转化的过程中，或者转化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原有的货币数量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这时，货币积累基金就可以代替或补充货币资本的一部分，以维持正常生产，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可见，货币积累基金是潜在的货币资本，是从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三、在商品资本循环中实现价值增殖

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的起点不同，商品资本循环的起点是 W′，总公式是 W′—G′—W…P…W′。W′既表现为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的结果，也表现为它们的前提。

Ⅲ（商品资本循环）与Ⅰ（货币资本循环）和Ⅱ（生产资本循环）这三者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循环起点不同。商品资本的循环以两个相互对立的流通为起点，货币资本循环的流通为生产过程所中断，G—W…W′—G′=G—W—G。在生产资本循环中则相反，它包含的互

相补充的总流通则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中介，W′—G′.G—W＝W—G—W。W′…W′的流通形式与后者相同。

二是在Ⅰ（货币资本循环）和Ⅱ（生产资本循环）两种循环中，无论终点G′和P′是否为更新的起点，它们在产生时的形式都消失了。但是，在形式Ⅲ（商品资本循环）中，无论循环的规模是否变化，起点都是要用W′来表示。因为，在Ⅰ循环中其再循环的预付资本无论是否增大，G′都是不再作为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而存在，不再是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类似地，在Ⅱ循环中，P′总是作为P，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而执行职能，推动循环的更新。

但是，W′则完全不同。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的，而是以商品形式上的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此，它最初就不仅包含存在于商品形式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这时，可以分两种情况：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终点会出现一个与起点一样大的W′。如果剩余价值没有进入资本循环，它的起点与终点是相同的W′；如果有剩余价值进入循环，则会产生一个更大的W′，可以表示为W″。但是，下次循环也是从W′开始，只不过这是一个更大的W′，即用更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可见，无论是不是扩大再生产，W′总是作为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开始新的循环。

商品资本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是P执行职能的产物，同时，作为商品来自流通的P（A和Pm）的要素，它又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形成要素发生作用；从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是资本价值P加上P执行职能时产生的剩余价值m，是一个增大了的资本价值。

W′作为商品资本可能是可以分离的，比如棉纱；也可能是不可分离的，比如一台机器。只有在W′的循环中，W＝P＝资本价值才能和W′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相分离。就是说，当W′转化为G′时，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在循环Ⅰ即G…G′中，生产过程位于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资本流通阶段的中间，一般运动是从货币到更多的货币。

在循环Ⅱ即P…W′—G′—W…P（P′）中，第一个P是生产过程，也是流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结束的P不是生产过程，而是产业资本在生

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是资本价值转化为主观因素（A）和客观因素（Pm）的结果，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恰恰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P…P是再生产的形式，并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从而与G…G′区别开来。但是，这个形式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使产品尽可能多地交换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再生产（G—W），一部分用于消费（g—w）。可是，“由于G和g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全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性”①。

在循环形式Ⅲ即W′—G′—W…P…W′中，循环从流通的两个阶段开始，这两个阶段与循环Ⅱ即P…W′—G′—W…P中的流通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P，这个P与形式Ⅰ中的P一样执行生产的职能，并以W′结束。形式Ⅲ也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W′结束，而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再存在P结束。也就是说，形式Ⅱ和形式Ⅲ都不是以G′即已经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为终点，因此，这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也都包含再生产。

形式Ⅲ即W′…W′与形式Ⅰ和形式Ⅱ的区别在于：在形式Ⅲ中，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有待于增殖的资本价值。W′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对整个循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既包括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循环，剩余价值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消费掉，即经过w—g—w的流通过程，另一部分则发挥资本积累的作用。

形式Ⅲ即W′…W′内在地要求消费掉全部商品，才能保证资本循环的正常进行。包括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的全部消费作为条件进入Ⅲ即W′的循环。生产消费是由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则是整个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单个资本家的行为。

三是从结果上看，商品资本运动包含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其他两种运动则没有这种性质。形式Ⅰ和形式Ⅱ的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形式Ⅲ则表现为全部商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形式，并且只有在它转化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能分化为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7.

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和再生产基金。

在 G…G′中，包含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具体情况则主要取决于进入再生产的 g 的量的大小。在 P…P 中，可能会用相同甚至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环，但还是可以代表扩大的再生产。当然，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生产资本的价值增大而再生产的规模却缩小了。W′…W′也有这个性质。在 W′…W′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第二个 W 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 W 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停止了。在这个循环中，W′同时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它必须总是存在的，因此，它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条件。

当然，这三种循环也有共同点。“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① G、P、W′总是资本价值的预付形式，即是资本价值原有的形式。G′、P、W′总是循环中与原来形式不同职能的转化形式。循环Ⅰ的 G′是循环Ⅲ的 W′的转化形式，循环Ⅱ的 P 是循环Ⅰ的 G′的转化形式，循环Ⅲ的 W′是循环Ⅱ的 P 的转化形式。套用相生的关系说，就是 G′转化为 P，P 转化为 W′，W′转化为 G′。但是，P 转化为 W′的特殊性在于：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也决定了 W′的价值量；而且，这种转化不是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在形式Ⅰ中，G 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Ⅱ中，P 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但是形式Ⅲ

$$W'\begin{cases} W- \\ -G'\begin{cases} 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cdots P\cdots W' \\ \\ g-w \end{cases} \\ w- \end{cases}$$

以 W 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 $W'-G'-W<\begin{matrix}A\\Pm\end{matrix}$循环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9-110.

中。”[①] 这里的 W，或者是由 Pm 构成，或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或者是在商人手里，它就都属于商品资本。另一次是剩余价值循环，即 w—g—w 中的第二个 w，表现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必须作为商品资本而存在，这样才能被人购买。无论 A 和 Pm 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必须和商品一样能够作为商品发生关系。W′和 w 都必须在流通中用另外一些同样的商品来进行补偿。其实，如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卖者手中的一切商品也都必然是商品资本。构成生产资本的 A 和 Pm 在商品市场上具有不同的形态，现在则结合起来，也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样看来，只有在形式Ⅲ中，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W 在本身的循环内表现为 W 的前提。这个循环是由于 W′转化为各种创造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这种前提并不会由于加入了剩余价值而有任何的改变。当然，这种转化包括了全部流通，流通的直接结果是生产资本 P，商品资本 W′则是 P 的结果，而不是流通的结果。在 G…G′和 P…P 中，终极 G′和 P 则都是流通的直接结果。

W′…W′循环要以另一个在 W（＝A＋Pm）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Pm 包括各种形式的资本，那么，“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一部分用于补偿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个人消费，那么，W′…W′就是社会资本和由这个社会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其中，“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0-111.

② 同①112.

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①]，这里要说明的是，单个资本的运动可能与社会资本的总运动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马克思注意到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共性，并把国家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提供的商品也是社会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 G…G′和 P…P 不同，W′…W′这个运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要表明补偿生产资本的产品的运动，又要表明剩余产品（作为收入花掉以及作为积累的要素）的运动。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个人的消费都是商品资本。但是，G…G′则是资本的价值运动，表明生产的目的是价值的增殖；P…P 则表明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还是增大的资本来进行再生产。

W′…W′在起点上就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态，并且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都包含在内了，生产消费及其价值的增殖只不过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枝。W′还有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在脱离生产过程的形式上存在，W′的由各个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形式还是作为单个资本的独立的运动形式，其占有的位置是不同的。商品不仅可以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提供，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可以提供商品，特别是，商品循环表明从商品到商品的循环，不仅意味着价值补偿与循环，还包含着生产循环的持续性，也就需要超越单个资本的孤立性，需要从整个社会产品的范围进行考察。

商品资本运动揭示了总产品的运动。W′…W′揭示的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总产品的运动，这个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到单个资本循环的制约。这种循环就更加复杂了：W′—G′和 G—W 这两个形态，只是说明了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和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而无法全面地把握 W′…W′的本质特征了。因为，W′…W′还要求准确分析每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与总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需要以前两个形式为基础。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只能使用 G…G′和 P…P 两种形式，这说明分析总资本运动和单个资本运动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把分析单个资本循环时得出的结论直接运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3.

用于作为总体资本的运动上来。

特殊情况是，比如，在农业中，W′…W′可以表现一个单独的资本的循环形式，即可以用从收成到收成的方式进行计算。P…P是从播种出发，W′…W′从收成出发。在W′…W′中，资本价值的运动只是表现为总产品量的一个部分，在形式Ⅰ和Ⅱ中，W′的运动则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要素。W′…W′表明，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但是，容易造成认为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都来自商品流通，都是由商品构成的片面性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中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在W′…W′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那么，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要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中，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能进行。同时也说明，一年的生产是下一年生产的前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能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在那种使它能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物质数量，而不增大资本价值数量，但通过这种方式它能为价值增殖提供更多的追加材料。综合三种循环形式的分析，马克思称赞魁奈《经济表》的基础是W′…W′，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P…P，从而与重商主义所坚持的孤立的G…G′形式相对立，肯定了魁奈的正确性。

第二节　资本周转——决定价值增殖的关键环节

资本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那么，生产时间、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周转时间等以时间为中心的概念就成为《资本论》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概念，包含着社会能动性。这里，马克思以资本循环为基础而创立的时间概念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剩余价值的本质。

一、“能动的意义上”的时间

价值周转内在地包含了时间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花费了巨大的篇幅考察产业资本的时间问题，并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时

间概念统一到资本的运动中来，创立了全新的时间概念。

通常，人们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物理学概念，认为它是绝对均匀流逝的。但从资本流通的角度看，时间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均匀流逝的物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概念。恩格斯在研究马克思的流通时间时，特别强调指出："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去理解。"① 赋予生产时间以全新的社会意义。与此相对应，流通时间则是对资本的周转起到限制性作用的经济学概念。

资本的运动按照时间顺序先后经过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形式。在生产领域中停留的时间就是生产时间，停留在流通领域中的时间就是流通时间，因此，一个完整的循环时间就是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过程本身会发生劳动中断，在这个间歇期，人类劳动没有参与进去，而是自然过程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发生中断，但是，生产过程并没有中断，因为生产资料在没有人力的作用下依然发挥生产的职能。比如，种在土地里的种子，在酒窖中发酵的酒，等等，此时，没有人的劳动，但生产过程却在继续。可见，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从数量关系上说，生产时间大于或者等于劳动时间。

要确保把生产时间降低到最短，也直接涉及闲置资本问题。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预先准备生产的原料储备等，这些储备并没有起到形成产品的作用，也没有起到价值要素的作用。为了保存生产储备的必要的建筑物、各类装置等，属于预付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如果在保存原料储备物资的过程中发生了必要的劳动，它就会使原料变贵，这种必要的劳动也属于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本质属于雇佣劳动，也有一部分劳动是无酬劳动。

劳动时间的间歇期，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而是促进产品的形成，成为产品运动过程的一个部分，也是产品必经的一个过程。原料等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而不是把全部的物都加入产品中。比如，棉屑没有加入产品中，但是，棉花的价值则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建筑物、机器等，本身并不加入产品中，而只是加入产品的价值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8.

中，它们加入产品中的价值是由它们的平均寿命决定的，而且，不管是否在执行职能，它们都会因丧失使用价值而丧失价值。

生产过程可能中断，劳动过程也可能中断，此时，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在生产结果中也会再现出来。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非常复杂，在劳动中断时期，生产资料都没有吸收劳动和剩余劳动，也就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在此期间，生产资本不会增殖。因此，“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①。在生产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不能忽略的是，其中包含这样的时间，即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的时间。

流通过程中，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而存在，这两个基本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包含着资本转化为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但是，这些流通过程本质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是相互排斥的。在流通时间内，资本没有生产商品，也就没有生产剩余价值。而在流通时间，生产过程已经中断，自行增殖也就停止了，生产过程的更新则取决于流通时间的长短。如果资本在流通领域里停留的时间越长，在生产领域里执行职能的部分就越小。因此，流通时间对生产资本的职能起到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当流通时间越接近或者等于零的时候，资本的职能发挥得就越充分，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量就越大。比如，按订货生产，流通时间等于零，效率就最高。

与生产时间的能动性相反，流通时间对资本的运动具有消极的、限制性作用。通常情况下，流通时间限制生产时间，限制价值增殖的过程，限制的程度则可以极不相同。“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1.

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① 传统政治经济学只看到了流通时间带来的结果，没有看到结果的根源在于流通时间的消极作用，因此错把流通领域视为剩余价值的来源。

流通领域中的 W—G 和 G—W 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段决定流通时间也分为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前者就是卖的时间，是资本形态变化最为困难的部分，通常情况下占据流通时间中的较大部分。货币处在随时可以转化的形式，而商品则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能处于随时转化、随时可用的形式。W—G 和 G—W 在时间上可以分离，同样，二者在空间上也可以分离，因为，购买市场与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处于不同的市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整体的资本而言，正如生产与流通都是必要的一样，生产当事人与流通当事人也都是必要的。再生产包含着两种职能，就是必须有人代表这两种职能，代表者既可能是资本家本人，也可能是由资本家的代理人来代表。当然，不能把这两类不同的当事人混淆起来。

W—G 和 G—W 之间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无关，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产生的。因为，W—G 和 G—W 都是一种价值形式向另一种价值形式的转化。但是，W′—G′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而 G—W 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也不是它的补遗，而只是剩余价值的导出，可见，卖比买更重要。

另外，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受到 W′—G′的一定的限制。因为商品会自然地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卖掉，它们就可能变坏，它们在丧失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从而丧失了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和价值。

当使用价值由于出售而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时，才能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因为交换价值只有通过使用价值的躯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把自己保存下来。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最低的时间间隔是不同的，商品经由不同长短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2.

的时间停留在流通领域中而不至于丧失使用价值，这是关键。商品本身特性所决定的变坏的时间界限，就是该商品在流通领域中的绝对界限。越容易变坏的商品，就越要求赶紧被消费，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也就越短，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窄，其销售就越带有地方性质。这就是说，如果商品越容易变坏，其物理性质对其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就越大，也就越不适合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容易变坏的商品，更适合于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而使得距离缩短，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并且也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市场。

二、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消除价格与价值的界限

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非常明确的观点是：价格与价值是不同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且价格与价值通常是不等的，相等只是特殊情况。然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当我们转换思考这个问题的视角，从资本的总体运动、周期运动中把握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时才发现，价值与价格是相等的："当我们考察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时，这种区别（指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引者注）就不存在了。"① 由此也再次凸显出把三卷《资本论》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否则，我们就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出现重大理论错误。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就是预付价值的增殖，预付价值有货币和商品两种基本形式，不论是怎样的预付形式，它们在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同一性都以计算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Ⅰ）G—G′、（Ⅱ）P—P′、（Ⅲ）W′—W′三种循环形式，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区分，也没有分别考察它们与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考察 G—G′形式，因为这个形式主宰着单个资本家的命运，无论这个货币是不是计算货币；考察 P—P′形式，即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到收回，往往忽略了考察收回的是商品还是货币（比如考察农业生产）；从 W′出发，则忽略了 W′是已经增殖的商品资本了。单个资本家投资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一个循环后回到初始的形式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43.

上，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重复同一过程，才能使资本价值得到保存和增殖。实际上，资本的循环并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周期性的过程，并形成了资本的周转。就是说，资本周转的微观基础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是资本循环的整体运动。资本周转的持续时间是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决定的，即周转时间。

现实中，通常以年为时间单位考察资本的周转，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① 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原因，把年作为周转时间的基本单位就比较合理，当然，同时存在着少于和多于1年这个时间单位的运动，这并不妨碍把年作为周转时间的单位进行考察。这里，需要肯定重农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因为他们率先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资本的全部发展，其自然基础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且，劳动生产率只有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才能为全部社会、特别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否则，整个社会就无法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农业恰恰是以1年为一个周转周期的物质生产过程。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年则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其自然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地处在温带，其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1年收获一次。

假定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么$n=\frac{U}{u}$。对资本而言，其周转时间就是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不断增殖并回到它原有形态的时间。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把总资本区别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而深入考察资本的周转问题。

传统经济学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种形式，马克思则把资本划分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但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抛弃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是从价值周转的角度科学地考察这一对范畴。劳动资料这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机器、厂房等，在丧失其使用价值的过程中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5.

也相应地丧失了一定比例的交换价值，把价值转移给产品，而具体转移了多少价值到产品中，需要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算，即在它进入生产过程开始，直到完全损耗而不能使用为止。这一部分不变资本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在生产过程中，这些生产资料只要还没有被替换，就总是有一部分储备价值，并有价值不断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劳动资料越耐用，损耗就越慢，其价值的转移与它发挥职能时间成反比关系。由于在它发挥职能的时间里，其价值总是有一部分固定在自身里，保持自己的独立形式，与生产的产品相对立，因而被称为固定资本。生产中预付的其他形式的物质组成部分，就是流动资本。这些劳动资料在执行职能时被消耗掉，无论是以物的形式构成产品的一部分，还是没有加入产品中，它们的价值都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它们在生产中完全被消耗掉，每一次新的过程都必须用新的物品来替换，也就是，在执行职能时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使用形式，其价值也就没有固定在旧有的形式上，而是完全转移到产品中，比如，原材料、燃料等。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执行职能的交通工具、农业生产中为改善土壤而投下的物质等，往往同时具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双重属性，总之，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需要具体的分析。

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不同于流动资本，其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周转。固定资本执行职能而损耗，在实物形式上丧失了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则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流通中商品转化为货币，那么，固定资本中被带入商品流通中的那一部分价值也转化为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通过流通过程变成了货币而一滴一滴地留存下来。这样，劳动资料的价值同时获得了双重的存在：其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束缚在生产过程中的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货币而脱离了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价值越多，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就越少，直到其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才与它的“尸体”相脱离，完全转化为货币了。生产资料周转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与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

转化为货币的生产资料，再转化为生产资料，与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相分离，取决于自身的再生产的时间，即在这个时间内，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新的生产资料替换。否则，转化为货币的

生产资料，其价值就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积累起来。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以及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仅仅是把其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再现于产品的价值中。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也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固定资本的周转会发生中断，而劳动力、原材料、辅料等价值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而实现全部循环，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实现更新。劳动力这部分可变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构成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发生作用，不仅生产出它全天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一个超额的剩余价值，追加到产品中。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随着流通转化为货币。如果要保持连续的生产循环不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周转。预付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与产品一起流通，即与原材料、辅料等不变资本在周转上是相同的，因此，可变资本作为流动资本而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由于工人工资实际上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可变资本在物质上就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可变资本之所以与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归入流动资本系列，不是因为它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因为它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因为它是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与原材料等不变资本相同，而与另外一些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相对立。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是由于资本价值有不同的周转，周转的不同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价值转移的方式不同，而不是说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同，也不是在增殖价值中的作用不同。这种划分仅限于生产资本。产业资本中的另外两种资本存在方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都不能做出这样的划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只有在生产资本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错误在于：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两类资本都列入了流动资本这个范畴。事实上，这二者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通常，固定资本一次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流动资本的多次周转，因

为它的价值的一部分仍然束缚在旧的形式上，另一部分被产品带入流通过程。完成的流通过程，则同时把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带入了流通过程。固定资本的投资是一次预付的，然后逐步实现价值转移，经过流通而实现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不能直接转化为原来的实物形式，直到原有的实物形式结束了职能，这些货币才会转化为新的实物形式代替原来的实物形式。流动资本则在连续进行的生产中不断地更新，原有的原材料、辅助材料被用掉时，总是及时地用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是如此，不断地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不断地更新，人员也会发生变动。

从流通过程上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一部分表现为流动资本，二者的共性是一定量的预付价值向产品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而得到再补偿。二者的区别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完成，还是一次完成。但这种区别的结果，就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都被抹杀了。马克思把流动资本区分为流动可变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则从概念上解决了这对矛盾，从而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奠基于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揭示了传统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本质。他们错误地认为，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存在流通方式的差别，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与投在原材料、半成品、辅料上的资本具有相同的流通方式，因而被归为性质相同的资本。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4.

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引入可变资本这个概念。可变资本的实质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相交换，即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规定。当然，在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都是用货币作为报酬支付给工人。剩余价值的创造，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不是作为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相对立，劳动材料、辅助材料不是作为流动资本与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是作为物的因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从价值增殖过程看，这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地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力时刻表现为一种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力，而在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品方面，以静止的形式表现为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

三、周转时间与资本价值的增殖

生产不同的产品，即使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相同，但是，提供一件成品并送到市场上销售，使其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是明显不同的。比如，生产棉纱，每天都可以提供成品，而生产一台机车，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提供一件成品。不同的生产行为，不仅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而且在相同的生产部门的持续时间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建 1 栋普通民宅的时间与建工厂的时间就可能不同，谷物生产约要 1 年，牛羊的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需要的时间更长，等等，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如资本总量相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比例相同，工作日相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相同，都是按照订单生产，交货就可以得到货款，等等，此时，不同资本的支出相同时，由于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必然引起周转速度的不同，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比如，生产棉纱，纺纱厂主 1 周交货，收回他的流动资本和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也就可以重新用回收的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而生产机车的厂主则可能需要 3 个月的时间才能生产 1 台机车。这段时间，机车厂主每周都要把新的资本投入进

来。在3个月后卖出机车，才能用回收的资本进行新的循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纺棉纱需要1周的投资，生产机车需要3个月（约12周）的投资。这样，假定前面的各项条件都不变，那么，后者使用的流动资本就应该是前者的12倍。退一步说，就算是二者每周的预付资本不同，前者每周就可以实现一次循环，后者需要12周实现一次循环，这就是周转速度的差异。

对此，马克思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劳动期间来研究周转速度问题。劳动期间就是指由许多依次进行的、互相连接的工作日构成的连续工作日。所谓的工作日，是指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期间则是指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连接的工作日的数目。劳动时间是工人劳动的时间，而劳动期间强调完成一件成品所花费的连续的工作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

可以分离的劳动产品，如果由于危机等原因而导致劳动中断，其成品的销售可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而不可分离的产品，则不仅发生劳动中断，而且应当连续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不能继续生产，其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完全浪费掉。即使恢复生产，期间的损失也更大。

运用这个方法，可以分析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对资本周转的影响。通常固定资本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更新的必要，其价值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上面的例子，分离的产品——棉纱，每周就可以回流一次，机车则需要3个月回流一次。生产棉纱和机车的蒸汽机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如10年）才需要更新一次。

流动资本则不同，为了让这一周生产购买的劳动力在本周就消耗掉，对象化在产品中，工人必须在周末得到报酬。棉纱，如果本周的产品销售出去，资本家就使用这部分资本继续购买劳动力而不需要追加新的资本。机车是3个月才能销售的产品，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3个月内必须每周都重复进行，这一周的资本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不去购买劳动力，每周都需要追加新的资本才能购买劳动力。就是说，撇开信用关系，资本家需要支付3个月工资的资本量。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也与劳动力部分相同。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剩余价值也不断地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但是，这种产品还不是完整的商品形态，所以就不能流通，也无法补偿已经耗费的流动资

本价值。

周转时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生产时间越长，就会减慢周转的速度。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越长，相继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就越大。以建筑业为例，来说明劳动期间的长短对产业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时期，由于建筑业的劳动期间比较长，建筑业以定造房屋为主，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在发达的阶段，建筑业主不再为顾客服务，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建筑业主和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必须在市场上提供已经完成的商品——建筑物。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主就需要从事投机建筑，而且需要大规模地从事建筑，否则，就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为建筑业的利润很低。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来源于不断地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要从事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需要庞大的资本积聚。资本家从事周转时间长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依靠信用制度，当“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①。

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周转时间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缩短劳动期间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手段：一是采用更高效率的机器，即增加固定资本的投资；二是采用改良技术，缩短运输时间；三是扩大协作、动用更多的劳动大军，等等。无论怎样，要缩短劳动期间通常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预付资本。就是说，预付资本量取决于资本的积聚达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信用能够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因此，依靠信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预付资本、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周转时间。有的生产部门的劳动期间取决于自然条件，就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比如农业生产。（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植物、牲畜的生产周期也会缩短，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效果也可能相差很大。

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农村副业又成为当初以商人身份挤进去的资本家的据点。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的时候，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于纯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1.

粹带有偶然性质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恶化了。

对于采掘业、运输业等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生产可以实现均衡进行，劳动时间也年年相同，撇开价格波动、营业干扰等异常的中断现象不说，每天进入流通过程的资本支出是均衡地分配的。如果市场关系不变的话，流动资本的回流也是均衡地分配在各个时期。对于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的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各个时期是不同的，而回流也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完成。如果生产规模相同，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量的资本，而且，这类部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也必然会发生时间不等的中断情况。死的劳动资料，即使不使用，也会发生贬值，因此，其产品变贵，是因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是按照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而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计算的。

商品出售的时间是流通时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从而导致整个周转时间也是按照出售的时间的相对长短而延长或缩短。商品的生产地点与市场之间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改良交通工具，可以绝对地缩短商品移动的时间，但是，由于距离的差别而导致的时间的相对差别还是存在的。距离远的比距离近的，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对更长。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良，旧的生产中心可能会衰落，新的生产中心也就可能兴起，同时，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同样的空间距离就在时间上缩短了。交通工具的变化，不仅影响商品流通的时间，而且还造成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的差别。交通工具的发展引起了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远距离的运输，其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都会延长，处于运输过程中的商品资本的总量就会增加，同时，投资在交通运输工具和为了使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

供货契约的规模也是引起周转时间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供货契约规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水平同步扩大，供货契约是市场业务，由市场引起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反过来又直接影响生产领域。

流通时间的另一部分是购买时间，即资本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预付资本的一定价值不是处于生产领域而是属于流通领域。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时间的延迟，也就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

货币在流通时间的购买时间部分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就要考察货币回流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要考察预付资本中有多少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单纯从生产的需要来说，需要明确必须购买多少作为生产储备的商品，这又取决于储备更新的时间，从而取决于那些本身受市场决定、对不同原料等来说是各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是一次预付大量货币，有的是小部分多次支付等。

周转时间的长短，从劳动时间的角度说，主要取决于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农业更多地取决于自然条件，制造业和大部分采掘业则随着生产过程的社会发展而变化。劳动期间的长短，以它供应的商品数量为基础，这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也是以生产规模作为物质基础。

周转时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主要受以下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把产品投入市场的距离，价格在这里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对周转时间也起到重大的作用。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周转时间的长短发生变化，按同一规模进行的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周转时间越长，需要的资本量就越大，反之则越少。这样，就需要货币流通具备相当大的弹性才能适应周转时间的变化，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采掘业等部门的内在要求。

金属货币、信用、生产之间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

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①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82-383.

第九章　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复杂关系

资本家最为关心的是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的血液和根基，也是其不辞辛苦、操劳一生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阶级斗争、阶层差异、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总根源就在于利润。那么，首先就需要阐明抽象的剩余价值与感性的利润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阐明剩余价值如何从抽象的存在演化为可感知的、金灿灿的货币存在，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第一节　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内在统一性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往往把剩余价值与利润直接等同起来，剩余价值从抽象的、观念中的存在转化为感性的货币，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剩余价值从观念走向现实，从而等于利润，这也是想当然的。然而，综合考察《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原本的彼此固定不变的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变的特性了。因此，马克思总结说，“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①。由于人们通常从剩余价值就直线地飞到了利润及分配，忽略了“多少中间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

环节”，导致诸多的误解和自相矛盾。

一、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本质关系

利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则起始于马克思。斯密等人比较详尽地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剩余价值，但他们都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个固定的范畴进行研究，而只是局限于研究剩余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比如，利润、地租、利息等范畴。由于他们的理论视野狭隘，无法把剩余价值与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机联系起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其理论也只能在阐发具体问题时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而其理论的整体却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马克思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个科学的概念，并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解释成本、利润、地租、利息等基本范畴，构建了完整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变革，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也与唯物史观一起，被恩格斯称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大发现。

所谓的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就表明，全部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工人的劳动。现实中，我们能直接看到的、感知得到的是资本的利润、利息、地租等以货币形式、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却无法直接用感官感觉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则透过表面而把握其实质。

在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抽象与现实之间存在诸多曲折复杂的中间环节，而且还有许多干扰因素影响了从本质到现象的飞跃。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在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模型，才能从本质上把二者统一起来。

马克思以商品价值理论为基础，在成本价格这个范畴的基础上，引出了利润这个重要的概念。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一种观念上的产物，被新的概念——利润所取代，即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能够生产利润，用 p 代表利润，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形式：$W=c+v+m=k+p$，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W=k+p$）。

在这个公式中，利润与剩余价值是完全同一的，这个公式也具有一种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出来的神秘性，因为在成本价格这个范畴的掩盖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消失了，生产过程中的价值的起源和变化，从可变资本就转移到总资本上面了。

当 m＝0 时，W＝k，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只有在特殊的市场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中则是绝不会发生的。因为，资本没有利润，就没有继续运行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另外，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按照成本价格出售，实际结果与都按照商品价值出售是不同的。因为，此时，即使劳动力价值、工作日、剥削程度等前提条件相同，不同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也会极不相同，比如，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剩余价值量也会极不相同。

商品价值 W＝k＋p，如果商品按照其价值出售，则会完全实现利润。商品按照低于其价值而高于成本价格出售，也可以实现一定的利润，此时，工人依然提供了剩余劳动，不过，这些剩余劳动没有提供给商品所有者，而是提供给了商品的购买者。可见，在商品价值和成本价格之间，可以有无数的出售价格。

商品的最低价格是成本价格，如果资本家从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生产资本中耗费掉的资本就无法得到补偿，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预付资本的价值逐渐丧失。成本价格是资本家生存的底线，是保持资本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由此，资本家也就把成本价格视为内在价值、必要的价格等。

作为商品的所有者——资本家把超出成本价格的部分看作——由于出售而带来的结果，是由于出售而产生的，这种观点正是立足于一种虚幻的认识，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比如，蒲鲁东就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认为只要按照商品成本价格出售商品就能消灭信贷利息，生产者就可以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的等价物，并在没有货币的基础上进行平等交换，实质是要资本而不要资本家，这就是蒲鲁东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秘密。显然，蒲鲁东是完全错误的，其观点的实质是要消灭资本本身却要获得资本的果实，基于这种错误的理论而创建的所谓“人民银行”，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最高层次的、抽象的、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中，整个社会只存在资

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阶级占有，因此，剩余价值与利润不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在数量上也相等，这是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本质关系。把握住这种本质关系，才能揭示现实中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具体关系。

现实中，剩余价值首先在产业资本家的手中，并作为不同范畴的承担者出现，因此影响了人们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地租的承担者）、高利贷者（利息的承担者）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在产业资本家面前是作为买者出现的，而他们作为买者使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① 这就说明，在现实社会中，利润与剩余价值不是相等的关系，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部分，还包括政府、商业银行等各种社会力量瓜分后的利润。但是，马克思没有直接把瓜分剩余价值的全部社会力量都引入分析体系中来，而是抓住主要矛盾，增加了两个变量——利息和地租，而且，分析利息时，马克思把其他的因素视为恒定的量，分析地租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利润的多种表现形式，只是证明了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

不能否认的是，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因素影响了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比如，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节约带来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关系的变化。假设单个资本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仅仅由于采用了新的生产工艺，就可能发生变化：原来用 1 吨的原料可以生产 0.8 吨成品，采用新工艺后，每吨原料就可以生产 0.9 吨成品，这个过程中，他的工人没有多付出劳动，也就没有增加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可是，出售产品后却多获得了利润。显然，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从单个资本的生产情况看，确实是利润大于剩余价值了，但站在整个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只是这个资本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其他的资本就会出现剩余价值大于利润的情况，其所得就是别人之所失。另外，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其他资本会或迟或早地采用类似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运动中形成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终依然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9-470.

保持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本质关系。

现实经济领域中，资本不是唯一的经济组织，也广泛存在着非资本的经济组织，非资本的经济组织为社会提供商品，以资本的方式运行，但并不是资本。这些非资本经济组织的商品生产对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是资本还是非资本，只有其商品的价值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候，才能实现其价值。假设非资本生产的商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那么，资本就无法完全实现其剩余价值，即利润小于剩余价值；反之，资本的效率高，那么，它就能获得超过剩余价值的利润量。

二、商品“惊险的一跳”的起点与终点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社会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撇开了其他一切因素的影响，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直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可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没有结束自己的运动，而是要离开生产领域，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在流通中，实现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这就是《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揭示的资本流通过程的真理。然而，这并没有达到从抽象到具体的高度，因此，马克思还需要直接解释现实的各种生产行为、流通行为为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发生，解释生产当事人为何产生了这种而不是那种意识。在现实中，资本家们最关心的是具体的利润而不是抽象的剩余价值。利润起源于哪里，如何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马克思面临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最抽象的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如何转化为利润，即用商品这个“肉体”如何换回资本的“灵魂”——货币，则是《资本论》第三卷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需要把剩余价值概念转化为利润概念。如果说，剩余价值与价值一样，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那么，利润则是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了。资本生产的每个商品，其价值 $W=c+v+m$。这个公式中，$c+v$ 是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成本价格（用 k 表示），这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m 是剩余价值，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W=k+m$）。这个公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特殊性质：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与商品的实际成本（或者

说是商品的价值）相比，前者等于或者小于后者。第二种是成本价格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账簿上的存在，这一部分价值必须不断地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不断地买回在生产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在这样的运动中，这个公式才能成立。或者说，这个静态的公式表达的是动态的过程。在非资本的商品生产中，v 和 m 都不是独立的存在，也就不存在资本生产中的所谓成本价格这个范畴。

成本价格中的 c 和 v 的共性在于，二者都是商品价值中需要补偿的预付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情况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表现出来，即表现为工资。

从数量关系上看，构成成本价格的两个要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价值量，如果其中一个或两个发生变化，就会导致成本价格出现不同的变化情况。

成本价格中的旧价值部分（c），既是商品价值中用于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花费了这么多的费用，本质是价值的转移。成本价格中的另外一部分是可变资本（v），作为预付资本，劳动力被资本家视为与生产资料没有本质区别的资本价值。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作为价值形成要素来执行职能，正是在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中，作为预付资本而出现的劳动力价值被形成价值的活劳动所取代。对比一下：

$$\text{预付资本}=\begin{matrix}\text{消耗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text{（生产资料的价格）}\end{matrix}+\begin{matrix}\text{在劳动上耗费}\\\text{的资本（工资）}\end{matrix}$$

$$\text{商品价值}=\begin{matrix}\text{成本}\\\text{价格}\end{matrix}\left(\begin{matrix}\text{消耗在生产资料}\\\text{上的价格}\end{matrix}+\begin{matrix}\text{在劳动上耗}\\\text{费的价格}\end{matrix}\right)+\begin{matrix}\text{剩余}\\\text{价值}\end{matrix}$$

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都执行了职能，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支付给了不同的生产要素，因为生产资料和工资都以有目的的形式消费掉了，在商品价值中都会再现出来，这样就导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消失在新产品中了。成本价格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则显现出来了：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新产品中，另一部分表现为余下的价值；生产材料和工资则在商品生产中全部被消耗掉，其价值也就全部加入新产品中。在劳动力上支出的可变资本，被划在流动资本这个项目之下，与不变资本等同起来，从而达到了把资本增殖过程神

秘化的目的。既然剩余价值是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就是因为它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利润，那么，商品价值的公式也发生了转变。商品价值由 W＝c＋v＋m 变成了 W＝k＋p，其中，k＝v＋m，就是成本价格；p＝m，就是利润。

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W＝k＋p），这是资本从剩余价值向利润跳跃的起点，然而，其跳跃的终点则会出现无数种可能性：小于 k，则资本萎缩；等于 k，则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大于 k 而小于 k＋p，则让利给买者，实现部分剩余价值；等于 k＋p，则是理想的等价交换；大于 k＋p，则表示资本居于优势地位或者垄断地位，可以进行不等价交换而获得超额利润了。

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这个公式表明，剩余价值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产生。总资本无论是作为劳动资料还是生产材料或劳动，都是产品的形成要素，总资本只有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在物质上，总资本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总资本部分地转化为成本价格，却全部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即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这个公式彻底掩盖了剩余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把资本说成了可以自动增殖的物神了。

可是，这种物神学说还是很容易被戳穿，因此，经济学家们、资本家们还需要继续编造新的传奇以维护物神的地位，这就产生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新原则。这个新原则表明，利润已经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决定利润的只有一个因素——资本的数量。在这个原则的照耀下，商品跳跃的起点和终点更加神秘了。

竞争是资本的生存方式，也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加在资本身上的、无法摆脱的力量。在竞争中，利润趋向下降并逐渐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利润率，由此诞生一个新概念——生产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以商品的成本价格为基础而产生，即生产价格＝成本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k＋kp′）。

这样，我们得到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商品价值/价格公式：第一种形式是商品价值＝预付资本＋剩余价值，W＝c＋v＋m；第二种形式是商品价格＝成本价格＋利润，W＝k＋p；第三种形式是生产价格＝成本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k＋kp′。从第一种形式向第二种形式过渡，核心是说明剩余价值向利润的无障碍过渡，第二种形式向

第三种形式过渡，则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量，即一般利润率（p′）。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如果利润率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那么也可能出现产品价格与价值不等的情况。

例如，假设三个资本的利润率都为20%、剩余价值率都为100%：

第一种情况：

70c+30v+30m，产品价格=70+30+（70+30）×20%=120；产品价值=130。

第二种情况：

80c+20v+20m，产品价格=80+20+（80+20）×20%=120；产品价值=120。

第三种情况：

90c+10v+10m，产品价格=90+10+（90+10）×20%=120；产品价值=110。

可见，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出现了产品价值与产品价格背离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产品价值高于产品价格，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只能实现部分的剩余价值（30的总剩余价值量实现了20）；第三种情况下，产品价格高于产品价值，不仅实现了全部的剩余价值，还额外获得了总量为10的剩余价值。只有第二种情况，产品价值与产品价格相等，刚好实现了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处于平均水平。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不仅影响本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还影响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单个资本、一个部门的资本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与商品出售的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不相等则是通常的现象了。也就是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不相等，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也不相等。只有在全部总资本的基础上，才能说剩余价值与利润相等。可是，单个资本家是不会关心总资本与总利润，只会关心自己能从总利润中分享多少。

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资本主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差异性就把利润的起源完全掩盖起来了，对资本家是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就已经被遮蔽掉了，价值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依据。因为资本家只看到了自己在死的和活的劳动上的支付的东西，看到了回流的利润只与他付

出的资本总量相关，而与工人无关。价值这个概念被动摇了，工人也无法认为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结论只能是，利润是商品内在价值以外的东西。因为，任何部门的利润，并不是由该部门的价值形成过程所决定的，而完全是由外在条件决定的。

第二节　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

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表征着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利润率是利润（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间的关系，表征着资本增殖的程度。这两个重要的指标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然而，理论上，彼此之间的数量关系却呈现出复杂性：一方的变化与另外一方的变化既可能保持同一个方向，也可能发生不同方向或者相反方向的变化，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量。这就需要深入这两个指标的内部，把握彼此之间的本质关联性。

一、利润率是利润的“再自身反映”

利润是资本家的核心目标，利润率则是经济生活中考察资本运行状况的另一个核心指标。利润量强调的是利润的总量，利润率突出的是资本生产和流通的比率、效率问题。

如果说，剩余价值直接揭示了利润的来源，那么，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实质是剩余价值离开其实体本质而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从而造成价值主体与客体的颠倒，利润率则在这个基础上造成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进一步颠倒。从价值的角度看，资本的总公式是 $G—W—G'$，即把一个价值额投入流通，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在生产中生产一个更大的价值额，在流通中实现这个更大的价值额。在资本家看来，商品成本是由他所支付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的，可是，商品价值却是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的构成的，无酬劳动是资本家不需要支付价值的劳动，利润恰恰是商品价值中超过了成本价格的余额，就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超过了有酬劳动的余额。即剩余价值总是超过了全部预付资本的一个余额，这个余额与总资本保持了一定的比率关系，这个比率可以用$\frac{m}{C}$来表示，其中 C 表示总资本，利润率$\frac{m}{C}=\frac{m}{c+v}$，

而剩余价值率$=\frac{m}{v}$。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共同之处在于，分子都是m，都是剩余价值，分母则不同。利润率的分母是c+v，剩余价值率的分母是v。资本c是大于零的，这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那么，在v和m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要大于利润率。

从历史上看，利润率是出发点，因为通过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在表面上显现出来，而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则是看不到的东西，是需要研究的本质性的东西，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利润，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最关心的是出售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与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至于这个余额与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他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还会竭力掩盖这个余额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对范畴把余额的真实起源弄得面目全非。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余额就仿佛是自动产生出来的，资本家投入的资本，就像种下了一棵苹果树，每天都自动地生产“黄金果”供资本家摘取，达到这个目的，才是资本家的利益所在。

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产生的，但是，只有经过流通才能实现，而且，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市场状况而不单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剩余价值产生于流通中。根据前面所分析的，商品无论是按照高于或低于价值出售，这只是剩余价值发生的不同的分配问题，这种分配的变化，并不改变剩余价值的大小，也不改变其性质。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所能实现的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对劳动的直接的剥削，也取决于互相欺骗的行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中的欺骗，大家在相互欺骗中共同发财。众多单个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达成的共性认识，具有“三人成虎”的特性，即把个人的意识的、想象的东西当成真实。

人们误认为流通产生了剩余价值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通领域中的一些因素，从另外一个方面制约剩余价值的实现。比如，流通时间就制约着一定时间内所能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量。而且，来自流通的一些要素对直接的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生产与流通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互渗透，使得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彼此分辨不清楚了。资本从生产体系内部进入外部的市场体系中，其各种

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里，相互对立的不是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资本和资本，即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被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包裹起来了，剩余价值不再表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以商品的成本价格为基础，再加上一个价格余额，利润就是商品出售价格超过了商品内在价值的余额。这种简单的、表面化的追求利润的方法，完全掩盖了利润的来源，把加价，即流通行为视为利润的来源。

在资本的运动中，直接的生产过程只是一个转瞬即逝又循环往复的环节，需要不断地转入流通，而流通也需要不断地转入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好像与生产无关而由流通产生，剩余价值属于资本又与工人劳动无关。因此，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例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尔等人就用流通来证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与劳动无关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① 另外，有的人把利润视为节约的结果，比如工资、原料、机器磨损等方面的节约，他们把这些支出上的节约视为利润的来源，并似乎在经验中得到了验证，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行为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在资本家看来，他的每一部分资本都是利润的来源，资本的每一文钱都具有同样的自身增殖的能力，资本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就被物化、神秘化了。在利润率的引导下，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这种方式使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劳动主体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了，人的能力表现为物的能力。资本价值是能够支配活劳动的过去劳动，资本家则是资本价值的人格化，而工人则仅仅表现为商品，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颠倒，也必然产生颠倒的、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流通领域中经过各种转化和变形，就更加混乱和模糊了。

利润率的本质是利润的"再自身反映"。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把利润率$\frac{m}{C}$和剩余价值率$\frac{m}{v}$这两个公式混同起来了，认为剩余价值和利润这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3.

两个规律也是没有区别的，事实则相反。$\frac{m}{C}$表示的是全部预付资本增殖的程度，内在地包含着可变资本的变动量与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总资本的价值量与剩余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总资本减去可变资本就是不变资本，不变资本由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构成。一定的活劳动要凝结在商品中，形成价值，就需要一定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在这个活劳动与活劳动所追加于其中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关系，一定量的生产资料与一定量的活劳动存在必然的、稳定的数量关系，即剩余劳动量与生产资料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 6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是 6 小时，此时，剩余价值为 100%。但是，工人在 6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里，在全部 12 劳动小时内所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与 100%的剩余价值率没有任何关系，即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剩余价值率这个公式中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技术上的必要性。就是说，原材料或者劳动资料的贵贱与剩余价值率没有关系，只要它们具有应该具有的使用价值，能够按照一定的要求，与被吸收的活劳动保持一个技术上的比例就可以了。

至于活劳动与生产资料价值的比例关系，比如，在原料的价格确定时，可以推算出一定的活劳动需要的原料的数量，但是，不能从原料的价格推算出需要的原料的数量。从利润率$\frac{m}{C}$和剩余价值率$\frac{m}{v}$之间的关系上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frac{m}{C}$可以不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若干种变化。相反，在剩余价值率发生变化时，利润率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保持不变。“因此，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①

在现实中，商品成本价格是确定的，因而，剩余价值作为成本价格的余额而得以确定，这个余额的来源有三种可能性：来源于生产中的剥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5.

削，来源于流通领域的欺诈，同时来源于生产和流通。这个余额与总资本的价值的比率也是确定的，即利润率。利润率是总资本增殖的比率，是标志资本运行状况的一个核心参数。从这个利润率$\frac{m}{C}=\frac{m}{c+v}$出发，就无法探求到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必然关系。这个公式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无限种变化，使得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神秘化了。利润率这个公式所表明的是这个余额（m）与全部资本（c＋v）具有完全同样的关系，总资本的每一分价值都对剩余价值做出了完全相等的贡献，总资本划分成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与利润率公式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利润率就有两种基本计算方法：一是，全部流动资本计入成本价格，已经消耗的固定资本也计入成本价格，这两项之和作为C，用m除以C得出利润率；二是，用全部预付资本（包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作为C，得出利润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在这里显示出来。显然，这种区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的区别。

剩余价值从利润率这个公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再自身反映”，这个余额通过利润率来表现自己，就转化成为总资本在一定流通时期内所创造的、超过自身价值的余额①，而与可变资本没有必然性的关系了。

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不相等，而剩余价值与利润是一回事，并且数量相等，但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经过这种转化，剩余价值的起源被掩盖了。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中，揭示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利润这个概念中，看不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能看到的只是资本在流通中实现了超过成本价格而得到的余额，看到的是资本对自身的一种关系，即资本自行增殖，看到了资本原有的价值额与它新创造的价值额的区别。人们能够意识到在生产和流通中创造出了新价值，而这个新价值的来源却被神秘化了，好像资本这种物具有天生的神力来增殖自身。

二、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复杂关系

传统的经济学家只是看到了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利润，并用利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6.

润率这种利润的再自身反映的特点，进一步掩盖利润的起源。马克思则把本质与现象联系起来，透彻地研究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复杂关系，全面揭开利润率的神秘面纱。

为了探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本的利润额等于剩余价值额，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就是利润，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忽略不同资本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研究彼此之间的数量关系。

剩余价值率 $m'=\frac{m}{v}$，那么，$m=m'v$

利润率 $p'=\frac{m}{C}=\frac{m}{c+v}$

因此，$p'=m'\frac{v}{C}=m'\frac{v}{c+v}$

这个公式可以转换为：p'：$m'=v$：C

可见，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这个公式表明，利润率必然小于剩余价值率，因为 v 必然小于 c＋v，只有当资本家只预付可变资本，而不需要预付不变资本的时候，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率。但是，这种情况（c＝0）通常不会发生。

当然，要使 p'：$m'=v$：C 这个公式得以成立，还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条件：货币价值要保持不变；不考虑周转的因素，因为这个公式只是在一个周转期内是正确的；劳动生产率对利润率能够直接发生影响，所以，要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工资也都会对利润率产生影响，因此，也要假定这些要素不变。即需要假设所有影响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因素都保持不变，只有满足这些基本条件，才能探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本质关系。

这里考察的是价值关系 $p'=m'\frac{v}{C}=m'\frac{v}{c+v}$，因此，在不变资本价值的增减与这个资本所代表的物质使用价值的量之间，不管这二者是怎样的关系，利润率与不变资本的价值总是成反比例关系。可变资本则不同，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在于它所推动的劳动，这个劳动的总数中有一部分并没有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总劳动与有酬劳动的差额即形成剩余价值，那么，可变资本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小，剩余劳动部分就越大。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不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剩余价值率与可变资本

按照反比例发生变化。

$p'=m'\frac{v}{C}$中，马克思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确定各个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把$m'\frac{v}{C}$分为m'和$\frac{v}{C}$两个因素，假定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另一个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另外是在一切因素都是可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变化的各个规律。

马克思通过科学而精确的理论推算，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比如，两个剩余价值率相等的不同资本，其利润率取决于各自的总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也可以运用于同一个资本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状况的比较。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而不是单一线性函数关系，诸多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强，有的弱，有的有助于提高利润率，有的则会降低利润率。要研究这些影响，就只能在假定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地研究每个因素与利润率的关系。在现实中，不可能只有一个因素影响利润率，然而，科学研究则只能依次研究每个因素的单独影响。

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就可能使利润率保持不变，也可能会导致利润率的提高或者降低。

在这里，马克思还批判了经济学中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利润率的高低与工人工资的高低成反比。马克思则科学地证明，这只是利润率与工资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工人工资提高，不一定导致利润降低。利润率与工资成反比的前提条件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工作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率由于工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由于工资提高而导致剩余价值率降低的时候，利润率才降低。

马克思的基本结论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不一定导致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也不必然导致利润率发生变化。因为利润率同时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两个主要因素，而不取决于单一因素。提高剩余价值率，在看似提高利润率的时候，其结果可能会由于资本的价值构成的变化而抵消，反之亦然，这就使得利润率的变化更加复杂。

要同时考察影响利润率的几个重要因素。在现实中，利润率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选择了周转、不变资本的使用和价格的变动等这几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讨论其变化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影响利润率变化的因素，这里更强调的是研究利润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做的重要补充，其基本观点是，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因此，生产中不可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即一部分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一部分以原材料等形式存在，还有以商品但尚未出售的形式存在，等等。也就是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是总资本中一个部分，要减掉这个没有发挥作用的部分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由此可知，周转的时间越短，相比总资本而言的闲置资本就越少。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从而增加利润率。

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减少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增加剩余价值量。但利润率是剩余价值量与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那么，缩短周转时间也就必然提高利润率。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手段是提高生产效率，即“工业进步”。恩格斯列举了几个工业上运用新技术的实例说明，由于采用新技术，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了利润率（前提是不会因固定资本的投资而降低利润率）。

恩格斯认为，缩短流通时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是改进交通。结合当时的情况，他认为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并把交通革命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这显示出恩格斯的远见卓识。陆地交通、海上运输、电报等极大地缩短了流通时间。例如，由于交通手段的变革，印度和美国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依靠高效率的交通，缓解了其危机爆发的激烈程度，并刺激这两个国家更加接近欧洲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恩格斯看到，全世界贸易日趋作为整体，在不断地缩短贸易时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资本依靠强大的交通运输能力，把世界各地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

为了阐明周转时间对利润率的影响，恩格斯论证两个资本在构成剩余价值率、工作日等一切影响利润率的因素都相同，只有周转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得出了利润率与周转时间成反比例的重要结论。也说明，缩短周转时间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产生影响，在于提高可

变资本的效率。

根据利润率公式 $p'=m'\frac{v}{C}=m'\frac{v}{c+v}$，分母中的 v 是总资本（C）中的可变资本，用于工资；分子中的 v 表明它生产剩余价值（m），并且形成了剩余价值率“m′”。只有在分母中的 v 与分子中的 v 相等的时候，这个公式才能成立。也就是 m 是在一个周转时间内与 v 相对应的时候，这个公式才是正确的。如果以年为单位，则年剩余价值 M＝mn，m 指一个周期生产的剩余价值，n 指一年周转次数。m 只是年剩余价值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周期的 v 就比 C＝c＋v 中的 v 要小，就是一个周期的可变资本小于年可变资本。反之，如果 m 大于年剩余价值 M，一个周期的 v 大于 C＝c＋v，一个周期的可变资本就大于年可变资本了。把周转时间这个变量引进利润率，恩格斯提出了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p'=m'n\frac{v}{C}$。这个公式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润率与周转速度成正比例关系。

不变资本对利润率的影响。利润率公式表明，作为总资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变资本（c）对利润率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固定资本为中心，为了提高利润率，通常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比如，节约不变资本以提高利润率，必然是资本家的重要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①

另外，由于包括机器在内的固定资本，通常是一个固定值，而且不能低于某个固定值才能维持正常运行。因此，要使固定资本发生改变，只能采用改变劳动与固定资本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办法，即延长剩余劳动的时间，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与总资本的比例，降低与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从而提高利润率。不变资本中的某些固定资本，比如建筑物、机器等，不管原来工作 16 小时还是 12 小时，延长工作日不仅不需要增加新的支出，而是会在更短的周期内再生产出来，因而资本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所必需的预付的时间也减少了。总之，围绕这个利润率公式，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

本家牢牢把握其中各个因素的关系，在矛盾和自我冲突中，使出浑身解数追求更高的利润率。

第三节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威胁

随着资本的发展与成熟，在市场中逐渐形成了一般利润率，资本运动规律在形式上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剩余价值与利润的统一，只有在宏观的、总体的层面上，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才是相等的；在微观和局部的层面上，剩余价值与利润的相等只是偶然现象，二者不等却是一种必然。

一、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中介——市场竞争

商品由价值向成本价格再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生产价格是商品在市场中形成的、以新的方式表现商品价值的方式。在微观的层次上，生产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偏离，生产价格成为市场交换的关键环节。但是，价值转为生产价格，并没有取消利润，而是改变了利润在不同的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确立了一个新的利润分配原则：各个资本按照其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分享利润。生产价格在交换中起到调节作用，不同的市场价格可能高于或者低于生产价格，但彼此之间会互相抵消，从而在总量上维护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一致性。这一切，都要以市场为中介、在无数的偶然性的交换中实现。市场是研究资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基础。

马克思以科学的资本理论为基础，结合传统的市场理论，区别两类供需关系，创立了全新的、科学的市场竞争理论。

马克思全面剖析以资本家为中心的市场供需关系。首要的问题是确立资本家的供求原则：既然产业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他就只能执行产业资本家的职能，那么，他供给的商品价值，必然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这是产业资本家内心确立的最根本、最牢固的原则。因为，如果他的供需相等，那么，资本就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变成了没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也就是，他没有取得剩余价值，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前提，因而是不可能的。

资本家必定是“贱买贵卖”，这个交易过程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发生。在这里，他把购买的价值较低的、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能够卖得贵，不是因为他善于欺骗，也不是要把低价的商品按照高价出售，而是经过生产过程，商品包含的价值高于组成这个商品的价值总额，因而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实现了“贱买贵卖”。这样看来，资本家的供求差额越大，资本的增值率就越大，因此，在市场交换中，他就能达到他的目的——他的供给超过他的需求。无论是单个资本家还是整个资本家阶级，也无论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其他类型的资本家，都是如此。

产业资本家有两大需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价值比较的角度看：一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值，比他所供给的商品的价值要小得多；二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的比，即取决于 v：C。按比例来看，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越来越大于他所购买的劳动力（A）。工人把工资（v）的多数用于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间接地就是工人阶级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工人需求的最大值就是 v（撇开信用关系），如果工人把一部分工资贮藏起来，这一部分就不是作为买者而出现了。资本家需求的最大值就是 C＝c＋v，而资本家的供给＝c＋v＋m。从价值上看，供给总是大于需求。m 所占的比例越大，需求占供给的比例就越低，即（c＋v）/（c＋v＋m）的值就越小，二者的差额就越大，盈利就越多。当然，如果资本周转速度发生变化，资本家的供需比例并不发生变化，但是，周转速度越快，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润就越多。因此，资本家会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扩大供需总量的差额。

在再生产中，如果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都花掉，只把原有的资本总量 C 转化为生产资本，此时，在价值上，资本家的需求等于供给。但是，从资本运动上看，他的一部分价值是作为资本消费的，另一部分是作为私人的需要或享受而消费的。用例子表示如下：

作为资本家，	需求＝100	供给＝120
作为享受者，	需求＝20	供给＝—
合计	需求＝120	供给＝120

因为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因此做出这样的假设，实质

就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而回归到简单再生产的生产方式中去了。资本家必须不断地积累资本，以便于扩大再生产，并把新的技术进步合并到生产中去。同时，资本的内在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而把生产的动机假定为享受而不是积累，就从精神上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从纯粹的生产技术上说，这个假定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家必然需要一个准备资本，从而应付各种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寻求最有利的时机卖出自己的产品。另外，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贮藏，以满足扩大旧企业或开设新企业的要求。那么，只要有货币贮藏，资本家的需求就小于供给，而且，这些货币停止了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中心的供求关系的基本原则。

市场中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研究市场就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围绕消费者，资本之间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竞争，要把握纷繁复杂的竞争，首先就要科学地把握资本的本质。“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①

价格竞争通常是一种击败对手的强有力的手段。通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商品的价格越低，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也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商品售价要高于其商品的个别价值，同时又低于其社会价值，这样，既能保证一定的利润，又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商品更便宜，这种动机与资本家在生产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动机相一致。可见，无论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动力还是由于竞争而来的外在压力，都迫使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

资本家要把货币吸引出来，首要的问题是这种商品有对货币占有者有用的使用价值，在这种使用价值上耗费的劳动是社会有用劳动，在交换中证明自己是社会有用劳动——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分工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又使得彼此交织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体系中，商品之间的关系也以一种自然的、相互矛盾的状态生产出来：“商品可能是一种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68.

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① 新商品、新需要与旧商品、旧需要共存于市场中，彼此之间的竞争、供需关系的变化，使得资本家如同大海中航行的一叶扁舟，把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的市场价格作为自己航行的罗盘，驶向发财致富的彼岸。

在市场中，竞争使一切偏离生产价格的行为都不断地回归，迫使每个竞争者都要与别人一样，按照同一个生产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这种趋势必然使每个生产者的利润趋于稳定，无论某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的是大是小，利润会趋向于变成一个固定的量。对于单个资本而言，在构成商品价值的诸多要素中，总有一个要素——第四要素，不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而是进入市场后，通过竞争，由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期间内的事情”②。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作为新的市场规律反过来决定每个资本按照其资本量的大小来分享利润。

市场竞争属于流通领域，不创造利润，其结果只能使不同资本之间不相等的利润率按照新的规则趋向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的前提是利润必须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已经存在。利润本身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的作用仅仅在于使其提高或降低。

竞争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垄断。“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7.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0.

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么，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使工资提高，并从而使剩余价值缩小。它也可能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是工资只不过要高于身体上的最低限度。在这种场合，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工人靠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① 可见，商品垄断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不是平均利润规律的例外，而是这一规律的补充，而且，垄断的结果不仅影响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也直接关系到工人的利益——工资。

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资本的应对方法

单个资本家都充满雄心壮志，不断地追求更高的利润率、更大的利润量，结果却是，本来可以独享的剩余价值不再独享了，而变成了社会的总利润的一部分。自己还要从总利润中去分享一部分，个别的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个过程都是以市场竞争为中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两种转化中又出现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现象——利润率趋向下降。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揭开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②。

随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下降，工人以更少的劳动推动更多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不变资本的运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在较低水平的生产阶段，同样的劳动只能推动较少的不变资本运动。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实质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劳动剥削程度不变，也会导致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提高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结果是一般利润率下降而不是增加。这个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一般利润率的变化情况，也可以说明造成两个不同国家之间一般利润率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劳动生产力比较低的话，工人就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75-976.

② 同①238.

需要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生活资料，那么，剩余劳动的时间就相对较少，剩余价值率也就比较低了。但是，这个规律不能被任意扩大运用范围。对于不同性质的国家就不能简单地运用这种比较方式了，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即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那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了。

当然，利润不断下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加，因此，资本所获得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增加；类似地，也可能是单个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不断增加，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甚至在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

剩余劳动的增加，即资本的不断积累衍生出剩余资本与工人人口的关系：如果剩余资本超过了其所支配的工人人口，就会提高工人工资，促进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资本会更容易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使得迅速增加人口成为可能，而且，贫困也会产生人口，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而带来的特有的人口规律。人口的增加为资本随时找到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提供了保证。无论怎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相对过剩人口。

利润率下降和积累的加速，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力过程的两个方面。积累引起生产规模扩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加速利润率下降；反之，利润率下降又进一步加速资本的积聚，并扩大对小资本家和其他残存的小生产者进行剥夺，加速资本的集中。就是说，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积累量却在加速，这两种变化产生于同一些原因。

利润率下降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由于资本的初始投资量增加了，那么就必然延缓新的独立的资本的形成，增加了从非资本向资本飞跃的难度，减少了资本家的数量，从而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威胁；加剧人口过剩，同时加剧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危机，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更加具有强制性的自我限制。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却遭遇到一种与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这种限制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它不仅不是生产财富的绝对方式，反而与财富的生产发生冲突。因此，它不是永恒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过渡。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强加到每个资本家的头上，每个资本家都要对此做出已经成为本能的反应，以适应这一规律的要求，从而获得生存和增殖壮大的机会。由此，平均利润率也成为引导资本家一切行为的新的、至关重要的准则：在实践中，平均利润率在资本家的观念和计算上成为一个起调节作用的关键性要素。因为平均利润率不仅决定资本是否由一个投资部门转移到另一个投资部门，而且还调节一切涉及较长期的再生产过程的销售和契约。

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作用，所谓的价值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形式上的改变。价值决定一开始就取决于它背后的各种和它无关的关系的力量，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中，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不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资本家关心价值，原因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或减少必要的劳动量，使他能按现有的市场价格得到额外的利润。因此，资本家“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①。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给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一般大小的市场波动，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丧失仅有的利润率，这就降低了资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给每个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要解决这个矛盾，资本家采用各种方法维护利润率，化解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带来的风险。第一，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共同承担市场风险，这就表明传统的资本积累方式已经不适应资本发展的要求了，信用、股份制、国家资本等扩大资本来源、分担风险的手段必然会被广泛采用。第二，在波动中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寻求更多更大的市场，开发人的需求，从而尽力维护市场的稳定。第三，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在有限的范围内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第四，在一定程度内降低工资，甚至把工资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从而阻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第五，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相对提高可变资本的比重，抵消由于价值变动而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第六，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广泛存在，一些没有从属于资本的人口也相对较多，一些生产部门会强烈反对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的转化，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其把过剩人口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7.

作为自己的生存的活的基础，改变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七，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不仅能使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变得便宜，而且还能使生活资料变得便宜，从而提高利润率。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还会获得超额利润，特别是对外投资，能直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为他们不仅可以使用便宜的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还会使用奴隶和苦力等低价的劳动力，提高剥削程度。

当然，影响利润率的因素非常复杂，不能对利润率下降规律做简单的、机械的理解。因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因素，既是引起利润率升高的因素，又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所以，利润率下降只是一种趋势，不是在任何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情况下都下降。作为一种趋势，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显示出其作为客观规律的作用。

第四节　总产品分配与“斯密教条”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充满矛盾，以社会总产品为中心而展开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必然更加激烈且生死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传统经济学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不顾事实而力图证明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和谐”，其中，三位一体则是最主要的证明阶级利益和谐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资本获得利润（或者美其名曰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这样，就把利润排除在外了，也就把剩余价值排除在外，从而否定了利润、地租、利息的共同基础——工人劳动。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的基础恰恰是“斯密教条”，其基本内容是，无论是个别商品还是社会总产品，其价值都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一观点一直到现在都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教条，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

一、社会总产品是马克思的 c＋v＋m 还是斯密的 v＋m

马克思辩证、客观地看待斯密的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取代重农学派的“原预付”和“年预付”这对概念，充分肯定了这种划分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使资本这个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特别注意把它应

用于‘农业’领域这种情况；退步之处在于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并且坚持不变。”①

斯密把个别考察的商品价格和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都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这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问题是，资本去了哪里呢？斯密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方式，偷偷地把资本塞进来，即不论是个人产品还是社会产品，都有一个因素，并不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是分解为资本。斯密把补偿用掉的资本价值称为资本收入，其余部分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收入。按照这个观点，不论是单个资本的还是全国的，全部产品的价值都会形成某个人的“资本收入”和与此不同的另外一种收入。这样，斯密把他在分解商品价值组成部分时除掉的东西，又从后门用“收入”这个词偷偷地引进来了。

随着分析的深入，斯密认为，纯收入就是特殊意义的收入，要排除掉全部固定资本，以及维持、修理和更新固定资本所需要的全部流动资本，就是排除掉一切不是处于用作消费基金的实物形式的资本。这里，斯密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

生产生产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等于工资总额，这一部分价值就它的物体形态上说，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工人得到了货币工资，即工人的收入，他们的劳动没有为自己或别人生产出任何可供消费的产品，这一部分产品没有形成用于社会消费基金的那一部分年产品的任何要素。斯密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看到，在利润和地租名下的产业资本家的收入的组成部分也是如此。这些价值都存在于生产资料中，存在于不能消费的物品中。只有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在第二部类工人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取得同它们价格相当的数量，转入个人消费基金。斯密还没有认识到，生产生产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的价值与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部分价值，不论是其存在的实物形式还是其存在的职能，绝对不能成为任何“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斯密的论述十分模糊。他认为，在这种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01.

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都加入直接的消费基金。工人不能依靠货币过活，而是要实现这个货币，用货币购买消费资料来过活。消费资料中一部分是由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构成，他自己的产品也可能是加入剥削劳动的人消费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斯密把固定资本从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了。

关于流动资本，斯密认为单个资本家用于生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要从他的利润构成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即他的商品中补偿他的资本的部分，不能分解为其他任何形式的价值组成部分。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形成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正如单个资本家的固定资本形成社会固定资本一样。社会流动资本由单个流动资本的总和构成，但具有与任何单个流动资本相同的性质。因为，单个流动资本不能形成他的收入的一部分，而社会流动资本（由消费资料构成的一部分）可以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马克思准确客观地概括斯密的观点：社会年产品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构成，应该分开研究。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年产品的总价值包括三个价值部分：一是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二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三是产业资本的的利润、地租。第一部分不能成为纯收入的组成部分，它总是作为资本而存在，不能作为收入而执行职能。任何单个资本家和社会的固定资本都不能作为收入，社会年产品中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其他价值部分，形成一切参与这种生产的当事人的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是，对社会来说，它们不是形成收入，而是形成资本。因为这个年产品，按照它们的性质，通常只能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当然，这个年产品，不是在它的生产者手中，而是在它的使用者手中，即在第二部类资本家——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手中，来执行资本的职能。因为，从社会的观点看，被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所消费掉的这一部分资本，成为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其收入的消费基金。

马克思认为，斯密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即在这个投资领域内活动的资本家来说，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

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①。

斯密把构成社会总产品的商品资本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类，前者的某些价值形成了这个部门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不是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后者的价值部分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形成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就是说，社会资本等于单个资本的总和，年商品资本等于单个资本的年商品资本的总和，商品价值分解为其组成部分适用于单个商品资本，也适用于整个社会资本。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不仅生产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也要直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即在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其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这些新的生产资料用来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不变资本，从而导致商品资本的社会表现形式的不同。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② 这个教条可以直接表述为：商品价值＝v＋m，即商品价值＝可变资本＋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制造业的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劳动力，变成了可变资本，并由此使他们的全部资本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劳动力是工人唯一可以出卖的商品，是他收入的唯一源泉，并以此为生。可是，劳动力只有在资本家手里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资本家表面上是预付劳动力的价格，实际则是工人通过劳动已经预付给资本家了。对于农业，地租和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工人在生产自己的工资的同时再生产出来的，即在农业领域里，一切商品的价格也都分解为 v＋m。

接着，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其他一切收入都是由此派生而来的，即三位一体的总公式。这样他把工人创造的整体价值完全分割开来，又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导致其理论的混乱和自相矛盾。一切不参加再生产的人，不论是否劳动，都只能从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09.

② 同①410.

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即其收入在物质上都是由工人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是一种派生的收入。可是，这个意义上的派生收入，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社会职能来取得这一份收入，因此，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收入的原始源泉。所以，斯密的逻辑并不合理，而是自相矛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一方面，斯密正确地规定了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证明了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泉，就从价值引出了收入。另一方面，他却反过来，变魔术般地把收入由“组成部分”变成了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这个观点恰恰是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说，斯密充当庸俗经济学的开路先锋了。他在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上自相矛盾，必然导致其学说体系的解体。

同时，斯密又变魔术般地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了。他以谷物的价格为例，认为谷物的价格由 v＋m 构成，而且也包括生产谷物时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但是，他却说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 v＋m，忘记了那些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了。他采用的论证手法是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接着又转到另一个部门，所谓商品的全部价格最终地分解为 v＋m，这个论断就是一个空洞的遁词。斯密抛弃自己的理论，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这些矛盾恰恰来源于科学的起点，即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这个价值本身。斯密这样来解释这个矛盾：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一个价值加入所加工的产品中，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是这个购买价格的等价物，另一部分是不归工人所有而归雇主所有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和能够做的一切。1 天和 1 年的劳动都如此，年社会价值产品的总量只能分解为 v＋m，前者是工人用于补偿购买他们劳动力而耗费的资本价值，超额部分则要提供给他们的雇主。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斯密的错误所在，斯密错误地把年价值产品与年产品价值等同起来了。年价值产品只是本年度创造的劳动产品，而年产品价值不仅包含了年价值产品，还包括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以往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这些价值不是本年度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斯密就这样通过混淆概念的方式把年产品价值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赶走了。造成这个错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密“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而作为具体

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①。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年产品价值却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是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斯密片面地站在单纯的有用劳动的立场上，这种劳动使一切生活资料取得了可以消费的形式。前提则是，这些消费资料也是依靠以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才得以产生出来，本年的年劳动并没有形成它所创造的全部产品的全部价值，即价值产品小于产品价值。

二、社会总产品是 c+v+m

马克思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每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商品价值分解为 1. 不变要素（斯密所说的第四要素），2. 工资和剩余价值之和，或工资、利润和地租之和。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斯密的第四要素即不变资本价值，就消失了”②。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荒谬公式，而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可以分解为这三个组成部分，同样也完全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可取之处在于：斯密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资本运动的一个要素，执行一定的职能。劳动力的买和卖，属于流通领域，却引出了生产过程，从而决定了生产过程的独特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是成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为了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决定了每天的劳动时间，决定了生产的社会形态和技术形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保存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实现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使三者区别开来。劳动力的买和卖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与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

所谓的价值实体，本质就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的凝结，这种凝结与劳动的有用性无关，价值的生产就是劳动的耗费过程。生产过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8.

② 同①426-427.

程消失了，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现在表现为物的属性，即商品有价值的属性，价值量则是根据耗费的劳动量来计量。因此，商品的价值无法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也不是由别的东西构成的，而只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耗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生产的商品与独立劳动者生产的商品、与公社或奴隶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差别。

现在要考察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转化为货币之前的商品，这个商品全部属于资本家。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是已经完成的劳动过程的产物，而与使用价值相对立的价值则不同。“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商品时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以新形式再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因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这个价值，这是和这个生产过程无关的；生产资料是作为这个价值的承担者进入这个过程的；进行更新和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形成他所预付的在生产商品时消费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它原先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现在则作为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这个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就必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它原来的、由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这个价值的资本职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价值性质。”①

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职能，耗费劳动力，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工资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商品价值，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费构成的。资本家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则采取了收入的形式，劳动力也就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在以上这二者之外，还有一个余额，即剩余价值。这个价值也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凝结的劳动。这个部分不需要花费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29.

本家分文，资本家可以把它作为收入而花费掉；也可能转给其他参与者，比如作为地租转给土地所有者，形成第三者的收入。获得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根本动机。

斯密的失误在于，他把一般商品生产与资本的商品生产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生产资料都无条件地等同于资本，把劳动也简单地等同于雇佣劳动，“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①。

而且，斯密还把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淆了，“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②。当然，斯密的片面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总收益等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利润＋地租，总收益是这些物质要素的总和。总收入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就是剩余价值。他还是发现了纯收入——剩余价值的特殊性，虽然没有对剩余价值本身进行科学的研究。

资本主义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不仅包含着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也包含着剩余价值，这个商品资本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因此，需要率先分析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又是商品流通，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研究商品。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1.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52.

总之，抽象意义上的土地和劳动，共存于任何时代、任何生产方式之中，与具体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利润（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和地租，前者是资本家依靠资本的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后者是依靠土地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不会因为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占有剩余价值而消灭了剩余价值。“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汲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社会产品中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个部分，即必要生活资料。”① 资本—利息，“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②。利润、利息、地租的本质都是无酬劳动，工资则是工人的有酬劳动。

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科学地阐明社会总产品的构成，彻底批判了“斯密教条”的理论基础，从而推翻了这一错误的理论。但对于斯密，马克思充分肯定他的历史贡献和地位，称赞他是“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③。遗憾的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④。如今，奠基于“斯密教条”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那么，对其理论错误还需要继续批判下去。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31.

② 同①941.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3.

④ 同③434.

第十章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频繁爆发经济危机，而且呈现出鲜明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危机不仅消灭了一部分资本，而且使工人阶级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本身。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开出救治危机的“药方”是经济学家们的重大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① 因此，要研究经济危机，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产业资本的内部，研究其运行机制及其矛盾。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

社会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为争夺社会总产品而进行激烈的社会斗争，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这只是一种浮在社会表面上的原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6.

因。只有深入经济体系内部，才能发现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剩余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因此，应该首先从产业资本的运动及其价值循环来研究经济危机。

一、资本的主体——单个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错位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首要的是需要理解经济体系的控制者——不同层面上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单个资本家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最高的层次上概括资本的本质，因此，单个资本家与总体资本家保持概念上的高度一致性。但是，在资本的运动中，就要对二者进行区分了。资本家阶级并非单个资本家的机械加和，而是单个资本家的集合。在资本的运动中，资本家的个体与整体发生着特殊的联系。“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系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① 只有个别情况下，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运动才能保持一致。

单个资本是总资本的组成部分，其运动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并不能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清晰。考察一年内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即考察一年内社会资本提供的商品产品，才能看到总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有什么异同。年产品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生产消费；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即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再生产的流通公式是：

$$W'-\begin{cases}G-W\cdots P\cdots W'\\ g-w\end{cases}$$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0.

在这里，起点是 W′＝W＋w，W′包含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其运动也就必然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比较一下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这三个循环之间的关系：G—W…P…W′—G′，P…W′—G′—W…P，这两个循环的起点和重点都是资本的运动，当然包括消费，因为商品必须出售，但是，商品出售以后变成了什么，对单个资本的运动是没有关系的。在 W′…W′循环中，需要阐明这个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价值变成了什么，由此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总的再生产过程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也包括以流通为中介的消费。再生产过程要从 W′的价值补充和物质补偿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起初的假定是，单个资本出售商品，先把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用货币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物质性的生产要素也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且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商品的运动，二者都是总产品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并与单个资本交织在一起，这就不能再作为假设了，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即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其价值如何从年产品中得到补偿，这种补偿运动如何与消费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研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需要假定产品都是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生产资本的各个部分没有发生价值革命。或者，发生了价值革命，但，是普遍和均衡的革命，全部年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没有发生改变。

考察单个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其商品的任何形式，无论是生产机器还是食品，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直接考察生产过程就可以了。考察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假定了代表资本价值的商品可以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工人和资本家可以购买到所需要的消费品。但，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价值时，这种假定就不够了。因为，一部分产品价值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个人消费，这就在总资本的产品价值内形成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①。

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失去的价值会转移到商品中去，至于其是否在这个期间得到实物补偿，则是不需要考虑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8.

的。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就要至少暂时撇开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没有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

单个资本独立执行职能，其产品可以是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有资格成为商品世界中可以流通的一个环节。而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则不是这样的，其再生产的物质要素必须以实物的形式形成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消耗掉的不变资本必须由总资本来补偿，条件则是，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能够以实物形式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单个资本家通过追加劳动，生产的是产品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通过这种追加而转移到新产品中。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就要区别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作日部分，其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是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就不能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能分解为不变资本。相反，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本的任何部分，按照这些产品的实物形式，就是用于实现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考察社会总产品，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不会因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失去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相反，需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①。因此，单个资本的运动与社会资本的运动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简单的代替关系。

《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其结论就具有特定的有效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在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表现出差异性的领域中，依据这种统一性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定能适用了，而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与资本家阶级为两极，从总资本到个别资本划分四个层级。总资本是第一个层级，资本主义总生产与单个资本生产之间的关系，社会总产品与单个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前文已经阐述清楚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83.

了。第二个层级是从社会总产品上把总资本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从社会总产品上看，社会的总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就是具有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消费资料就是具有进入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这两个部类都具有不同的生产部门，总和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每个部类的资本都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从价值上看是该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人的工资总额；从物质上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的，即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不变资本的这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又可以继续细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物质形式是机器、厂房、役畜等；流动不变资本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生产材料。

这两个部类全部的年产品的价值都分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可分为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和超过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m）部分。就是说，每个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与单个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 c＋v＋m。c 中包含着被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和使用的不变资本，二者是不同的，前者由机器、厂房等构成，它们不会完全被消费掉，只有部分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产品中去，它们的价值逐年消耗而减少，但还是能够继续存在并执行职能。考察产品价值时，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独立于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之外，与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并立。而生产材料则会被全部消费掉，其价值都转移到新产品中区。

从社会总产品上看，两大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关系就是研究的起点了。马克思的假设如下：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即两个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剩余价值、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总价值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并且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实现两个部类之间关系平衡的基本要求是：

Ⅰ. 4 000c＋1 000v＋1 000m＝6 000　　生产资料

Ⅱ. 2 000c＋500v＋500m＝3 000　　消费资料

第Ⅱ部类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和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总消费为 1 000，即第Ⅱ部类内部 1 000 以消费资料的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第Ⅰ

部类的1 000v＋1 000m，要用于消费，就要同第Ⅱ部类中剩余的2 000相交换，第Ⅱ部类就得到价值相等的生产资料，因此，就有价值2 000的第Ⅰ部类产品消失，剩余的第Ⅰ部类4 000c则由第Ⅰ部类内各个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交换来解决。

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让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在劳动力已经消耗之后才支付工人的报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品卖出去，转化为货币之后，可变资本才能重新购买劳动力。因此，第Ⅰ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的货币1 000v（比如1 000镑），以偿付本部类工人生产的已经存在于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工人购买1 000镑消费资料，把第Ⅱ部类中的1 000c转化为货币，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用这1 000镑向第Ⅰ部类资本家购买1 000c，也就是，第Ⅰ部类的1 000v变成1 000镑的货币，这个货币可以继续转化为生产资本中最重要的要素——劳动力。第Ⅰ部类的1 000m与第Ⅱ部类的另一个1 000c进行交换时所需要的货币，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预付。无论如何，资本家手中，除了生产资本之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以用于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

结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的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Ⅰ（v＋m）＝Ⅱc。”① 斯密认为，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这个荒谬的教条也是政治经济学公认的常识，并被奉为永恒的真理。马克思认为，这个说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消费者必须包括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而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把生产消费排除在外，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论。

第三个层级是在两大部类生产之下，依据消费主体的性质，划分为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在两大部类中，马克思对第Ⅱ部类的生产进行了细分，即划分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两类生产，增加了一个层级。这个划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这个层级也就显示出生活消费的特性了。

第Ⅱ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按照产品的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消费资料（用Ⅱa表示）和奢侈消费资料（用Ⅱb表示）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6.

的生产。消费资料是必要生活资料，为工人阶级消费，也可以称为必要消费资料。具体判断某一产品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也需要从变化的、发展的生活习惯的角度予以确认。奢侈消费资料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只能与剩余价值进行交换，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所有。

两个部类的工人都需要购买必要生活资料，对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分部类 a 来说，这种可变资本的回流是直接进行的。分部类Ⅱb 的情况则不同了，因为Ⅱ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这种奢侈品是工人阶级无法购买的，正如工人不会购买第Ⅰ部类的、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Ⅰv 一样。虽然奢侈品和生产资料都是工人的产品，但工人无法也无力购买。这一类的预付资本也就不能直接回流，而是间接地进行的：

分部类Ⅱb 的工人（生产奢侈品）得到其劳动力报酬后，向Ⅱa 的资本家（必要消费资料的所有者）购买消费资料，Ⅱa 的资本家又用这些货币向Ⅱb 的资本家购买奢侈品，从而这些货币又回流到Ⅱb 的资本家的手中了。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Ⅱb 的资本家与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也分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由此，马克思在单个资本与总资本之间，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层级。

可见，马克思对这两大部类都进行了细分，第Ⅰ部类细分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资料这两个分部类，第Ⅱ部类细分为必要生活资料（Ⅱa）和奢侈品（Ⅱb）两个分部类，再加上社会资本和单个资本，全部社会资本就分成了总资本、两大部类、四个分部类、单个资本四个层次。马克思率先研究的是总资本与单个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研究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深化研究四个分部类之间的关系。

这就要注意把握马克思在运用资本概念的具体场合，既要把握各个资本范畴之间的共性，从而深化对资本基本性质、基本特征的理解，同时也要注意区别不同层次的资本之间的个性和差异性，避免张冠李戴和误读，从而准确把握每个具体而生动的原理。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资本这个概念下，划分了四个层级，每个层级的资本都表现出利益不同的特殊性，都有明晰的界限，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协调关系。每个资本、每个层级的资本都按照自己所特有

的方式构建与社会的关系，都坚持按照自己的特殊追求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按照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生产。因此，不同层级的资本、不同个别的资本随时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和对抗，造成经济体系的动荡。

二、物的循环与价值循环的内在矛盾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① 在不同资本主体的推动下，资本的价值循环以物的循环为载体而进行。能否维持资本整体的循环，取决于两大循环能否保持一致。

资本以物的形式进行循环，内在地贯穿着货币资本 G…G′、生产资本 P…P 和商品资本 W′…W′三种不同的价值循环。如果用 Ck 代表总流通过程，那么，这三种循环的公式可以分别表示如下：

（Ⅰ）G—W…P…W′—G′

（Ⅱ）P…Ck…P

（Ⅲ）Ck…P（W′）

这三个形式，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所有的点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流通过程的中介，流通过程也是生产过程的中介。三个循环的共同点就是都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形式Ⅰ直接表明价值增殖就是目的；形式Ⅱ则是以价值增殖 P 开始的；形式Ⅲ是从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的，即使是按照不变的规模进行循环，也是在不断地增殖。

如果考察单个资本循环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就无法使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的形式变换来说明了，也就是说，单个资本的形式变换无法说明社会总资本形式的变化。这是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区别。在连续不断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每一个循环都把其他循环作为自己的前提，每一次反复都包含着其他循环的反复，这种区别仅仅是主观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2.

的、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任何单个的产业资本，只有同时都处于这三种循环中，三种形态的资本以连续的、并列的方式进行再生产，才能确保总循环的现实的统一。

假定全部资本分别作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中断中前进。资本循环是完全离开一个阶段而进入下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完全抛弃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不同的阶段相互排斥，这绝不是资本生产的实际状况。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特征就是连续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就要求生产的连续性。没有连续性，生产与交换经常中断，资本就无法实现其内在的目标。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排斥中断，但是，产业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却都要依次经过每个阶段。产业资本在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又同时处在它的全部循环阶段以及与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即同时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产业资本的现实循环，不仅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也是三个循环的统一。作为整体的产业资本，同时处于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职能，同时经过所有的阶段。每个部分之所以会发生相继进行的现象，原因在于整体的资本被分割为不同的资本家。在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不同的阶段上，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进入另一个生产阶段，而且任何单个的产业资本都有一个数量，这个数量取决于具体的资本家的资本量。对于每个产业部门来说，资本的数量都必须有一个最低量，这样，每个资本的分割就需要按照一定的量的比例进行。资本量决定了生产的规模，生产规模又决定了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

由于资本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次经历不同的阶段，因此，要实现生产的连续性，就必然要求不同形式的资本并列存在，并列存在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在任何一个阶段上发生停滞的话，就会使这个资本的总循环停滞，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连续性”是资本生存的外在标志和内在要求，否则就意味着资本生命的消亡。资本过渡到下一个形式，是由离开的上一个形式所决定的，每个特殊循环都是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出发点和复归点。总过程则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而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

总过程与总循环的统一性问题。“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

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有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运动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① 具体说，货币资本随时需要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资本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资本，而商品资本则要确保及时转化为货币。这三种形式的资本需要同时存在、经常存在，其原因在于总资本必然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总资本的各个部分不仅需要先后经历过各个阶段，而且各个部分又同时并存于各个不同的空间中而发挥不同职能。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以对方的运动为中介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能。

资本的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另一种形式又发生在它之前，它的某一个部分进入另一种形式，是由另一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决定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都进行自己的循环，这些循环是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那么，要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就要保持这三个循环的统一而不至于中断。当然，社会总资本必须始终保持连续性，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不至于灭亡。但是，“就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差别”②。可见，单个资本的运动与总资本的差异再次显现出来，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不断激化的矛盾必然造成新的经济危机。

资本的运动表现为资本家的个人行动，是因为资本家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买者，同时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并通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0.

② 同①121.

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①

在不同的循环阶段中，价值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而且始终与自身进行比较，从而执行资本的职能，这种独立化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特征。以生产过程 P…P 为例，假设商品按价值出售，没有发生使生产资本贬值的技术革命，撇开那些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 1 000 磅棉纱（W′）按照其价值 500 镑正常出售了，其中 422 镑补偿了 W′所包含的资本价值。问题是，如果生产棉纱所消耗的原材料，如棉花、煤炭等价值提高的话，那么，这 422 镑就可能无法完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了，而需要追加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了。反之，这些要素的价格跌落了，货币资本就会被“游离”出来了。只有价值关系不变时，整个过程才能正常进行。或者说，只有在循环中排除各种干扰，过程才能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需要越多的货币资本来排除干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增加，这就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相互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一旦生产要素价值发生变动，G…G′形式与 P…P 和 W′…W′形式之间就会出现差别。新开一家企业，如果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开办一定规模的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就会减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2.

的量)。”① 反之，如果生产要素的价值增加了，那么同等规模的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就会增加。类似地，如果单个资本在某一生产部门照常生产，那么，在第一种场合，就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在第二种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P…P 和 W′…W′循环，只有 P 和 W′同时表现为积累，才会实现 G…G′，否则的话，生产要素价值的变化对 P…P 和 W′…W′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 G…G′循环的影响。这里还需要把生产要素价值的变动对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撇开不谈，这样，受到影响的就是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而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是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此时，价值降低就可能发生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再生产过程以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那么，原有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游离出来，形成货币积累，但没有发生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现实的积累；二是如果技术的比例允许的话，可能发生再生产过程以大于原有的规模进行；三是原料、辅料等可以有更多的储备。

如果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的话，再生产就无法以原有的规模进行了，或者为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要追加货币资本，造成货币资本的束缚。或者动用积累的货币基金以维持原有的规模，而不是扩大规模，这也是货币资本的束缚，只不过，这个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源于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在 P…P 和 W′…W′中，情况更复杂。比如，如果纺纱业主存有大量的棉花，他的生产资本就会因棉花涨价而使价值提高，因棉花跌价而贬值。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如棉纱）上，棉花跌价的话，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即处在流通中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反之，则相反。在 W′—G 这个阶段上，如果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发生在商品资本的实现之前的话，则商品资本的价值随着生产要素的价值的贬值而贬值，随着其升值而增值。如果发生在 G—W，即购买生产要素这个阶段之前的话，生产要素的升值，会导致同等货币价值购买更少的生产资料。相反，如果生产要素贬值，则同等数量的货币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生产要素。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4.

三个循环通常由不同的单个资本控制，他们因为追求剩余价值的共同目的而联系在一起，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随时可能彼此脱节，但同时又需要以对方为前提。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和总循环趋向复杂，一旦任何一个循环出现中断，其他两个循环就会丧失自己的前提，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循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造成总过程的中断，导致危机。其中，最常见的中断发生在商品向货币的转化阶段，危机也就通常起源于这个阶段。

总之，“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①。在产业资本的运动中，价值的独立化不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种真正的现实。因此，需要从资本的运动中和价值的独立化中探求阶级关系和生产的社会性质。

第二节　在资本的运动中形成对抗性的社会结构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由生产剩余价值和扩大再生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构成，因此，不同阶级为了追求各自的独特利益而导致的彼此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地扩大，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了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不同的单个资本家、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通常会呈现出利益对抗的性质，这也是形成对抗性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一、资本家的“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利润？

为了保护资本的利润，资本家以及各色经济学家等，就像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口袋不被批判而不顾“三十八条”教义所遭受的批判一样，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证明利润是资本家的创造物。显然，资本家在生产中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1-122.

付出了“劳动”，那么，他们究竟是否了创造利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充满争议。

资本家是利润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在当代世界也颇具影响力。持有这一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人物是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西尼耳，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明确“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来源于他的‘Abstinenz’［‘节欲’］”①。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遭到他的彻底否定，利润的来源也成了谜。马克思则深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充分证明，资本家不是利润的创造者，工人的劳动才是利润的唯一创造者。

工人就是工人，不是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通常会混淆各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并有意无意地把工人与资本混同起来。比如，西尼耳就认为，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就是有时消耗自己的劳动，而无法获得可以转化为消费资料的果实。对此，马克思批评说，野蛮人在制作弓箭、斧子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没有生产消费资料，而是在制作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生产则花费大量的劳动用于生产不变资本（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作为收入消费掉，只能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野蛮人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共性不在于是否生产生产资料，而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都不能作为消费资料而消费掉。

经济学家们为了摆脱理论的困境，提出这样的命题：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则是收入，反之亦然。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部分正确，但没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这里存在着重大的理论误解。马克思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生产体系内部之间的交换关系两个方面揭示其错误的实质。

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里执行资本的职能，在工人手中执行收入的职能。客观的过程是这样的：当资本家手中的部分货币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时就变成可变资本，但是，它只要以货币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它就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既定价值，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在抛弃货币形式之后才转化为劳动力，并且这种劳动力是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4．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就是说，从货币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需要货币资本从存在形式（货币形式）到存在领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执行职能（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之间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转移到工人手中，作为工人的工资执行收入的职能，即工人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而这种收入是依靠工人不断反复地出卖劳动力而得到的。就是说这个货币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从而再生产劳动力，劳动力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断地出卖自身以获得收入，在这种反复性中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依据。

可变资本与工资的内在的转化过程却被简化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过程：资本家（劳动力的买者）的货币转移到工人（劳动力的卖者）手中。人们把这个交易过程与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混淆起来，错误地认为，可变资本执行了双重职能，即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和工人的收入，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唯一的财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因为劳动力只有出卖给资本家，才能作为可变资本起到资本的作用。那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只要一个人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即不断地出卖商品（劳动力），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资本家了。按照这种逻辑，奴隶也是资本家了，因为奴隶的买者每天在迫使奴隶不断地劳动的时候，也要给奴隶生活资料，以使奴隶能够重复不断地劳动，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显而易见，那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更进一步从生产领域中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阐明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在那些经济学家来看，这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对于一方（第Ⅱ部类）是不变资本（Ⅱc）的东西，对于第Ⅰ部类就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就是收入；反之，对第Ⅰ部类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东西［Ⅰ（v＋m）］，即收入，对第Ⅱ部类则是不变资本。更清晰明了地说，不能把第Ⅱ部类内部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买卖关系混同于前面所论述的收入与资本的关系，这里不必重复。这里的关键是需要研究两个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第Ⅰ部类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第Ⅰ部类的总体工人用工资购买第Ⅱ部类资本家的商品（消费资料），后者的商品价值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部分货币与劳动力相交换，

是货币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这部分货币要向第Ⅰ部类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更新了第Ⅱ部的不变资本，第Ⅰ部类的货币资本得到了实现，即其可变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回到了第Ⅰ部类。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经过了三次转化，才能回流到本部类中来。而这些转化在交易过程中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来。

第Ⅰ部类资本家始终持有可变资本：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在运动中变成生产资本的要素，经过生产过程而转变为商品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即以商品价值的形式存在，最后，经过买卖再以货币形式存在。所谓的可变资本，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由于资本家是在劳动力已经发挥作用之后的某个时间才支付给工人工资，因此，在支付报酬之前，资本家手里已经拥有了包含着劳动力所创造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商品了。

马克思还深入分析第Ⅱ部类生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对这些交换关系的影响，从而深刻地阐明：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资本家总是要以某种形式保留一定数量的可变资本。资本家不会消费这些可变资本，即不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由此完全地把资本与收入区别开来，把资本家与工人区别开来，同时也就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的劳动。

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能否就由此断定说，资本家也是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答案则是否定的，资本家的劳动不是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形成剩余价值的必要的社会条件。

这里，需要把资本家与小业主区别开来，否则就会经常混淆资本家与小业主之间的关系。“起初，为了有足够的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从而有足够的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数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① 从小业主变成资本家的标志是资本家可以摆脱体力劳动的束缚。如果资本家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参与生产过程，就如工人一样在生产体系中“服侍机器”，他就还没有飞跃成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3.

本家。

资本家们经常认为，他们提供原材料让工人进行生产，让工人体现劳动，也就是用劳动资料对社会和工人提供了莫大的服务，应该得到报酬。资本家自己也劳动，从事监工的劳动、指挥工人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形成价值。问题是，假设资本家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话，比如充当监工，他就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不再是资本家了。所谓的资本家，不是依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而是他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另外一种职能——用其全部的时间来占有从而控制工人的劳动，出售劳动的产品。

如果从劳动付出的角度看，资本家也在“劳动”，但是，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劳动的等价物。资本家的劳动本质是“剥削的劳动”，其目标在于获得“被剥削的劳动”，表面上看，二者都是同一的“劳动”。资本家的“劳动”就是发挥资本的职能，但是，“企业主收入”——即所谓的监督工资，却混淆了资本家劳动与工人劳动之间的界限。如果资本家把监督指挥的职能委托给代理人——职业经理人，经理人的指挥、监督越有力，利润就越高，看似其工资来源于经理人的特殊“劳动”，其劳动就转化为监督工资，并且这种转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进一步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资本的各种生产体系内在地要求经理人发挥监督、指挥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随着分工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要，人们错误地认为，监督、指挥的工资来源于企业主的利润并与利润相对立。

众所周知，任何大规模的社会生产都需要统一的指挥，以协调各个阶段、部门和个人的活动，确保生产总体高效、有序运动，这种指挥的职能产生于生产活动而不同于生产总体中的任何独立部分。在非资本的生产条件下也需要监督、指挥和管理的职能，但承担这种职能的人所获得的不是剩余价值（利润）。如果劳动从属于地主，那么，地主获得的将是超剥削的地租。如果是从属于未来的自由联合体，剩余价值（利润）就已经消失了，指挥者获得的绝不是剩余价值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本家本人直接从事指挥、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他才凭借资本的所有权而获得剩余价值。即如果劳动从属于资本，那么，生产的管理、监督和指挥的职能就成为资本家独有的职能。如果委托经理人，那么经理人代理资本家的职能而获得的企业主收入，其本质是剩余价值中

的一部分。资本家的管理固然属于一般生产的管理，最本质的特征却是剥削社会劳动的管理，并在剥削者与他所控制的劳动力之间造成对抗。也就是说，资本的管理具有二重性，即担当生产管理的职能和剥削劳动的职能，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一种社会劳动的过程，同时又是资本增殖的过程。随着资本的增殖，资本家逐步把管理的职能交给了特殊的雇佣工人，把他们变成专职的监督者，用工人来管理工人，直到股份制，几乎把全部的管理职能都转移给职业经理人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马克思反驳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①

当然，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关系需要阐明，即不同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说，作为整体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本质是利益对抗的关系，那么，资本家之间在大谈“兄弟情谊”的时候，彼此也存在利益的对抗。比如，货币资本家就把自己控制的货币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由此而形成货币资本家对产业资本家的剥削。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资本家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剩余价值，不再是利益对抗，而是“兄弟情谊”了。但是，在危机中，当需要承担损失的时候，每个人都力图把损失推到别人的头上，减少自己的损失。“兄弟情谊”演变为兄弟之间的无情斗争了。最终，不同资本力量的大小、狡猾的程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单个资本之间、单个资本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冲突就显示出来了。解决这种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追加资本或其一部分闲置下来，甚至部分地毁灭，以重建整体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关系。可见，这种损失不是均衡地分摊给各个特殊的资本，结果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是按照特殊的优势或已经夺得的地盘而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摊的，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6.

是暂时地贬值，等等。”① 无论如何，新的平衡都是要通过闲置甚至毁灭部分资本才能重新建立起来。

当然，危机时，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的一部分是未来分配利润的凭证，属于生产的债券。如果预计收入较少，它就会立即贬值。市场上的部分商品需要降价，甚至大降价才能出售出去，实现流通，维持再生产，这本身就是商品资本的贬值。同时，固定资本也会随之贬值。可见，危机中，由于价格下降，价值循环出现阻滞，物的循环和价值循环出现脱节，再生产过程就会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②

与此同时，生产的停滞直接导致部分工人失业，也迫使就业的工人接受工资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不变资本贬值，本身就是一个提高利润率的要素，不变资本的量可以增加，这个量的价值却可能下降。生产的停滞为在资本主义界限内的扩大生产做了准备。经过周期的运动，由于职能停滞而导致贬值的资本部分可能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生产条件的扩大，市场的扩大，生产力提高，然后再次陷入危机，资本进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资本家控制商品生产，并不是说资本家不劳动，而是说，资本家所从事的是剥削工人劳动的劳动，是导致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劳动，也是资本家之间相互对立的劳动。正是在不同阶级对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结构的对抗性。

二、经济危机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包括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阶段，这个周期性的过程经过不断重新反复的过程就形成资本的周转。当周转无法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2.

② 同①283.

进行下去的时候，就发生经济危机。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转为什么必然发生中断，其内在的机制是怎样的？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目的是实现商品交换。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商品流通的矛盾运动过程是：W－G－W，即商品—货币—商品。商品的第一形态是把生产的商品卖出去，第二形态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在这两个形态转换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一旦卖不出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就无法再生产；一旦收回货币后不再购买，那么其他商品就可能卖不出去，也可能导致危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这仅仅是可能性而不会发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工人与资本家、单个资本家与资本家阶级、不同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抗性为基础，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与相对狭隘的阶级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资本的生产过剩成为必然性，即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从资本生产动机上看，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按照其自身具备的生产规模进行生产，最理想的状态是满负荷地生产，产量达到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完全实现商品的价值。但是，资本的生产需要不断突破自己的限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消费的基础却相对萎缩，这两者之间必然发生矛盾。所谓的生产过剩不仅包括了资本的过剩和人口的过剩，同时也包括了商品生产的过剩，并通常以商品过剩的方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直接表现在利润率的升与降的矛盾上：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劳动生产力使利润率趋向下降，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发生激烈的冲突，只有通过危机才能重新建立生产力与利润率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并不取决于生产能力与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而取决于利润与生产这个利润的资本的比例，取决于利润率。当利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就遭遇到进一步发展的限制了，资本无法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也不能在无法保证一定积累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了。资本的生产不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该停顿时就停顿，而是根据利润的生产和实现来决定是否停顿。单个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其他资本也会随之提高劳动生产力，超额利润消失，利润率就开始下降。利润率一下降，资本就紧张了，个别资本家就要采用各种方法把他的商品的个

别价值降低在社会平均价值以下，比如，欺诈，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等等。

如果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存形式的物质条件”①。那么，利润率则是资本的相对增长率，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无论利润率怎样趋向下降，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利润率。获得一定的利润量，才能保持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并依靠积累保证应对各种市场波动和冲击。因此，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一定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没有一定利润的东西，无论社会是否需要，资本是不会生产的，这就把资本限制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活动。

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性质在于，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实现增殖的手段，要达到这个目的，其方法就包括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现有的生产力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和动机；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② 这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资本生产的矛盾以市场为中介而展开。在所谓公平的市场中，资本的实际发展也是极度不均衡的。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经常会出现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矛盾：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积聚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利润率下降。为了生存，那些大量的、分散的小资本只能脱离生产体系而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8.

② 同①278-279.

诈、股票投机等，进一步激化了资本的内部矛盾，造成资本过剩。结果，形成了失业的资本与失业的工人并存的局面。资本的生产过剩与商品的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但资本的生产过剩的本质是资本的积累过剩。一部分资本全部或部分地闲置下来，另一部分资本由于受到失业或半失业的资本的压迫，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增殖。如果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下降保持同步，资本体系就会趋于崩溃。

随着资本内部矛盾的激化，出现了资本的生产过剩。所谓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就是在一定程度的剥削下，资本家用以剥削工人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这种过剩必然引起剥削程度的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资本价值循环与物质循环的矛盾，从而引起生产的混乱、停滞，导致危机的爆发，资本自身也遭受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

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导致另外一种情况：工人的人数绝对减少。即整个国家可以依靠较少的劳动力、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够完成全部的生产，此时就断绝了大多数人的活路，从而引起社会的革命。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超越利润的限制，它并非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绝对形式，而是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利润与社会财富的冲突经常会出现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工人中的这个或那个部分成为过剩人口，这部分工人丧失了创造剩余劳动时间的机会，也就导致资本失去了相应的剩余劳动。

从商品市场的供需关系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①。只要商品能够卖出去，一切就是正常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生产过程扩大了，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扩大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工人的消费也可能扩大。因为生产消费是工人消费的先导和中介，从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也可以增长起来。再生产过程就会显得非常繁荣，实际情况则是，商品并没有进入消费而是停留在市场上，堆积在商人的手中，但是，商品如浪潮般地涌入，一波接着一波。为了能够卖掉，后涌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8.

入的商品只好不断地降价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现，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人只好宣布无力支付，或者甩卖，这种出售与需求的实际状况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有关的是支付的绝对需求，就是要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这种情况的不断积累，就会爆发危机。因此，危机不是表现在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资本价值由膨胀转为萎缩。

但是，无论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还是外部市场关系的失衡，结果却都在强化资本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①

另外，由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也就总有一部分商品按照低于原有价值的价值才能实现交换，即这部分剩余劳动没有得到实现，从而使原有的资本遭受损失。类似地，技术进步等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会导致原有资本的贬值，从而造成资本的价值丧失，甚至会导致部分单个资本的彻底毁灭。

可见，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又要追求资本量增加，资本的贬值又要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积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资本构成，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越来越少。同一个因素会引起资本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转化，各种因素又相互矛盾，它们“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93-294.

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①。

资本生产的内部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来自资本体系之外的生产也对资本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通常情况下，产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商品生产交错在一起。比如，奴隶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农民的产品、各类公社的产品、国家生产的产品作为商品等，只要进入市场就与产业资本的商品混合在一起。这些非资本的商品生产过程与资本的生产过程无关，但与资本的流通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影响产业资本的价值实现。

建立世界市场是产业资本的内在要求，以市场为中心，资本的生产与非资本的生产构成一对新的矛盾。在市场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受到其他生产方式的制约，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就要通过市场等方式促使一切生产都转化为纯粹的商品生产，就是要把其他一切生产方式都卷入流通中来，从而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在市场的作用下，产业资本侵入不同的生产体系中，把各类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促进其发生转化。可见，进入流通过程的任何商品，不管是怎样的来源，也不管是以怎样的社会形式生产出来的，都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商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的面前。其他的生产方式，比如小农生产者，其维持生产的底线是，只要其能够回收不变资本，就可以顽强地生存下去；甚至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其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即使按照低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出售，也可以延续下去。这也是小生产者表现出顽强生命力的关键原因。反过来说，非资本的生产也会给资本的利润及其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从而加深资本的内部矛盾。

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运动的结果，而是资本的价值运动和物的运动相矛盾的结果。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利益对抗的社会结构，造成资本扩大再生产与维护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无法依靠资本自身的力量来克服，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危机，在一个缩小的生产规模的基础上重新实现生产力与利润率之间的暂时的和解。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7.

第三节　如何“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永恒的存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不容忽视的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表明它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而它还会以暴力的方式强制恢复平衡而延续下去，直到它丧失历史必然性而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一、“医治”危机的几张“药方”

经济危机实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通常表现为商品过剩的危机，即商品多得卖不出去了，资本则由于价值周转停滞而导致生产的中断，部分企业倒闭，部分企业生产不足，部分企业的资本贬值，工人大量失业，工资下降，购买力不足，等等。基于经济危机时期所出现的社会表面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出了几张颇为流行，却又无力根治危机的“药方”。

第一张“药方”是消灭资本的生产，企图倒退到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持有这一观点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麦克库洛赫。他从最表面的层次来看待经济危机，并以最表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让他（指资本家。——引者注）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早已给他开好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② 麦克库洛赫把资本主义生产限制在简单的个人需求的范围内，正如小农生产只着眼于个人需求的满足。他把生产与需要直接等同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4.

起来，取消了资本家，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麦克库洛赫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因此，马克思以嘲弄的口吻，称他所开出的是治疗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其实，麦克库洛赫的解决方案本身——倒退到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阶段，充斥了某些人的头脑，这也是一种“流行病”。

第二张“药方”是要求资本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根据需求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的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被消费。这样，流通时间等于零，价值就完全得以实现，即价值创造与实现完全统一，彻底解决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分离造成的矛盾。在实际生产中，不排除个别资本可以按订单生产，而且订单的需要与自身的生产能力高度一致。但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这绝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层次上完全按照需求生产，而且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同时，资本利用自身的优势也不断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引导需求的发展。因此，所有的资本生产与社会需求保持完全的一致，仅仅是空谈。这种观点还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忽略了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而带来的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从而导致资本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的价值等）的丧失。价值的丧失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的价值比例关系，也就无法保证资本会根据需求进行生产。

第三张“药方”是要求资本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生产，完全实现产品的价值，以根除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消费的角度说，不是因为工人或资本家的消费过少，而是在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比例方面，消费得过少，生产得过多，即生产的部分价值无法实现以至于生产中断。实质是相对于社会消费能力来说，生产的产品过多了，而非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的富有与社会的贫穷共存，因为分配的决定权在于资本。

根据订货进行生产，意味着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是一个被预先确定的数量，其内在的追求无限价值的欲望被消除了，生产完全取决于外部要素，自由竞争、扩张的能力丧失了；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生产，意味着资本放弃了分配的决定权而与雇佣劳动具有同等的地位和能力。这两张“药方”，只有否定了资本的生存方式才能实现。资本要求积极发展生产力以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为了避免危机就要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以维持一定的比例，实质是给资本的利润量预先设定了一个“天花板”，

也就消除了资本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无限增殖的欲望。根据订货进行生产或按比例生产，实质都是要求资本与市场、与社会其他要素建立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此时，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各个要素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高度精密的运动关系，以维护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这已经不是资本了，而是对资本的否定。

第四张“药方”是提高工资，增加工人的购买力。这种观点立足于流通领域中的消费问题，提出增加工人工资、提高购买力而刺激消费，促进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确保资本的价值循环与物的循环保持一致。这个观点赢得了所有的善良的人的支持，然而，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厢情愿，提高工资根本不能根除经济危机。

关于危机与购买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① 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就是因为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不足，即工人得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中的份额太小了，只要得到他们自己产品中的较大部分，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问题恰恰是每次危机之前的一个时期，工人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从供消费用的年产品中也确实得到比较大的份额，按照上述的逻辑，危机应该被消除了，实际情况则是，提高工资只是危机的前兆，而不是消除危机的良方。

马克思不是就消费而抽象地谈论消费，而是深入分析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Ⅱa）和资本家的奢侈品（Ⅱb）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关系，并把消费问题置于经济危机中进行考察。年产品中，奢侈品所占的比例越高，奢侈品生产所吸收的劳动力就越多，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赖以生存的工资就越依赖奢侈品的出售，即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奢侈品的消费，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奢侈消费。现实中，每一次危机都导致了奢侈品消费的减少，因为危机导致奢侈品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延缓甚至停滞，或者这种转化只是部分地进行，这样，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就可能会被解雇。当然，必要消费资料的出售也会减少和停滞，那些为资本家提供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非生产工人也会被解雇。在繁荣时期则相反，此时，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而提高，必要生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6.

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不仅会增加必要消费资料的消费，也可能会购买他们平时不会购买的那些消费品，从而又推动了价格的提高。

提高工资，只是让工人暂时享受资本主义的暂时的繁荣，根本不能避免危机，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与所谓的善意还是恶意无关。从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关系上看，就是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在两个分部类（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关系，也就是不变资本（Ⅱc）在两个分部类（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关系。这种分割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性质和数量比例关系，对全部生产来说是本质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奢侈品（Ⅱb）的资本家需要不断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工人支付这些货币（可变资本）则要经过生产必要消费品（Ⅱa）的资本家之手，才能迂回地流到生产奢侈品（Ⅱb）的资本家手中。工人直接向自己的资本家（Ⅱa）购买消费资料，还是向另外一类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货币经过后者再流回自己的资本家之手，这是有区别的。工人是挣一文钱吃一文钱，而资本家则不是这样的，从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不急于更新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在更长时期内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货币回流到第Ⅰ部类的时间就会延迟。如果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拥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金，则可以维护原有的生产规模，否则，就会出现生产波动，甚至出现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从而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了。

简单再生产中，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个人的动机，不管剩余价值的量是多少，实质是以消费为目的。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部分，“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的消费动机和发财致富的动机使其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使其生产内部的平衡关系经常遭到破坏，生产更新就无法进行。在消费内部的循环中，奢侈品消费和必要消费资料的消费，也构成了内在矛盾的关系，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导致生产循环的失衡。也就是说，即使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迫使资本提高分配，也无法把社会的消费能力提高到与资本的同等的水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7.

平，两极分化是资本生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劳动者创造自己的对立面的结果。因此，社会的消费能力总是相对下降，无法根本解决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工人的工资问题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提高工人工资只是使工人在危机来临前短暂享受，所谓增加工人的支付能力就可以避免危机，充其量只是善意的谎言。

还有其他许多医治危机的“药方”。比如，依靠信用消灭危机，这里又分两个方面，一是为资本的生产提供信用，维持资金流动而不至于中断，使资本超过自身的界限而强制扩大再生产，这就会引起欺诈和危机；二是为消费提供信用，即不顾群众的实际消费力，而把整个社会的消费力视为资本生产的界限，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根本不可能避免危机，反而是诱发和扩大危机的因素。也有人试图从货币角度解决危机，比如，通货学派的危机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弗斯顿认为，只要严格遵守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危机就永远不可能了。[①] 显然，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提出了解决或避免危机的理论，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从危机的表面现象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诸多方案，概括起来说，最流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及其变形：一是增加工人的收入，提高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分配的比例，增强社会购买力和消费力；二是大力推进交通、运输、通讯等公共设施，扩大市场，为解决时间和空间的分离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三是更加注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四是利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加强市场调查，力图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使自己的产品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尤其是依据订单生产，即依据商家、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确定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确保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能实现价值，力图消灭时间和空间的矛盾；还有引入信用制度，甚至把生产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增强资本价值流动和循环的能力；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带来的危害，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些方案是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为前提，依然属于治标之策，属于外用的“膏药”“止痛片”，治标而不能治疗“病根”。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8.

二、危机的根源——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

马克思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产业资本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创造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二是限制资本创造价值的时间——流通时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时间而有无限增加的趋势，却受到流通时间的限制。当资本无法顺利通过流通领域实现价值，资本的再生产就无法循环，造成价值的断裂而爆发危机。因此，在运动中，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所能实现的价值，即商品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被生产出来时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经过不停顿的流通、循环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生产环节，价值取决于对象化的劳动，因此，资本需要支配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这就决定了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保存并增大自身。其标准是劳动时间，其基本要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人的素质、获得资源的难易程度等。

在流通环节，价值取决于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尤其是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必须进一步引进需求、供给、价格等不同于生产的要素才能加以确定，表现形式是货币价格。可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实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割裂开来，就会把对象化劳动看作一个与流通无关的、固定不变的量，造成价值量永恒不变的假象，而流通也变成了会产生价值的活动，即资本的连续运动的性质被忽视了，倒退到庸俗经济学的水平。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的运动恰恰造成了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分离，造成生产与流通的矛盾。

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生产与需求直接相等的简单再生产，生产力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资本的生产则总是处于不断变革和快速发展中，生产力革命会迅速改变生产与消费、资本家与工人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关系和供需关系。由于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这些关系的基础恰恰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与活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尤其是当生产力发生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时，会导致一切现有的价值出现普遍的贬

值，以往的劳动对象化的价值相对丧失，现有的资本和现有的劳动力也会被消灭。结果，只有同时减少现有生产和活劳动，才能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

危机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会出现显著的分化。此时，价格会普遍下跌，下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同时出现普遍的资本价值的丧失，这种丧失是普遍的、绝对的，因为价值不仅表现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也表现了同质的一种劳动对象化的数量对另一个对象化的数量的关系。而价格的下跌则不同于价值丧失，因为价格只是表现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只是交换的比例关系。价格下跌不等于价值丧失，而价值丧失必然使价格下跌。可见，价格下跌只是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的价值关系——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失调才是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价值的相对丧失，而且也导致价值的绝对丧失。

通过危机的方式，资本减少生产，修复生产与流通两个领域之间的断裂，恢复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关系，再进行新一轮的循环过程。或者说，生产与流通两个环节之间周期性的断裂与修复就是资本的宿命，直到资本无力恢复而解体为止。经济危机使得资本的生存遭遇威胁，只有持续调整资本内部结构以及资本与外部要素的关系，才能建立新的平衡。从这个周期性的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螺旋式的增长，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资本无法摆脱危机，表明资本无法克服其内部矛盾，只能以对抗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克服危机，并引导资本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自我解体的方向走下去。

资本的生命力源于利润，越是获得充足的利润，它就有越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枯萎下去，直至死亡。资本为了获得利润、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的最根本方法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资本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在一定范围内，利润率的下降不一定导致利润总量的下降，利润总量甚至反而会增加，但，实现资本增殖的空间却不断被压缩。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再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资本增殖几乎没有可能，资本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不断弱化。或者即使有增殖，但对资本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话，资本就丧失了增殖的要求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必然消亡。这种情况的实质是追求剩余价值而驱动生产力的动力

已经耗尽，资本再也无力继续发展生产力了，那么，必然出现一种新的动力来代替资本，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

资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逐渐由相容走向对抗，形成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创造财富的一切条件，再生产财富的一切条件，比如，固定资本、科学技术、劳动力和人口等，这些资本在其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在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就无法继续增殖，反而是消除资本的增殖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资本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关系也变成对生产力的限制，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被抛弃，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无法继续共存在一个生产体系中。生产力的发展转变成对资本的强制性限制，资本的生产关系也变成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相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要被淘汰了。资本曾经否定了以往一切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如今它自身也被否定了。显而易见，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恰恰是资本自身发展的结果。“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这也是人口的发展等等，一句话，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口成比例，而人口的增长本身既是有待再生产因而也有待消费的使用价值增长的前提，也是这些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① 固定资本、科学技术、人口、劳动等一切生产要素都变成资本的敌对力量而反抗资本。

不仅如此，即便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也广泛存在着一些要素阻碍资本的运动，比如，现有资本不断贬值，一部分资本被浪费，一部分资本无法转化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等。资本的发展总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并变成资本的敌对力量，迫使资本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力量蜕化为生产力的阻碍力量。

特别是，资本的流通造成了其无法克服的障碍。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9-150.

产，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是制约资本保值增殖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从资本的循环过程说，产品进入市场后，流通时间成为资本循环运动的决定性要素。流通时间越短，资本周转的速度就越快，所需资本就越小，剩余价值就越大。因此，资本创造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减少流通时间，力图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带来的阻碍。资本力图缩短流通时间以至于渴望消灭流通时间，从而无限度地扩大市场空间，加快流通的进程，追求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对于资本而言，流通不畅是致命的因素。但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运动无法彻底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在自我矛盾中运动。

在危机中，资本自身贬值，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资本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支配力降低，资本的精神日益丧失社会吸引力，反对资本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不断积聚和增强，资本更加依赖其他社会要素的支持以摆脱困境。在博弈中，资本的力量与其他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逆转，形成了资本的历史拐点，即资本丧失了历史必然性而趋于衰亡。资本的内在驱动力与物质的外壳之间的关系解体了，它无力解决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它也无法继续维持对各个社会要素的统治关系，反而造成了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对抗性，也无法借助社会力量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

从生产发展过程上看，以往那些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更加彻底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后，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公共的生产资料，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另外的形式。这种剥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作用下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消灭许多资本家，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都被有计划地利用，所有的人也都被卷入巨大的世界市场网络中，资本主义制度也日益国际化。随着资本的壮大，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资本的垄断却成为垄断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资本的内在矛盾与外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同时爆发，它丧失了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意识中的主导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地位，这标志着资本的终结。

三、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资本的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如果说，在面对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因此，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总还算是御危机于国门之外。再经过十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令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在这次危机中，我国也发生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商品滞销、增长乏力、经济下滑、中产阶层损失惨重等现象，实质就是我们已经完全成为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因此我们不可能把经济危机阻挡在国界线之外了，我们的经济状况与国际经济波动和危机必然趋于同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国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转化意味着对外开放也进入新的阶段，尤其是创建亚投行、提倡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开放战略让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如果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再次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那么，我们以往采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独善其身的策略就难以奏效了，而只能置身于资本的经济体系中来应对危机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然而，对于如何置身于资本的生产体系中应对危机，我们缺乏经验、理论和实践。因此，坚持以《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分析危机的根源，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合理的政策与策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大工业资本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的表象正确地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失调。他多角度地分析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比如，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矛盾，科技的进步与应用、生产力的突然提

高导致资本价值的丧失，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等等。如今，在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直接起源于生产、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显著减少，起源于金融领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而诱发经济危机的问题更加突出。金融领域成为研究的焦点，那么，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问题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必然进入研究的视野中了。

关于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把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当成危机原因；把危机归罪于个人或个别机构的不良动机；归罪于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归罪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当；归罪于政府或监管部门无能；归罪于经济理论错误、经济学家无能；等等。这些解释，共同的特点是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从社会表面的层次上加以解释。因而，其解决方案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改良，仅仅是资本主义疾病的“去痛片”，而不是医治疾病的良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出发，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归结起来，他们都是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完全在经济领域中打圈圈，或者简单地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来解释危机，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方面：资本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还要跃出经济领域，才能实现经济目的。即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探析危机的真实根源。

我们从资本的发展进程，即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变角度来探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已经多次发生金融危机，破坏力最大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73 年的郁金香热、1720 年的南海泡沫、1837 年的经济大恐慌、1907 年的银行危机、1929 年的大萧条、1970 年的滞涨、1987 年的黑色星期一、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2011 年欧债危机等。

从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上看，17 世纪到 19 世纪近 3 个世纪，一共发生了 3 次，频率最低；19 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前，约 50 年间，发生了 2 次金融危机；二战结束以后至今，70 多年间，发生 5 次金融危机，其频率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工业是资本最主要的活动领域，银行信

用、股份等金融资本的运行才刚刚开始，资本的重心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最低。19 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信用为基础的银行等货币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产生了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万能的金融资本，社会闲散货币资金大量流向产业资本。相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迅速扩张——资本社会化成为主要的社会潮流。资本社会化带来的社会效应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有货币投入产业资本领域中，就可以以钱生钱，获得更大的收入。二战结束后，资本获得了比较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个人都可能拥有了一定的剩余收入。虽然，产业资本持续扩张，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资本化取代资本社会化而成为主要潮流，并集中表现为现代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等实体资本拥有强大的控制力。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持续扩张，工人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剩余收入还很小，产业资本的利润率高，因此，金融资本主要着眼于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当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创造大量的剩余产品，再加上国家和社会对资本的控制以及工人力量的增强，在分配上，工人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工资收入，基本摆脱了单纯的生存压力而拥有了更多的剩余。因此，现代金融资本主要着眼于货币的剩余和流动。任何形式的货币流动都成为现代金融资本进行经济掠夺的对象。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国家财政以及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超过基本需求的可供支配的收入等，只要有货币，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现代金融资本就会创造相应的金融衍生品对其实施掠夺。

对比来说，传统的经济危机主要起源于生产、流通领域，直接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产业资本扩张、资本社会化的结果；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起源于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危机，从而波及产业资本领域，这是金融资本扩张、社会资本化的结果。资本把所有的社会要素都整合到资本的体系之内，即使不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比如，政府官员、科学家、学者、教师、医生、护士乃至于清洁工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资本卷入到经济领域中来了。人们都希望利用自己的收入，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之外实现收入扩大化，从而形成了巨大

的货币流动。结果则是遵循大鱼吃小鱼的市场法则，这些社会财富往往只能成为现代金融资本大鳄的“盘中餐”。

正是这个原因，流动的货币不断地被金融资本家吸走，造成货币流动的缺口并不断扩大，致使货币流的中断，最终导致实体资本的流动也发生断裂，生产循环无法维持下去，社会消费力下降。传统经济危机中反复出现的大量工厂倒闭、商品“过剩”、工人失业急剧增加等社会现象又会再现出来。这又回归到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来，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是起源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还是起源于金融领域，都是殊途同归：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

在日常经验中，大量的货币投向金融领域获得增殖，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货币远离了资本的生产也能自动增殖。但，无论衍生出怎样的资本形式，也无论其怎样地看起来与产业资本无关，最终的决定力量还是在于产业资本，因为脱离产业资本的支撑，就没有价值的创造，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本就丧失了骨骼而瘫坐一团。

产业资本的完整运动形式是，货币—商品—增大了的货币，而金融资本的运动公式是，货币—增大了的货币（G—G′），货币不需要经过中介而增大，直接地表现为资本自身的增殖能力。资本不经过产业循环就直接获得剩余价值，就像吸血鬼只要凭借愿望就吸到鲜血一样荒诞。作为总体的资本，不能像脱掉一件外衣那样脱掉资本的物的形式，恣意地实现由货币—增大的货币（G—G′）。资本总是要经历货币—商品—增大了的货币（G—T—G′）的整体过程，才能实现增殖，因为这个环节是资本脱不掉的本质，只有依赖于商品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增殖。所谓金融危机，实质是由于现代金融资本试图脱掉实体资本“这件外衣”，结果无法得到预期的索取权，诱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金融领域的震荡，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实体资本，造成经济危机。

可以说，传统的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在资本社会化的前提下，由于产业资本的无限度扩张，造成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比例的失调，从而导致商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现代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是，金融资本家对社会剩余产品无情掠夺，财富迅速集中到大金融资本的手中，造成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

西方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化解危机。他们片面地认为，只要国家

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就可以完全驾驭资本，使资本的运行像火车运行在既定的轨道上一样，从而解决资本的内在矛盾，彻底消除经济危机。残酷的现实表明，依靠国家干预根除危机，仅仅是空想。当然，在化解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实施国家干预策略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表明：国家政权与资本密切相关，但它是外在于资本的力量。国家与资本结合成有机联系，意味着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的运行，完全控制资本仅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这种控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调控失误、错误以及资本应对调控采取的措施，都可能使调控失败。迷信宏观调控手段只会强化单向的强制性命令，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妨害个人自由，阻碍个人潜能的发挥，最终伤害整个社会。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依然坚持李嘉图的错误观点，把分配问题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一是认为由于消费不足而单纯采取刺激消费的手段，以摆脱危机；二是认为分配不合理、财富分配不公造成危机，试图通过采取调整分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两者的错误在于把消费与生产、分配与生产的关系看成是彼此外在的、平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企图在生产以外的领域解决经济危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相互作用，分配、消费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生产。只有资本的生产才是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才是“现代经济学的本题”。可见，金融危机不是脱离资本的生产而产生，恰恰相反，金融危机是现代资本生产的必然结果。基于错误观点开出的任何药方都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宿命，而只能在痛苦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降临。

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策略可以概括为：在维护资本的前提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即利用国家投资（国内的社会投资），或者借助外国资金，并采取相应的其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实质是，作为共同体代表的国家利用社会财富充当资本的“续命膏”。面对现代金融资本的掠夺，社会基本采取容忍的态度，承担了危机的大部分成本，为化解危机提供了社会基础。

当前，我们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即资本运动的空间与时间的矛盾、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西方社会

在国家被资本绑架的前提下，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国有资本作为主导力量，没有被资本绑架而拥有明显的独立性，应当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资本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但又不放任资本，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防止经济发生巨大的波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能够逐渐消解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会逐渐获得超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粹形式，为推进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综　论

显然，本书从文本学视角对三卷本巨著《资本论》所进行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仅仅30余万字的篇幅，放在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中也只是沧海一粟。但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把文本作为唯一的理论依据，把三卷《资本论》作为一个前后一致、逻辑连贯而严密的整体，重新讨论劳动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积累、资本本质、资本运动、市场、经济危机等重要问题，在每一个方面都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并积极回应所谓《资本论》自相矛盾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等观点，以供专业的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参考。

一、基本理论的回应和发展

《资本论》诞生以来，在西方世界可谓命运多舛，起初遭遇了沉默的抵制，然后就是杜林的歪曲，又发生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污蔑等，这些否定《资本论》的方式和观点根本站不住脚，都很快遭遇了破产。无奈之下，一些西方学者就把攻击的重点转向了《资本论》理论体系本身，试图从《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和观点上发现破绽，用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消灭《资本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这确实是一场长期的、还远远没有完结的理论斗争。因为，从理论上回应这种质疑，不仅需要坚持革命性，同样需要坚持科学性，而且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以新的形式不断地回应各种理论上的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地揭示《资本论》的真实而不是被歪

曲的观点，即文本的求真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做任意的、片面的、割裂式的文本解读，也不能把想象的、道听途说的观点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另一方面要发展《资本论》的生命力，即如何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正确回应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资本论》的生命力在于资本的生命力，只要资本是实践的主题，《资本论》就是理论的主题。《资本论》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万能的预言集，更不是需要死记硬背、裁剪现实的教条，而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本书通过系统的文本梳理，力图深化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并把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植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1. 资本是物，抑或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关于资本的本质，历来就是最大的争论焦点。斯密的《国富论》既是资本家阶级的护身符，又是指导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籍，也是推动资本社会化的精神力量，因为《国富论》为资本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论证，并赋予资本以道德的色彩，赢得了资本家阶级的支持。可是，斯密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资本等同于物，并没有把握资本的本质，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子子孙孙们秉承了这一错误，并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则从资本这种物的运动中揭示了资本最深刻的本质。现实中，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物的形式，这些物似乎天然具有增殖的能力，让人们着迷，这些物在社会中表现为物神形态和物神观念从而支配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这些物为何唯独在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了神一样的魔力，这是一种“惊奇”。原本想博士毕业后从事教学活动的青年马克思并没有关注资本，当他的愿望成为泡影的时候，就被迫转向关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了。政治生活却直接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利益这个概念出现在他的思想中，利益的原则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从利益再到私有财产，就更加接近资本了。如果说青年马克思遇到的物质利益的问题是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他牢牢地确立了把资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初成果。因为，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称资本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后来的学术发展表明，资本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重点和中心，其社会批判也由此从“副本”转向了“原本”。马克思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揭开罩在资本头上的神秘面纱，解构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观念形态，消解其神秘性，让它回归人间，呈现出它在尘世间的本来模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等级资本和现代资本，把现代资本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式中提炼出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论战的方式研究资本的诸多属性，特别是通过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从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进入资本体系内部以把握资本的本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其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在1848年以来的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探索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革命，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革命进入低潮，马克思退回书斋，专心研究经济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彻底解决了经济学的全部根本问题，创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再经过十年的呕心沥血的研究，1867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是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的辉煌巨著，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资本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和理论体系中的第一位的关键词，那么，如何理解资本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首要焦点。

目前，对于资本的基本理解，国内外的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把资本视为物。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会在物的意义上运用资本这个概念。这说明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是说，资本等同于物。如果把资本等同于物，那么，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是资本主义，这完全违背了事实，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最主要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反复被人们采用的文本依据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纺纱机就是纺纱机，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奴隶。这个观点是从物的背后发现了社会关系。毋庸置疑，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问题是，单纯地理解这个观点的话，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比如，现有的生产关系怎样演变而来？生产关系是不是会继续变化？今后如何演变？这个观点只能用于理解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却无法理解生产关系的变化，可见，这种观点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果把生产关系视为固定不

变的东西，那么，其逻辑结论与把资本等同于物的观点就彻底合流了。因此，应该摒弃僵化的思维方式。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多数人秉持的是这种观点，并用这种僵化的观点来反对另一种僵化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是，资本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运动。这个观点运用社会有机体的基本方法，强调在运动中把握资本的本质，超越了前两种观点而把对资本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了。资本表现为物，离开物，资本就不存在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机的、可变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并且矛盾双方的地位和力量不是相等的，是以一方（资本家阶级）为主导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资本概念。没有前两个方面，资本的有机运动就是空洞的、神秘的运动；离开有机运动，资本就是一堆僵死的物、僵化的关系，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合流了，资本概念内在的革命性就彻底丧失了。

这是从资本的运动的客观性来说的，但，这对资本的理解依然不完整。因为，资本作为有机体，具有独特的精神意志，即资本的主观因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注重描述资本的客观运动方面，忽略了资本在某种确定的精神的指导下进行运动，资本精神的核心是致富欲，同时也需要勤劳和节俭来支撑，否则就无法实现致富欲。由于人们把资本的致富欲与个人的享受欲等同起来，片面地从道德的角度批判和否定这种致富欲。其实，资本的致富欲不同于个人的享受欲、贪欲，资本的致富欲是超越了个人消费需求的致富欲，获得剩余价值不仅需要满足生活消费，同样重要的是满足生产消费的需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资本规定了自己的运动方向，并建立与其他资本、工人、政府、社会其他力量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运动中，资本为了实现致富欲，还不断创造社会文化，消灭传统的等级文化，构建与资本相适应的新文化，承担重要的文化职能，并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资本的运动不仅生产了物质形态的商品，也生产着精神形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从资本的构成、运动方式、运动规律、生产的结果等方面来说，资本是具有边界的、拥有独特精神意志的社会有机体，即从资本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理解才是完整的。

关于资本的定义，最广泛采用的观点是，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这个结论是学术界公认的，并进入了教材之中。确实，这个观点贯穿于《资本论》之中，有充分的文本依据，现实中也是如此。在资本的有机运动中，即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中，形成了剩余价值。可是，人们在理解这个命题时忽略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即资本的另一个本质内容是，它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以肯定资本要扩大再生产为前提的。马克思之所以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分开来研究，就是阐明资本只有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才能延续下去，否则就会被淘汰，或者倒退到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去。

资本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只有把这两个命题合二为一，才完整地解释了资本的本质。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标和结果，反过来，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价值前提和基础。把二者割裂开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把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动力等同于恶劣的贪欲，片面地否定资本家的历史必然性。其致命弱点是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资本只有保持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不能全部消费），即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才能存在下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资本家都要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把剩余价值直接等同于个人的恶劣的贪欲而片面地否定资本。另一方面，如果只看到资本扩大再生产，承担起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历史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就会无限地美化资本、放任资本。产生极端地反资本和极端地放任资本这两种倾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资本的两个方面。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完整的资本本质。可以说，资本本身充满了矛盾，其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点来理解资本。

另外，由于马克思研究资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文本中必然会随着具体的情景，在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资本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本身也确实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比如，青年马克思时期所定义的资本，通常是把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置于社会历史中予以分析。《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注重从资本的内部构成、运动来把握其本质特征，特别是对资本概念本身进行具体的分类，比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单个资本与总资本、

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等，这些资本概念更加具体、深刻，同属于资本而具有不同的个性和利益矛盾性。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他运用外延式的逻辑方法把资本与非资本区别开来。进入资本内部，则要依据不同资本的内涵把它们都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资本本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复杂性的方法来理解，而不能把有机体的复杂性分解或者还原为若干个机械的组成部分，避免片面性。

以上的分析表明：资本是物，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定义，都仅仅揭示了资本的某一个侧面或属性，不等于资本本身。资本是一个整体概念，是诸多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有机体，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地发展中，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运用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方法，才能把握资本整体。

2. 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还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

在社会表面层次上，市场如海，资本如舟，也许单个资本能够达到彼岸，也许一个巨浪就把它掀翻。确实，任何单个资本与市场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关系。但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与市场绝非舟与水的关系，相反，市场取决于资本，资本的具体状况决定了市场的具体状况。

以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其经济功能的实现方式是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不需要任何中介。资本的生产的特殊性在于，要实现其物质生产的功能需要一个中介——市场。现代资本产生之前，就存在与传统社会商品生产相适应的商品市场了，但现代市场却完全是现代资本的创造物，也是其最直接的生存环境。这一点恰恰类似于人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与市场的改变在于资本的运动中，即资本的能动作用才是问题的核心。以资本为中心来研究市场的本质是马克思构建全新的市场理论的基本方法。

首先，资本是市场的主导者。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商品，从其来源上看，有的是由资本提供的，也有由非资本提供的。表面上看，彼此之间都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实际则不然，市场中所有的商品，无论是怎样的出身，都是商品资本。资本在商品交换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资本是更加高级的生产形式，生产效率高，商品成本低、质量好，非资本生产的商品只有适应资本主导的市场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非资本生产的同类商品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中存在下去，主要是因为资本

生产的商品，其价值决定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这是不可突破的底线；而非资本生产的商品价值（参照资本的商品的计算方式）则主要决定于不变资本。由于生产者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商品，其可变资本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弹性，其价值实现的程度甚至低于可变资本的数量也能维持下去，从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在满足自己的需求后的剩余产品进入市场，这种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它只需要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出去就完全实现了所有者的目标，甚至不变资本的问题也不需要考虑。因此，这类商品所有者的生存能力更强。因此，马克思严厉批评后两类生产方式的保守性，及其排斥科技、生产效率低、浪费劳动力等缺陷。

其次，市场中资本之间的关系。市场中，竞争是不同资本之间关系的本质，但也广泛存在着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大量采用股份制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后，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股份制的核心是资本的联合，使资本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因此，马克思说，股份制是一个“过渡点”。资本的联合使得资本的能力急剧扩张，正如任何单个人无力扛起一块巨石，而多个人的合作就能把巨石运走一样，股份制可以完成诸多单个资本无法完成的生产。众多的投资者集中在一起，要实现各自的目标，就需要经过一个妥协的过程，防止其他投资者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得利。因此，需要改变原有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结构，确保公司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投资不仅可能是个人投资，也可能是机构投资，甚至是国家投资。投资的方向也不仅会投资于这一家公司，也通常会投资另外的一家或几家公司，从而把不同的公司联系在一起了。以同一个投资者为纽带，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改变，即更突出合作的重要性。大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不同于小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大公司之间容易达成某些妥协或者勾结，共同瓜分市场。

在市场竞争中，资本逐步形成平均利润，特别是在银行、信用的作用下，形成了平均利润率。这个时候，资本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即资本按照自己的资本量从社会的总的剩余价值中获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表现出资本之间的各取所需、按资分配的“兄弟情谊”。但是，在危机降临的时候，损失却不是按比例分配了。对市场反应敏锐、并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的资本就会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甚至完全避免

损失，其他的就会遭受不均等的损失，甚至破产。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劳资关系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由于传统的工厂向股份制飞跃，资本家的“工业司令官”的职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资本家往往会把生产经营管理等具体职能转移给专业人才，在自己与工人之间增加了职业经理人、管理者等这样一个中间层次，劳资关系需要经过一个中介才能发生作用和反作用，劳资之间多了一个缓冲地带，也减弱了劳资矛盾的对抗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资本家之外的一些社会阶级、阶层，甚至工人也可能把个人的收入投入到股份制企业中而成为股东，这些人表面上与资本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甚至误认为自己也成为资本家了，显然，这只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因为股份制的实际控制权在资本家手中，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在资本家的主导下分配利益，毫无疑问，他们会利用实际的控制地位获得最大的利益。当遭受危机或经营不善的时候，资本家依然利用自身的地位分配损失，尽可能把损失，甚至是全部损失分配给其他中小股东。

最后，对消费者市场的主体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消费者的分析，直接以具体个人的消费能力为依据，这样，消费者自身的社会性质全部消失在他们所拥有的货币的数量中，其差异也仅仅是金钱数量的差异。在消费体系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也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彼此之间只有金钱数量上的差别，没有了社会性的对立，彼此之间建立了“博爱”的共同的社会基础，可以相互拥抱，满足各自的需要而在一起狂欢。

马克思则立足于消费者的阶级属性，分析市场的特殊性。因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直接表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那么，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必然在消费领域中表现出来。工人与资本家在消费领域中作为消费的两极而存在，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则存在各种不同的消费群体，由此构成了完整的消费市场。在这两极之中，资本家消费都属于奢侈消费，工人消费都属于必要消费。奢侈品消费来源于奢侈品的生产，必要消费品来源于必要消费品的生产。可见，依据消费主体的不同，就把生产分为奢侈品生产和必要消费品生产两大类。依据消费的内容的不同，又可以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产消费的实质是生产资料市场，既要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又要为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根据这类

生产资料的功能，又要区分成生产奢侈品和生产必要消费品两类。这样就以市场为纽带，把生产与消费统一起来。因此，研究市场首先就要把握市场的各个“极”的特性，“极”的根源在于资本。如果说，传统的市场仅仅是各类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从事的简单的交换，那么，现代市场则是资本把使用价值降低为实现价值的手段。可见，无论是从市场中商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说，市场并非来源于资本之外，它仅仅取得了表面上独立的形式，实质则是资本力量的延伸和表现。

随着资本形式不断地变化，市场形式也随之改变。多种形式的资本必然要求创造多种形式的市场。不仅要改变和完善原有的市场形式，而且要不断分化和建立各种新形式的市场，逐步构成开放的新型市场体系，比如，传统的商品市场中，商品、货币、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方式已经被淘汰，其技术基础已经被完全替代。新型市场中，比如，信用也渗透到交换的各个环节中了，以全新的方式实现商品交换。传统的比较单一的资本市场，不断分化出各种基金，以全部社会的资金为对象，力图在流动中赚取利润。传统的银行业把利息差作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如今，则主要靠资本运作与投资获得利润了。再比如，劳动力已经超越国界的限制，明显呈现出国际化的流动趋势了。特别是，由于产业资本的发展游离出大量的闲置资本和劳动力，催生了服务业（第三产业），使得市场形式远远超过单一的商品市场了。随着第三产业的成熟与发展，它不断地积累资本，不再简单地依靠产业资本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以自己为前提不断扩大市场领域和内容，从而成为当今时代产值最大的资本。

依靠市场，资本不仅统治了非资本的商品经济，并把其他各种经济形式联系在一起，进而确立了自己在全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资本运用市场，逐步把所有的个人、家庭、政府、政党、社会各个阶级和各类社会组织都卷入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市场依赖。资本统治下形成的市场依赖，实质就是资本依赖，从而完全确立了它在全社会中的霸权地位。

以资本为中心，运用阶级的方法分析市场是《资本论》的重大理论创造，显然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人们错把马克思的市场理论混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就消解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因此，要正视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我们追求真理的内在要求。

3. 资本越出市场的界限而在社会中表现出复杂的作用

由于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资本才能运动起来，因此，它只有越出市场领域，去变革和支配其他社会要素，并不断创造各种新的社会器官，才能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实现自身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就以市场为纽带而与社会其他各个因素构建有机联系，从而表现出复杂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资本的社会效果是不同的。对效果的评价就更加复杂，这既与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有关，也与评价者的立场紧密相关。因此，资本的作用历来就是社会争论的焦点。

马克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充分肯定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①。

具体说，一是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经济力量，资本发展的独特性在于：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战胜传统的经济的束缚，才能跃出经济领域而赢得政权，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志。从资本的内在动机上说，发展生产力仅仅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力越发展，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即使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资本也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可见，资本的主观目的在于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客观的结果却是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相比传统生产力而言，在资本的推动下，人类向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这是不容否认的巨大的历史进步。

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资本的欲望，它就必须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要素、自然要素，以市场为中介，建构资本与雇佣劳动、科学技术、国家政权、社会组织、市场等社会要素的关系，建立适合于资本生长的社会土壤，为资本提供可靠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支持，其中，最富革命性的要素是科学技术。资本充分调动和利用自然科学、自然界的一切力量，淘汰了以往一切陈旧的、低效的生产形式，不断降低创造财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成本，以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7-928.

二是推进社会变革的作用。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 所谓"人的依赖"阶段，指的就是前资本主义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实质就是指资本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指理想的未来社会。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弱小的资本与旧的生产方式共存，并到处渗透和破坏旧的生产方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逐渐强大起来，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资本逐渐地支配和消灭手工业劳动、小土地所有制、小资本和其他经济形式，最终推进社会进入"物的依赖"阶段。相比"人的依赖"而言，"物的依赖"阶段是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

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飞跃，资本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人类社会、自然界都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透视了自然界中一切神秘的面纱，认为自然界的唯一价值仅仅在于：资本可以利用自然力和自然物而创造出满足人的需求的商品，充当剩余价值的载体。同时，资本依靠商品，游走全球各地，到处构建商品交换关系，不断地向整个世界兜售市场观念，灌输资本的精神，克服了以往狭隘的民族界限和地域界限，力图把资本的生产力发展到极致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利用自身的优势，克服以往一切自然的限制和人类自身的限制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资本的普遍化促进了经济、科技的发展，物质生产能力迅猛提高，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而具有全球性，个人的能力在市场交往中、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提高而越来越全面，为向未来社会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①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三是创造新的资本文明。马克思认为："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① 资本创造新型社会文明是其承担的重要历史任务。资本不仅变革传统落后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创造各种新型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维护这些关系的社会意识和精神，从而形成以资本为基础的文明形态。从内容上说，资本文明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② 在这里，交换需要以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前提，究竟能否实现交换，则取决于主体的自由意志，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才能完成交换行为，这是一种客观性的关系，约束所有交换主体的行为。在交换领域中，观念形态的自由平等是交换关系的理想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并非客观关系本身，而是以更加抽象、更加远离交换活动的方式，完全超越了一切社会要素而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意志。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维护的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个人、组织、政府之间的自由平等关系。

资本的内部充满了矛盾，因此，其积极方面必然遭受其消极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资本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狭隘的利润目标的制约。当没有利润的时候，资本就不会投资生产，从而表现出发展生产力的局限性。当有利可图的时候，资本就会不顾一切，哪怕是破坏自然、践踏社会也会蜂拥而至。比如，资本消灭了小农生产方式，创造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破坏着原有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

---

①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1.

②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

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① 进而，大工业和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前者破坏人类的自然力，后者破坏土地的自然力，结果，在人与自然之间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只能依靠“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此时，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从事生产，不再被利润驱动，而是能够以最小的力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统一。

另一方面，资本导致社会关系和人性的扭曲、精神的腐朽与堕落。资产阶级极力倡导所谓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人的崇拜。但同时，“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③。资产阶级真正信奉的却是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他们鼓吹勤劳、节欲的美德，只是针对劳动者，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对此，马克思揭露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④ 资本的残酷压榨不仅在于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的驱动，同时也在于外在生存压力迫使资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导致人的虚伪、人性的扭曲和精神堕落。

资本在消灭封建的狭隘价值观的同时，也造成新的狭隘的价值观。金钱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导致人性扭曲、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18-919.

② 同①928-929.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5.

④ 同③311-312.

精神堕落，物质消费代替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大小决定于赚钱的多少，人的能力发展方向就是赚更多的金钱，追求物质财富与消费成为人生的最高意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崇高的字眼也只有在金钱关系网络中才有真实的意义。

资本的发展不断增加现存的社会财富，然而，资本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在危机中，资本贬值，工人退化，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浪费掉，也导致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这样，资本就以暴力方式暂时倒退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最终导致资本的自我解体。

二、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蜕变与意义

当代中国，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来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混合资本构成了经济体系的主要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是否可以直接套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予以解释？有的人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谈“资”就色变，发展资本就好像天已经塌下来，我们已经倒退到资本主义时代似的。恰好相反，按照《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可以有力地证明，经过变革的、形式丰富的新型资本体系正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仅存的民族资本也是在茂密的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苟且延续，软弱无力。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的计划体制的、非资本的生产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已经被历史所淘汰。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老路上，既无意义，也无可能，无须赘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中，我们在毫无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在不断地试错中，最终确立了依靠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道路，资本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也正是在实践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再次发现《资本论》，也逐渐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可见，结合现实，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来理解资本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蜕变是唯一可靠的道路。

1.《资本论》思想的总体观照和当代意义阐释。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资本论》的思想做出总体观照和评价。《资本论》

浸透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的思考和探索，他用文字描绘出一幅其心目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理论图景和思想图景。因此，用现代学科的界域去衡量和界定他工作的所指和所属必然陷入误判。如第一卷是从探讨商品开始的，但它只是一个习见的经济现象和事实吗？不！当时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这种东西蕴涵着多少复杂的社会内容，体现了资本多么强大的创生力量，又映现出多少人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历史命运。

一是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方式、方法。《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尝试并最终概括提炼出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诸多社会认识方式、方法，诸如“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③。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④。为此，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⑤。可以说，这些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认识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3.

③ 同①705.

④ 同①705.

⑤ 同②8.

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二是社会有机体系统理论的建构。马克思曾被普利高津等称为“现代系统论的鼻祖”和“社会结构学说的奠基者”，《资本论》是对这一判断的最好注解。在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诠释和透视的时候，马克思确实把其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就深藏在其无数的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摆在人们眼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到达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无疑是历史观上真正重要的变革。

三是对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处理。《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检视《资本论》的创作历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及评析紧密地结合起来。像作为“1861—1863 年手稿”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编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就是为了配合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而进行的理论史梳理。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真正把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理论与理论史极其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问题是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诸如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问题，并且在其具体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四是《资本论》的理论归旨。马克思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如时间，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匀速流逝的、物理状态的间隔。然而在《资本论》看来，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与自然时间是有区别的，它离不开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衡量这一层面时间的不是物理的尺度，而是社会的尺度、资本的尺度、人的尺度，时间成为人类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①。马克思对时间的创造性的理解表明《资本论》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一方面，《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其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其的分析和批判。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做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诸如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基础同一性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性压抑”（弗洛伊德主义的）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霍耐特“为认同而斗争”的理论，等等。而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态中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新的理解，巴里巴尔对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普兰查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再研究，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分析，威廉·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阐述，罗默对社会阶级和剥削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马克

① 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不散的提醒，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拉克劳和默菲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等等。这些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二十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它们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资本论》，怎么超越的，超越到什么程度。

另一方面，《资本论》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态势更直接关乎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重估。对于全球化，目前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力量。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情况依然存在，它们所由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当代的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

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工场”，并成为贸易大国。而当我们有了新的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我们也开始向外投资，涉足诸如非洲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业乃至美国的银行，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益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投资当然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同时，既给这些国家带来世界视野、全球眼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向发达国家传达了中国希望世界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审视资本的历史必然性，但没有穷尽资本的一切方面。只要资本的历史还没有终结，资本的研究也就不会终结。但是，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由于时代变迁而导致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避免刻舟求剑，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写出资本的新篇章。

回归到当代中国，需要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来理解资本的

构成、界限、运行机制及其社会作用等，并创新科学方法对资本进行“混血”、改造与创新，把私人资本、外来资本等非公资本与社会主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全新的资本体系，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 当代中国，资本与土地、劳动力的关系的独特性。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资本必须设定两个基本前提：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没有这两个前提，资本就无法以自身为前提而发展起来。只有支配地产，资本才能支配农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在最基础的经济领域里获得统治地位，进一步支配其他一切经济形式，支配整个社会。因此，马克思特别重视地产问题，并认为支配地产是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前提之一。

资本如何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支配到什么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在英国，资本经历过血腥的、残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对地产的支配，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路径与英国不同，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资本对地产的支配，比如，多数是通过国家强制、掠夺、侵略、建立殖民地等形式，往往以强制的方式，依靠武力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就是说，在土地私有制国家，强大的资本可以利用和操纵政权，通过经济的甚至暴力的手段直接消灭小土地私有者而获得土地所有权，迅速支配地产和农业。

起初，英国的资本支配地产而造成了大量的自由工人，自由工人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雇佣劳动，因为，传统的封建关系还起一定作用。因此，资本积极引入国家力量，迫使自由工人转化为雇佣劳动，最终设定地产和雇佣劳动两大前提：“雇佣劳动并没有随着自由劳动而完全确立起来。工人仍旧有封建关系作后盾，提供的工人还太少，因此资本还不能以资本的身分把他们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要用法律规定工资。只要工资还是用法律规定的，就不能说资本已经作为资本使生产从属于自己，也不能说雇佣劳动已经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① 依据这种思路，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资本与地产、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中国资本的特殊性质。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35-136.

从地产方面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土地制度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实际控制土地所有权。资本只能经过政府这个中间环节获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面对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对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和庞大的农民集体经济，资本只能以更加曲折、复杂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获得土地使用权。资本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就必然永久性地受制于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的资本迅猛发展，与此相伴随的社会焦点问题就是由于资本的扩张而引起的土地问题，尤其以农村土地问题最为突出，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扩张造成的必然结果。争夺土地的支配权，表面上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种力量的博弈，实质是资本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或者说，是资本的生产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制定土地权利的基本规则。地方政府则代表国家，在资本和农民之间充当中介，不仅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还具体落实规则。资本、农民、地方政府三方都不是土地所有者，却围绕土地相关权利展开一系列的交易活动，形成了复杂的三方博弈。其中，政府拥有强势的地位，能够依据国家制定的规则在体制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会出于短期的财政利益考虑和长远的经济发展要求，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征收或强制征收土地，然后按照一定价格把土地出售给资本，从而获得巨额的土地收入以及后续的土地开发使用等长远收益。由于资本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其土地效益远远高于个体农户经营的效益，这样，资本凭借这种优势力图支配土地时，往往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能够以比较合理的甚至较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最后一方——农民不是土地所有者而仅仅是使用者，其生产效益比较低下，在政府和资本面前都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唯一的希望是获得比较公平的土地补偿费用。

中国的资本支配地产必须以政府为中介，而且仅仅是半支配，因为政府的土地政策决定了资本支配土地的进程，即资本受制于政府而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支配地产。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资本的另一大前提——

雇佣劳动也必然呈现出特殊性来。

资本支配雇佣劳动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农村家庭作为经营主体的地位得到了国家的高度保护，这种保护不仅制约了资本对土地的支配，也制约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即农村家庭经营小块土地的状况不会根本转变，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将继续维持着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直接统一，低效率的小农经营模式将延续下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形式得到了来自国家的维护，这是主流。有的资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即资本支配农业的局部，而不是完全支配农业。由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带来的收益要归属于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的分配比例要大幅度提高。这属于单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农民究竟能否从中获益，还要看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

可见，由于国家法律、政策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保护，资本无法普遍地支配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民没有丧失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面对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就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使劳动力供给表现出极大的弹性。由于拥有土地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农民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决于从事小农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与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收入的比较，虽然这种比较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种比较的基础性作用，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弹性。

可见，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并不取决于资本的单方需要，还要受到劳动力自身的权衡比较和取舍的影响，比如，2008 年金融危机时，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脱离企业、回归乡村的根本原因在于收益的比较（这种比较非常复杂，既包括收入的多少的比较，也包括情感、家庭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拥有选择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劳动力与小块土地的结合。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是否出卖劳动力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点正是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工人工资方面的政策和规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资本还不能使整个生产从属于自己，也说明雇佣劳动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成熟和稳定，还要依靠外力来维护二者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的资本与地产、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当代中国，资本还无法直接控制自己的最根本的生命之源——地产

和雇佣劳动，而必须经过政府这个环节，或者说，资本还不能独立地设定自己的两大前提，还不能以自身为前提而发展。相比于西方社会资本支配土地和雇佣劳动导致资本主义而言，在中国，资本的发展未必导致资本主义。因为，从发展路径上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中国的资本表现出对政权的强烈的依赖性而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这恰恰是中国资本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西方社会，政权却表现出对资本的高度依赖性，可以说，其政权不过是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在探求中国奇迹的根源的时候，有一条是公认的：中国的成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取得的。中国政府能够控制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地产和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掌控了资本的命脉，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把握资本发展的进程和节奏。

3. 当代中国，资本主体的独特性。在中国，由于国家的强势力量，资本无力完全设定自己的前提，因而就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这造成了中国资本的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同时，资本受到传统精神，尤其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影响，因而表现出明显的伦理特征；另外，由于中国社会传统依然比较崇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合一的小生产方式，尤其是广泛存在的小生产者及其代言人，对资本持有否定的、怀疑的态度，资本只能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寻求发展道路。可见，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资本为适应社会环境而发生一些改变，中国的民营资本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承接计划经济体制创建的各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转型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混合资本，在资本体系和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国有资本拥有“普照的光”的功能，赋予全部资本体系以新的社会特性。

国有资本属于资本的一种，在市场上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具有同样的市场地位，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就这一点上说，彼此没有本质的区

① 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5. 在这里，马克思以古罗马地产制度演变为例，说明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资本。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决定了发展资本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当然，也确实存在着导致资本主义的可能。

别。但由于国有资本要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即在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中，承担最为关键的历史使命，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因此，它必然表现出不同于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特殊性，从而对整个资本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投资和控制的资本企业。国有资本生存的基本依据在于获得利润，这是所有资本的共性。从社会表面层次上看，国有资本以市场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遵守共同的市场法则，就像其他所有的资本的生产者一样，共同参与市场过程。不同之处在于：国有资本的投资是国家政权利用强制力从社会汲取资源，再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属于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不像民营资本那样明确到具体的自然人、或者某些机构的身上，也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机构投资主体。国家机构控制下的国有资本的理性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追求利润的动机依然存在，但是，明显地居于从属的地位。

从创建国有资本的角度说，政府直接决定国有资本的生死存亡，意味着国有资本必然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政府与国有资本构成上下级的权力关系，对政府负责是国有资本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对于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与行政权力运行相一致的痕迹和色彩，即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经济，必然导致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相关性。

由于国有资本能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获利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政府往往为国有资本提供一些特殊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增强国有资本的市场竞争力；或者政府给予国有资本各种特种许可，造成国有资本的资源垄断、行业垄断，以某种垄断的方式进入市场，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强势地位。从管理方面说，国有资本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行政权力负责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首要责任，对利润的追求则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的思维模式面对市场竞争，造成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管理者为企业求利的欲望必然受到抑制，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这是困扰国有资本的核心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

处于资本体系的另一极是数量最大、最有活力的民营资本，民营资

本也具有与西方私人资本不同的特性。马克思以西方私人资本为研究对象，在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家的物化的双向运动中理解资本的本性。这种高度抽象的社会前提是，在西方社会，以“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①。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单纯原子般”的人际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无论是谁，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

费孝通对中西方社会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做出了更加简明的概括。在西方社会，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社会上个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普遍表现为“柴”式关系：“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② 根、把、扎、捆意味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彼此之间泾渭分明。对于家庭中的成员也是一样，家庭的界限十分明确，个人与父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十分明确。子女成年，就要离开家庭，与家庭脱离经济利益关系，独立生活。西方人普遍认为，没有比长期依赖父母更有害了，因而，西方社会崇尚那些没有依赖父母、没有继承财产的“Self-made man（自己闯出来的人）”③。家庭仅仅具有短暂的经济共同体的意义，个人财产向社会的横向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决定了个人价值凸显为第一位的价值，与“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相融洽。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几乎不存在，家庭崇拜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关系的性质。梁漱溟描述说：“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④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3.

②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

③ 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马尔蒂娜·雪伽兰，等. 家庭史：第3卷. 袁树仁，赵克非，邵济源，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3：598.

④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3.

情、义包裹了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服从于情义的要求，这种家庭化、伦理化的社会关系，至今也在经济领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这种关系做进一步区分就会发现，对关系中的个人而言，各种家庭化的社会关系并不相等，而是依据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用费孝通的概念说，就是“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是指每个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① 实质就是按照与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一圈一圈推出去，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种族等，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渐渐减弱的。费孝通先生以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把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作为彼此联系的基本纽带逐步展开。此时，“家庭”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所谓“家”，既可以是自己的配偶，也可以是自己长辈和小辈，所谓“自家人”几乎能够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以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伸缩自如，可以大到天下一家人。各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如血缘关系、经济关系、等级关系、情感关系等浑然一体。单纯把经济关系抽象出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资本家的本质是行不通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被视同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一无是处的小人了。在中国，资本家的物化和资本的人格化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不同的特点。

在差序格局中，我们几乎无法对中国的资本主体进行“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的理解，而只能从其家庭、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理解资本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资本家多数起始于家族、家庭力量的支持。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② 分析中国的民营资本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直接从个人出发，而只能以家庭或者“圈子”为分析单元，这种现象恰恰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相一致。

从“圈子”出发，民营资本也是把利润放在首位，这是资本的共

---

①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②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张沛，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5.

性，但是，其目的又包含更加复杂的伦理内容。中国的传统要求资本家与其他人一样，需要尽终身的家庭责任，除了配偶以外，还包括对父母、子女、祖（外祖）父母、孙（外孙）子女等尽责，家庭责任伴随其一生。由于差序格局的作用，同学、朋友、伙伴等关系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圈内人的关系，个人关系扩展开来，家庭的、非家庭的，权力的、非权力的，经济的、非经济的，利益的、非利益的等，几乎所有的关系都融合在一起，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受到伦理关系的强烈影响，并表现出伦理特征。

生动地说，在西方，站在资本家身后的是有经济理性的股东、合作伙伴；在中国，站在资本家身后的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等圈内人。以“圈子”为逻辑起点，向外扩展，把实现个人的致富欲与满足圈内人的需求统一起来，使中国的民营资本表现出独特的伦理个性。相比“原子般”的个人而言，“圈子”能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和发展私人资本的时候，国有资本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民营资本无法突破国有资本的界限，因此，民营资本只能在国有资本的夹缝中曲折发展。利用这个伦理特性，个人就能够调动“圈内”的所有资源，有助于扩大初始规模，加快积累，迅速致富。

中国民营资本的逻辑起点是某种“圈子”（主要以家庭关系为核心）而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原子般”的个人，这是中国传统对现代资本产生的重大影响。逻辑起点不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呈现出不断放大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资本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量，领导整个资本体系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同时，民营资本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遵守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民营资本已经完全不同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侵蚀者和破坏者，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力量。

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机构资本、股份制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组织形式，所有的资本都受到这两极的独特性的影响而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只能做具体的分析才能把握其基本特性。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合资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混合资本等，它们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开各种形式的表演和较量。社会的进步与落

后、文明与野蛮、富有与贫穷等，无不与资本的状况密切相关。

4. 我国民营资本精神的独特性。资本精神依赖于生长着的物质实体和社会环境，同样，资本依赖于特有的精神才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已经具有特殊精神的资本表现出主动适应性，与环境协调一致，并以自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创造更加适合自身特性的新的环境，从而表现出运用生存法则的灵活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依靠这种确定的精神，个别行为的非理性和偶然性得到了有秩序的调整，使资本内部各种关系、资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协调，赋予了自身以生命的内在动力和生存的智慧，引导资本的前进方向。

资本生存于社会环境中，社会意识的要素必然内化到资本的精神之中。资本的精神只有与传统文化和精神、习惯、风俗等社会意识相适应，才能赢得社会意识的支持，获得发展的能力。如果说，经过改革的基督教文明为现代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形成了以致富欲为核心，以勤劳、节俭为重要支持的精神体系，那么，经过改革的中国传统文明同样也能够与民营资本的精神体系相容，并为其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持。正如西方基督教文明对现代资本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样，现代资本传入到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对其精神特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否则，资本的精神就无法融入中国社会，必然遭受排斥、打击而无法正常生长。

传统的资本精神包含勤劳、节俭的品质，这两种品质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像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把世俗与神圣连接起来一样，我们的传统美德经过创造性转化，完全能够与资本的精神体系相衔接。最难的问题在于：资本的核心精神——不以个人生存和生活为目的的致富欲与中国传统产生了难以调和又不得不调和的矛盾。资本的致富欲在中国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家庭、宗族等所有社会力量的压制。在延绵数千年的“义利之辨”中，重义轻利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社会崇尚的是满足简单的物质需求，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正常需求以限制求利的欲望，求利的精神受到长期压抑。

在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文化——儒释道三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现代资本相容的思想。在传统的文化领域中，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在全社会范围内打击商品交换，避谈商品以及商品交换，把商品和商品

交换排斥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这是对商品经济最大的打击。求利的欲望被鄙视，人们关注的是社会关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甚至“洒扫应对皆是文章”，商品意识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点在于社会伦理关系，而把经济关系重重包裹在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

人们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关系中，提炼和概括出三类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并确立了处理三类关系的基本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们的经济关系就彻底地消融在这种政治伦理关系中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不分家，其实是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不分家，其中，伦理具有根本性的地位。或者说，中国伦理关系拥有“普照的光”的社会地位，并赋予政治、经济、文化以伦理道德的色彩。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与伦理优先的社会关系是格格不入的。金钱化、商品化的社会关系在中国遭遇了来自传统的顽强抵抗，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过分茂密地包裹了经济关系。

传统社会赋予统治关系以伦理色彩，商品经济关系受到政治统治和伦理关系的双重压制而无法释放出来，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非追求货币本身。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在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条件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家庭伦理关系，并受到家庭伦理关系的完全控制，根本无法表现为商品关系。货币商品关系是传统伦理关系的破坏者。商品关系越发展，个人脱离家庭依赖关系，获得独立发展的能力就越强，“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①。中国传统社会实质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社会，排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个别行为，没有社会主导性，交换也仅仅是为了得到另外一种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价值的增加。从传统社会的城市性质上看，城市存在的基础并非商品经济，而是小农经济的扩展和延续。“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5-156.

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① 马克思对亚细亚城乡关系的分析，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只是控制土地的皇帝、大小贵族的集中地，商业从属于封建地产，拥有大量的土地往往是商业资本的最终目的，即商业资本带有小农的精神性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结合服务于家庭和共同体，以实现自给自足为目的，无法独立发展。可见，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都直接服务于家庭需要，商品市场发育的社会土壤的贫瘠状态长期延续下去。

当代中国，与传统相适应的家庭至上、祖先崇拜等普遍意识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倡导孝道伦理更是赢得社会的普遍支持。家庭伦理是国人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没有本质性的改变。现代资本来到中国，社会传统必然对资本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只有把传统精神纳入自己的精神体系中，与家庭伦理精神建立融洽的关系，才能适应社会。也只有适应社会，社会才能为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在复兴国学的口号下照搬传统文化，本质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反叛，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种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资本逐渐生成了皈依家庭的精神特质。造成社会传统的环境已经消失，而由传统创造的社会意识和精神还依然存在并流传下去，对人的一切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处理现代资本与传统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最大的传统就在于以家庭为单位，向外扩展到家族、宗族、国家。由于家族、宗族的势力已经明显式微，因此，最重要的力量是家庭和国家。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但又比较软弱无力的社会组织。个人主要立足于家庭，游离于社会组织、国家之间，并没有形成西方社会的“原子般”的个人关系，家庭依然拥有经济、教育、娱乐、情感等多种功能。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需求高于个人需求，为维护家庭而牺牲个人利益是为社会所赞誉和称道的。在中国，忽略家庭这个层次，直接对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家庭伦理赋予整个社会以伦理的性质，那么，当代中国，强大的家庭伦理精神同样赋予了资本的精神以家庭伦理的色彩，正如在西方社会，资本的精神受到强大的基督教文明的重要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一样。

---

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474.

在中国，资本精神的伦理色彩的独特性在于：一是资本的起步与运行带有显著的家庭伦理色彩。民营资本的创立绝大多数以家庭为背景支持，无论是投资、经营管理还是扩张规模，往往与家庭成员的支持密不可分。即使规模扩张到股份制、上市公司，家庭关系对资本的运营依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家庭关系构成资本主体的坚硬的“内核”。从整个社会范围上看，单纯的以金钱为标准的经济行为明显增多，但是，还广泛存在着以某种“关系”为前提的经济交易行为。在差序格局下，在以“圈子”为前提的交易中，交易双方往往把维护“圈子”放在首位，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要求属于第二性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传统伦理关系对资本精神的重大影响。当然，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家庭成员关系中包含着的经济关系也日益显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金钱化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这种趋势受到传统的制约而无法成为主流关系。像西方社会那样，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在中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没有普遍性。

二是对待价值丧失的态度，表明民营资本继承传统，自觉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资本为了实现无限的致富欲，增殖自身，会尽力控制由于个人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这是资本内在要求。在中国，这种控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们对于由于个人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民营资本往往愿意为家庭成员的消费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而且是终身性的，即家庭成员与家庭的经济关系伴随着个人的一生，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家庭。在西方社会，父母与子女的经济关系不是终身的，而是有限的，一般以子女成年为界限，子女成年就脱离对家庭的经济依附关系，独立生活，父母对子女不再承担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了。因此，西方社会的私人资本不会因子女的消费而丧失价值，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在中国则不同，为了满足子女的需求，普通家庭愿意付出，甚至减少自己的消费也要满足子女的需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民营资本。民营资本认为为其子女的消费而丧失价值、减少资本积累也是值得的。同样，子女对父母尽孝道，为满足父母的需要而主动地减少资本积累也是成立的。从外表上看，由于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妨碍了资本的积累，而实质则是，由于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能够通过家庭成员的积极参

与和支持，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即价值丧失并不妨碍资本的增殖。就是说，在传统伦理关系支配下而形成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资本积累和创造利润。可见，致富欲与家庭伦理精神保持相容性，资本既得到了经济效率的支持，也得到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支持。在中国，资本的致富欲包容了皈依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从而与西方资本的精神区别开来。

三是国家和社会从外部划定资本活动的社会领域，维护家庭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以传统的家庭伦理制衡资本的致富欲，强化资本的伦理色彩。国家以宪法、法律维护家庭伦理，社会舆论尊重和宣扬家庭伦理精神。资本追求利润，只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活动。当经济关系涉及家庭成员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能突破家庭伦理的底线，不能单纯地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整个社会向家庭伦理复归，这种趋势也渗透到了资本内部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见，中国资本的精神无法超越家庭伦理精神的制约，最佳策略是主动地赋予自身以传统特色。基于自身的特点，我国的民营资本不断吸取新环境中有益成分，改变自己的精神特点，并逐步生成了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特质的精神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关系。

如果说，在理论上，马克思率先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上，以资本的发展状态为标准，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拨开历史迷雾，廓清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道路，推进人类思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进一步，把资本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为其发展提供更加广阔、更加开放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我们利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已经并正在创造新的、更高级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示出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与资本已经结合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可见，我们既不能否定资本、取消资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放任资本恣意横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如今，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私人资本，而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以

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形式丰富的新型资本体系，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最有成效地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并作为重要纽带，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努力建构全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8.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4] 白暴力. 劳动价值理论热点问题.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5] 陈岱孙.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6] 陈信. 《资本论》学习与研究.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17] 陈学明.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 学海，2009 (2).

[18] 陈征.《资本论》解说.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19] 程恩富.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20] 丰子义. 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1] 冯景源. 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2] 谷书堂，柳欣. 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 (6).

[23] 洪银兴，葛扬.《资本论》的现代解析.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4] 洪远朋. 通俗《资本论》.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5] 胡钧. 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北京：经济学家，1997 (2).

[26] 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7] 厉以宁. 资本主义的起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8] 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 当代经济研究，2000 (6).

[29] 林金忠. 所谓“转形问题”的方法论症结. 经济学家，2011 (6).

[30] 刘元琪.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9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31] 鲁品越. 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2] 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33] 孟氧.《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4] 聂锦芳，彭宏伟.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5] 聂锦芳. 重新研究《资本论》：基本原则与基础文献.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36] 裴小革. 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产权理论. 求是学刊，2004，31 (3).

[37] 彭宏伟. 资本总体性——关于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新探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8] 漆琪生.《资本论》大纲：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9] 邱海平. 21 世纪再读《资本论》.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40] 沈民鸣. 百年价值转形研究. 经济学家，2009 (6).

[41] 汤在新. 价值论的革命变革——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 经济评论，2005 (2).

[42] 王峰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3] 王南湜. 全球化时代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 哲学研究，2009 (5).

[44] 王庆丰.《资本论》的再现.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5] 王毅武，康星华.《资本论》现代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6] 卫兴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1).

[47] 卫兴华.《资本论》简说.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48] 吴易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 2、3 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9] 萧灼基. 谈谈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前线，2001 (10).

[50]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全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1] 杨耕. 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 社会科学战线，2011 (9).

[52] 杨金海. 杨金海论文选. 北京：中华书局，2009.

[53] 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4] 姚颖.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17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55] 余源培.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6] 苑洁.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10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57] 张薰华.《资本论》脉络.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8] 胡太平，张亮，等. 资本主义理解史：第 5 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9] 张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0] 赵家祥. 全面认识资本的作用.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1).

[61] 郑锦.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7 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2] 朱钟棣. 评国外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转形问题上的几种观点. 学术月刊，1991（3）.

[63] M.C. 霍华德，J.E. 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883—1929. 顾海良，常庆欣，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吕增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5]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郭忠华，潘华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6] 彼得·奥斯本.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导读. 王小娥，谢昉，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67] 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 刘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68] 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 谢富胜，李连波，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9] 大卫·史密斯，菲尔·伊万斯. 《资本论》修炼宝典. 饶青欣，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70]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思想导论. 郑一明，陈贵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1] 费雷德里克·詹姆逊. 重读《资本论》. 胡志国，陈清贵，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2] 弗·梅林. 马克思传. 樊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3] 弗朗西斯·惠恩. 马克思《资本论》传. 陈越，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4] 宫川彰. 解读《资本论》：第一卷. 刘锋，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75] 哈罗德·詹姆斯. 家族企业. 暴永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6] 见田石介. 资本论的方法研究. 张小金，郑桦，等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77] 克拉克. 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 杨健生，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8] 鲁道夫·希法亭. 金融资本. 福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9]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 李其庆，冯文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80] 路易斯·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1] 罗纳德·米克. 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 陈彪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2] 马塞罗·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 闫月梅，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3]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张梧，孟丹，王巍，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4] 乔恩·埃尔斯特. 理解马克思. 何怀远，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5] 乔纳森·沃尔夫. 21 世纪，重读马克思. 范元伟，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86]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任文科，郑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87] 藤森赖明，李帮喜. 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8] 伊林·费彻尔. 马克思：思想传记. 黄文前，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9] 约翰·E. 罗默.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汪立鑫，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外文文献：

[1] Althusser L, Balibar E. Reading Capital. Trans. Brewster B.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2] Heslop H B. Theories of Surplus and Transfer: Parasites and Producers in Economic Thought. Boston: Hyman, 1990.

[3] Cohen G A.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Derrida J. Limited in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Farjoun E, Machover M. Laws of Chaos: A Probabilistic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Verso, 1983.

[6] Hagendorf K. Labour Value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Paris: EURODOS, 2009.

[7] Lapides K. Marx's Wage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terpretation. Westport: Praeger, 1998.

[8] Flank 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s'. St Petersburg, Florida: Red and Black Publishers, 2007.

[9] Perelman M.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H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Postone M.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Gibson-Graham J K. Haunting Capitalism in the Spirit of Marx and Derrida. Rethinking Marxism, 1995, 8 (4): 25-39.

[12] Glassman J.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ccumulation by 'Extra-economic' Mea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 (5): 608-625.

[13] Sekine T. An Outline of the Dialectic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97.

索　引

必要消费　86，87，90，92，178，322，331，342，343，362，363

贬值　128，199，200，234，236，280，326，327，334，336，338，340，347，348，368

剥削　4，14，15，31，32，47，82，148，153，158，164，167，176，181，189，192，195，199，211，217，227，231，234－236，238，241，242，245，246，271，276，284，285，291，292，295，304-307，309，331-334，337，350，359，371

不变资本　70，174-177，199，209，211，212，216，228，252-254，270，273－277，285，288，292，294－299，304，306，307，310，312-314，318-321，329-331，334，338，339，343，359，361

部类　26，44，48，86，87，92，308，309，319－322，330，331，342，343

产业资本　12，26，48，176，189，204，238，243，248，255-258，260，261，263，266－268，275，286，300，301，308－310，316，317，324，326-328，333，339，345，351，352，360，363

大工业　33－36，82，140，144，170，183，207，218，226，227，231-235，237-240，243-245，341，349，350，367

单个资本　18，26，44，46，48，86，181，185，193，194，196-198，213－215，224，258，264，266，267，272，286，290，292，301，303-305，308-310，312，314，317-319，322-328，331，

333，335，338，359-361

地租 13，20，40，41，44，57，58，67，69，71，72，131，205，206，273，279，283，284，286，303，307 - 312，314，315，332

动机 5，7，34，134，135，140，154，164，168，169，178，180，181，190，200，211，232 - 234，236，256，302，314，335，336，343，350，364，377

分工 68，70 - 72，96，100，102，105，116，117，146，212，217，227，229 - 231，238，239，242 - 244，252，301，302，332，334，337，372

复仇女神 48，59

工厂法 30，35，36，223，243-247

工场手工业 35，36，82，205，218，227，229-232，237-240，243-245

工人阶级 4，14，25，30，31，34，35，45 - 47，64 - 66，90，101，148，150，197，207，209，217，218，222，226，227，238，244，246，286，301，313，316，317，322，334，342，343

工资 13，20，32，47，57，58，67，71，72，83，89，90，102，147 - 149，151 - 153，155 - 162，169，171，173，176，177，180，181，196，199，200，204，206，208 - 211，216，220，224，235，239，241，250 - 252，254，275，276，278，288，293，295 - 297，299，301，303 - 315，318，320，329 - 332，334，340，342 - 344，351，354，373，375

供需关系 300，303，337，345

股份制 36 - 38，44，154，181，186，306，333，361，362，380，384

固定资本 58，82，83，174 - 177，188，273 - 280，288，289，292，295，298，299，307-309，318-320，334，347，359

雇佣工人 10，12，13，32，37，81，145，154，158，161，170-173，187，189，196，203，204，208，210，215，228，234，243，244，255，284，308，313，316，333，339

过剩人口 215-219，246，305，306，337

活劳动　35，107，141，152，167，170，174，196，199，200，207，208，221，227，288，293，294，320，345，346

货币拜物教　95，99，122，132，133，137，187，192，372

货币资本　18，26，37，44，48，137，176，188，190，191，248-265，270，275，280-282，298，318，323-327，329-331，333，342，351

价值革命　318，326

价值实体　135，312

价值增殖　70，91，135-137，142，144，152，153，164，168，174，175，180，184，210，227，228，235，237，255，256，260，262，264，268，270，277，289，314，323，326，341，348

简单协作　70，231

交错　73，214，258，339

金融危机　22，24，173，349-353，375

经济关系　12，16，47，68，70，79，81-84，88，92，94，119，120，131，146，147，167，171-173，181，190，206，231，379，382，384，385

经济危机　11，16，19，24，28，36，85，87，170，173，208，214，316，317，325，334，335，337，339-342，344-346，348-353，355，368

竞争　11，18，31，32，34，47，89，100，131，142，155，157，158，164，167，168，170，180，181，184，185，199，211-215，217，223，225，228，231，238，239，246，289，299，300，302-304，307，333，341，361，377

绝对剩余价值　70，220，224-226，232，241，312

科学技术　142-145，184，344-348，364

可变资本　57，70，148，162，174-177，199，209，211，212，216，217，220，221，241，252，273，275-277，285，288，291，292，294-297，299，301，304，306，307，310，313，314，318-322，329-331，338，343，359，361

劳动对象　15，71，78，89，107，125，139，141，144，147，173，201，233，240，312，346

劳动二重性 39，74-78，98，101，109，110
劳动价值论 19，58，66，71，74-79，98，109，149，310，315，329
劳动力价值 147，150-152，159，174，196，224，225，234，239，241，249，254，284，285，288，331
利润率 58，184，192，289-300，303-307，334-339，346，351
利润率趋向下降 25，300，304，306，335
利息 58，188-192，200，284-286，303，307，315，329，363
连续性 17，65，185，229，269，281，324，325，331
流动资本 58，174-177，273-278，280，288，289，292，295，307-309，320，359
流通时间 17，269-273，279-281，292，298，341，345，348
逻辑 2，4-9，15，17，22，40，41，44，71，73-75，79，92-94，109，115，144，177，190，192，194，232，233，311，330，342，355，357，358，360，362，371，374，376，380
平均利润率 289，290，296，300，304，306，333，336，361
谱系 79，94，371
企业主收入 188，307，315，332
商品拜物教 94，95，98-103，132，133，187，192，372
商品资本 18，176，187，248，253-255，257-259，261-264，266，267，270，272，275，277，280，300，309，310，314，318，321，323-327，331，334，339，360
上帝 42，122，132，134，191，379
奢侈品 26，48，86，87，90，92，120，238，306，321，322，331，342，343，362，363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78，97，98，150，225，286，287，338
社会关系 10，12，15，24，30，31，33-35，37，70，81-83，88，94，96，98，99，101，102，105，107，111-113，115，119-121，129，132，133，140，146，166，167，172，177，189，191，192，206，244，293，356-358，360，364，366，367，378，379，382
社会结构 7，9-13，328，334，339，370，379

社会资本　18，30，37，38，86，170，173，185，190，213，215，258，266，267，305，310，312，314，317－319，322，325，326，351，376，380

生产时间　158，268-270，273，279，280，298

生产体系　26，71，92，171，172，184，186，187，203，204，217，224，230，292，329，331，332，335，336，339，347，349

生产资本　17，26，44，48，176，190，209，213，248－270，272，275，277，280，281，285，288，300，301，318，321，323－327，329-331

生产资料　10，11，15，71，76，81-83，86，87，91-93，101，103，140－145，153，155，160，163，166，167，171，173－175，182，187－189，194－203，207－214，218，219，221，222，224，227，229－232，237，242，243，248－252，255，256，258，259，261，262，269，270，274，275，278，281，286，288，294，301，308－314，319－322，326，327，329－331，336，337，341，348，362，363，375，376

剩余价值率　156，211，225，236，290-299，305，306

剩余劳动时间　143，156，186，212，220，221，224，227，232，241，268，294，337，345

十小时工作日　35，227

使用价值　33，39，69，70，72，74－95，100，101，104-106，108-111，113，116-120，125-127，130，132-135，141，142，145，147，148，150，152，153，155，162，164，168，174，179，180，187，189，194，196，206，221，222，224，253，256，257，259，263，270－273，294，296，302，304，312，313，318，319，347，355，363，382

世界市场　69，128，131，187，204，223，233，238，239，280，336，339，348

斯密教条　20，57，58，307，315

铁的必然性　27，29，30

投机　50，165，178，191，279，326，336，337

物神　12，94，186-189，191，289，356

限制 11，32，34，35，37，47，61，87，120，121，148，156，179，180，182，184，208，213，214，222－224，226，231，234，235，239，241，243，246，258，269－272，281，282，305，335－337，340，345，347，348，363，365，367，381

相对剩余价值 70，220，224-226，232，236，241，312

信用 26，44，68，128，131，165，178，185，186，214，215，278，279，281，282，301，306，334，336，344，351，361，363

循环 6，7，17，26，33，118，134，136，194，195，202，248，254－269，272，273，275，277，278，293，317，318，323－328，334，337，342-346，348，352，359

艺术的整体 16-18，21，38

幽灵般的对象性 104，105，115

游离 93，216，217，236，326，327，363，383

预付资本 142，163，175，194－197，201，202，253，254，256，258，260，263，264，273，278－281，284，285，288，289，291，294，295，301，314，322，326

再生产 11，12，17，18，30，37，78，82，88，131，150，151，153，160，162，163，175，188，189，194，195，197－199，209－211，215，221，223－225，235，236，244，251－253，256－261，263-265，267，268，271，273－275，289，299，301，302，306，310-313，317－321，323－325，327，328，330，334－339，341，343-345，347，358，359

再自身反映 291，293，295，296

职能 18，37，38，46，47，82，93，102，114，116，117，119，120，122，123，125，127－133，135，141，143，147，155，158，163－165，171，174，175，180，186，188，190，194，197－201，210，213，217，218，230，231，240，244，245，249－271，273－277，280，281，288，298－300，303，308－313，316，317，319，320，324-326，329，330，332-334，358，362，366

致富欲 135，143，164，165，168，177-185，358，380，381，384，385

周转 17，48，176，248，268，269，272-275，277-281，296，

298，299，301，317，334，335，340，345，348，359
资本拜物教 95，99，132，186-192，372
资本的文明 30，37，243，364
资本积累 23，32，163，164，178，184-186，193-195，202，208-210，212，213，215，216，218，219，259，264，306，336，384，385
资本家阶级 13，25，30，34，45-47，83，90，137，146，148，164，172，183，195-198，203，204，207，222，224，238，242，266，283，286，301，317，319，322，328，333，335，342，356，358，376
自然规律 27，29，30，33，97，217，226，367
自由工人 81，147，153，166，373
总产品 87，194，264，265，267，268，286，307，310，312，315，316，318-320
总过程 8，17，70，323-325，328，371
总体工人 229，230，238，240，330
总体资本 26，44，268，317，319，321
总循环 255，324，328
总资本 18，48，87，175，194，213-216，266，267，272，273，285，289-292，294-301，304，317-320，322，323，325，359

后　记

早在2000年，我还读研期间，初次触碰了《资本论》，可是，读了三卷《资本论》后的第一感觉是脑袋空空。努力回味一下，以求有所得，可是，思维中的张力非常强，似乎所有的思路都存在着阻塞物而无法顺畅，也只好放下来，缓解一下郁闷。2002年，为了解决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放弃考博，带着心中的“堵塞”去求职，寻得一份安稳的工作，养家糊口。正所谓在面对饥饿的时候，面包比真理更重要。因此，硕士毕业，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资本论》的文本世界，在感性的物质生活世界中确立一个安身立命之本，承担起对家人应尽的责任。幸运的是，我在北京的远郊区县的一家事业单位中谋得了一份不错的教职，无论是工作地点，还是工作岗位的性质，都给我预留了回归《资本论》研究的可能性。

工作安稳下来，家庭安定下来，生活环境良好，再次“回炉”北大，疏通心中的障碍物的愿望就越来越迫切。硕士毕业7年后，即2009年，我终于通过艰难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如愿以偿回归北大，继续师从我的导师聂锦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三重奏”中，我重新捧起了《资本论》。在聂锦芳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又一次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研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经典文献，对马克思如何创作《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为研究《资本论》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博士论文就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创“资本总体性”这个范畴，并以此为中心研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博士毕业后，马上对论文进行修改，出版《资本总体性——关于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新探索》（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该书出版后，先后获得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标志着资本总体性范畴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初步认可。其间，在导师的亲自设计和指导下，我们二人合作《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以独特的视角研究《资本论》，也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基础和前提。

但，系统研究三卷《资本论》，把个人的心得呈现出来，也还仅仅是我的梦想而不敢提笔。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外的《资本论》研究，一直是焦点和热点，成果之多，无法计算。凭自己的那点浅薄的功底，怎敢在大家面前献丑？不研究就不会犯研究中的错误，很安全，可是，不研究却让自己的心无限地堵塞下去，很难受。心态极其纠结：不自信与不甘心并存。庆幸的是，我的导师不断地鼓励我，一如既往地倾心指导我的学术研究，给我以信心。最终，我鼓足勇气，用实际行动，把自己多年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

在研究过程中，导师对本书的研究计划提出基本的方向和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意见，比如，仅本书的提纲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后修改了 11 次之多，再加上无数次的电话、微信沟通与交流，经过反复细致的修改，才使得本研究的主题更加突出、观点更加鲜明、逻辑更加清晰，可以说，导师对本研究也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当然，对于本书中的全部观点，无论是非对错，都是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作为《资本论》的研究者，我内心是虔诚的，正是通过本次研究，消除了我心中多数的“阻塞物”，也希望能为读者和行家带来一点新的思考和“透亮”。

付梓之际，感谢是必须的。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聂锦芳教授的鼓励和指导；感谢我的爱人——刘琳辉承担了全部家务，包容我，让我安心于斯；感谢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东松、丁云、高峰等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鼎力支持；感谢李彬彬、杨洪源、王莅、张航等师弟师妹们的辛勤付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张杰等诸位老师，精心编辑，使本书趋于完善，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的特里尔小镇，今年恰逢 200 周年诞辰！国人往往对整数具有特殊的偏好，我也不例外。此时，我能做的是，仅以此书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这里，用马克思的两句话作为结束语，与诸君共勉：第一句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第二句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彭宏伟

2018 年 3 月 7 日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一卷　滥觞与勃兴
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聂锦芳 著

第二卷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　黄建都 著

第三卷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李彬彬 著

第四卷　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
“巴黎手稿”再研究　刘秀萍 著

第五卷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
《神圣家族》文本释读　刘秀萍 著

第六卷　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聂锦芳 著

第七卷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八卷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1848—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　彭宏伟　崔　爽 著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第十二卷　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　王　莅 著

ISBN 978-7-300-25476-0
9 787300 254760 >

定价：1980.00元（全十二卷）